
武俠世界
第33
9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獨眼羅賓」在今期刋出。毒犯羅賓因誤殺罪名成立而被判入獄三年，在獄中仍控制着兩個兒子在歐洲建立霸業，羅賓出獄後，即以旅遊爲名遠赴歐洲，企圖擴大勢力，在羅馬與當地地頭蛇卡普魯奴因爲爭奪地盤而釀成一場大屠殺，雙方傷亡慘重，國際刑警在馬獅龍的協助下，揭露了羅氏堡壘內的製毒大工場，從此結束了這個逍遙法外十餘年的大毒梟之禍害。

*　　*　　*

高峯先生所著「血戰葫蘆堡」在今期刋出，故事題材新穎，構思獨特，筆法清新脫俗，不容錯過！

麥浿先生所著「恩仇何時了」、麥上花先生所著「鐵扇書生」均在今期刋出，多篇佳作呈現在你眼前，包你滿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石中蓮先生所著「珠緣俠劫」，藍世傑遵照母親吩咐，四處尋訪生父，途中，他遇上「傷心人」，原來這「傷心人」竟是……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獨眼羅賓(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毒犯羅賓出獄之後，前往意大利，繼續發展他的製毒生意……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姜維避禍(三國演義之四十六)◀三▶……徐正 50

血戰葫蘆堡(塞外風雲錄)
惡堡主專橫嗜殺　小英雄除暴復仇……高峯 57

恩仇何時了(湖海恩仇錄)
剷除惡人開殺戒　撇開私仇傳武藝……麥浿 66

鐵扇書生(武林掌篇)
瘋僧肆虐江湖　書生鐵扇逞威……麥上花 8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九龍珮(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功成各自還自我　衝出深閨播正義……臥龍生 74

鳳棲梧桐(俠義傳奇中篇故事)◀三▶
大難不死遇救星　萍水相逢情義重……西門丁 86

玉辟邪(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西莊易容充總管　借名巡邏探秘情……東方玉 95

龍的傳人(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神州一聖顯神靈　大仇未報莫成親……歐陽雲飛 103

浪子出馬(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探情虛實　出奇制勝……辛棄疾 10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亡命怪客(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自暴自棄遭利用　將計就計走偏鋒……東門白 119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9期
(總號166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獨眼羅賓

毒梟出冊　復仇開始

辦公室內沉悶的空氣，使馬獅龍感覺有點懨懨欲睡的感覺。

當他正想離開辦公室的時候，他的桌上電話响了。

馬獅龍按下對講機問：「誰打來的？」

外面的接線生道：「是劉警司打來的！馬先生，我不知道你不想聽電話的。」

「不，讓我聽。」

不過，馬獅龍的心中，實在覺得奇怪，很少警界的朋友，會打電話來辦公室找他的。

他有手提電話，汽車中也有電話，家裏也有電話，而且他也極少向警界的朋友透露他辦公室的電話。

馬獅龍按下了一個按鈕，並且拿起了電話，道：「我是馬獅龍。」

「記得我嗎？我是劉警司。」

「記得，不過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

「是的，又一年了。」劉警司語調有點喟然。

「有甚麼貴幹？」

「記得羅賓嗎？」

「羅賓？」馬獅龍眼角閃出一陣光芒。

「是的，是羅賓，是獨眼羅賓。」

「他怎麼了？」

「他已出獄！」

「那表示甚麼？」

「我才知道，不過，我有一個感覺……老實說，是個不祥的感覺，作為一個朋友，我似乎有責任告訴你。」

「謝謝你，我會小心。」

「不用，有事的時候，請找我，我已調回中央警局，負責重案組。」

「好極，你也吐氣揚眉了。」

「不，唉……」劉警司仍有些不滿的情緒，續道：「總好過投閒置散。」

「謝謝你。」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本來他想立刻離開辦公室，不過，他想起羅賓，獨眼羅賓，便陷入了回憶。

＊　＊　＊

應該是七年前的事。

那時羅賓還不是獨眼的。

那時他的身份十分特殊，在一般人口中，都尊稱他為羅議員，因為他是地區議員。

他一向非常活躍，上流社會的人知道他的存在，下流社會的人更知道他的存在。

他手下的人，都尊稱他一聲「賓哥」。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羅賓不學無術，那有資格當議員，不過，他有錢，而且有勢力。

這勢力的來由已久。

他父親是個黑社會頭子，羅賓長大後，也不期然的成為繼承人，他與他父親一樣，非常有威嚴，不過，他比他的父親更勝一籌。

那是他極有頭腦。

他懂些中文，對英文却一竅不通，不過，他請有精通中英文的秘書。

那位秘書的薪水令人咋舌，比很多銀行大班也不遑多讓。

因此，羅賓曾誇口說過，金錢是可以僱用知識回來，那位秘書是位小姐，為人玲瓏剔透，她既有學問，人也聰明，自然是得到重用。

羅賓的生意極多，由龐大的地產生意，到入口細小雜貨也有，不過，一切都不用他傷腦筋。

有一年，那是六年前，經濟衰退，市面一片蕭條，地產市道低落，很多人都破產。

不過，羅賓並沒有，而且生活仍是那麼風光。

這點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其實警方一直注意他，因為他的家庭背景特殊，警方害怕他使用黑社會的力量，來干預政府的運作。

羅賓表面上一切都合法的。

他競選議員，完全依照政府頒佈一切規條。

他的生意合法，一百多間公司，均有專人負責，而且有响當當的法律顧問。

問題是在地產衰退當中，已有很多有錢的地產商被拖垮，而他沒有，反而更風光。

他的另外生意，其實也不大好景。

那麼，他這種豪華生活從那裏來？

說到他的生活，實在是豪華。

有很多記者也嚐過他的「蟹宴」，是吃大閘蟹的宴會，羅賓在市內最有名的賣蟹酒家，包了一個大廳，讓所有認識他的記者或朋友，都可以參加宴會。

宴會並沒有定時，是由早到晚，流水宴席，只要有人來到，便奉上大閘蟹。

生張熟李，都可以享受。

據說那一日由早到晚的「蟹宴」用去了他接近一百萬元。

一百萬元在繁榮的時勢，並不算甚麼，但在不景氣的時候，却是使人觸目。

警方開始全力調查他。

而負責的人正是劉警司。

結果，有很多線索顯示出，羅賓是從事毒品的生意，也只有從事毒品生意的人，才有能力在不景氣的時刻作出這麼大的手筆，舉行那個「蟹宴」。

可惜的是，有線索並不表示有證據。

劉警司費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向上級提出了無數的報告，但也只是有資料而無證據，無法把他入罪。

劉警司實在無法忍受，他知道馬獅龍一向都是嫉惡如仇，而且對毒品事件尤其關注。

馬獅龍接到他的邀請協助，也義不容辭。

可惜的是，馬獅龍一接手，事情便起了大波動。

一日，劉警司接到一個線報，是說羅賓在一個小漁港中出現，可能是收貨。

劉警司立即通知了馬獅龍。

馬獅龍親自赴會，與劉警司一同伏在那個小漁港，希望一擧而把羅賓人贓並獲。

事情當然沒有想像中那麼順利。

羅賓的確有在小漁港出現，不過，並沒有交貨那一回事，他只是在小漁港中安靜幾天。

那知，當他在小碼頭一個人單獨垂釣的時候，羅賓的一個手下突然向他行刺。

羅賓萬萬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而那時，他並沒有手下在旁。那手下不知是發狂或是恨透了羅賓，一出手便是一張長刀斬過去。

羅賓避開，但那人仍瘋狂撲上。

那人一直把羅賓迫至碼頭的盡頭，他再不還擊之時，他便要躍下水裏。

羅賓突然抽出一柄手槍。

他指着那人。

那人却並不害怕，仍然狂攻。

而當時的劉警司與馬獅龍都在不遠之處蟄伏，看到羅賓拔槍，也摸了槍出來。

羅賓開槍。

馬獅龍與劉警司也開槍。

結果是：那行兇的手下死了，而羅賓也受了傷，他的額角被一顆子彈擦過，血流披面。

羅賓被捕，警方直接控告他冷血殺人。

因爲在場目擊的證人是劉警司，他是警方高級人員，所以他的證供極爲有力。

而馬獅龍也把事情的經過，一一直陳，雖然，他並沒有直指出他冷血殺人，可是，種種證據却不利於羅賓。

最致命的，羅賓開槍殺死的那人，是他一個得力手下，而羅賓曾與這個手下的妻子有染，這件事一被查出，無論他的律師如何能言善辯，也無法推卸責任。

羅賓結果是被判誤殺，刑期五年。

不過，他不斷上訴，一直上訴至英廷，但仍然不得要領，結果他仍要在獄中渡過兩年多。

而今，他要出獄了。

劉警司最爲擔心，因爲是他直接指證他的。

其實，劉警司在事後也並不好過，他受到上級的指責，在有意無意之間，他被分派到一些較爲悠閒的地方，對於劉警司來說，那實在不是味兒。

這件事對馬獅龍來說，並沒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過，直到現在爲止，他仍然有印象，那是羅賓的眼睛。

當他被判入獄，那時他已瞎了一隻左眼，那左眼有眼珠，表面是正常的，不過，實際上那左眼是完全瞎，外人却不知道。

而他的右眼仍然有光彩。

但他被判那一刹那，他右眼的光彩似乎變成了另外一種光芒。

一種仇恨的光芒。

他雖然一句話也沒有說過，不過，在他眸子裏的火焰，實在是叫人害怕。

馬獅龍記得那點火焰。

* * *

馬獅龍離開了辦公室，他的車子是泊在商業大厦的停車場，他走到泊車的車位去。

他提高了警覺。

他在沒有上車之時，小心的在四周看了一會，然後，小心地打開車門。

他沒有立即發動車子。

他索性開了車門，然後步出車子，揭開了車蓋，小心地看了一會。

沒有甚麼，沒有計時炸彈。

馬獅龍自己也失笑起來，他想：「羅賓如果是今天出獄，他要復仇，也不會這麼快便來到。」

他蓋上了車頭蓋，回到車內，發動了車子，一切都沒有事，車子揚長而去。

馬獅龍忽然記起，有些銀行事務一定要親自去銀行辦理的，因此，他把車子泊在銀行附近，走入銀行之內，想不到這一辦，也費了一個小時。

當他辦理完畢，他覺得有點肚餓，便先去入那角子老虎機，他走到自己的車子附近，看見一個乞丐模樣的人在他車子前後巡梭着。

馬獅龍走近。

那乞丐模樣的人，迅速失去踪影。

馬獅龍看看車子，並沒有甚麼不妥當的地方，入了角子，便在附近一間餐廳吃了一些東西。

從餐廳出來，已是下午二時多。

他想回家早點休息一下。

他上了車子，小心再檢查一次，仍然沒有甚麼事發生，他也怪自己疑心太大。

他開車子，直往家居而去。

駛出郊外之後，馬獅龍把車子加速。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那並不是繁忙時間，道路並不擠塞，只有十多輛車子。

馬獅龍一直提高警覺。

當他駛入公路之時，他再度加速。

忽然，車內的電話响了。

馬獅龍一手拿着電話，一手控制駕駛盤。

「喂?」

沒有回音。

馬獅龍再問：「喂?」

仍然沒有回音。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就在這時，對面的一輛車，突然向他這邊駛來。

馬獅龍沒有選擇，把車子扭向左邊，避開了那輛看來是失去控制的車輛。

這一突然的扭軚，當然是沒有分寸，而剛巧這旁邊的地方，是一個斜坡。

整輛車子駛向斜坡，而車子衝力極大，一時之間，根本無法控制。

車子已衝向斜坡，斜坡的下面，是一些有十來米高的松樹。

馬獅龍一手把軚盤仍然握着，讓車子斜斜的衝下去，這樣可以盡量把向下狂衝的力量，盡量減少。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撞向一棵松樹。

車子有些火光，接着是濃煙。

馬獅龍急忙跳了下來。

而在這時，他一眼看去，發現那松樹之前，似乎是縛有一些東西。

那是一綑炮仗似的東西。

炸藥?

馬獅龍奔上前去，看清楚，果然是一些用來爆石用的炸藥，用膠紙綑成了一束。

如果讓火焰接近，一經觸着，便會發生爆炸。

幸好車子並不是撞向這東西，其實，也有一些幸運，按照這斜度計算，車子是應該撞在這綑東西上的。

馬獅龍一手把那綑火藥拉下。

而汽車車頭已有濃煙，但並沒有更大的火焰。

馬獅龍的車子之中，是有一個小型的滅火器的，他走上前去，迅速開了車門。

他拿了小型滅火筒，朝向噴出濃煙之處。

火焰是撲滅了，車子並不算毀壞得很厲害，不過在這斜坡之下，無論如何，也不能再開，一定要找一間拖車公司，才有辦法。

馬獅龍記起那綑炸藥。

他走往前面的樹林，因爲那綑炸藥是用一些黃色膠布綑着的，因此，很容易便看得見。

馬獅龍看着那綑炸藥，仍然躺在草叢之中。

那綑東西並沒有甚麼異樣。

他大着膽子，上前細看。

沒有電池，看來並不是計時炸彈，他小心拉起，那是一個土製炸彈，是要用燃點的方法，才可以爆炸的。

爲甚麼會有人縛一個這樣的土製炸彈在這裏?

那不會是一個意外吧!

馬獅龍再回頭看他汽車滾下來這斜坡的模樣，如果依照一般人的駕駛習慣，從那個缺口而下，應該是會撞着這棵樹的，不過，馬獅龍較爲鎮定，在非常危急的一刹，仍然把車子的駕駛盤控制，才不會撞向那棵樹。

設計這個陷阱的人，實在是個高手。

而可惜的是，馬獅龍是個高手中的高手。

他並不如一般人，因此，他並沒有撞向那炸藥之上，因而可以說是撿回自己的性命。

馬獅龍把炸藥的藥引拆了下來，放入口袋，然後慢慢的半行半爬的上了斜坡。

當他一上到斜坡之上，便看到一個人影。

那是一個相當高大的人，身穿西裝，最吸引的地方，是那人戴了一個眼罩，眼罩是在左眼的。

筆挺西裝，却有一個並不雅觀的眼罩，那並不協調的，那人也看到馬獅龍。

馬獅龍想追上去，不過，他已消失在那一邊的小樹林之內。

馬獅龍不敢再追上去。

這時，有一輛計程車駛過，馬獅龍揚手，上了那輛計程車。

車子便直駛向他家。

馬獅龍回頭細看，並沒有甚麼可疑的車輛跟踪而來，他的心才稍爲放下。

那司機見他有點狼狽的模樣，便問：「被人打劫?」

「也差不多!」

「唉!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這還成甚麼世界。」

馬獅龍沒有回答。

那司機是個愛說話的傢伙，又道：「這年來，治安變壞，人人也好像是個過客。」

馬獅龍不會再與他多說話。

司機似乎十分沒有意思。

而就在這時，後面一輛汽車，一輛黑色的汽車出現，那司機雖然無說話，但也十分機靈。

他稍一抬頭，從倒後鏡中，已看見那車輛突然變大，那表示它的速度極高。

路上有兩條行車線，計程車是駛在慢線上，如果後面那輛黑色汽車，需要高速行駛，它是隨時可以爬頭，因此司機也不十分在意。

那知，一轉瞬間，後面那輛黑車已迫近。

並且扒頭。

它並不是扒頭，而是故意把車子從後面駛上，而壓向計程車。

司機驚叫了一聲。

他反應也快，迅速把車子駛向一旁。

不過，那一邊却是另一個山坡，如果再避下去，那也要滾下山坡。

馬獅龍也驚懼起來。

不過，他百忙之中，仍抽空看了那輛黑色車子內的司機，竟然又是那個戴有眼罩的怪客。

那輛黑色車子一直把計程車壓向斜坡。

計程車的司機把車子速度減慢，相對之下，那部黑色車子便快快的抛離。

司機用手抹着額上的汗，叫道：「你這傢伙是否懂得駕車。」

然後他罵了一連串最惡毒的粗口。

馬獅龍道：「不用生氣了，也許是個新牌。」

「不，那人是故意的。」

馬獅龍也知道那獨眼怪客是故意的，只道：「算了，幸好沒有甚麼損傷。」

計程車終於停在馬獅龍的家，但並不是在屋子的前面，他害怕那個獨眼怪客會追踪而來。

他下了車，小心看過四周，才慢慢地步行回到自己的屋子。

馬獅龍坐在客廳之內，這時才感到，自己的恤衫，有些汗濕的感覺。

剛才自己也是嚇出一身冷汗。

他再細心想想這一連發生的兩件事，難道那怪客便是「獨眼羅賓」？

看來似乎不是。

第一，他今天剛出獄，也不會這麼快便採取報復行動，他是個冷靜的人，不會這麼倉卒。

第二，他要報復，也不用採取這麼明刀明槍，這城市是個法律之區，難道他剛從監獄出來，又想再進去？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羅賓是個賊，但他一向對衣着十分講究，對自己的儀容要求甚高。

他的左眼已瞎，但不認識他的人，不會從外表知道，因爲他的視力消失，並非因眼球發生問題，而是腦內的視覺神經受損。

因此，他從來也不戴眼罩的。

可是，今天一連兩次偷襲馬獅龍的人，却明明是個獨眼的怪客。

那人會是誰？

* * *

這日，劉警司的心情實在不好。

爲了羅賓這件事，他被貶往那些毫不重要的地區駐守，對一個向來自負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打擊。

幸好三年也並不算太難過。

他終於被調回來這區，這著名的罪惡黑點。

很多人都害怕工作太多，但劉警司却是不同，他是個工作越多，越感興奮的人。

他這個心願，日日都得以償還。

因爲本區是個罪惡黑點，而他的職責，是重案組的總管，工作繁重，可想而知。

他向來也不會爲工作的難度而煩惱。

不過，「獨眼羅賓」的出現，的確帶給他一些不暢快，那是因爲……

劉警司對羅賓被判入獄，那一刹那，他那隻獨眼發出的光芒，實在使人害怕。

那是難以描繪的惡毒眼神。

如果天下間眞有毒咒的話，那眼神便是一道不用語言而發出的毒咒。

他看過一些犯罪者的目光，很多都是使人難以忘懷，但從來沒有像羅賓那麼可怕，而又令人難忘。

五年了，他仍然可以清楚記得。

他在辦公室中，打了電話給馬獅龍之後，便呆呆的坐了下來。

他的腦海被過去這件事佔領着。

劉警司深知，他不敢肯定，羅賓是否眞正開槍殺人的人，那顆子彈，可能是由自己的槍所發出，也有可能是由馬獅龍的槍發出。

事後無法搜集到足夠的證據。

然而，爲了自己年多所費的心血，也爲了自己的尊嚴，他決定盡一切辦法去「釘」死他。

一定要他入獄，那才可以使他安心。

他明知，羅賓是個壞透的人，不過，他無法找到確實的證據，劉警司只有藉這個機會，把他下獄。

法官與陪審員都是廉明公正的，不過，他們都被劉警司那種正義的感覺所感動。

他們結果是判了羅賓因誤殺而入獄。

劉警司的心願得償，不過，他是個執法人員，他並不希望利用其他藉口而使他入獄。

可是，他無法找到他販毒的證據。

如果，錯過了這個機會，讓他逍遙法外，又不知有多少人因他的毒品而受害。

劉警司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

而羅賓在監獄的情形也十分的好，他規行矩步，竟然是個良好的囚犯。

他一直注視羅賓。

越接近他出獄那一天，劉警司的心越是沉重。

今天，他終於出來了，他忍不住立刻打電話告訴了馬獅龍。

馬獅龍沒有劉警司心中那重重的矛盾，因此，他的反應不及自己的大。

忽然，有人道：「警司，警司。」

劉警司如從夢中驚醒，道：「甚麼事？」

「有幾份重要的報告，要你閱讀之後加簽。」那警員遞上了報告。

劉警司接過，態度有點惆然。

警員道：「警司，沒有甚麼吧？」

「沒有甚麼。」

「劉警司，你工作過勞，我想你應該好好休息一下。」

「謝謝你，我沒有甚麼。」

警員出去，劉警司打開報告，可是，一隻字也不能進入他的腦袋。

他放下了報告，嘆了口氣。

而這時電話響了。

他拿起了電話，職業性的回答：「我是劉警司。」

「我知，劉SIR。」

劉警司本來是茫然一片，一聽到這聲音，整個人立時清醒過來。

「你是……」

「你當然知道我是誰……哈哈哈……」

「你是……」

「對，我便是羅賓。」

劉警司不知如何作答。

羅賓續道：「今天我出獄了，你還不恭喜我？」

「你想怎樣？」

「我沒有想怎樣，我只是告訴你，而今我是個自由人了，自由自在，想做甚麼也可以。」

「你的意思是……」

「你當然會明白我的意思。」

羅賓說完這話之後，電話便斷了。

這幾句話，尤其是最後的一句，令劉警司想起羅賓那惡毒的眼神。

他一直拿着電話，並沒有放下。

他看着自己的手，竟然是發抖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爲甚麼有這麼大的恐懼，他遇過無數窮兇極惡的囚犯，但他自己却從來沒有感到害怕過。

爲甚麼他會這樣？連他自己也不明白。

不過，最後，他還是自我安慰地說道：「不會有事的。」

這話使他精神稍爲安靜下來。

他看了一些文件之後，另外一個下屬，也勸他趁今天沒有甚麼重大事情發生，便早點回家。

他決定早些回家。

劉警司並沒有結婚，但却有一個同居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一直不肯下嫁給他，那是因爲他不肯辭去他現時的工作。

他的女友認爲，他的工作常常令她提心吊膽，終有一天令她作寡婦。

雖然經過多番爭執，劉警司依然是劉警司，而他的女友仍是他的女友。

劉警司回到家裏。

他照常的拿出鎖匙，開了門，他覺得有點奇怪，因爲他的門鎖是要鎖兩下的。

一下是已經把門扣緊，不過，兩下是更加安全，而他與安妮習慣是鎖兩下的。

爲甚麼今次鎖一下？

劉警司把門推開，屋內並沒有甚麼異樣。

他開始責怪自己太過敏感。

「安妮，安妮！」

並沒有回音，可能她在房內，聽不到劉警司的聲音。

「安妮！安妮！我回來了。」

仍然沒有回音。

劉警司立時緊張起來。

屋內一切都十分正常，客廳一切都擺放得十分好，井井有條，與平日並無異樣。

他再叫道：「安妮！」

他似乎是隱隱的聽到一些回音，那是從尾房傳出來的。

他急忙衝向尾房，房門緊閉。

本來屋內的房門很少關上，因爲這屋子之內，只有他們兩人居住，又沒有孩子，根本所有房門都不用關上。

他要推開門，門是上鎖的。

劉警司知道，事情實在不對，叫道：「安妮，安妮，你在那裏？」

房內是安妮的依依呀呀的聲音。

劉警司用肩膊撞開了門。

門打開，只見安妮被縛在床上

，口部被一些東西塞着，因此發出那些依依呀呀的聲音。

「你怎麼了？」

安妮掙扎着。

劉警司撲上去，把她解開了，安妮十分驚慌地哭泣着。

「甚麼事？甚麼人做的？」

安妮哭泣不能停止，因此不能說話。

劉警司走出了房，到外面看看，所有房間都看過，也沒有發現人跡。

而其他房間也沒有凌亂。

他倒了一杯熱茶給安妮。

「安妮，你鎭定點，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

安妮幾經辛苦才止住了哭泣，道：「是個狂人。」

「甚麼？」

「他發狂似的進來。」

「他怎樣進來？」

「我也不知道，門是好好上鎖的。」

「他做了些甚麼……」

「沒有甚麼……他只是推我下來，並且一直追了我入這個睡房，然後……」

劉警司緊張起來。

「他沒有甚麼其他行動，只是用繩索要把我縛起來。」

「他的樣子是怎樣？」

「是個獨眼的人。」

「獨眼的？」他立時想起了羅賓。

「不過，我後來發覺他並不是眞正的獨眼。」

「怎麼發現？」

「他本是帶有一個黑色眼罩的，不過，當我掙扎的時候，我無意間把手揚起，把他眼罩揭開。」

「沒有瞎的？」

「沒有，正常的眼睛，不過，他拍了我兩掌，口中似乎說了一些粗暴的話。」

「他究竟說些甚麼？」

「我實在聽不清楚，都是那些粗言穢語。」

劉警司道：「實在奇怪，沒有瞎而裝瞎，這人是甚麼意思？」

「你還不快快替我解開所有的繩索？」

因爲繩索相當多而長，劉警司需要一些時間才能把所有的繩索拉了開來。

然後，他小心在這房內細看。

「我受驚了你還不理我？」安妮哭泣過。

「不，我看看那個匪徒有沒有留下一些線索。」

安妮道：「你工作時間不定，那些匪徒又是神通廣大，我不敢再單獨在這屋子了。」

「好，我也想你暫時避開。」

安妮情緒開始平復，她看見劉警司也是愁眉深鎖，心事重重似的。

她問道：「你可能認識這匪徒？」

劉警司點了點頭。

「尋仇？」

劉警司嘆了口氣，道：「希望不是。」

於是，他把「獨眼羅賓」的事，簡單地向安妮說了一遍。

安妮聽了，心有餘悸的道：「我看一定是尋仇，而且這只是一個開始，一個警告。」

劉警司也同意安妮的話。

可是同意歸同意，但在這無證無據的情形下，他又能做些甚麼？

安妮道：「我們報警，申請人身保護。」

劉警司失笑，道：「報警，我便是警察，而且是重案組的，但我可以做到些甚麼，而且一經公開，事情經過渲染，那更糟。」

安妮也明白他的尷尬地位。

「那我怎辦？」

「你先回你母親家中住一個時期。」

「甚麼時候？」

「事不宜遲，我想……他們仍會採取一些行動。」

安妮立刻收拾了一些衣物，與劉警司一起回娘家，那夜劉警司一個人回到住所，他倒是希望那匪徒又再出現，可以把他手到擒來。

那夜劉警司當然是無法入睡，不過，整夜都沒有人來騷擾。

翌日醒來的時候，已是差不多上班的時候，他忽忙梳洗出門。

回到警署的辦公室，他做了兩件事。

第一，他找出了羅賓的整個檔案。

第二，他撥了一個電話給馬獅龍。

＊　＊　＊

馬獅龍也是整夜睡得不好。

他接到了劉警司的電話，便決定往警局與他好好的一談。

在電話內，他們都沒有提過日前的遭遇。

劉警司的日常工作十分忙碌，不斷有下屬到他房間，向他請示，或把一些文件報告讓他簽署。

不過，那天早上，他已把所有工作推下。

他的下屬都覺得奇怪，因爲劉警司是個著名工作狂的人，從來沒有把工作停頓下來。

他在辦公室內，小心研究羅賓整個檔案。

有人敲門。

「進來。」

進來的便是馬獅龍。

羅賓事件發生之後，他倆也有年多沒有見過面。

劉警司一見了馬獅龍，便道：「看來你的情緒並不太好？」

馬獅龍道：「你也比我好得不多。」

「我的女友被襲。」

「甚麼？沒事吧！」

「總算是有驚無險。」於是，劉警司便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馬獅龍。

馬獅龍聽了，苦笑道：「我的遭遇比較好一些。」他又把昨天遇到的事情說了一遍。

劉警司道：「事情明顯不過，羅賓出獄，他把這入獄的事，認爲是平生一大恥辱，他要復仇。」

馬獅龍點頭同意。

劉警司道：「你看，他在獄中行爲良好，好像有些悔改的表示。」

馬獅龍道：「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不是說一個人犯罪，便永遠犯罪，不過，你記得他被判入獄那一刹，他那……」

「他那種惡毒的眼神。」

「是的，那惡毒的眼神。」

「其實，我也覺得奇怪，他是昨天才出獄，沒有理由他會立即來復仇。」

「當然不是，你的女朋友揭開那人的眼罩，那是個假瞎的人！」

「那表示甚麼？」劉警司問。

「那表示羅賓要用他的特徵來警告我們，可是，他並非親自出馬。」

劉警司也同意。

馬獅龍也回想起昨日的事情，那個人顯然也是刻意讓他知道他是羅賓。

當然，那個也不是羅賓，不過，他們可以肯定，那人會是羅賓派來的。

劉警司道：「他在獄中行爲良好。」

「他是爲了早一點出獄。」

「這人眞是不簡單。」

「相信他以後對付我們的手法，更不簡單。」

劉警司道：「我已叫了我的女朋友回娘家，你有甚麼打算？」

馬獅龍道：「我向來不作甚麼打算。」

「那是十分危險。」

「說句好聽的話，是見招拆招。」

劉警司也笑了起來，道：「是的，羅賓在暗，我們在明，那也沒有甚麼好計劃去應付。」

「不過，他這次一出獄，便吩咐手下出來活動，看來他對我們是恨之入骨，我看小心出入是重要的。」

他們沉默了一會。

忽然，電話响了。

劉警司自言自語道：「我說過不聽電話的。」

馬獅龍道：「你聽聽！」

劉警司拿起了電話，道：「劉警司。」

他的臉色突然變了起來，並且立刻按下了一個電鈕，立時，馬獅龍也可以立刻聽到電話的聲音。

「我是羅賓。」

馬獅龍立時也緊張起來。

「依照我的估計，劉警司，馬獅龍先生也應該在你的辦公室內，馬先生，你好。」

馬獅龍道：「是的，羅先生，你好。」

「兩位大俠，你們都好！我打這個電話來，是向你們打個招呼，而且讓你們知道，我出册了。」

劉警司道：「我們早已知道。」

馬獅龍也道：「其實，你早已向我們打過招呼，幸好我們命大。」

羅賓笑道：「甚麼？啊……你們都是聰明人，我不說太多了，我們一定會再見面，你們好自爲之。」

電話在羅賓的笑聲中掛斷了。

劉警司急忙按了另一電鈕道：「快替我找剛才打進來的電話來源。」

「你覺得怎樣？」劉警司問。

「他是向我們作正式的挑戰。」

「是的，而且，從他的語氣聽來，是視我們如無物。」

劉警司似乎有點不安。

馬獅龍道：「假若那只是一點仇恨，我看他是一時想不通，才會如此，我只希望他不會再幹老本行。」

「販毒？」

「是的，他是販毒起家的。」

「不過，在他入獄期間，我一直派人監視過他，他再沒有與毒品有任何關連。」

「希望那是事實。」

「三年，三年沒有再在這個圈子出現，相信很多人士，很多不同的關係，也改變了。」

馬獅龍道：「那可能是表面的，他骨子裏做些甚麼，要他自己才知道。」

劉警司同意。

這時，電話又响。

「劉警司。」

他聽了一會，放下了電話，向馬獅龍道：「剛才羅賓打來的電話，是從一個街上的電話亭打來的。」

「甚麼區域？」

「對海遊客區。」

「他仍然是非常小心，看來他這一個復仇的計劃，似乎非成功不可。」

兩人都沉默起來。

馬獅龍並不是害怕，而是感到

煩擾，而且他也知道羅賓坐了三年獄，一出來又如此，那三年豈不是白費，他是希望羅賓會眞的改過。

劉警司道：「他出册之後，在甚麼地方落脚。」

「他有家人？」

「好像已離開了此地。」

「移民？」

「是的，聽說他有足夠的金錢。」

「他當然有。」馬獅龍頓了一頓，道：「去了美加？」

「不，是歐洲，想不到？」

「是的，想不到。」

「羅賓有兩個兒子，他們都已大學畢業，而且是在英國留學的，他們會去歐洲居住，是順理成章的。」

「歐洲這麼大，在那裏？」

「這點我暫時不知道，我可以查到。」劉警司道。

「好了，他的家人的事，我們可以不理，他會在甚麼地方落脚？」

劉警司道：「他入獄之前，是有一個肝膽相照的朋友，而且他打那場官司，他那位朋友也花費不少。」

「是馮東尼？」

「是的。」

「這三年來，馮東尼已成了一個正當商人。」

「不只是正當商人，而且十分成功。」

「他本也是羅賓那個圈子的人。」

「是的，不過，他踏足沒有太深，而且很快便做了正行生意。」

「你認爲他會往馮東尼處？」

「很難說。」劉警司道。

馬獅龍道：「如果你是馮東尼，你會怎樣？」

「當然會接應他，但並不是接回家中。」

「爲甚麼？」

「因爲而今馮東尼已有名譽有地位。」

馬獅龍同意劉警司的猜測，道：「我想大概會在那裏找到他了。」

「在甚麼地方？」劉警司問。

馬獅龍道：「我找到他的住所之時，再告訴你，我們可以利用無線電話聯絡。」

馬獅龍又道：「至於羅賓的接觸面，你調查一下，我想你會比我方便。」

劉警司道：「好極，我們分頭進行。」

＊　＊　＊

馬獅龍離開了警局，便乘的士往對海遊客區。

他知道羅賓沒有理由被馮東尼招呼在家裏，而那電話也是在旅遊區的街邊電話亭打來，那麼，他可能住在那些大酒店內。

馮東尼對於這個出册的老友，當然不會吝嗇。

不過，酒店也非長住之所。

一想到長住之所，馬獅龍立時想到，而今旅遊區有很多半酒店或公寓，最適宜商人或旅遊人士居住一個短的時期，裏面一應俱全，而且有僕人供使喚。

馬獅龍找到那最著名的一間。

本來，這些地方並不容易查到住客的姓名，不過，財可通神，馬獅龍找到那地方的主管，給了他兩個名字，一個是馮東尼，一個是羅賓。

那總管看了一下電腦，又詢問了他的一些手下，說道：「兩個名字都沒有，不過，我的伙記說他看到馮先生的手下來註册，我想你找的正是……」

「謝謝你！」

那主管把房間的號碼告訴了馬獅龍。

本來，馬獅龍並不想直接去找羅賓，免得打草驚蛇，不過，他想了一下，却又有另一個念頭。

在這麼快的情況之下，讓羅賓見一見他的面，也可以使他明白，他們也不是弱者。

馬獅龍決定這麼做。

他直上那房間，按鈴，並沒有人應。

馬獅龍往外問那些僕侍，他們似也不大清楚住客的進出情況。

馬獅龍並向那些僕侍詢問，知道這房間相信是羅賓所住，因爲他有一個十分注目的外形。

他是單眼的，並且有一個眼罩。

馬獅龍知道，他一定是羅賓。

門是緊閉，但既然來了，沒有理由就這樣回去。

他知道門是難不倒他，不過，却有一個危險，假若他一撞進去，那便沒有轉寰的餘地。

他不再想那麼多，決定入房內。

他閃身走近門邊，拿了一條鋼線出來，弄了幾下，門便應聲而開。

他入內，閃入了門邊的浴室。

他等了一會，沒有甚麼聲音，房間之內，肯定是沒有人的了，他索性開了燈。

房間相當凌亂，並沒有甚麼衣物，也沒有行李或其他東西。

但床頭櫃處，却有一些旅行團的宣傳小册子。

馬獅龍拿起來看。

夏威夷、歐洲、美加……都是一些豪華旅行團。

羅賓會離開這地方，往外地旅遊散心？看來馮東尼對他實在不錯。

羅賓被困這麼久，到外地一遊，也是一個非常好主意，問題是羅賓是否接受。

看他這麼心急的向馬獅龍與劉警司展示顏色，他似乎又沒有意思離開。

馬獅龍再搜了一會，沒有甚麼發現。

當他正想離開，門却在响。

馬獅龍心下一急，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房間這麼小，根本沒有地方可以躲，躲入衣櫃？馬獅龍知道，那反而是一件弄巧反拙的事。

他索性坐在那個小廳子內的沙發上。

並且開了燈。

門開了，那人十分警覺，因爲裏面該是沒有亮燈的，而今燈亮，燈下更有人。

那人猶豫一下，但隨即走進來。

進來的是兩個人。

前面的一個，是身材十分熟悉的，後面的一個，肯定是羅賓。

他戴著一個眼罩，臉容仍有點憔悴。

那人一見了馬獅龍，已一撲而上，手上有一柄非常特別的刀子。

刀光在馬獅龍臉前一閃。

羅賓也發現了有人，並且立即知道那便是馬獅龍。

那人一刀插上。

馬獅龍閃開，而刀子便插入了沙發的背後。

羅賓喝道：「慢着！勞根，爲甚麼這麼粗魯對待客人？」

勞根把刀子拔了出來，他又想動手。

羅賓厲聲喝道：「不要妄動！」

勞根似無奈的停了手。

「還不把刀子收回？」

勞根把刀子收回衣衫之內。

羅賓望着馬獅龍，很久才道：「我眞高興……」

馬獅龍聽到他語調似是不懷好意，道：「高興甚麼？高興我還沒有死？」

羅賓道：「馬獅龍先生，爲甚麼這麼勞氣，老朋友見面，三年多了，怎麼會不高興。」

馬獅龍道：「你一出册便來找我，想殺我！」

羅賓笑道：「甚麼？你還記得我出册的日子，老朋友總是老朋友。不過，這話應該由我問你。」

「你昨天……」

「我們不要說昨天的事，你今天找到上門，並且趁我不在的時候，進來搜屋，那表示甚麼？」

一時之間，馬獅龍啞口無言。

「我可以代你回答。」羅賓得意地道：「你來是顯示一下，你寶刀未老。」

馬獅龍並沒有答話。

「二來你又想再度陷我入獄……不過，這次再沒有這麼容易。」

馬獅龍道：「我想陷你入獄？」

「你和劉警司都是。」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你入獄是你自己的事，並沒有人陷害你。」

「是你！」羅賓的獨眼又發出了那點可怕的光芒，他眼內是燃燒着復仇的火焰。

「不，」馬獅龍斬釘截鐵的道：「我與劉警司都沒有害你入獄，你是江湖中人，你知道這遊戲的規則，你只怪……」

「只怪我自己學藝不精。」

「你明白最好。」

「好，過去的事，我們不用再提，你而今私自入屋，搜我房間，那你又如何解釋？」

「我來，只是告訴你，我直到現在爲止，仍然不會爲正義而閃縮。」

「好一句爲正義，馬獅龍，你也是江湖人，你進入我屋子，你想用甚麼辦法來解決？」

「甚麼辦法解決？我來探你，你好好的送我。」

這話令羅賓有點憤怒，不過，他仍按捺着，道：「你說我們是江湖人，我們使用江湖的規矩解決。」

「甚麼江湖規矩？」

「如果你有本領的，便可以自己行出去，否則，我們會擡你出去。」

馬獅龍沒有作聲。

「好，勞根。」

勞根已一躍而站在小客廳當中。

馬獅龍當然明白，羅賓是想把自己折辱一番，這樣才會令他舒服。

看來這場架是免不了，他也不想再多費唇舌。

地方太小，拳脚是不能舒展開來。

勞根的臉孔抽搐，他有點緊張，這一次在他老闆前面的表現，他是不容有錯失的。

羅賓道：「勞根，只用拳頭。」

勞根一點頭，便已出擊，他手一揚，出擊的卻是右腿，這一腿是泰拳中的絕招之一。

馬獅龍側身一閃，左手一兜，本想一手兜着他的腿，便使他吃一個觔斗。

不過，勞根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對手。

他的右腿無疑是被馬獅龍所兜着，不過，他並不是被馬獅龍所控制，反而是利用他的手作爲借力。

這一借力一躍，人上半空，左

腿同時在半空抽出。

他的腿是踢向馬獅龍的太陽穴。

這兩脚既狠毒而又實用。

馬獅龍急忙把手放鬆，人仰後，一個無頭觔斗，完全避開了勞根的一脚。

羅賓也是個行家，有道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他看到勞根出手厲害，也看見馬獅龍的身手不凡，心下也有些佩服。

勞根却是比剛才更爲憤怒。

他本以爲，一出手便可以把馬獅龍踢了下來，自他出道以來，只有一個人可以避開他這連環雙腿。

馬獅龍是第二個。

而勞根受到羅賓重用，也是因爲他的身手。

可惜，這招牌的雙腿，却在老闆面前失去威風，怒由心起，臉孔抽搐更甚。

馬獅龍當然明白他的心境。

說時遲那時快，勞根又出招。

這次他並不再用脚，而是雙拳左右同時出擊。

馬獅龍看得清楚，他閃開，避過了左手的虛掌，人在勞根的右邊，而勞根正想迫他如此。

右手是確確實實的一拳。

這一拳打在馬獅龍的肩膊之上，他感到一陣痛楚，慌忙側身卸去那力量。

然後，他也還擊。

他右腿一踢，是一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脚法。

因爲勞根出那一拳，用了大部份的力量，因此，他的重心已失。

這一脚好棒。

勞根叫了一聲，整個人跌在沙發之上。

他的怒火更盛。

憤怒無疑可以加强一個人的力量，但同時也加多了他的錯失。

馬獅龍知道，這是一個取勝的艮機。

勞根從沙發中彈起，一連出了幾招，拳影與脚影，使人眼花撩亂。

馬獅龍却是個極爲沉得住氣的人。

他一連閃避了勞根的一連串攻擊，然後，趁他力已用得七七八八，突然，一撲上前，一個簡單的直拳，又再把勞根打得後退而不能控制。

羅賓有點咬牙切齒的模樣。

馬獅龍本想借此機會，一挫勞根，他並不是想使勞根難堪，而是想使羅賓的氣焰減低。

不過，回心一想，這樣並不會使羅賓害怕，他會找尋比勞根武功更好的人，而令勞根失去了這件保鑣的工作。

這對勞根沒有好處，對自己也沒有好處。

他忽然有另一個想法。

勞根的打法越來越狠，可是，怎麼也不能重重的傷害到馬獅龍。

馬獅龍趁他閃避他的拳脚之際，突然半閃身，迫近了勞根的身體，一個重重的肘子，打向他的腹部。

勞根痛極，還以一拳。

馬獅龍雙手接着他的一拳，並且抓緊了他的手腕，向前一拉，使他整個人再仆向沙發。

本來馬獅龍可以讓他直挺挺的撞向沙發。

不過，他並沒有。

他自己也隨着勞根撞向沙發。

這一撞好重。

雖然是撞在沙發之上，但他仍然有一陣暈眩的感覺，馬獅龍有他在前面擋着，當然沒有甚麼。

假若馬獅龍要好好教訓勞根，這是一個大好艮機，不過，他並沒有。

勞根半昏在沙發上。

馬獅龍也伏在他的身上，半晌才起。

勞根已醒了過來，他知道，剛才是馬獅龍放了自己一馬，否則……

他不敢想下去。

他望向馬獅龍。

馬獅龍知他沒有再突襲的意圖，慢慢起來，道：「勞根，我們算是平手。」

馬獅龍慢慢的起來。

勞根也慢慢的起來。

羅賓看得出，兩人似乎都出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如果再打下去，說不定……

羅賓道：「好，馬獅龍，你的本領仍然不弱，不過，這一次算你好彩！」

馬獅龍並沒有答話，他不想與他作無謂之爭。

羅賓道：「既是平手，那你可以自己出去。」

「好極。」馬獅龍道：「我希望不會見到你們。」

羅賓道：「暫時也許……」他沒有再說下去。

勞根跟着羅賓，目送馬獅龍出去。

勞根看着馬獅龍，並沒有說一句話，不過，馬獅龍可以從他的眸子，看到他是衷心感激他的。

馬獅龍離開了那公寓式的酒店。

當他回到自己的家裏的時候，他接到了劉警司的電話，他的聲音有點興奮。

劉警司道：「我今天找到幾個線人，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指出，日內那幾個大哥大都往馮東尼的別墅……」

「開會？」馬獅龍問。

「相信是。」

「爲了羅賓？」

「不知道，不過，你可準備一下，這幾個大哥大，三年來都沒有聚首，而今羅賓一出册，他們便要聚在一堂，事情當然不簡單。」

「你以爲是甚麼？」

「馬獅龍，你相信人能改嗎？」

「可以，不過，並不是一般人可改，我們的古語也說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那你也聽過俗語說：桐油埕總是裝桐油的。」

「你的意思是……」

「他們仍然從事毒品的生意。」

「這點……」

「我看這幾個大哥大聚在一起，可能有兩個目的，第一，羅賓在獄中，其實仍有與毒品聯絡，他們要向羅賓交代一下；第二，他們將有新的動向。」

「那麼我們要制止他們。」

「不單是制止他們，而且希望從他們進一步的行動中，把他們的毒品生意，連根拔起。」

馬獅龍當然沒有異議，他也把今天的遭遇，簡單的告訴了劉警司。

劉警司道：「羅賓已知你確實要與他週旋，你定要更加小心，有新的消息，我們再聯絡。」

他們這一刻，却是一個轉捩點。

因爲兩天之後，馬獅龍仍然沒有收到劉警司的消息。

他打電話到他的辦公室。

劉警司的上司說他口頭上請假，並且請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假期。

「多久？」

「他說過是兩個月左右。」

「兩個月？」

「是的，這幾年來，他也沒有正式假期了，不過，還沒有完全證實，因爲這麼長的假期，應該是有正式請假紙的，照我們的規矩來說。」

「兩天了，沒有信？」

「還沒有。」

馬獅龍當然是打過電話到過他的家，沒有人接聽，因爲他的女朋友安妮也因爲害怕被人再度騷擾，再沒有人在家中。

馬獅龍覺得事情有點不大尋常。

他也有打那個手提電話，也全沒有反應，看來他連手提電話也關掉了。

第三天，馬獅龍再試一次那個手提電話。

雷話仍然沒有人應，不過，接線生卻接了線，道：「你是打手提電話……」

「是的，他有話留下嗎？」

「你是……」

「我姓馬。」

「好極，他留下了一個口訊，翡翠湖渡假村。」

「還有甚麼？」

「沒有了，我想他認爲你明白了。」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他打開了電話簿的黃頁。

找翡翠湖渡假村並不難，那地方却是在內地，但在本市却有一個辦事處。

這種離本市並不太遠的渡假村，越來越多。

劉警司照理由沒有甚麼心情去這些地方，他離開得這麼急，連打個電話給馬獅龍也沒有，只是留下一個口訊，看來他應該是有所發現。

這幾天，馬獅龍一直注視着歐美那些旅行團，因爲他曾在羅賓房中看過那些旅遊小册子。

羅賓應該是會去歐美的，馬獅龍有幾個朋友在航空公司工作，而今所有航空公司的機位都用電腦訂購，因此，無論羅賓往那一間旅行社，只要他一訂購機票，他的名字一定會在電腦出現。

可是，他的名字一直沒有出現。

馬獅龍還以爲他暫時按兵不動。

却原來他去內地渡假——當然這只是個猜度。

要知道他是否去內地渡假，唯一的方法是親自去看一看。

馬獅龍下了決定。

追踪線索　多番遇襲

馬獅龍爲了不想太過張揚，而且要以最快捷最舒適的方法，進入內地那個翡翠湖渡假村，那便是參加翡翠湖渡假村所舉辦的二天一夜的旅行團，這公司有直通巴士到達翡翠湖，而且一切過關十分便利迅速。

他查了電話簿，一個電話打去，所有手續已辦妥，他只收拾了一個小小的旅行袋和證件。

參加這種旅行團的人，都是一家大小，像馬獅龍這麼一個人參加的並不多。

這個團另有一個人是單身的，那是個女人。

這女人相當年輕而漂亮。

因爲這些渡假團時間十分短，大家都沒有介紹認識，當巴士過了關，導遊解釋了一下附近的情形，又說出了一些規矩，巴士便到達了目的地。

那實在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湖光山色，環境恬靜，是個短

期渡假的地方。

領隊分了房之後，便是自由活動，馬獅龍爲了方便，早已要了一個單人房。

那房間十分大。

卧室之內，有一個小廳，對開了一列落地大窗，可以欣賞外面的翡翠湖。

馬獅龍從旅行袋中拿出了一個小型望遠鏡。

他憑窗遠望。

一路是青葱的叢林，因爲是新建的地方，樹林並不綿密，人工加上自然環境，沿湖邊有一條馳馬徑。

馬獅龍倒希望可以找到羅賓。

他那個小型望遠鏡，看到的範圍非常大，他沿着左邊，一直慢慢看至右邊，無論是在湖邊的馳馬徑，或是湖上的小舟，他都看得清楚。

馳馬徑上有一組一組的人，他們在享受騎馬的樂趣。

那些馬都是老而馴良，一般人也可以控制自如。

假如你有本領和自信的話，更可以離開馳馬徑，向更廣闊的大自然奔馳。

當馬獅龍把望遠鏡望至右面盡頭，那是酒店的另一些房間。

他突然有所發現。

那邊的房間，也有一個人，同時也是提着望遠鏡，不過，那人並不是看風景，而是朝着馬獅龍這邊望來。

當馬獅龍的望遠鏡一接觸那邊的時候，那人立即縮了進去。

那人行動非常迅速，不過，也逃不過馬獅龍的銳利目光。

那是一個女人。

對！不算是個普通的女人，而是今日同車而來的女人，她爲什麼會看自己？

也許是一種巧合。

不過，要知道是否眞正的巧合，那也並非十分困難的問題。

馬獅龍決定來一個試驗。

他收了望遠鏡，出了房間，直往湖邊。

湖上有很多水上單車在走來走去，人們一家大小的坐着，十分熱鬧。

馬獅龍沿湖而行。

他的外表是在欣賞風景，不過，他却是注意着身後面的一切。

並沒有人跟來，自己估計錯誤。

他繼續向前面行去，那是一叢十分粗壯的樹，馬獅龍走到樹下。

那茂盛的樹葉可以掩蓋一切。

他再拿出那小型望遠鏡一看，只見剛才那個也用望遠鏡欣賞景色的女人，也正朝這邊望來。

她手上的望遠鏡，也並非普通的望遠鏡，是一種專業用的望遠鏡。

這時，只有馬獅龍看得清楚對方，而那女人並不知道她已被馬獅龍監視着。

那的確是今日同一旅行團的女人。

她似乎在搜索，不過，搜來搜去，也離不開這個大樹叢，看來她本是監視着馬獅龍的，忽然失去了馬獅龍的踪跡，因此有些不安的表現。

那當然不是一種巧合。

那個女人既然是跟踪自己而來，是一件好事，因爲這樣可以從她身上知道一些自己想不到的事情。

先來一個假設。

羅賓的確是來了這裏渡假，而這個女人，是他派來監視自己的。

那麼，只要反跟踪這個女人，便可以找到羅賓。

找到了羅賓的踪跡，既可以偵查一下他的目的，是否渡假這麼簡單，或是有其他重大陰謀。

而且，也可以跟劉警司會合也說不定。

因爲劉警司離開得這麼匆忙，顯然是爲了羅賓的事。

這時，那女人已離開了窗口。

相信她是找不到馬獅龍的踪影，而走下來也說不定，馬獅龍決定嚇她一下。

他仍然躲在樹下。

這時是下午時份，並沒有太多人來這邊的馳馬徑。

他等了一會，便看見有個女人匆匆而來。

馬獅龍想作弄她一下，他迅速的上了樹，這些樹都非常粗壯。

那個女人來到樹叢之前，停了下來。

馬獅龍居高臨下，看得非常清楚。

那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略施脂粉，行動矯捷，她外表打扮得與市區的女白領差不多，不過，看她一舉一動，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白領麗人。

她在外面看了一會，沒有發現馬獅龍。

她的神情顯得有點着急。

她不敢入樹林，看來她不單行動迅速，而且也是個機警聰明的人。

可惜她要跟踪的並不是一般人，而是馬獅龍。

馬獅龍看着她往湖的前面而去，照他估計，她走不了二十丈以外，一定會再回來。

果然，她不一會便又再來到叢林前面。

馬獅龍已下了樹，躲在另外一些樹後背處。

那女人又再看了一下。

馬獅龍已閃身而出，來到她的背後。

那女人也十分醒覺，馬獅龍雖然沒有脚步聲，但她仍然似乎發覺到有人在她背後。

她一轉身便看到馬獅龍。

而馬獅龍剛巧是右手一揚，他並不是想在背後攻擊她，而且無意的一揚手。

而那女人立即有所反應。

她迎着馬獅龍的手，一竄身已搭着了他的手腕，接着反身一抽。

純正的柔道手法。

假若是普通人，一定是被她黏着，然後給她一摔，她便立時轉身，硬生生把對手拋上半空。

可惜她遇上的並不是普通人，而是馬獅龍。

她黏着馬獅龍的手，想轉身拋他，可是，馬獅龍也順着她手去勢而去。

柔道是以力借力，但如果對方太過順勢而來，那便無力可借。

她立時又轉了一個招式。

她以背抵向馬獅龍，那也是一個純正的柔道手法。

只要她背能接觸馬獅龍，她再彎腰一挺而起，又可以把馬獅龍拋起。

馬獅龍却是一抽身，向後退去。

她不能接近馬獅龍，那也就無法把他順勢拋起。

她並不氣餒。

第三次轉換招式。

她正面的衝向馬獅龍，她仍然用黏手法，抓着馬獅龍的手，然後向上一躍。

這一躍，本想躍過馬獅龍的背後。

可是，馬獅龍身體挫下，有若老樹盤根。

柔道對於一個馬步不移的人，會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對於一個受過中國武術訓練的人，效用不大。

尤其是馬獅龍，他的馬步是非常穩的。

那女人見翻騰無效，立時便要退。

可惜，她的手腕反而被馬獅龍一個擒拿手而擒住。

她用力甩開。

馬獅龍的手有如一個鐵掌，她越是掙扎，他越是抓得更緊。

那女人臉也紅了。

她是羞憤而至惱怒。

馬獅龍心想自己是個男人，何必欺人太甚，他放開了手，那知道，手一鬆，那女人又再出手。

那是詠春拳法。

短脛發力，馬獅龍在這短距離之內，避無可避，心口着了她的一個肘子。

馬獅龍退後。

可是那女人仍然竄前。

一連串的快速招式，使馬獅龍忙於應付，不過，論武藝的技巧，她仍然是欠缺一點火候。

馬獅龍決定要給她一個教訓。

他突然一招虛晃，那女人以爲有機可乘，那知是一個陷阱，馬獅龍用借勁之力，把她拋了起來。

那女人的彈力强勁。

她在半空也可發力，但力量控制却仍未到家，因此她竟然是飛墮入湖水之中。

馬獅龍並不是想拋她入湖。

於是一個箭步，上前把她接着，右手把她攔腰抱了起來。

那女子臉紅耳熱的掙扎，叫道：「放開我！」

馬獅龍立即放開了她。

她想轉身便走。

馬獅龍叫道：「慢走！」

那女人轉身，道：「你想怎樣？」

「有道是不打不相識。」

「對不起。」

「是我對你不起。」

「我並沒有埋怨你，只是自己學藝不精。」

看來她是有意思與馬獅龍說下去。

「不，你武藝非凡。」

「可惜我的對手是馬獅龍。」

「妳認識我？」

「當然，否則我也不會……」

「妳是誰？」

「我姓羅，羅婷。」

「是羅賓的人？」

「可以這麼說。」

「那麼是他派妳來監視我，跟踪我？」

「可以這麼說。」

「爲什麼妳又要暴露妳的身份給我知道？」

「因爲我看過你的過去。」

「那又怎樣？」

「你是個好人。」

「那又如何？」

「我不想爲了羅賓而與你這位現代俠客周旋。」

「那麼妳知道我最恨什麼？」

「當然是毒品。」

「既然如此，我也不用多解釋。」

「好，我可以肯定告訴你，羅賓剛從獄中出來，他亦不再與毒品纏上任何關係。」

「怎知道？」

「他向我說過。」

馬獅龍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妳太天眞。」

「不，我也考慮過，他在獄中三年，根本沒有與外界接觸，而今他出來，更不會有接觸。」

「你這麼肯定？」

「當然，那毒品世界比我們生活世界還要走得快，沒有三年的關係，你以為他還可以當大哥？」

羅婷的話實在有點道理。

「那你的任務是……」

「我並沒有什麼任務，我與羅先生的關係，是千頭萬緒，你也不用知道。」

「那你是奉命而行？」

「可以這麼說，也不可以這麼說。」

羅婷這話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解釋一下？」

羅婷道：「我想不用了，我坦白向你說了你應該知道的事情，如果你相信我，那便沒有其他問題，如果不相信，你明白各為其主的意思？」

「我希望我們不會敵對。」

「好極，我永遠相信正義。」羅婷轉身離去。

馬獅龍道：「我們可以到那邊咖啡座，再詳細說一下的嗎？」

「不，我要說的都已經說了。」

她並沒有再轉身，沿着馳馬徑回去。

馬獅龍並沒有追上去，他明白羅婷所說的道理，她要說的都已經說完了，要作無謂的追問，不但不會得到什麼，反招來惡感。

馬獅龍從湖邊轉回往酒店的路上。

無端的接觸了羅婷，倒算是一個收穫。

不過，羅婷究竟是個什麼人？她與羅賓是什麼關係？這點倒是耐人尋味。

他們都姓羅，是親戚？是羅賓特別聘請她作為保鏢？

她說過一句話，各為其主，很明顯她是羅賓的人，更有可能她是羅賓的僱員之一。

如果是，那也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因為既然是來渡假，來散心的話，為什麼要這麼一個保鏢？

這點是無私顯見私。

也許，羅賓仍然認為自己是個大人物，需要有人保護，這點也未必無理。

馬獅龍一邊想着，一邊走往那邊的咖啡座。

露天的咖啡座，並沒有太多的人，旁邊有一個木牌寫着：旋轉餐廳。

馬獅龍沿着指示前走，過了一些石階，便是旋轉餐廳的入口。

上了電梯，直入旋轉餐廳。

馬獅龍找了個近窗的位置，餐廳的人並不多，大多是上了年紀，不大喜歡活動的人。

他們在慢慢移動的窗格子裏，欣賞湖光山色，也看着四周人羣不同的活動。

過了三十分鐘左右，馬獅龍看得有點悶了，他正想起身離去。

恰巧，那時馬獅龍所坐的位置，剛好看到後面的叢林，那叢林前面，有幾匹馬出現。

其實那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這地方是有馬匹租賃給擅於策騎者。

你可以在草原狂奔，實現自由自在的夢想。

而奇怪的事是，五匹馬之中，居然有匹馬上面所騎的人，馬獅龍是認識的。

其中一個是羅婷。

另一個更是馬獅龍這次旅程最想見之人——羅賓，是獨眼羅賓。

從旋轉餐廳望過去，看不清楚他戴了一個什麼眼罩，但馬獅龍可以肯定，他的確是羅賓。

另外三個人，馬獅龍並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看着他們五人，開始策馬馳騁。

馬獅龍立刻結賬，離開餐廳，並且向櫃枱處詢問了有關租馬的地方。

租馬的地方，離旋轉餐廳並不遠，手續也十分便利，放下了按金，便可帶馬離開。

馬獅龍也沒有騎馬一段日子，不過，他上了馬匹之後，雙腿一挾，發覺自己的騎馬本領仍在。

那匹馬並不太老，跑起來仍然非常有力。

馬獅龍把馬馳往那叢林處。

當然，經過了一大段時間，羅賓與羅婷的馬匹，已然不見。

馬獅龍沿着小徑往叢林處，經過一些樹叢之後，便見前面一個廣大的草原。

並不是完全的草原，而是一處間有樹木的荒野。

馬獅龍把手中韁繩放鬆，任由馬匹往前面跑，因為他知道，這些馬匹常常在這地方奔馳，當然會熟悉這地方，牠會帶他往人們常常到的地方。

不久，馬匹已停了下來。

牠悠閒地吃着地上的青草。

看來，一般人騎馬都是騎到此地為止，前面是一些較為綿密的叢林。

一路上，馬獅龍並沒有看見羅賓與羅婷，或者是其他三人的行踪。

也許他們並不是往這邊跑。

馬獅龍有點失望。

突然，那匹馬向天嘶叫起來，馬獅龍看着牠，並沒有什麼異樣，那可能只是馬匹高興。

可是，不一會，叢林那邊也傳來馬匹嘶鳴的聲音。

馬獅龍明白，動物有靈性，而且感覺比人敏銳，馬獅龍什麼也看

不見，而這匹馬却知道，叢林之內有着另外一些馬匹在。

牠們的嘶叫，其實是招呼。

馬獅龍連忙拉了那馬，往叢林馳去。

那馬匹果然把他帶到一處有五匹馬縛着的地方，但却不見了馬上的人。

馬獅龍先把馬匹拉往另外一邊，把韁繩縛在一棵樹上，然後，他爬上了樹。

那裏樹木十分多，上面枝葉茂盛，有些地方是糾纏不清，是個藏身的好地方。

他上了樹，又再居高臨下。

他先看到一個女人的身影，那是羅婷。

她在那一邊林木處，似是巡邏，也似是把守。

馬獅龍再看，另外一面，那三個人，各佔一角，也似是在把守。

他們在把守什麼？

馬獅龍知道事態並不尋常。

他小心的從樹過樹，正好那時候，間中有些風吹過，把樹葉吹得颯颯發響，因此，並未引起別人的懷疑。

他一直從樹過樹。

忽然，他看見那樹林之中，有一塊空地，地上居然是生了一個火堆。

而圍坐着火堆的，竟然有羅賓在內。

其餘還有兩個人。

馬獅龍小心看着，並不認識他們，不過，却有一種感覺，這兩人都相當面善。

好像是見過，但却又一時之間無從想起。

三人似乎是在談論一些什麼，不過，在這遠離的樹木之上，是無法聽到他們在說些什麼。

馬獅龍盡量移近他們。

因為移動迅速，那三人却突然抬起頭來。

馬獅龍小心地定着，隱蔽在樹葉叢內。

「咦！老三，你竟然那麼小家起來！」那是羅賓的聲音，語氣帶些揶揄。

那個叫老三的，道：「並不是什麼小家，而是小心而已。」

羅賓道：「不是小家，我們來這地方開會，還會怕有誰來偷聽。」

「老大，不要這麼大意。」

羅賓笑道：「連你也是這樣。」

羅賓大笑起來。

「老大，你也許不知道，這幾年來，那馬獅龍真的破壞我們行家不少好事。」

他們居然提起了自己。

羅賓道：「你們怕什麼？我在獄中仍然知道外面世界，他只是動了那些小白兔，動不了我們的。」

老二道：「聽說他跟踪你來了？」

「那又如何？」

老三道：「這人神通廣大，可能便在我們上面也說不定。」

羅賓大笑起來，道：「那馬獅龍在你們眼中，大概是個神仙。」

他的笑聲震動了樹林。

老二、老三並沒有反駁他。

羅賓道：「你們不用擔心，羅婷已為我把他打發走了，而且我們有守衛在外面，就算是一隻蒼蠅，也不能飛入這地方。」

「那便好極了。」老三道。

那老二似乎仍然有些顧忌。

羅賓道：「好了，再說回我們的正題，究竟如今我們的生意怎樣？」

老二道：「過去三年，我們擴展不少，不過，在我們市區的生意反而減少。」

「為什麼？」

「因為太多人在這地方搵食，而且，他們的手法層出不窮，不擇手段，我們並不需要與他們這些流氓地痞爭一杯羹。」

老三道：「你兩位公子在荷蘭已建立了一個地盤，相信已是非常牢固。」

「他們並沒有向我交代，不過，我相信他們，因為他們是讀書出身的，像我們這些老粗，也可以把生意搞得好，他們肯定勝我們一籌。」

老二道：「兩位公子也曾向我們說過，他們不與你接觸，是因為他們不想給警方任何線索，你知，而今的國際刑警厲害，一個小小的線索，經過電腦的連繫，可能一下子便什麼也通天了。」

「我明白。」

老三道：「我想你也應該去看看。」

「看什麼？」

老三道：「當然是看生意。」

「不！我也老了，這些生意並不適合太老的人去做的，你們認為如何？」

老二道：「我也有同感。」他的說話似乎帶有另外一些意思。

老三道：「是的，長江後浪推前浪。」

「什麼？你們究竟想說什麼？」

老二道：「我……」

老三道：「我是……」

「你們為什麼吞吞吐吐？」

「我……我想退出。」老二似乎鼓足了勇氣。

老三看着羅賓，表面上他並沒有太大的反應，然後，他也道：「我也想退出。」

羅賓嘆了口氣，道：「我說過我老了，這種生意並不適合太老的

人，但我並不是說你們，你們還年輕。」

老二、老三都笑了起來。

「你們笑什麼？」羅賓問。

「大哥，我們兩個也小不了你多少。」

羅賓也笑了起來，道：「是的，我老了，你們也會老的。」

老二道：「大哥，你沒有反對？」

羅賓並沒有作聲。

老三也道：「大哥，你與我們一起打天下，我們了解你的心境，你也應該了解我們。」

「我明白，」他頓了一頓，道：「我那兩個畜牲得罪了你們？」

老二、老三並沒有作聲，也沒有什麼表情。

羅賓道：「假如是，你們不用隱瞞。」

老二道：「沒有，他們對我們仍然十分尊敬。」

老三也道：「我們只想拿回一些金錢，做一些正當的小生意。」

「這麼簡單？」

老二道：「我想移民！」

羅賓道：「移往那裏？」

老二道：「我不知道，那要看我有多少錢。」

羅賓道：「好，你向他們提過？」

「有，不過，他們要看你的意思。」

「好，我打一個長途電話給他們。」

老二道：「不，不要在電話內說。」

「爲什麼？」

「國際刑警是十分厲害的。」

「你要親自去一趟。」

「去歐洲？」羅賓道。

「是的，你出來了，也應該好好散一下心。」

「來這翡翠湖便足夠了。」

老二道：「不，你應該去看一下，我們以前有一個大理想，我想，你應該可以看到成果了。」

「他們經營這麼成功？」

「是的，我們去年去過，一切都比我們的理想中更好，是理想中的理想。」

羅賓道：「既然你們提過退出，他們沒有理由拒絕的。」

「他們並沒有拒絕，而是要看你的意思。」

「我有什麼意思？」

「那好極了，你既然同意我們退出，只要你到歐洲去，與他們說一下，什麼也可以解決。」

「我回去便……」

這時，篝火發出一些「劈啪」的聲音，一時之間，馬獅龍無法聽到他們再說什麼。

接着，一陣風吹過，叢林之內迴响着樹濤聲响。

馬獅龍聽不到他們說了些什麼。

不久，一切又靜了下來。

羅賓道：「你們引了他上來？」

「是的，那個姓劉的，近年來帶給我們不少麻煩。」

「怎樣處理他？」

「他這麼對付我們，曾抓過我們不少人……他既是如此，我們當然不會虧待他。」

「告訴我，怎樣處理他。」

老二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我不明白……」

「他抓我們的人，我便叫人抓他。」

「怎麼抓他？」

「在這裏，有一些錢，一些烟酒，什麼事也可以做出來。」

老三笑道：「看看這個警司鬥不鬥得過這裏的公安。」

馬獅龍聽了，發覺他們正在說的，似乎是劉警司。

假如眞的是劉警司的話，那他的麻煩便大了。

那個老二說得對，這個地方，弄些錢財烟酒，加上一些人事，什麼事也可以搞出來。

劉警司以爲找到了重大線索，連自己也不通知，便離開了，跟他們上來，想不到是陷入了一個大陷阱。

馬獅龍爲劉警司抹了一額汗。

他希望他們可以多說一些，可是，他們又轉了話題，仍然是說了一些退出的話，然後，他們站起來，並且弄熄了火。

馬獅龍心想：「要先他們一步離去。」

他剛想離開，便發覺不對。

他先有一些感覺，那是一種不祥的感覺，然後是那一些「嘶嘶」的聲音。

是一條蛇，綠色的蛇，一條過樹榕。

馬獅龍發覺蛇已迫近了他，只要那蛇一動，便可以咬他身體任何一部份。

那蛇昂起頭，一動也不動。

馬獅龍也不敢稍動，因爲一動，那蛇便動，也同時會攻擊他，馬獅龍不知道自己的動作能否快過牠。

馬獅龍望着牠，那蛇似乎也望着他。

馬獅龍突然一伸手，他的手實在快，比蛇的反應還快，而且伸手一握，握在那蛇的頸上，他便一扭。

蛇頭已在他手上，鮮血噴出。

馬獅龍把蛇頭往下甩去。

羅賓第一個發覺，叫道：

「血！」

那是蛇血，他們當然不知。

老二與老三立時醒覺，拿出一柄小型的手鎗，向樹頂射上去。

那時，馬獅龍仍在，幸好子彈只在他前面飛過。

「什麼人？」

當然是沒有人回應。

羅賓道：「快走！」

老二、老三也不敢久留，因爲在叢林之內，什麼事也可能發生。

馬獅龍不敢動，他本想先他們離去，但而今却要比他們後一些才離去。

因爲有鎗聲，也使在外面巡邏的羅婷與其他三個人都飛奔入來。

羅賓道：「我們快走！」

老二看清楚那是一條蛇，道：「是一條蛇！」

老三都是個心水清的人，他看見蛇沒有了頭，道：「快走，肯定上面有人！」

羅婷道：「我上去找。」

羅賓道：「不，回去！」

羅婷只好與他們離去。

幸好他們都匆忙離去，並沒有發現馬獅龍的馬匹。

馬獅龍在樹上躲着，直至他們完全離開爲止，他下了樹，騎上馬，回到酒店。

那時已是入黑。

馬獅龍心內記掛着劉警司，他立刻在酒店之內，找了個侍者，問及有關公安局。

那侍者並不太熟悉，却說可以找個公安人員給他。

那個公安人員，是個便裝的。

看他的模樣，也可以說他是便衣，也可以說他像個流氓地痞。

馬獅龍反而覺得這人容易應付。

先給他一包美國煙，兩人便熟絡起來。

「你想找人？」那便裝人員問。

「是的，相信在你們公安部內。」

「這地方是旅遊區，沒有公安部。」

「最近要有多少路才到？」

「大約是五千米左右。」

「有車去嗎？」馬獅龍問。

「你要便有。」他嘻笑地道。

馬獅龍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他在皮包內拿了一大叠紙幣給他，而他辦事也快。

車子由那位公安駕駛，大約半個小時，便到了一個好像是市鎮模樣的地方。

在一間公安派出所門外停下。

那公安人員道：「如果你的朋友被扣，應該先在這一間，如果不在，那麻煩大了。」

馬獅龍隨着他進去。

一到了大堂，便看見另一個公安人員正用手扣把劉警司扣上，並且要拉進去。

馬獅龍叫道：「慢着！」

劉警司回首，見了馬獅龍，喜出望外道：「馬獅龍，你怎會來的？」

馬獅龍道：「我只是聽來，想不到竟是眞實。」他低聲對那公安人員說道：「你替我弄一弄。」

那公安人員點頭。

他們一起進入了一處走廊。

不一會，他們出來。

那公安人員道：「事情很麻煩……」

馬獅龍知道，這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只有一樣東西却是暢通無阻。

他從皮包再拿出一叠錢來。

那人看了一眼，一手收下，道：「這樣，讓我們打點打點一下。」

馬獅龍道：「請多說好話。」

不一會，那公安人員出來，本來是扣押劉警司的那個公安人員，也替劉警司開了鎖，並道：「你跟我來，多辦一些手續便可。」

金錢的力量實在不可思議！

不久，所謂「手續」都已辦妥。

劉警司道：「你怎會來救我的？」

馬獅龍道：「不要說了，回到翡翠湖再說。」那公安人員也好心，又開車子送了他們回去。

在車上，馬獅龍簡單地把事情說了一遍。

劉警司聽了，十分氣憤，道：「如果有一天給我捉了他們，那時……」

馬獅龍道：「不要再說下去，這是別人的地方，而且那兩人似乎要殺你才甘心，而今這樣陷害你，只是小懲大誡而已。」

劉警司道：「引我上來的，在江湖上人稱二哥，眞名是關仁，三哥叫張三，他們而今都有正行生意，但我知道他們骨子裏是幹毒品的。」

「你麻煩過他們？」

「多次，可惜沒有正確的證據起訴他們。」

「怪不得他們這麼恨你。」馬獅龍想了一想，道：「他們與羅賓是什麼關係？」

「是他們的老大！」

馬獅龍把樹林中所見所聽到的，告訴了劉警司。

劉警司道：「看來羅賓眞的想退出江湖，而那兩個老二、老三似乎都是被迫。」

馬獅龍道：「爲什麼他們會上來，又會到樹林去開會，他們行動古怪。」

「並不是古怪，而是小心，我想，羅賓也許眞的是不想再幹下去。」

「他有兩個兒子。」

「這自然是一個大理由，不過，他們怎會來此？」

馬獅龍道：「我想可能是這樣，他們一方面是讓羅賓散一下心，因爲他剛出獄，另一方面，這兩個人還有所企圖，你看他們在這地頭，十分熟悉，只費了一些手脚，便弄到你這般田地。」

劉警司道：「是的，老二、老三近年也在這地方作了一些投資，看來他們有所爲而爲。」

「什麼有所爲而爲？」

「他們向老大攤牌，假若他不順從他們的意思，他們也許會在這裏動手。」

「幸好，羅賓却也十分順從他們。」

「並不一定，羅賓是個老奸巨猾。」

這時，他們已到了翡翠湖。那公安人員道：「你們也要好好休息。」然後又道：「明天有什麼要幫忙，可再找我。」

馬獅龍道：「現在也要你幫忙了，快替我這位朋友，找個房間。」

這事就容易辦到，馬獅龍是參加旅行團的，自然有他自己的房間。

時間已相當晚，他們各自回房睡覺。

翌日起來，還有一些活動，馬獅龍沒有參加，與劉警司在那旋轉餐廳內吃午餐。

劉警司道：「我在下面查探他們的情形，與你所說的有些不同，我看羅賓那兩個兒子，在外面弄得十分好，却不讓他們兩人退股。」

「爲什麼？」

「可能有許多原因，但最主要的一個，還是錢銀的問題。」

「老二、老三要很多？」

「這個可能性最大，你有沒有聽過他們提及銀碼數目？」

「沒有！」

「無論他們之間做什麼也好，但可以肯定一點，他們在本地再沒有搞毒品，但在歐洲仍有。」

劉警司道：「是的，而且很大也說不定。」

馬獅龍道：「那麼我們豈可袖手。」

「我是公務人員，我便有辦法……」

馬獅龍心下盤算着，他當然不會袖手，可是，這件事應由那一方面着手？

羅婷！是的，羅婷。

他去找那個領隊，却得了一個愕然的消息，那是羅婷與羅賓已離去。

他們搭了早一班車離去。

馬獅龍本想追去，可是，那一班車與自己旅行團那班也差不多，於是，決定隨團而走。

當他們回到本市的邊境，却遇着了大塞車，等了一大段時間，才可以過關。

在過關的時候，馬獅龍發現了羅婷，却不見羅賓，原來她先一人回來。

那麼，羅賓呢？

他眞想追上前去問她，不過，那也是多餘，羅婷一定不會告訴自己。

但事實上也追不到她，因爲過關手續並不是那麼容易，說走便走。

終於，他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　＊　＊

翌日一早，馬獅龍便接到劉警司的電話。

「羅賓眞的沒有回來！」劉警司道。

「我看他在繼續在渡假。」

「然而，他的兩個兄弟也沒有回來，他倆在本市的生意繁多，照理是不會陪羅賓渡一個那麼長的假期。」

「那麼，我們仍然分頭行動，一有消息，便互相知會，我想你不應再採取單獨行動。」

劉警司笑了一下。

馬獅龍決定先查一下羅賓的兩個江湖兄弟，二哥關仁與三哥張三。

找遍了電話簿也沒有這兩個人的名字。

馬獅龍知道，他們都不會用這麼老土的名字，這些名字可能是他們老父取的名，小時與同伴互稱，而今他們都是發達之人，自然有好聽的名字。

他暫時放下了關仁與張三。決定再查一下羅婷。

看來羅婷是羅賓的貼身護衛，她應該是住在羅賓那幢公寓式酒店之內。

馬獅龍往那地方等了半個鐘頭，果然見羅婷匆匆而出，然後揚手叫了一部計程車。

馬獅龍的車子，經過多天，已經修理妥當。

他駕着車子，追踪着羅婷。

羅婷去的地方並不太遠，那是一間大航空公司的門口，一間歐洲的航空公司。

她進入那航空公司一會，便出來，又召車而去。

馬獅龍希望可以了解一下羅婷的生活，因此，他一面追踪，一面打無線電話給那位從事旅行社的朋友。

那朋友很快便有了回覆。

原來羅婷是購了機票往歐洲，目的地是羅馬。

至於起飛日期未定，但她給航

馬獅龍與羅賓手下激鬥。

空公司的指示是：越快越好。

那時，羅婷已走入一間百貨公司。

馬獅龍爲了避免直接與羅婷見面，他一直在外間守候着，而羅婷已從百貨公司中出來，手中左一包，右一包，看來她是買了不少衣服。

看那些包裝，雖是非常大件的，應該是冬天的衣服，看來她的確是預備去歐洲。

她去歐洲做什麼？

馬獅龍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劉警司。

劉警司道：「我們也應跟去。」

「爲什麼？」

「因爲我懷疑，羅賓雖然入了獄三年，不過，他仍有從事毒品生意。」

「是的，我偷聽他與兩個手足在林中說話時，已明確的知道他仍是從事毒品生意，不過，他並不是親力親爲，而是交給了兩個孩子。」

「那麼，他出獄了，心仍然放不下，一定要到歐洲視察一下業務。」

「可是，他仍在內地渡假。」

「那麼羅婷可能是個先頭部隊。」

「馬獅龍，釣大魚嗎？」

一時之間，馬獅龍並不明白劉警司所指。

「我想羅賓的兩個兒子在意大利的生意一定不錯，如果你去到，一定可以來個犂庭掃穴。」

「我也希望……」

「那你跟踪羅婷而去。」

「你又如何？」

「我暫時走不開，不過，你到那邊，需要一些什麼，也可以打電話回來。」

馬獅龍一時之間，仍未有所決定。

他們話題改了，說起了關仁與張三，馬獅龍也懷疑這兩個人，似乎有些並不太正常的行動。

「他們都是本市的名人？爲什麼電話簿沒有他們的名字？」

「也許他們已是出名的商人。」

「出名？我在這裏也很久了，我沒有聽過這兩個人的名字。」

「什麼？你沒有聽過關仁義、張三發？」

「關仁義、張三發？他們用的是這些名字？」

「是的，他們兩人都是獅子會的會長，前幾天正爲非洲飢民而捐獻了不少金錢。」

「呀！是他們！」

「他們會不會去歐洲？」

「我不知道，不過，你仍然集中精神跟踪羅婷，他們的行踪，我會留意。」

他們決定分頭工作。

過了一天，馬獅龍一早便接到他航空公司朋友的來電，「羅婷的機票已出，後天便要起程。」

「爲我找一張相同的機票，頭等。」

「對不起，全滿了！」

「頭等也沒有？」

「沒有。」

馬獅龍有點焦急。

那位朋友道：「她並不是直接飛羅馬的，而是先到法國，才轉機往意大利羅馬。」

「那好極，我先赴法國。」

「也沒有機位。」

「那有什麼辦法？」

「她出發的前一天，倒有一個機位。」

「那好極，我先她而去也可。」

事情便這麼決定，他先告訴了劉警司，然後準備一切，他是個慣於出門的人，也沒有什麼費神的地方。

經過差不多十個鐘頭的旅程，馬獅龍已抵達巴黎，然後在巴黎轉機往意大利的羅馬。

在外國轉機，雜在外國人當中，馬獅龍雖然沒有什麼，總也有點不安。

不過，他上機不久，便發現一對男女，他們都是中國人，雖不認識他們，倒也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

馬獅龍想跟他們打招呼，可是兩人乘的是頭等，外表看來是新婚一般，馬獅龍不想打擾他們。

飛機平安抵達羅馬。

馬獅龍一下機，找好了酒店，便往航空公司去詢問有關羅婷的班機。

在那航空公司中，他又再遇到那對新婚男女，他們也似乎在查一些有關班機之事。

馬獅龍也沒有理會他們，知道了羅婷會依期而來，他便離開。

羅婷的班機是在第二天下午五時到達。

馬獅龍打算在機場跟踪她。

翌日下午五時，班機到達，馬獅龍化裝成爲一個老紳士模樣，這樣羅婷一定不會認得。

然而，當他到了機場之後，他發現了那雙新婚男女也在，他們神色有些緊張。

那只是馬獅龍的感覺，事實，他兩人怎樣，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不過，一連幾次，他們都在馬獅龍出現的場合下出現，馬獅龍覺得事情有些蹺蹊。

羅婷一個人下機，她的行李很少，因此，她很快便出了機場。

她召了一輛計程車。

馬獅龍也召了一輛計程車，追踪着她。

不過，馬獅龍發現，有一輛小型的車子，也是跟踪着羅婷的。

而駕車的人，竟是那對新婚夫婦的男人。

馬獅龍覺得，事情實在不對勁。

羅婷在一間酒店下了車。

她是入住酒店，她看來是一早有了預訂，因此入住手續非常快便弄妥了。

馬獅龍在酒店的咖啡室等候着。

咖啡室的落地大窗，剛好監視着整個酒店的入口與大堂，沒有人可以逃過他的眼睛，除非他不從大堂出入。

馬獅龍叫了一杯咖啡，一直等候着。

忽然，他發現了那雙新婚夫婦模樣的男女，一起進入了酒店大堂。

馬獅龍提高了警覺。

然而，就在這時候，酒店的一部電梯的門開了，羅婷穿着一件便裝出來。

那對新婚夫婦模樣的男女，已走過去。

他們阻着羅婷前進。

羅婷看來並不認識他們，不過，仍然與那雙男女說了幾句話。

馬獅龍離得太遠，當然是聽不到。

不過，他們停止了說話，而羅婷看了一下手錶，便跟着那對男女走。

他們並不是走出酒店，而是向酒店的後面去。

馬獅龍立即起身，幸好他的咖啡已付錢，他跟着他們走向後面。

那後面有一條通道，是通向男女洗手間的。

可是，洗手間並沒有人。

後面有一道緊急出口，看來，他們必定要從這緊急出口出去。

馬獅龍推門而出。

那是一條後巷，後巷的盡頭泊着一部車子。

而羅婷正與那雙男女，站在汽車不遠之處說話，馬獅龍閃身躲在巷口一旁。

忽然，羅婷退後，而那雙男女撲上前，好像要迫羅婷上車似的。

馬獅龍並沒有動。

只見羅婷反抗，而那雙男女却是全力攻向羅婷，羅婷並沒有示弱。

一時之間，他們便在車子前面動起武來。

羅婷身手不弱，可是雙拳難敵四手。

兩人一推一擠，眼看便要把羅婷推上車去。

馬獅龍知道，再作旁觀者，定

有更多麻煩，他一撲而出。

那雙夫婦十分詫異。

因爲馬獅龍已化粧成一個老紳士模樣的人，而他向前撲竄的勁度却完全不像一個老人。

羅婷在他們愕然之餘，已掙脫開來。

「你是誰？」那男人問。

「你們要綁票？」馬獅龍反問。

那女的道：「老漢，小心你自己的事。」

羅婷想趁機溜開，那男人一閃身，攔着去路，羅婷又與他對打起來。

馬獅龍也一閃上前，攻向那男人。

那男人一脚踢出。

馬獅龍一手接着他的來勢，借力卸力，反手抽着他的脚，用力一抽，那人已翻了一個觔斗出去。

而那女人也上來，她一揚手。

馬獅龍已感到一陣陰寒的勁風，接着一下閃光。

那是一柄匕首。

馬獅龍仰身閃過。

不過，那女郎身手敏捷，而且變招極快。

一刀未能插中馬獅龍，另一招又出。

馬獅龍閃開，而那男的又再撲上，馬獅龍既要避開匕首，還要應付那男人的攻擊，一時有些忙亂。

而羅婷却也想上來協助。

馬獅龍一手格開那女人的匕首，一個肘子使出，打那男人的腰脅，那男人微微彎腰，馬獅龍踢出一脚，那男人閃了開去。

馬獅龍叫道：「快走！」

羅婷道：「你呢？」

「我會照顧自己。」

羅婷並沒有走，道：「我也會照顧自己。」

馬獅龍被她氣壞，叫道：「快走，我也走。」

他晃了一個虛招。

那個男人向着馬獅龍的空門，一拳打出，他以爲一定可以使馬獅龍吃個正着，那知道，那是一個陷阱。

馬獅龍早已預料他那那一拳，順勢把他拳握着，向前一抽，那人向前，吃狗屎地仆在地上。

馬獅龍再竄身向他而去，一舉脚，想重重的創他一下，那人一滾，再滾，手已伸入袋中。

馬獅龍突然警覺，他可能有槍，急忙引退。

那人慢慢起來，手仍在衣袋之內，叫道：「停手！」

他叫的是羅婷與他的妻子，因爲他們的打鬥，也是非常激烈。

馬獅龍道：「小心，有槍！」

那人陰笑，道：「你倒懂得看時機。」

羅婷也快捷地退到一個有利的位置，而那個女人亦已回到她的丈夫身邊。

「上車！」

女人依言上了車子。

而那個男人接着也上了駕駛座位，迅速發動車子。

那男人開動了車子，從口袋中拿了一枝十分粗的墨水筆出來，向馬獅龍晃了一下。

原來他口袋裏並不是一枝手槍，而只是墨水筆。

他沒有說話，只是大笑，笑聲充滿了揶揄。

馬獅龍看到，被氣得七竅生煙。

車子已揚長而去。

羅婷看着馬獅龍，道：「謝謝你，老伯伯！」

馬獅龍聽了，有點詫異，隨即記起自己化了粧，他立即扯下了一些鬍子。

「你是……」

馬獅龍又抹去一些化粧。

「是你！」

馬獅龍道：「是我！」

「爲什麼你也會來了！」

「因爲你來了！」馬獅龍故意這麼說，頓了一頓，他解釋道：「你來了，羅賓一定會來。」

羅婷並沒有反應。

馬獅龍道：「我們還是離開這危險的地方。」

「多謝你救我一次。」

「不用，以後的日子，也許你會救我多次也說不定。」

羅婷跟着馬獅龍出了那條小街，道：「我們實在應該好好一談。」

「好！」馬獅龍道。

「什麼地方？」她想了一下，道：「這地方人生路不熟，倒不如回到我住的酒店。」

馬獅龍並沒有什麼意見。

他們繞過大街，便回到了酒店。

在酒店的電梯內，馬獅龍已盡去臉上化粧，除了那套衣服之外，他已回復了本來面目。

「你的化粧術眞不錯。」

馬獅龍笑道：「雕蟲小技而已。」

他們來到了房門。

羅婷用鎖匙開門。

門一推開，她便猛叫一聲。

那是一個手掌極大的人，雙手便把羅婷雙肩抽起，然後，一直把她拖入房內。

馬獅龍實在預料不到，會有如此的變化。

他想退後，但也來不及。

另一個人在門後出現，手中是一柄大槍。

那是一柄巨型的「麥林」，只要他一開槍，五十呎內的人，總會被

他轟去身體其中一部份。

馬獅龍只好站定。

「進來！」

那人是說意大利話，態度非常粗野。

馬獅龍無奈，而且，房間之內，傳來羅婷的尖叫，他隨着那人的槍嘴所指入內。

那個雙掌極大的人，已把羅婷拉了出露台，他似乎想把她抛下露台似的。

馬獅龍想竄上前去。

但那人的槍嘴始終向着他，而且這麼近，只要他一開槍，自己大半邊身體一定被轟掉。

他不敢魯莽。

那人不只雙掌大，人也高大，雙手已把羅婷抽離地面，然後是一抛，已把她抛出了露台欄杆之外。

下面是十五層的高度。

羅婷忍不住的尖叫。

那人道：「你不想被抛下去，我們只要實話。」他的英語十分差，不過，總算使人明白。

馬獅龍叫道：「放下她，她會告訴你實話。」

「不用你多口。」那人向持槍的人，使了一個眼色。

那人會意，一拳打在馬獅龍的肚上，使他感到非常的痛楚，不期然的要彎着腰。

那人又道：「快說！」

羅婷人在欄杆之外，看到下面的人像玩具，來往的車子像積木。

不過，她畢竟是見過風險的人，已止住了尖叫聲，問道：「你想知道什麼？」

「羅賓也來了？」

想不到他開門見山地問。

「那又如何？」羅婷問。

「他什麼時候來？」

羅婷稍有猶豫，因爲她實在不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

突然，那人鬆開了一隻手。

羅婷整個人下墜了一些，她尖叫。

就是在旁看着的馬獅龍，也是心驚肉跳。

不過，那人孔武有力，一隻手也可以提着羅婷。

「說！」

「他在後天來。」

「什麼班機？」

「意大利航空公司〇九八班機。」

「用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

「爲什麼？」他又想嚇羅婷。

羅婷道：「他是從大陸飛往日本，再從日本購票來意大利羅馬的。」

「好，我暫時相信妳。」他一手把羅婷從欄杆之外抽了回來。

然後，一手便把羅婷抛了入房

內。

那雙掌巨大的人道：「華倫泰，你看管着這妞兒。」

那人槍嘴指向羅婷，並道：「小心這人。」

「我知道。」

那人行近馬獅龍，問道：「你是誰？」

「有什麼關係？」馬獅龍問道。

「剛才是你幫助這小女孩？」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

那個叫華倫泰的人道：「不會是他，積克先生說那是一個老人。」

馬獅龍聽了，明白他們是一黨，而那雙新婚夫婦是通知了他們，來這裏偷襲羅婷。

「他會化粧的。」這大個子，人雖粗魯，但總算還有一點頭腦。

「積克先生叫教訓他一下，不過，不要弄死他，因爲他想自己親手來。」

那大個子笑了一下。

馬獅龍也笑了一下，其實他已是蓄勁待發。

那大個子一動，馬獅龍已比他先動，他知道在這地方，他們一切佔有上風，他們地方熟，人手多，假若再要找他們問資料，一定費時失事。

這兩個人正是一個好對象。

本來，那大個子以爲自己一動手，便會把馬獅龍打得死去活來，因爲馬獅龍的體積實在不及他。

可是，他還未碰到馬獅龍，他早已吃先了一拳，這一拳打在他的小腹之處，這拳力度並不太大，但是角度刁鑽，那大個子並不覺得太痛，但却感到氣窒。

氣窒便是呼吸不大暢順，反應也立時緩慢起來，這便是中國武術奧秘之處，有很多時候，並不是以猛力爲主，倒反使受襲的人們受的痛苦更大。

馬獅龍趁着這個機會，反手一扣，把這大個子壓向牆上，華倫泰撲上來協助。

羅婷也上前。

華倫泰拿出手槍來，指着馬獅龍。

馬獅龍以大個子的身體作爲盾牌，華倫泰當然是不敢開槍，只是不知如何是好的指着。

華倫泰正在猶豫之際，羅婷已採取了行動，她右脚飛起，踢在華倫泰的右手。

華倫泰只顧救大個子，因此不防羅婷有此一着，手槍立時飛起。

馬獅龍在大個子的後面，對羅婷的每一個動作都看得清楚。

當她脚一飛起，他已知華倫泰的手槍會被踢甩，於是他一縱身，在半空之中，奪了手槍。

有了這枝巨大的「麥林」，整個形勢完全改變過來，馬獅龍一槍指着大個子的太陽穴。

立時，所有動作都停了下來。

馬獅龍道：「往露台！」

那大個子無法不動，他們走向露台，馬獅龍用槍指着他的前額，一直用力按下。

那大個子彎着腰，大半個身體被迫彎出了露台的欄杆，情形與剛才他威脅羅婷差不多。

不同的地方，是大個子用手抽起羅婷往露台之外，而這時馬獅龍就是用手槍壓迫着他。

那人顫聲道：「你……你想怎樣？」

馬獅龍道：「想你死！」

「你想知道什麼？」

「你們想殺羅賓？」

大個子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把槍嘴大力一壓。

大個子道：「我想是……」

「誰人派你們來？」

那人猶豫。

馬獅龍又再大力一壓，這一下使他大半個身體也出了欄杆之外。

羅婷加口道：「他不知道的，推他下去。」

那大個子急忙道：「我知道，我知道……」

「快說！」

「是卡普魯奴。」

「意大利人？」

「是的……你不認識他？」華倫泰似乎有些不相信。

馬獅龍心念一動，在意大利羅馬，說到黑社會，還有什麼勢力最大，便隨口道：「黑手黨！」

「我們不喜歡這個稱呼。」大個子道。

這話無疑是承認了他們是黑手黨，那麼，卡普魯奴便是他們的大哥大，也即是教父。

「爲什麼要傷害我？」羅婷問。

「我們奉命行事。」

「沒有這麼簡單，快說！」

你放我下來，在這個情形之下，我的思路不清，口齒不伶俐。」

馬獅龍又再大力推他一下。

「好，好……你問。」

「你思路清楚了沒有？」

「好，清楚，你問……」

「教父要對付羅賓？」

「我不知道，有這個可能。」

「因此先要擄我？」羅婷問。

「我們實在不知道，我們的確是奉命行事。」

馬獅龍道：「你們下一步的行動？」

「暫時沒有。」

「說！」馬獅龍又想再嚇他一下。

「是實話，我們的家裡有喪事，暫時……這幾天並沒有什麼行動。」

「卡普魯奴要對付羅賓，沒有理由。」

華倫泰突然道：「羅氏企業生意太大了。」

「羅氏企業？」

那大個子也道：「在羅馬，有誰不知羅氏企業？」

馬獅龍道：「是羅賓的？」

「我不知道。」羅婷道。

馬獅龍問：「他們從事什麼生意？」

華倫泰道：「你先放下我的伙伴，然後我們好好的告訴你。」

馬獅龍見他們在他的手槍下，也沒甚麼作爲，於是放下大個子，道：「快說！」

華倫泰道：「羅氏企業是羅馬的大企業，舉凡有關衣食住行，他們都有參與！」

大個子道：「這是表面的。」

馬獅龍當然明白，換句話說，他們骨子裏便是做那些見不得光的勾當。

羅婷道：「是誰主持的。」

「兩兄弟，一個叫卓，一個叫肯德。」

羅婷改用中文道：「那是羅賓先生的兩個兒子，大的叫羅澤，卓是他的英文名字，小的叫羅更，英文名字是肯德。」

華倫泰插口道：「你們想知道的，我也告訴你了。」

羅婷道：「放他們走？」

馬獅龍道：「那不失爲一條可以繼續查的線索。」他轉向二人道：「我們不是羅氏企業的人，告訴你們的教父，不要再騷擾我們。」

華倫泰道：「我會告訴教父。」

「好，你先出去。」

華倫泰依言出去。

大個子道：「華倫泰，我……」

羅婷道：「你不用怕，殺人你也不怕，你還怕甚麼？」那時華倫泰已出去，她對大個子道：「你也走。」

大個子如獲大赦，想不到這兩人，外表威猛異常的只是個跟班打手，而那個華倫泰，一表斯文，才是老大。

當他們離開之後，馬獅龍道：「一晚的驚怕，倒也有些價值。」

「甚麼價值？」

「一柄手槍與一些不知是眞是假的消息。」

羅婷道：「其實那也算收穫不少，否則，這麼一個大羅馬，往那裏去找。」

馬獅龍道：「羅小姐，我們不打不相識，經過今次，看來我們可以合作。」

「合作查探羅賓的事……」

羅婷似乎有些不願意。

馬獅龍道：「你千萬不要以爲我一口咬定羅賓是個壞人，不過，我只是懷疑……」

「好，馬先生，我也聽過你是現代俠客，你不會隨便冤枉好人。」

「我也不會放過壞人。」

兩人都笑了起來。

馬獅龍道：「你也不能在此逗留。」

「換過一間酒店？」

「不，你退了房……我們今晚有很多工作要做。」

羅婷道：「甚麼工作？」

馬獅龍故作神秘道：「你先退房，我才跟你說。」

羅氏企業　雄霸歐洲

手續很就快辦妥。

馬獅龍在酒店的旅遊部，要了一張羅馬全市的地圖，然後租了一架車子。

當他們在等候車子的時候，他們在餐廳中吃東西。

馬獅龍道：「你是來保護羅賓的？」

她點了點頭。

「你這麼有本領，有很多工作可做，爲甚麼要保護一個剛出獄的人？」

「我可以不說嗎？」

「當然可以。」

羅婷想了一會，道：「我本來是不想說的，但爲了以後的工作，我想你應該明白我的處境，然後我們才可以互相合作。」

馬獅龍默不作聲。

羅婷續道：「我也姓羅，但並不是羅賓的親屬，不過，以我們中國人來說，同姓總有三分親！不過，主要原因不在這裏，羅賓是我的大恩人。」

「恩人？」

「是的，我父親生意失敗，被債主追上門來，他幾乎被債主打死，我也幾乎被賣落青樓……」

她頓了下來。

馬獅龍問道：「爲甚麼不說下去？」

羅婷道：「看來像個古老而俗套的故事，不過，那是事實。」

「我相信！」

羅婷道：「而且，他繼續供我讀書！」

「直到大學？」

羅婷點了點頭。

「你主修……」

「我在美國學法律，法律是我的第一個學位。」

「換句話說，你有另一個學位？」

「有，是犯罪學。」

「犯罪學？」

「是的，我在美國做了一會律師樓的學徒，並且再拿了一個犯罪

學的碩士學位。」

「碩士？你眞是好學不倦。」

「其實，我這次回來工作，目的是，第一是報答羅先生對我們的大恩；第二是搜集一些資料，完成我的犯罪學博士論文。」

馬獅龍道：「那麼，你這次的收穫可也不少。」

羅婷笑了起來。

她的外表溫柔善良，研究的却是犯罪學，人眞的不可貌相。

那時，侍者告訴他們，他們所租賃的汽車已來了，馬獅龍結了賬。

兩人上了車。

馬獅龍道：「你來駕駛？」

「不，我知你是個飛車能手，但我却是個非常懂得看地圖的人。」

「好，我們好好合作一下。」

馬獅龍開動了車子。

「往那裏去？」

「墳場。」

「甚麼？這個時候，去墳場？」

「是的，我想找羅馬最大的墳場。」

「這個倒易找。」

羅婷果然是一個看地圖的專家，不過，那地方離市區相當遠，大約超過一百五十公里。

馬獅龍迅速的轉入了公路。

羅婷道：「其實，我們的工作是矛盾的……」

「不會，爲甚麼你這麼說？」

「因爲你是要證明他仍是個毒犯，但我却要證明他早已洗手不幹。」

「對，只要羅賓是清白，我也會跟你一樣，好好的保護他，不過，如果他犯罪……」

「我也與你一樣，你忘記了我是主修犯罪學？」

「沒有忘記，你還是個未來犯罪學的博士。」

「那麼，假設他眞是……」

「我也不會放過他。」

「好了，那我們目的是相同的。」

他們談得非常投契，轉眼已過了一個鐘頭，馬獅龍是以時速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行駛，看來目的地已近。

羅婷道：「還有三十公里左右。」

馬獅龍道：「是的，不過，我看這地方彎路較多，現在又已夜深……」

「小心點才好。」

當他們接近那墳場還有五公里左右，馬獅龍發覺附近似乎多了一些車輛。

羅婷也覺得不尋常，照理在這時刻，那會再有人來墳場。

馬獅龍把車子駛進路旁一個叢林，並把車停了。

「甚麼？發現甚麼？」

「我們看一看才說。」

他們屏息靜氣地看着公路，馬獅龍默默的駕駛着，然後道：「一共有五輛大型的房車經過，看來他們都是往墳場的，這麼晚了，他們在弄些甚麼玄虛？」

「他們？你指是誰？」

「你以爲會是誰？」

「是……華倫泰說過，他們有喪事……」

「這也是我們來墳場的兩個原因之一，第一，我想墳場是最安全的地方，看來我這個想法是錯誤的；第二，我想在他們未到之前，來這裏看清楚形勢。」

「有人與我們一樣？」

「是的，我剛才注意到，五輛車，至低限度是兩幫人，一幫是意大利人。」

「我也看到，另外有一輛車，上面有三個中國人。」

「你憑甚麼看到他們的分別？」

「憑他們的鼻子，意大利人鼻子又高又大，尤其是在背光的地方，線條十分分明。」

兩人都笑了起來。

「你再看地圖，有沒有另外一條較小的路，可往那個墳場的？」

「有，不過，這些小路，在地圖上並不十分肯定，其間有些路可能是不通的。」

「那也沒有辦法，我們試試。」

「好。」羅婷找了一條較爲迂迴曲折的路。

這條路倒也費了差不多一小時，因爲這路較小，而且有很多地方是沒有完全修好的。

終於，他們已看到山坡之上，一排一排的墓碑。

在這個沒有月亮、沒有星星的晚上，實在令人有點心寒，有點心驚膽顫。

馬獅龍道：「我們走上去。」

羅婷並沒有反對。

他們把車子泊在一處隱蔽的地方。

走出了車子，上了一處較高的小山坡，他們看到有些光在閃動。

「有人？」

馬獅龍點了點頭。

「甚麼人？」

「我想是剛才那些汽車的人。」

「他們來……」

「我相信應該是視察環境，佈置場地……」

羅婷道：「那麼，明天的喪事，將會是一場……並不簡單的儀式。」

馬獅龍道：「照我的推斷是……」

路越來越難行，好幾次羅婷都跌倒，馬獅龍扶着她，其實他自己

也覺得路並不好走。

馬獅龍停了脚步，他忽然想到一個問題，便問羅婷道：「羅賓甚麼時候到？」

「呀……我想是今天晚上。」

「你是要去機場接機？」

「並不一定，他會通知我，不過，主要還是他的兩個兒子。」

「爲甚麼不預早安排一切？」

「那是羅先生的意思，我並不明白。」

「那麼，如果他們今天來到……羅氏兄弟會參加這個葬禮的話，羅賓也會來。」

「我不知道。」

「我看這一切安排，其實是十分有計劃的，只是你不知道。」

「你又怎會知道？」

「那是根據我看到的一系列事情，你是負責羅賓先生的安全，但有人不想你在場，因此作出擄劫你的行動，而令我們得到消息，十分正確，明天的葬禮，意大利人的家族當然參加，而那輛載有中國人的車……」

「那是羅氏企業的？」

「除了他們，還有甚麼？」

羅婷又幾乎跌了一步。

馬獅龍道：「我們還是不要上去了。」

「爲甚麼？」

「因爲我們路不熟，假若被上面那些人發覺，麻煩也大。」

「那麼我們怎樣過這一夜？」

馬獅龍看着手錶，已是半夜二時多，他道：「我們回車子裏，看來較爲安全。」

兩人下山，這次比較容易一點。

他們回到汽車裏面。

爲了安全起見，他們分別休息，羅婷先在後車廂睡了接近天亮，馬獅龍才睡。

那一夜倒是平靜的過去了。

翌日早上，他們決定由公路直往墳場，這樣倒不會引起其他的人注意。

往墳場的公路，車輛絡繹不絕。

這情形實在是不尋常，馬獅龍雖然並不熟悉這地方，但以常理推斷，這是郊外地區，又不是往其他城市必經之路，沒有理由這麼繁忙。

他們來到了墳場。

門口有人在把守，但他們並不是警方人員，而是一些穿着得非常整齊的意大利人。

他們也沒有搜查車輛，只是十分客氣地與駕駛者說了幾句。

馬獅龍應酬了他們一下，並且表示要入內看看一個親人的墳墓，他也沒有受到阻撓。

車子駛進了墳場。

十分寬大的地方，馬獅龍把車子駛往另外一面，那地方並沒有太多的人。

這個墳場是建築在一個山坡之上，山坡並不十分斜，却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一行一行並不太密的墓碑，青翠的草坪，間有小黃花，十分美麗，安詳而寧靜。

他們把車子泊在樹蔭之下。

馬獅龍走出車子，微涼的空氣，使他感到清爽。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只見山坡之下，是一色黑衣的人。

那些黑衣並不是普通的素服，而是赴晚宴那種黑禮服那麼隆重。如果這些人羣在晚宴之中，也許不會覺得是甚麼。

可是，他們是在山坡之上。

馬獅龍道：「你看，這是非常有計劃的佈置。」

「你指人羣？」

馬獅龍點了點頭，道：「看來，今天的葬禮，並不簡單。」

羅婷笑道：「我相信是，不過，意大利人與我們中國人有點相同，便是家族觀念甚重。」

「我們去看看。」

羅婷同意，挽着馬獅龍的手臂。

他們並不是直接走近人羣，從山坡轉了一個圈，才走到較多人的地方。

將要舉行葬禮的地方，附近並沒有甚麼墳墓。

看來這進去的人，身份重要。未修的墳，已是青草滿地，附近是一些樹木。馬獅龍走近那些樹林。

羅婷眼尖，暗推了馬獅龍一下。

「槍！」

在一些濃密的樹叢下，竟然縛有一柄槍。

馬獅龍想再走近。

忽然，有一個高大的意大利人走近，禮貌地向他們道：「請兩位不要接近，這地方是卡普魯奴先生家族的葬禮，這一帶地方已由他們買了下來。」

羅婷道：「那麼不能讓人接近？」

「不，」那人仍然十分有禮，道：「這地方雖然是他們家族買下，不過，仍然是容許其他人在這裏追思他們逝去的親人。」

「那我們爲甚麼要走開？」

「請原諒我們，因爲今天是葬禮，我們有一些宗教上的忌諱，因此才請你們暫時往別處……我們是感到萬二分的歉意。」

對於一個兇悍執拘的人，倒是十分容易應付，但對於一個這麼禮貌周周，措詞彬彬有禮的人，實在

是難以招架，他們只好離開。

馬獅龍道：「這裏有一柄槍，其他地方我相信也一定有，葬禮也要槍……」

「他們身上其實也有槍的，要這麼多槍作甚麼？」

「屠殺？」羅婷道。

沒有人知道，有甚麼人會在卡普魯奴家族的葬禮上來一次屠殺？

馬獅龍道：「也許是有備無患。」

轉眼，一輛非常大的豪華房車，慢慢進入墓園。

接着，是黑色的靈車。

他們都來到了那廣大的墳地。

那個下葬的穴前，已佈滿了鮮花。

神職人員亦已來了，那副非常漂亮的銅棺已開始從靈車運了下來。

葬禮快要開始。

所有穿着黑衣的人都聚在墓前。

在整羣人來說，女性的比例極其少，看來這個卡普魯奴的家族，是陽盛陰衰。

馬獅龍與羅婷慢慢接近那墳地。

因爲大多數人都去參加那下葬的儀式，並沒有人理會他們。

那神職人員在禱告：「你回到上主的懷裏安息……塵歸塵，土歸土……」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輕微的汽車聲。

馬獅龍與羅婷望過去。

那汽車是非常豪華的那一種，車門開了，步出一個穿着十分整齊的人。

羅婷失聲叫道：「羅賓！」

是的，是獨眼羅賓。

馬獅龍道：「他來了，而且來參加這個葬禮。」

羅賓身後出現了兩個人。

羅婷道：「是羅更與羅澤。」

「他兩個兒子？」

「是的。」

「你與他們相熟？」

「不，只是在照片中看過……不過，他們看來比在照片中更爲英俊。」

那兩個青年人，果是英俊。

三個人成「品」字形的走向那些人羣，而他們後面，有幾個高大的漢子，看來是打手。

當中有一個，馬獅龍是認識，而且交過手的，那是勞根，看來他是一個忠心耿耿的人。

本來集中精神在葬禮的人，都回過頭來。

仵工開始把棺木放入墓穴之中，人們也開始把鮮花拋下去。

一個矮小的男人上前，伸出手來，與羅賓握手。

因爲馬獅龍與羅婷離得太遠，因此無法聽到他們在說些甚麼。

不過，看來是一對老朋友的會面，只不過是在這種場面之下，他們都按捺着情緒。

馬獅龍道：「看來他們十分友好。」

「聽說這位小卡普魯奴，與羅先生在很早期便認識，而死去的卡普魯奴，是這人的兄長，也與羅先生有一段不平凡的交情。」

「可是，你看，卡普魯奴家族的人，對羅賓身後的兩個兒子，並不怎麼尊敬。」

「是的，不知是甚麼原因。」

羅賓上前，向墓穴鞠躬。

他的兩個兒子也隨着，表現出非常有禮。

其他在場的人，看來除了莊嚴肅穆之外，似乎還有一點緊張的氣氛。

那種緊張，馬獅龍與羅婷也可以感覺得到。

羅賓鞠躬之後，轉身向一些女家眷說話，並且與她們握手。

然後，他轉身走回車上去。

他的兩個兒子跟着。

當羅賓上了車子，兩個兒子却仍在車外。

忽然，只見其中一人，把西裝上衣的袋巾一揚，槍聲便開始响起。

接着是無數槍聲。

一時之間，只見衆人散開，槍聲四起。

一半的卡普魯奴的人，散入了樹林，另外一半却是保護着那個小卡普魯奴和他們的女家眷。

那個神職人員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慌忙亂跑，竟跌入了那未完全蓋上泥土的墳穴內。

其他的人散去，樹林內外繼續搏火。

羅賓的汽車並沒有駛開。

當人們四散逃竄，突然，羅賓那輛車的車門開了。

羅賓站在車旁，手中提了一柄槍，並向小卡普魯奴射去。

他的槍法十分厲害。

那小卡普魯奴有很多人保護者，仍然逃不過羅賓的子彈，小卡普魯奴躺了下來。

羅賓另外再瞄準了幾人，那些人立時還擊，不過，他們並無法躲開羅賓的子彈。

羅賓的槍法原來是這麼的厲害。

彈無虛發。

羅賓身後面的兩個兒子，也是十分厲害。

本來完全是小卡普魯奴的人，不過，而今情勢已很明顯，其中有大約一半，已改變了槍頭。

兩幫本是同一幫的，但而今成

了對敵。

馬獅龍與羅婷所處的地方，十分安全。

馬獅龍道：「羅賓是有備而來的。」

「沒有理由的，他對我說過，他要洗手不幹。」

「你看，他不但沒有洗手，而且雙手更染多一些血漬。」

羅婷似乎不願相信那是事實。

下面的槍戰更爲激烈。

不過，羅賓與他兩個兒子，羅更與羅澤，已經開始撤退，並有一些人掩護他們。

汽車從容的離開了墓園。

遠處警車聲近，槍戰的人也開始四散。

而小卡普魯奴的車子，從另外一個出口離去，轉眼已是不見。

警車已來到墓園。

園中的人已走得七七八八，沒有走的，却是那些死了的，也許還有一些仍是生還。

警察下車，並不太緊張的模樣，用無線電話通知了他的上級。

馬獅龍道：「我們也要走了。」

羅婷有些心不在焉，並沒有回答馬獅龍，也沒有移動，整個人呆了。

馬獅龍道：「怎麼了？」

「沒有甚麼！」其實她是有如在噩夢中驚醒。

「回去再說。」

馬獅龍與羅婷從後面的山路回到了汽車，幸好他們早已熟悉地勢，否則惹上了那些警察，會有麻煩。

當車子離開了墳墓墓園，羅婷一直沒有作聲，馬獅龍也沒有打擾他。

他一直駛入市區，找到了一間中型的旅店。

馬獅龍要了兩間房間，他把羅婷送入了睡房，道：「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可以隨便找我，我在隔壁。」

羅婷點了點頭，神情更是憔悴。

馬獅龍回到自己的房間。

馬獅龍也感到異常的疲倦，洗了一個熱水澡之後，情形已經好些。

當他從浴室中出來，電話響了。

馬獅龍拿起了電話。

「馬先生，請你過來。」是羅婷的聲音。

「好。」馬獅龍立刻穿回衣服。

到了羅婷的房間，羅婷看來亦經過一番沐浴，精神比剛才好得多了。

「怎麼了？」馬獅龍從容地問。

「我想將事情告訴你，讓你替我出一些主張！」

馬獅龍笑道：「羅婷，你是個極有主見的人。」

「是的，我向來如此，唉……」她嘆了一口氣，續道：「我被羅賓利用了！」

「怎麼利用？」

「說來話長……」她再嘆了一口氣，眼角似乎有些潤濕，「羅賓先生是我們家裏的恩人。」

「他做了些甚麼好事？」

「你知道，以前大多數人都很窮，我爸爸是他手下一個閒人……因爲他沒有甚麼本領，只是跟着羅先生出出入入，總算可以找到一餐飯吃。」

「那也算不上是甚麼恩。」

「不，那時我們家裏孩子多，靠父親的收入，是不夠開支的，我們共有八兄弟姐妹，食指繁浩，幸好羅先生常常照顧我們，我是家裏最小的孩子，當我想入大學讀書的時候，父親已老。」

「結果是他支持你入大學？」

「是的，是羅先生，他不單支持我們的家庭，而且支持我出國留學，過去幾年，我一切的開支全是他負責的，在外國讀書，費用是不少的。」

馬獅龍而今才明白羅婷對羅賓這麼尊敬的原因。

羅婷續道：「去年我父母都死了，我回來見了父母最後一面，我才知道我的契爺入了獄。」

「契爺？你與羅賓上了契？」

「並不是正式的上契，而是當我去見他的時候，我仍是個小女孩，天眞活潑，他十分喜歡我，父親見他如此，爲了感激他，也順口叫我叫他作契爺！」

「你也一向這麼叫他？」

「在未出國之前，我是這麼稱呼他，後來，出國幾年，我也長大了，就沒有叫了。」

「你怎會跟他辦事的？報恩？」

「也可以是如此說，這幾年來，我可以專心攻讀，不用我在課餘的時間去工作，因此，我一直這麼想，當我一畢業回來，一定要替羅先生工作。」

「你不知他坐牢？」

「知道，而且我也去探過他。」

「在獄中？」

「是的，那是去年我回來爲父親辦喪事。」

「你覺得他怎樣？」

「當時我也覺得很奇怪，爲甚麼一個坐監的人，竟然可以資助我讀書。」

「他怎麼說？」

「他說他有很多生意，坐牢的事，是因爲有些警察陷害他，而且射瞎了他的一隻眼睛。」

「你相信嗎？」

「相信，一直到現在也相信。」

馬獅龍嘆了一口氣道：「其實，這也難怪你，因爲你一直接觸羅賓，見到的都是他最好的一面。」

「他另外一面……」

「其實今早在墳場你也見到。」

「是的，不過，我在探監的時候，他曾對我說過，他不會再做那些非法的勾當，他說他要環遊世界，請我做他的秘書與保鏢。」

「結果成了事實？」

「是的，我第一件任務便是陪他到內地渡假，而且遇到了你。」

「你今早看過他殺人的面目，你仍相信他？」

「我想他是被迫的，你看，那些意大利人，那些黑手黨，是十分可惡的。」

「你可能中毒太深。」

「爲甚麼這樣說？」

「因爲你所見的情形，十分明顯，他們是爲了爭地盤，爲了擴展自己的勢力，而展開的大屠殺。」

羅婷默然。

「羅賓是冷血的。」

「馬先生，我請你對羅先生尊重一點。」

「你看不見，他對着一羣婦女，也是毫不留情的射殺？而且她們仍是穿着黑素衣裳，是帶孝的。」

羅婷仍然默然。

馬獅龍道：「你親眼看過的仍不相信？」

「不，但我心中是充滿矛盾的，他是我的恩人，這個恩我一定要報的。」

「不過，你學的是甚麼？」

「法律、犯罪學。」

「那你明白，犯罪應得的報酬。」

「我當然明白，不過，他對我說過，他不會再做那些非法的事情。」

「他騙你，而且想利用你的本領，爲他犯罪的王國，多添一分力量。」

「我不能……」

「我明白你的矛盾，不過，你可記着，報恩是報恩，你的良心還是你的良心。」

「良心？」

「是的，你讀的是法律，是犯罪學，你會不會讓一個大罪犯，逍遙法外？」

「絕對不會。」

「那好極了，而今你看到的，知道的，有關羅賓的事，仍然不多，因此，你仍然抱有懷疑的心，這點我是明白的，不過，以後事情的顯露，你自己可以拿主意。」

本來，馬獅龍想告訴他，有關羅賓獨眼的原因，不過，他發覺雖然經過今日所發生的事，羅婷仍然認爲羅賓不是一個壞人。

她中毒太深，假如讓她知道，自己與羅賓的眼睛有關，將來的合作，一定大有問題。

「是的，我會在適當的時間下判斷。」她似乎是舒了一口氣。

馬獅龍道：「你已把心中的鬱結解開了，好好睡一覺，我們仍要全力把眞相找出來。」

羅婷點了點頭，他回到自己的房間。

馬獅龍沒有立刻去睡，因爲眼前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最重要的還是與劉警司通一下消息。

他撥了一個電話。

馬獅龍沒有計過時差的問題，幸好劉警司仍然在辦公室之內，接到電話。

馬獅龍約略把事情說了一遍。

劉警司道：「我們已接受了國際刑警的通知，並且要求協助查卓羅與肯德·羅的事——那是羅澤與羅更的英文名字，看來羅賓到了羅馬，又參與這大屠殺，我想我要來，一定得到上頭的批準。」

「你來也好極了。」

馬獅龍把旅店的地址告訴了他。

他放下了電話，開了電視。

電視全是意大利文的，馬獅龍聽不懂，其他的台，一是法文，一是德文。

忽然，他看到了一個特別報告。

畫面出現了一些今早墳場大屠殺的鏡頭，馬獅龍雖然不懂他們在說甚麼，却知道這屠殺的事，引起了警方的插手，也震驚了當地的市民。

而今風聲極緊，不是適宜出外找尋資料的時候。

他決定好好休息一下，或者等到劉警司來了，多一個人手，工作會更加順利。

一切下了決定，馬獅龍才好好的睡了一覺。

* * *

馬獅龍不知睡了多久。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撥了一個電話給羅婷，可是却沒有回音。

馬獅龍並不着急，可能是因爲羅婷太疲倦，聽不見電話的鈴聲。

他到浴室中梳洗。

梳洗完畢之後，他又再撥了一個電話給羅婷，鈴聲響了很久，也沒有羅婷的回應。

馬獅龍開始覺得不對勁。

他立刻走到隔鄰，用力拍門。

仍然是沒有回聲。

馬獅龍知道，事情有了變化。

他找到一個負責他這層樓的侍應，問及他有關羅婷的事，他說：「那個中國漂亮的女孩子？」

「是的，你見過她？」

「有，今早有幾個男人來找她，並且與她出去了。」

「甚麼？意大利男人？」

「有甚麼奇怪？可能是她的朋友。」

「她沒有意大利朋友的，她是被擄了出去。」

「看來不像，她出去的時候，並沒有半點不安的表示，不會是擄走。」

「你看到她？」

「是的。」

「她有沒有甚麼表示？」

「沒有，就如一般旅客一樣，就像有些朋友來探，然後一齊外出。」

馬獅龍實在覺得奇怪，有甚麼朋友會來探她，她又會與他們去了那裏。

馬獅龍雖然無法明白，但根據侍者的描述情形，一定不會是被人擄劫，擄劫跟與朋友一起出去的分別，他是沒有理由分不開的。

也許她有些外國朋友，也說不定。

馬獅龍出了酒店，在附近買了一些日常用的衣着，與報紙，因爲他是臨時來這小酒店，甚麼也沒有。

回到酒店，他叫那侍者爲他開了羅婷的房門。

房內並沒有甚麼不妥的地方。

最可疑的地方，是床鋪比較亂，但那也不是表示甚麼，羅婷剛起床便有人找她。

而且酒店有人收拾房間，那也並不表示有甚麼不對。

他回到自己的房間，他等待着，並且打開了當天的日報。

報紙大字標題的寫出「屠殺」的字樣。

馬獅龍雖然看不懂，但從照片中，也可以知道是報導當天墳場的情形，而且所登篇幅不少，看來這事是非常轟動的。

這時，電話响了。

「羅婷？」

「不！我是老劉。」

「劉警司。你甚麼時候來了？」

「剛到，我還在機場。」

「好，你等我一下，我來接你。」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他又再撥電話找一輛的士，他不想再駕車，免得給人認得。

他臨行之前，又吩咐侍者，若羅婷回來，一定要她在酒店房間等他。

馬獅龍上了的士，直往機場。

劉警司在接機大堂之內等他。

馬獅龍上前，跟他握手，道：

「這麼快便出來了？」

「以警司的身份是比較方便。」

「怎麼會如此快來？」

「航空公司給我後補機位，一有空位，我便上機。」

「怪不得。」

「這裏的情形怎樣？」

「我已告訴你一切，羅賓這次來，似乎是有目的而來，我親眼看見他大開殺戒。」

「我看他是死性不改，而且可能有其他原因。」

馬獅龍道：「國際刑警有沒有給你安排住宿？」

「有，不過，我拒絕了，我想，自由行動，對辦案較爲有幫助。」

「好極，你記得羅婷嗎？」

「誰？」

「是羅賓的契女，也是他的近身保鏢。」

「呀……她與你交過手？」

「有，而且她與我一起合作。」

「怎麼會是如此？」

「我們上了的士，回到酒店去，再一一告訴你。」

劉警司行李十分簡單。

他們回到了酒店，但羅婷仍然沒有消息。

馬獅龍與羅賓在房間內說了一大段時間，馬獅龍把幾天所發生的事都告訴了他。

劉警司道：「她會去了那裏？」

「不知道。」

「我看她沒有朋友在這裏，一定是羅賓叫了她去。」

「也有這個可能。」

馬獅龍與劉警司在餐廳中吃飯，然後再回酒店，仍然沒有羅婷的消息。

劉警司頻頻打呵欠，那是因爲東西半球時差的問題，馬獅龍讓他好好睡一覺，使他適應。

不過，他這麼一直等，仍然沒有消息。

馬獅龍知道，事情已不對勁。

當劉警司醒來，也同意他的看法。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不知如何是好，這個陌生的城市，怎能找到她？

劉警司道：「我找這裏的警探幫忙一下。」

他從袋裏拿了一張卡片出來，撥了一個電話。

劉警司竟然可以講流利的意大利文，他放下了電話，道：「我們去刑警局，看看那位波爾探長。」

「你懂意大利文？」

「不，我懂一些法文，一些德文，在歐洲，你懂這兩種語文，就可暢通無阻。」

「你甚麼時候學會的？」

「我曾被派往巴黎的國際刑警支部受訓，在那地方逗留了半年，懂得一些。」

「那你可做我的導遊了。」

「你有事嗎？」

「有。」

「好極，我來駕駛，市區地圖呢？」

「也有。」

他們下到停車場，上了車子，劉警司研究地圖一會，便說道：「可以走了，警署離這裏並不太遠。」

他們出了酒店的地區，不一會已到了一間警局。

探長波爾是一個矮而胖的人，不過，他臉孔相當嚴肅，口中食着一支香烟，但沒有燃着。

經過互相介紹之後，馬獅龍立即轉入正題，問他有關昨日發生的屠殺。

波爾探長道：「他們已是目無法紀的了。」

劉警司道：「羅氏兄弟在這裏，地位重要？」

「重要之極，他們的羅氏企業，對這城市十分重要，不過，我知道他們賺這麼多錢，並不是做正當生意的，可惜，我們無法找到證據。」

「爲甚麼？」

「第一，他們兩兄弟，一個是律師，而另外一個則是工商管理的博士。」

「這表示甚麼？」

「他們一切的公司運作，十分小心，而且非常合法，納稅極多，連市長也要看他們臉色。」

馬獅龍道：「原來他們已發展到這一個地步，」頓了一頓，他又問道：「卡普魯奴的家族呢？」

「大卡普魯奴死了，我看這個家族已趨沒落。」

「他們是黑手黨！」

「情報是這麼說，不過，他們也是企業化了，不容易找尋證據，你明白，西方社會，一切講求證據，不能亂說話的。」

「我明白。」

「他們爭地盤的事情，已很明顯？」

「在去年是，不過，這半年以來，兩方面都似乎停了下來。」

「爲甚麼？」

「不知道。」

馬獅龍道：「我有一個假設，不知是否合理，這半年，羅賓快要出獄，他想東山復出，在歐洲發展，因此，他要兩個兒子爲他舖路。」

劉警司同意這個講法。

馬獅龍續道：「卡普魯奴家族方面，大卡普魯奴病中，他們也不想有任何重大的事情出現，免至更加打擊大卡普魯奴，使他病情惡化。」

劉警司道：「羅賓也來得合時。」

馬獅龍道：「這次墳場大屠殺，其實是一次羅賓在歐洲揚名立威的訊號。」

波爾道：「如果他想在這地方大展拳脚，這猜想應是正確的。」

「那麼，羅婷往那裏去了？」

劉警司爲馬獅龍向波爾解釋了羅婷的事情。

「這麼說來，她是被羅賓的人請了她去。」

馬獅龍覺得這個假設也不錯，道：「這可能性極大，因爲她離開是沒有掙扎的，那並不是擄劫，是羅賓派人來接她去了。」

「怎麼找她？」

「那容易，明天你們往鬥獸場附近，一間最高的大廈，那是羅氏塔，是全市最高的大廈，也是羅氏企業的大本營，找着他們兄弟，事情便清楚。」

那也是一個極佳的提議。

波爾探長又爲他們提供了不少其他工作的方便。

他們告辭之後，回到酒店。

羅婷仍然沒有甚麼消息。

＊　＊　＊

羅氏塔共有二十層高，在羅馬來說，是首屈一指的大廈，羅馬平房極多，樓宇房屋都不用向高空發展，而且，政府的政策是極力保持古老的建築物，因此，在羅馬市中心，建築一座如此高的大廈，並不容易。

不過，羅氏兄弟清除了無數的困難，終於在市中心處，把他們的羅氏塔豎立起來。

那清除困難的本領，自然是金錢。

羅賓坐在羅氏塔頂層的辦公室。

四面都有清澈明亮的玻璃大窗，只要坐在辦公室之中，他可以看到羅馬市的風景。

羅賓望着四週，有說不出的滿足感。

門响了。

羅賓道：「進來。」

門被推開了，羅婷站在門外，精神有些萎頓。

羅賓一見了羅婷，站起來道：「婷婷，怎麼了，昨夜睡得不好？」

羅婷走了進來。

他身後有兩位西裝筆挺的男士。

羅賓道：「你們可以在下面等小姐。」

兩人離去，並關上了辦公室的門。

羅賓道：「婷婷，隨便坐吧！」

羅婷道：「羅先生，爲甚麼不讓我回去？」

「回去？回去那裏？」

「回到……」

「這地方其實你也是一份子……而且，你答應過我，爲我工作，保證我的安全。」

羅婷道：「羅先生……」

「你叫我羅先生？你一直叫我契爺的。」

羅婷道：「我的契爺並不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她的語音有些激動。

「我殺人？」

「你不用再瞞騙我，昨天在墳場的事……」

「你在報紙，電視上看到？」

羅婷沒有再加以解釋。

羅賓千萬也想不到，羅婷與馬獅龍當時也在現場，在半山之上，俯瞰而下，甚麼也看得清楚。

「那都是記者的渲染。」

「你沒有去？」

「有，」他頓了一頓，那隻左眼發出了一些光芒，續道：「其實，一切都是那些意大利黑手黨迫我們做的，我們去參加他的殯葬儀式，而他們竟然想把我們父子三人殺死。」

羅婷心中嘀咕，幸好自己也在現場，否則，聽他這些說話，一定令自己也黑白顚倒。

她親眼看到羅賓從車上射出的幾槍，而且，整件屠殺過程，都是極有計劃的。

那會有人迫他？

相反來說，那是他們迫卡普魯奴。

羅賓看着羅婷的表情，以爲這單純的女孩子，早已相信他的話。

既是如此，他更加可以大言不慚。

羅賓道：「我來這裏，本是旅遊的，想不到會有這種可怕的事情發生，你知我幹了幾十年那種事，經過這次牢獄之災，我甚麼也想透了。」

羅賓的話，話音極富感情，而且臉上的表情也十分豐富。

羅婷本想直斥其非，不過，回心一想，這樣並沒有甚麼好處，假若他惱羞成怒，反而誤事。

羅婷道：「羅先生，我一直很感激你，不過，我來幫你辦事之前，早已說過，我是不會做任何犯法的事情，否則……」

「否則你便離開，是的，我答應過你，而你看，我兩個兒子在這裏已建立了他們的事業……這羅氏塔下面，經營了無數的生意，當然全是合法的生意，這裏有全城最好的律師……他們不會替我們做不法的事。」

羅婷聽了，看着羅賓，她的臉上出現愉快的表情，但內心却是激動的。

以前她聽過有人說，惡魔都是披着人皮。

眼前的羅賓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羅賓站了起來，放眼看着他脚下的羅馬，豪氣道：「婷婷，你不用再理會人家的話，你陪伴着我，到歐洲各處玩一下，巴黎、馬賽、佛羅倫斯……甚麼地方也可以……如果你不喜歡陪伴我這個獨眼老人，那也可以，你可以選擇回去，或者就在我們的企業下，做你喜歡做的工作……好嗎？」

羅婷點了點頭，道：「羅先生，那麼……」

「你還叫我羅先生，叫我契爺吧！」

「契爺，一切都聽從你的話。」

「那才是我的契女。」羅賓微笑。

這時，門響了。

「進來。」羅賓道。

門開了，有兩個英俊挺拔的青年人走進來。

羅婷也認得他們。

羅賓道：「你們都見過了嗎？這是我的大兒子羅澤，小兒子羅更。」他轉向羅婷，向二人道：「這是我向你們提過的羅婷，她是我的契女，也是你們的契妹。」

一時之間，兩人似乎不知如何招呼羅婷。

羅婷道：「兩位大哥。」

羅澤與羅更分別與羅婷握手。

羅賓道：「她是在美國攻讀畢業回來，身手很好，是我出來之後，一直保護着我的，本來，她是與我一起乘機來的，但後來爲了安全，我在國內乘機到日本，然後改乘機來這裏，她先回到我們的城市，才轉機而來。」

兩人一直表現得十分斯文有禮，而且對他們的父親，也表現得非常恭敬。

羅澤道：「契妹，你照顧我父親，眞不知怎樣多謝你……他是個非常難以侍候的人……」

他說了這話，發覺有點不妥，立即向父親道：「爸，你不介意我這麼說？」

羅賓笑了起來，道：「你說的是事實。」

羅更道：「契妹，你在大學修的是甚麼？」

羅婷道：「我先修法律，然後是犯罪學。」

兩人聽了，臉色似乎有變，不過，一眨眼間，他們已回復了原來的面目。

羅賓道：「她雖是個女孩子，但比很多男人還要機警，而且她一直學武功，等閒三幾個人，都不能接近她。」

羅更道：「那麼我們可以不用擔心爸你了。」

三人都笑了起來。

羅澤道：「爸，今天的精神怎樣？」

「好，好極。」

「那我們想讓你聽聽我們的業務。」

「好。」

羅婷道：「我可以到處看看，等你們有空才……」

羅更道：「不，契妹，你也可以一起來，其實，我們並不是開甚麼嚴肅的業務會議，而是大家都來看一些影片，這些影片都是我們在世界各地經營的事業。」

羅澤道：「我們也知老爹的性格，他是不耐煩坐在那裏開冗長的會議。」

「那好極了，契女，我們一起看。」

羅婷跟着他們，進入一個極大的會議室。

會議室之內，有十多個人。

羅澤向衆人道：「這是我的爸爸，也是羅氏企業的眞正老闆，我們兩兄弟都是打工的。」

衆人輕輕的笑了起來。

羅更道：「這是我們十多位最重要的經理，當我們看完影片之後，如果你有問題，可以向他們詢問。」

羅賓道：「各位請坐。」

並沒有人坐下。

直至羅賓坐了下來，其餘的人才坐下。

羅賓非常愉快，那一種被人尊敬的滿足感，使他有說不出的快感。

電影拍得非常有美感，而且節奏快速。

先是簡單的介紹了羅氏企業的各大部門，這包括了航空、藥物、紡織甚至軍火製造的大型工業，然後是一些日常必需的輕工業，例如成衣、鞋業以及一些加工食物工業等等。

差不多有關衣食住行的工業，羅氏企業也有參與。

接着電影介紹各部門在世界各地的電視廣告，全是拍得非常美麗而又吸引人的，羅賓看得津津有味，而羅婷也暗暗佩服他們這兩兄弟，把這一間羅氏企業，弄得有聲有色，不同凡响。

當電影放映完畢，各部門經理都作一個極爲簡短的報告，每人大約是五分鐘左右。

可是，羅婷小心計算一下，一共有十多人，那也要個多鐘頭。

他們所說的，都是一些業務數字，對羅賓來說，他可以從數字中，知悉他們的財富，但對羅婷來說，却沒有甚麼意義。

羅賓也看得出羅婷的表情。

當第三位經理說完之後，他對羅婷說道：「羅婷，我知道你對這些東西沒有興趣，你如果喜歡，可以到各處走走看看。」

羅婷也樂得有這脫身的機會。

她向各人說了一些禮貌的話，便離開了。

羅賓道：「你千萬不要離開這羅氏塔，因爲我隨時會找你。」

羅澤也道：「如果你在這羅氏塔內，我們很容易便找到你的了。」

羅更更親自送她出門。

羅婷舒了一口氣。

她走出會議室，往大堂去，大堂上有一個詳細的說明，說明每一層樓的用途。

其中居然有一個圖書館。

羅婷想：「這是唯一的一處可以多呆些時間的地方。」她便往十三層，那是圖書館的所在。

當她走到升降機前，忽然，她發現她的一條絲巾遺留在會議室。

那絲巾並不值錢，但極有紀念價值。

於是，她決定回去拿。

會議室門是緊閉的。

她走近門，發覺裏面有人說話，但語氣似乎有些粗豪，並不像在開會似的。

她停了下來，有點好奇。

會議室內傳來羅澤的聲音：「我不贊成，他們已是元氣大傷，我們何必再動用大量人力物力？」

接着是羅更的聲音：「不，既然他們元氣大傷，何不再加一點，讓他們永不超生。」

羅澤道：「其實我們也有很多事要辦，例如我們接到一大批藥物的原料，要趕貨往美洲……」

羅更道：「那些事不用我們去做，只要我們去催促便可以，我們應該在行動上，加多一點力量，如果再派人手去堅固我們的力量，那才是長久之計。」

羅澤道：「看來他們受了我們前天的一仗，他們再無還擊之力……」

羅更道：「不，不要小覷他們，他們是地頭蟲，一發惡起來，我們還是有吃虧的地方，我仍然堅持，把他們弄得萬劫不復……」

兩人似乎從辯論變成了爭吵。

羅賓咳了一聲，全場都靜了下來。

羅賓道：「你們不用再爭吵下去。」

羅更道：「我們不是爭吵。」

羅澤也道：「我是根據事實而說。」

羅賓道：「好了，我們再多看幾天才下決定，他們究竟還有多少實力，可以從這幾天看到，而且那批藥物原料，我昨天看過，也是當務之急。」

羅澤道：「爸，你的意見是……」

「先去監督一下藥物，然後看情形，再來一次大攻擊，那我們兩

方面也可兼顧。」

羅更道：「那也好。」

羅賓道：「既是如此，我們這個會議便完了，好嗎？」

當然沒有人反對。

羅婷急急退後，作着一個剛剛從外面回來的樣子。

羅賓第一個出來，見了羅婷，道：「這麼巧，我們的會議也開完了。」

羅婷道：「我忘了我的絲巾。」

羅澤道：「是這條嗎？」

羅婷看了道：「對，謝謝你，契哥。」

羅澤聽了，似乎十分開心，把絲巾遞與羅婷。

羅更也走出來，對羅婷道：「看過甚麼？」

「圖書館……」

「不錯吧？」

「不錯。」

羅賓道：「婷婷，我們回去休息一下。」

羅更道：「好極，我們也回去，一起遊覽一下這個城市，這地方有很多引人入勝的地方。」

羅澤道：「我也去。」

羅更道：「你要派人往藥廠。」

「那很容易辦，一會，我們在停車場集合。」

羅賓道：「好極。」

羅澤與羅賓似乎對這個契妹越來越感到興趣。

不久，他們都齊集在停車場。三輛名貴的歐洲房車，由一輛車子護送，也有一輛在後面，一起回到羅氏家族的住所。

兩雄爭霸　兩敗俱傷

他們擁有並不是一所普通的房屋。

而是一座堡壘。

羅婷看過很多堡壘，但從沒有入過去，因此，她也感到有點興奮。

羅賓道：「你看怎樣？」

羅婷道：「似乎有些陰森。」

羅賓道：「進去看看是否如此。」

堡壘門外有護城河，雖然仍有吊橋，不過，再不是可以拉上拉下，而是一條堅固不動的橋。

羅婷問道：「爲甚麼不沿用以前的吊橋，豈不是更爲浪漫？」

羅賓道：「據他們說，以前吊橋有用，而今如果有人來攻，甚麼也沒用了。」

「有人來攻？」

「我只是打個比方，我們這裏那會有人來攻。」

汽車過了護城河。

那是一個相當大的廣場，汽車停了下來。

羅婷眼利，發現了堡壘內有很多通道，而每一個通道都有人把守，並不是普通的把守，是荷槍實彈的把守。

「這堡壘有多大年紀了？」羅婷故意稚氣地問。

「比我還要老得多。」羅賓道。

他們一起進入屋內。

一進入屋內，那種感覺完全改變了，因爲外面是有點中世紀的沒落感覺，然而屋內却是最現代化的裝修。

羅賓開大門，並不是用鎖匙的，而是用一塊小小的塑膠板似的東西，插進近門處。

那是一條電子鎖匙，最先進的用品。

進入室內，只見他拍了幾下手掌，所有應亮的燈都亮了起來。

羅婷眼前一亮，這裏一切的佈置，比起世界上著名的五星級酒店，也不遑多讓。

其他的人也紛紛進來了。

羅澤道：「我們去看看各處，好嗎？」

羅婷沒有反對。

羅更也道：「契妹，你是主修法律的，我們有一個圖書館，裏面所藏的法律書籍，我相信不會少過你們大學的圖書館。」

羅婷道：「契爺，你也一起去看。」

「當然，我來了這麼多天，也沒有完全參觀過這一個堡壘。」

他們隨着羅澤與羅更兩兄弟。

走不了多遠，便有一個身型高大的人走出來，那是一直跟隨着羅賓的勞根。

「勞根，沒事了？」

勞根笑道：「想不到羅先生你的身體比我還好。」

羅婷道：「勞根叔，你也來看看……」

於是一行人衆，參觀着堡壘各處。

那圖書館所收藏的法律書籍，果然是比羅婷那間大學的圖書館所收藏的還要多。

羅婷有點奇怪道：「你們要這麼多法律書籍作甚麼用途？」

羅澤道：「我們手下有很多律師，他們常常要爲我們工作，有這個圖書館，那可省回不少時間。」

然後，他們參觀其他地方，包括他們各人在這家內的精緻辦公室，一些遊戲娛樂室，還有一個巨大的收藏室。

那收藏室內所收藏的，都是稀奇古怪的東西。

最令人觸目是大堂之中，八副世界不同的盔甲，那些盔甲，不同年代，也從不同地方而來。

當中一副，最吸引羅婷的，是一套金光閃閃的盔甲，樣子有點熟

悉。

羅婷走近，指着那盔甲道：「這是我們中國古代的盔甲。」

「當然是，你不是在舞台上看過嗎？」

羅婷聽了，才恍然而悟，明白爲甚麼有一種早已看過的感覺。

羅澤道：「你看過是舞台上的道具，你走近，用手摸摸，看看有甚麼不同？」

羅婷上前，用手摸了幾下。

這套金光閃閃的盔甲，並不是道具，而是眞眞正正用金屬鑄成的。

「那胸前金色的護甲，是……」

羅更道：「是黃金與銅混合鑄造的，黃金成分七十巴仙以上。」

換句話說，這黃金甲冑，是十四K以上的，不要說那古董的價值，便是折算黃金的市價，也不知要值多少錢了。

羅婷心裏想：「市區那座羅氏塔，已是一座不知要值多少錢的建築物，可是，如果跟這座古堡來比較，那却是小巫見大巫，他們做甚麼生意，會有如此成就？」

她想起羅賓以前是幹甚麼的。

忽然，室內傳來一些聲音，好像電話鈴聲，却又完全看不見附近有電話。

羅澤迅速地走近牆邊，按了一下並不明顯的電鈕，一個螢光幕出現。

他們沒有走近，不知螢光幕上出現甚麼畫面。

羅澤道：「向全堡發出警告，我們也會到大會議室集合。」

然後，他再按那電鈕，螢光幕又退回原處，牆上並沒有甚麼顯著的痕跡。

羅澤與羅更兩兄弟低聲說了一番話。

羅澤轉身道：「契妹，你來得合時，我們有一齣好戲給你看。」

「甚麼好戲？」

羅更道：「我們先回總會議室！」

他們一起走出了收藏室。

羅賓上前，低聲問了他們兩兄弟幾句，他們臉色似乎有變，但不一會便回復正常。

他們一直到走廊的盡頭，那裏有一部升降機。

羅婷看到這一切的設備，幾乎是忘記了自己是處身於一間中世紀古堡之內。

他們一直上了七層。

原來這古堡看似一座，沿山而建，其實裏面共有七層，在最高之處，可以看到外面一切。

他們來到了總會議室。

總會議室是一個完全沒有柱的大廳，廳中央放了一張桃木大圓床，足可以供五十人同時坐在一起開會。

而會議室的盡頭，却是一面極大的落地窗，窗是望向前面，形成一個半圓弧形。

窗前有一條長長的欄杆，那欄杆造形十分現代化，可以當作一條扶手，也可以當作一件現代雕塑作品。

他們走近，憑着那扶手，俯瞰下去。

羅婷站近羅賓的身旁，放眼看去，可以看到整個堡壘以下的景色。

那時已是黃昏。

赤紅的太陽，並不刺眼。

可是，令人覺得刺眼的，是通往堡壘的道路有很多汽車，本來這一帶都是屬於近郊，而且大部份是羅氏家族擁有的私家地方，怎會有這麼多汽車？

羅婷輕聲問羅賓道：「有客人？」

「是不速之客！」

羅婷當然不明白。

羅澤道：「那是卡普魯奴的人！」

「他們來報仇？」

「可以這麼說！」羅更道：「但我們不用擔心，他們永遠沒有法子接近我們的！」

「爲甚麼？」

「你看下去便知道。」

所有從四方八面駛來的汽車，已在堡壘前面停了下來，並且有很多人走了出來。

從上面看下去，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一個人都提着機關槍。

那些機關槍，全是最新型的。

有五輛汽車過了吊橋，不過，他們並沒有法子闖入，甚至其中一輛，好像改裝過的吉甫車，看來更像一輛小型裝甲車撞向大門，大門分毫無損。

「你看，他們簡直妄想……」

羅賓道：「我們開走。」

「爸，你不用心急，讓他們所有車輛都到齊，我們才有好戲給他們看。」羅澤道。

車子果然是越來越多。

羅更道：「老大，是時候了！」

羅澤點點了頭，從口袋裏拿出了一個小型的對講機道：「開火。」

一時之間，堡壘上面有槍彈射下。

下面本已出來的人，都紛紛散開，找尋掩護物，而且還火。

在上面看下去，因爲隔聲玻璃非常堅固，他們並沒有聽到甚麼聲音，但看起來，却像看七彩煙花。

羅賓越看越覺得有趣。

但羅婷知道，下面絕對不是放煙花，那是一場生死之戰，她看到很多人跌倒在地，甚至本在堡壘上作防守的，也有跌了下去。

轉眼之間，所有人都鑽進了車裏。

羅澤道：「我說過，他們不自量力，來攻我們，這無疑是以卵擊石！」

羅更也道：「本來，我們已存好心，並沒有乘昨天之大勝而繼續攻擊，想不到他們竟趁我們不備而來，他們千萬也想不到，我們這堡壘，永遠都在作戰狀態。」

羅賓也笑起來，似乎是非常滿意兩個兒子。

羅婷看來，那實在不是味道。

這是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竟會有如此野蠻的行動，而他們，尤其是羅賓，像一隻嗜血的蒼蠅，看見流血便開心不已。

他對自己說的話，根本是一連串的謊話。

他不單沒有準備退出這場可怕的血的漩渦，反而是想在這裏掀起一次更大的行動。

這兩個兒子，利用合法的力量，在這裏取得巨大成就，假如再加上他們父親邪惡的力量，那簡直是不堪設想！

「契女，你在想甚麼？」

羅婷如在夢中驚醒，道：「甚麼？」

「你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場面？」

羅婷搖搖了頭，表示有些恐懼。

羅賓却在笑着說道：「我也很久沒有看過這些場面了，黑手黨卡普魯奴現在才知道，我們的黃面黨是他們的剋星！」

「黃面黨？」

「我只是拿他們的顏色開個玩笑，他們黑手，我們黃面！」他得意地大聲笑了起來。

黑手黨的第一輪攻勢似乎沒有甚麼寸進。

羅澤一直拿着對講機在說話，他的意大利話與當地人差不多，他連珠砲似的向着對講機發話。

有的時候，他也會徵求一下他的身旁的弟弟，不過，大多數的意見，都是由他自己決定的。

羅更對他，表面上是十分服從，但其中有一兩個眼神，他似乎是有一些自己的主張，但由於形勢，他並沒有作其他的表示。

黑手黨的車輛已開始退卻。

羅賓更是看得眉開眼笑，他對羅婷道：「我的兒子說，這堡壘是個永攻不陷的堡壘！」

羅婷勉强地笑了一下。

忽然，本來已是退却的車輛，却停了在堡壘那吊橋之上，並且有人從車上走了出來。

那些人從車上搬了一些東西下來。

在這落地玻璃窗前看的人，一時之間，也看不清楚他們在弄些甚麼。

但很明顯，黑手黨並不是認輸，而是展開了第二輪的攻勢。

羅澤大聲地與下面的人聯絡。

羅賓道：「他們這些臭鬼子，又弄些甚麼？」

羅更道：「暫時也不知道，看他們架起了一些鐵架，相信他們會用一些迫擊炮之類的武器來對付我們！」

「迫擊炮，出動大炮？」羅賓十分詫異。

「並不是大炮，不過，威力比一般槍械厲害得多，不過，我們不會怕的，因為這堡壘十分堅固！」

羅澤仍是忙碌的吩咐下屬。

羅婷注視着下面黑手黨的行動。

一支看來像反坦克的裝置，放在一個打手的肩上，然後另外一個打手在背後幫忙他發射。

「砰！」的一聲。

火花四濺，那堡壘果然是十分堅固，那炮彈不能把堡壘的麻石轟開絲毫。

不過，事情却有了急劇的變化。

本來守在堡壘上的人，在一陣濃煙之後，竟有四五個人，跌了下來。

羅賓叫道：「他們放催淚彈？」

他們在這堡壘的頂層，而且玻璃密封，沒有嗅到甚麼氣味。

那些黑手黨人，又在另外一些位置，開始發射那些能發出濃霧般的炮彈。

羅賓問羅澤道：「他們發些甚麼炮？」

羅澤沒有空回答他。

羅更道：「可能是一些毒氣彈！」

「毒氣彈？」

堡壘上的守衛，本來是躲在十分隱蔽的地方，但由於毒氣迅速上升，而他們防不勝防，中了毒氣，紛紛由堡壘上面跌了下來。

羅澤非常着急，吩咐了羅更幾句。

羅更轉身向父親道：「你們不用緊張，我們這裏是密封的，毒氣不會入侵，我要下去，看看實際的情形，然後與大哥配合！」

羅更快步的離開。

羅賓並不緊張，看來他對這兩個兒子極有信心。

下面的形勢又變。

很多帶有防毒面具的人，都從車上衝了下來，並且提着那些輕型機關槍衝入堡壘。

他們並沒有遭遇到甚麼反抗。

羅賓雖然看不到黑手黨攻入堡壘的情形，但是，從上面看下去，只看見有幾個黑手黨人留在吊橋之上，其他的人已攻了入內。

「為甚麼他們不反抗？」

「看來他們都中了毒氣。」

「我們沒有防毒面具？」

「有，但並不多，而且在這匆忙之間，不知能否分配給衆人！」

「那你快吩咐下去。」

「我會的，爸，你們往後面退。」

羅賓道：「不，我要在這裏看看。」

羅澤不再與他爭辯。

在旁的勞根輕聲道：「賓爺，我們找個安全的地方，比較上算。」

「這裏不是已十分安全嗎？」羅賓厲聲地道。

勞根不再敢多言。

他看了羅婷一眼，沒有說話，但羅婷也會意他是想自己多說一句。

羅婷深知這位契爺的脾性，沒有多言。

羅賓走近羅澤，問道：「怎麼了？」

「我們有很多人都中了毒。」

「他們把堡壘攻陷了？」

「沒有這麼容易，爸，你好好坐着，這裏有我，你不用怕。」

對講機傳來一些急速的說話聲。

羅賓當然不知道那是甚麼，不過，羅婷却是聽得到一些，臉上也有一些驚惶的神色。

羅賓非常敏銳，向羅婷道：「怎麼了？」

羅婷吶吶地道：「攻入來了，並且殺了不少人。」

「那豈不是……」他沒有說下去。

忽然，羅澤的對講機似乎失了效用。

他大叫大嚷，對講機沒有反應。

羅賓道：「怎麼了？」

「我不知道……」羅澤粗聲粗氣地回答。

羅賓聽了，也十分氣憤道：「羅澤，你為甚麼如此對我說話。」

羅澤道：「對不起，爸，下面的情形壞極了。」

「你又說這堡壘是攻不陷的。」

「我沒有想到他們會用毒氣。」

「毒氣這麼厲害？」

「正是毒氣厲害，而且他們每個人都帶了防毒面具，因此，一入堡壘，只要見到沒有防毒面具的人便殺，我們……我們死去的人不少。」

「那麼我們還在這裏作甚麼？」

「我們……」

「我們也衝下去，快……快，準備槍械。」

羅澤道：「沒用的，你忍耐一下。」

羅賓道：「我雖然沒有在江湖走動多年，我相信我仍是寶刀未老的。」

羅澤道：「我們在這裏，暫時沒有甚麼問題，我們在這裏再等一下，看看老弟有甚麼消息。」

羅賓沒有再多言。

他也是個經驗豐富的殺手，他知道臨危不亂的重要。

忽然，對講機「沙沙」作響。

羅澤道：「怎麼了？怎麼了？」

他情急之下，竟然不懂說意大利話。

而對講機傳來的聲音，却也不是意大利話，而是羅更的聲音：「快走，從秘密地洞走。」

「你們呢？」

對講機再沒有聲音。

看來羅更的形勢比他們想像中更壞。

羅澤道：「你們跟着我……」

幾個打手已拔出槍，護着羅澤。

羅澤又轉身向羅賓道：「你們兩個好好護着他。」頓了一頓，道：「我不知道那些毒氣有沒有升上來，不過，我們沒有防毒面具，但可以找一條濕毛巾，掩着鼻子，只要過了那一段通道，便沒有問題的了。」

他們分別找了一些布，並且用水濕了。

衆人跟着羅澤。

他們先來到升降機前，他按了電鈕，升降機開門了。

羅澤並沒有進去。

他示意兩個打手入內，並且退後。

那兩個打手並不明白他的用意，依言入內，羅澤關上了門。

過了一會，才打開門。

升降機內兩人無恙，他才回答道：「沒事，我們也入去。」

他們一起進入升降機之內。

那兩個先入升降機的人，開始並不知羅澤甚麼用意，但看到這個情形，已明白羅澤是利用他們作試驗品，看看電梯之內有沒有毒氣。

他們雖是打手，但仍有他們的尊嚴，而且他們的生命也一樣寶貴，因此，他們的內心，都湧起一陣莫名的憤怒，而其他打手，也對羅澤起了厭惡之心。

羅婷也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憎惡感。

如果遇到更可怕的場合，自己也不會例外的，被他當作試驗品。

羅澤根本不重視下屬的性命。

勞根是個粗人，但仍是木口木面，不過，他的內心也是澎湃的。

他有一種恐懼，他害怕終有一天，他也會淪為試驗品，因為羅賓也是一個並不容易摸清楚他的脾氣的人。

升降機只下了三層樓便停了下來。

眾人隨着羅澤出來，羅澤按電鈕，把升降機升回上面，然後從他自己的錢包中取出一塊鐵片似的東西，然後塞內電梯門上一個缺口。

電梯門再度開啓。

那電梯廂早已上了上面，他們開了電梯門，只見一些鋼纜和電線。

羅澤道：「爸，小心！」

他跨過了那鋼架上的鐵枝，後面竟然可以開啓，然後是一片石牆。

羅澤再推，石牆是僞裝的，那是一道門。

他們入了那門，是一個圓形的甬道。

羅澤帶着他們，走了不久，甬道廣闊。

羅澤道：「下面仍是一個進口，我想老弟與那邊沒有中毒氣的兄弟，都會從那裏進來，與我們會合。」

羅賓問：「這甬道通往那裏？」

「那是堡壘後面一處……」

「你說，羅婷也是自己人。」

羅澤道：「下面是一個藥物製造工場。」

羅賓道：「那是……」

他沒有說下去，因爲他已意識到葯物製造工場的意思，羅婷也明白，不過，仍有些懷疑。

羅賓說過他不會沾手毒品，他是鄭重在羅婷面前說過的，否則，她是無論如何也不會來，更不會承擔保護他的工作，不過，事情似乎有變。

羅婷也開始明白，羅氏企業的市中心高塔，是如何賺回來的。

他們要與卡普魯奴展開大斷殺，也就是要維持毒品這種利潤龐大的市場。

一切都是昭然在目。

她內心洶湧，她實在不願意再在這地方留下去。

她忽然想起馬獅龍。

她知道馬獅龍一向對毒品恨之入骨，如果他知道羅賓這個家族仍然在從事這種生意，他會怎樣？

＊　＊　＊

馬獅龍與劉警司並沒有閒下來。

劉警司往當地警察局，並且與波爾探長接觸，透過他，他獲得了有關羅氏企業的資料。

意大利警方一直懷疑羅氏企業，可是，無論他們用盡了多少人力物力，他們仍然找不到他們製毒的證據。

販毒方面，是有所發現，不過，那些都是一些小小的拆家，對指證羅氏並沒有甚麼作用。

波爾探長强調的道：「只有找到他們的製毒工場才可以把整個羅氏企業連根拔起。」

馬獅龍對這事最感興趣，道：「找出他們製毒的工場，眞的這麼困難？」

「是的，中國人是深藏不露的。」

他居然可以引用一句這樣的中國話，原來他們在羅氏家族方面，實在是下了不少功夫。

當他們討論所有他們可以得到的資料之時，他們突然接到了一個召喚，所有工作人員，都要盡量抽走。

「甚麼召喚？」劉警司問。

「卡普魯奴在墳場上輸了一大仗，那只是昨天的事，想不到他們氣還沒有喘息過來，便又反攻。」

馬獅龍道：「反攻？又一次大屠殺？」

「接到的消息，並不是大屠殺那麼簡單。」

「那是甚麼？」

「我們現在仍不知道，不過，他們叫我們要做好準備才出發。」

「甚麼準備，槍械？」

「槍械已無用處，是防毒面具。」

「他們互相斷殺，用到毒氣這麼厲害？」

「相信是。」

他們一起隨着波爾探長往現場。

現場便是羅氏家族的堡壘。

當他們到達的時候，卡普魯奴已下令用毒氣進攻，而且他傾巢而出的手下，已攻入了堡壘之內。

波爾立刻用無線電話通知了警方人員，並且吩咐他們準備防毒面具來協助。

馬獅龍與劉警司兩人，出了車廂一會，便退了回來。

馬獅龍道：「他們使用的毒氣厲害，我們如果沒有防毒面具，也難以入內。」

波爾道：「我車尾箱有。」

波爾探長往開車尾箱，果然有幾個防毒面具。

劉警司道：「這麼巧，幸好你有。」

波爾道：「前幾天發生煤氣爆炸，我們往火災現場協助查勘，才有這幾個防毒面具。」

他們來到大門，門並沒有敞開。

在門旁有幾個人在把守。

其中一人用意大利話道：「你們這麼遲來？」

波爾接口道：「是的，我們怎麼入內？」

那人指示了往二樓的一條階梯。

波爾輕聲對他們道：「他們誤會了我們也是他們其中一份子！」

也怪不得他們這麼大意，因爲他們而今唯一的分別，是有帶防毒面具與沒有帶防毒面具的兩種。

而他們便是有帶的那種。

他們沿着那條階梯而上。

一路上，他們都看見一兩個倒卧在地上的人，他們都沒有戴防毒面具。

有些連呼吸也沒有了，臉部發紅，那是中了毒氣的一種象徵。

上面傳來一些零碎的槍聲，看來這堡壘內的人，反抗並不劇烈。

其實羅氏兄弟手下，已是無力反抗。

一時之間，他們並沒有防毒面具，大多數都吸入了毒氣而癱瘓在地上。

波爾雖然是本地的大探長，但千萬也沒有想到，羅氏兄弟收購了這個古老的堡壘，會花大量金錢把內部現代化，裏面與外面簡直是兩個不同世界。

他們三人扮作卡普魯奴的手下。

不過，那些人大多已攻了上去，並且大肆破壞。

馬獅龍發現了電梯，可是他們並不敢上，害怕在中途發生甚麼變化。

他們沿着旁邊的樓梯一直上去。

只見在五六樓之間，傳來刺耳的機關槍掃射的聲音，那是從牆壁內傳來的。

馬獅龍把耳朵貼在牆壁上，一會便道：「牆內有隧道！」他們一起左敲敲右敲敲。

忽然，有幾個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叫道：「你們還敲甚麼，那邊上去，帶走彈藥，攻進去！」

波爾探長應了他們，沿着他們所指，轉過一條小小的走廊，看見一個好像是儲物室的門。

馬獅龍也大約明白那人所說。

劉警司却是一無所知。

波爾道：「小心，他們說要攻進去。」

入了儲物室之後，已有一道鐵門打開，那鐵門如果是關上的話，你會以爲那是一處通風系統，想不到却是通往山後之門。

一過了門，便出現了幾條通道，一時之間，他們都不知該往那條才對。

馬獅龍道：「分頭而去。」

三人各自走入一條通道。

可是，走過了十來步之後，他們又聚在一起。

那時，隧道深處，傳來震耳欲聾的聲音。

他們立刻沿着聲音來處而去，一路上，都有人躺在通道旁邊，有些是帶有面具，而沒有帶面具的，多是東方人的模樣。

波爾找到一個還未死去的意大利人，問他道：「他們呢？」

那人道：「下去，下去，下面槍戰非常厲害。」

波爾道：「波士也在？」

「是的。」

他所說的波士，當然是指卡普魯奴。

三人身上本已有槍，但看到那些死去的人，手上的小型機關槍，十分現代化，也非常厲害，於是一人拿了一柄，小心往那人所指的地方而去。

到了下面，是一個龐大的地下室。

一輪激烈的槍聲，聲音迴响，使他們無法不掩着耳朵，可是，過了一會，聲音完全靜止。

那是一刻非常可怕的沈默。

馬獅龍小心打量四周。

這地下室非常龐大，盡頭之處有很多門，那些門如今都是緊閉的。

而他們三人所躲藏的地方，都沒有人，既沒有黑手黨的人，也沒有羅氏家族的人。

馬獅龍道：「我們設法開了那些門。」

三人分別衝往三道門。

門開了，三人的眼睛也亮了。

原來裏面是一個龐大的工場，

馬獅龍叫道：「小心，這是個製毒的地方。」

波爾與劉警司都見過很多製毒工場，但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這麼巨大的工廠。

馬獅龍道：「這製毒工廠也是我生平所見過許多製毒工場中最大也最現代化的個。」

波爾道：「怪不得我們一直沒有法子查出他們製毒的地方，原來是在這座堡壘的後山之內。」

這工場並沒有受到嚴重的破壞。

這時又傳來槍聲，是從另一邊的入口傳來。

「小心！」馬獅龍與二人向那邊入口而去。

他小心推開了一道門。

外面是煙霧瀰漫，幸好他們都戴有防毒面具，並沒有因煙霧而窒息。

當煙霧一散，他們發現那是一個大貨倉。

忽然，有人叫道：「你們兩兄弟還不出來？」

波爾道：「咦，是卡普魯奴，現時黑手黨的大阿哥，他也親自攻了入來。」

「兩兄弟？」劉警司問。

波爾道：「相信是指羅氏兩兄弟。」

忽然，從暗處有人叫道：「好，我出來，卡普魯奴，我們這樣對

峙下去，對任何人也沒有好處，只是便宜了警方，趁我們互相殘殺之際，來個掃蕩。」

「好，你出來與我好好說一下。」

羅澤的臉孔在一堆貨物的空隙處出現。

「你出來。」羅澤道。

卡普魯奴走出來了。

兩人一步一步的向前，並且同時都高舉雙手，表示大家沒有武器，公平談判。

「你破壞了我們的葬禮！」卡普魯奴道。

「你今晚對我們的破壞也不小。」羅澤道。

「好，這件事，我們算是扯平，好了，我們這樣互相殘殺也沒有用，羅氏這地方，我們便一分爲二。」

羅澤道：「其實我早已有了這個建議。」

「好，以你市中心羅氏塔爲界，南面屬於我們，北面是你們的。」

羅澤笑道：「你好主意。」

「甚麼意思？」

「南面有最好的集散地，你霸了這一個大地盤，我不介意，我只是擔心你有沒有足夠的資源。」

「我當然有。」

「你不要口硬，你也看過我們的工場，你知道我們有能力供應一切貨。倒不如這樣吧，你就在這裡做地頭蟲，就讓我在背後供貨，你作零售推銷。」

卡普魯奴笑道：「那麼我以後一切都被你控制？」

「不，不是控制，是互相利用。」

「如果你不給我貨源，我便……」忽然，卡普魯奴一矮身，從左面的長靴之內，抽出了一柄手槍！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拔槍便射。

他的手法極快。

「砰」的一聲未止，羅澤的額前已有了一個洞，鮮血溢出。

卡普魯奴不只拔槍快，而且閃身躲避也快。

羅澤的臉孔抽搐，倒在地上，而另一顆子彈却從他身後而出。

卡普魯奴雖快，都仍然不及那顆子彈快，他的右腿中了槍，不過，他仍然有足夠的時間，滾回掩護之處。

「卑鄙！」那是羅更的聲音。

卡普魯奴雖然在流血，但他仍快急地說：「你們殺了我的大哥，我也殺了你的大哥，現在才眞正扯平。」

羅更叫道：「你這人無恥卑鄙，怎能出來做生意。」

卡普魯奴道：「這叫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羅更道：「你出來，我們來決鬥。」

「決鬥？」卡普魯奴大笑地道：「這堡壘我已攻佔了七八成，我還會和你決鬥？」

「你攻了進來，你却永遠沒有法子出去。」

「我沒有法子出去？你少擔心，我卡普魯奴一向做事，都是有把握才做！就只看你大哥，我只是使了小小苦肉之計，便爲我大哥報仇了，哈哈，大哥，我說過我要親手爲你報仇，我已實踐了諾言。」

原來這談判，引羅澤出來，也是他計劃之一。

忽然，有一個黑影衝了出來。

卡普魯奴並沒有看清楚是誰，不過，他在受傷之後，使槍仍快。

那黑影應聲倒地。

而他亦因爲一動而顯示他所在之處，而另一顆子彈却從那人的身後射出。

卡普魯奴狂叫一聲。

那顆子彈穿過他的左胸，他用手按着那傷口，叫道：「好，你們射得好，羅更，你好槍法。」

「並不是我！」羅更道。

「是我！」那是羅賓的聲音。

獨眼羅賓，他的一隻眼睛發出光芒，叫道：「你在我眼前，殺了我的大兒子，那對我是侮辱。」

卡普魯奴顫聲叫，但已不成音。

羅賓笑道：「你永不可贏我們姓羅的！」

只見躺在地上的是他的下屬，是他把手下一推而出，讓卡普魯奴在匆忙中暴露他的所在。

爲了射殺卡普魯奴，他一言不發的推了那個手下出來，他全不重視手下的性命。

羅賓對自己的手法，似乎十分欣賞。

他狂笑。

突然，有兩聲槍响，羅賓在狂笑之中，反應仍快，他伏下，然後躍起，發出兩槍。

兩人從一些貨箱上面跌了下來。

那兩個應該是卡普魯奴的貼身隨從，不過，他們都沒有保護他們主人的能力。

而且，他們的槍也不夠快，仍然被羅賓打了下來。

獨眼羅賓的寶刀仍未老。

他繼續得意的狂笑。

他走近羅澤的屍體，他的笑聲好像是哭聲，然而他的哭聲也像是笑聲。

羅更也走近，羅賓似乎有點控制不住。

突然，離羅澤不遠之處的卡普魯奴，翻了身過來，羅賓反應也快

，又加一槍。

在這槍未開之前，卡普魯奴已扔出一些東西，那東西沒有跌在地上，卡普魯奴已受了羅賓那槍，眞眞正正的死掉了！

而那被扔的東西，一接觸地面便爆炸。

爆炸聲並不太响，但所發出的氣味却是甜甜的。

羅賓非常機警，把胸前的防毒面具拉起，羅更也是如此，他們急退。

波爾叫道：「我們也要離開，因爲這種帶甜的巴洛斯毒氣，並不是普通防毒面具可以抵擋的。」

「逃往那裏？」劉警司問。

其實他們也沒有其他的選擇。

馬獅龍道：「我掩護你們，你們衝入羅賓他們那個房間，相信那是唯一暫時可避的地方。」

馬獅龍放了兩槍。

兩人乘勢也進入了羅賓的房間。

羅賓回首盲目的放了兩槍，但兩人已推門而進，馬獅龍也迅速閃入門內。

幸好那房間相當大。

羅賓又再想放槍。

「慢着！」是個女人的聲音。

羅賓問道：「爲甚麼？」

「是馬獅龍！」

「馬獅龍？」羅賓嚷着。

馬獅龍站了起來，劉警司與波爾也站了起來，他們手中都有槍。

大家這麼近距離，如果一齊開槍，沒有一個人有把握可以逃過大難。

因此，所有人都手握着槍，却沒有行動。

他們僵持着。

羅賓突然笑道：「是你們！劉警司與馬獅龍？我們都是好朋友。」

馬獅龍對羅賓這個反應實在覺得奇怪。

羅更也叫道：「波爾探長，你也來了。」

這時，那甜絲絲的味道似乎是入侵這室內。

羅更道：「這地方不能再久留。」

他領着衆人，一直往內裏跑，這個貨倉之內，還有貨倉，一直進入了五六個貨倉之多。

然後，羅更下了一道大鐵閘，那是一個實驗室。

「我們暫時可以不受毒氣的侵害。」

馬獅龍、劉警司與波爾探長，他們佔據着這個實驗室的另一邊。

羅賓父子、羅婷、勞根，還有幾個手下佔了實驗室的另一邊。

羅更道：「卡普魯奴臨死之前這個毒氣彈，實在是非常厲害，不過，也幫了我們不少忙。」

羅賓不明白道：「爲甚麼？」

「你看不見波爾探長也來了，他的掃毒組下屬，當然也是快要來了。」

「那毒氣幫助我們把他的下屬殺死？」

羅更點了點頭。

波爾道：「你們也逃不了。」

羅更笑道：「我們而今被命運安排，共處一室，我們逃不了，你們也逃不了。」

衆人都沉默起來。

羅賓道：「老二，我們要等多久？」

「相信要幾個鐘頭。」

「我們衝出去。」

「不用，讓毒氣殺死那些警察，然後我們可以自由自在的離開。」

「警察不是可以……」

「沒用，當我們可以出去的時候，甚麼人也死掉的，那會有人作證，我們想怎樣安排也可以。」

「你想怎樣安排？」

「我們佈置一個好看的結局，譬如，那是卡普魯奴向我們善良的羅氏家族進攻！然後卡普魯奴與警察發生槍戰，他們都同歸於盡，我們兄長死了，一切罪咎都在他們身上，我們是無辜的受害者，甚至可以得到意大利政府的賠償。」

波爾聽了，怒從心起。

「那麼他們呢？」羅賓問。

「他們……」

忽然，羅賓道：「既然我們要等，那麼，我說一個故事給你們聽，好不好？」

羅更道：「好極。」

羅婷並沒有答話。

羅賓道：「你知我怎會獨眼的？」

羅更道：「你對我說過，那是一次意外，被兩個無名小卒所射盲的。」

「其實並不是無名小卒。」

「那麼是誰？」

「恰巧他們今日也來了。」

「甚麼？」

「是的！」他們沒有說甚麼，但在場的人都明白，他所指的人，只有是馬獅龍和劉警司。

馬獅龍心中想：「我射盲他的眼睛？」

他又再記起那場面，他們確是有放槍，不過，他不敢肯定，是否射中他的眼睛。

不過，如果眞的是自己射盲他，他也不會感到內疚，因爲當時他是個毒販。

對於從事與毒品有關工作的人，馬獅龍一向認爲，殺死他們並不是罪，而是替天行道。

劉警司也沒有記得清楚，究竟

是不是他射中了羅賓的眼睛，那時他最感到遺憾的是沒有射中羅賓的太陽穴，讓他立即死掉。

而且那件事情已有十多年。

羅更道：「他們都要快死了，你的仇很快便報了。」

「那豈不是便宜了他們。」

「那你想怎樣？」羅更問。

「在這幾個鐘頭，我們也無聊，就讓他們臨死之前，也嘗嘗獨眼的滋味。」

「如果你認爲是必要的話。」

他們的對話，似是旁若無人，尤其是似乎完全沒有理會馬獅龍與劉警司的存在。

兩人互相望了一眼，波爾並不明白，因爲他們所說的是中國話。

馬獅龍心下實在氣憤。

不過，在這個時候，在這個環境，氣憤也是無補於事，他咬了咬嘴唇，看他來勢如何。

那時，他們各人所處的位置，均是有所掩護。

羅賓朗聲道：「馬獅龍，你出來。」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他。

他又叫道：「馬獅龍，你知道我日夜在獄中，都想着一件事。」

馬獅龍好整以暇地道：「你有甚麼好想？」

羅賓道：「我就是想親手弄瞎你的眼睛。」

「好，你來，你的夢想快要實現，但結果却並不一定與你所想像的一樣。」

「你出來。」

羅賓竟然是首先一躍而出。

馬獅龍並沒有立即躍出。

跟隨着羅賓的勞根，也跳了出來，對羅賓道：「羅爺，你先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也報一箭之仇。」

羅賓道：「甚麼一箭之仇？」

勞根道：「那是在國內之時……」

羅賓也記起當時的情形，說道：「好極，你先與馬獅龍較量一下，不過，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你千萬不要打死他，因爲我還要弄瞎他。」

這話無疑是一種侮辱。

勞根道：「好極。」

羅賓退了回去，勞根道：「馬獅龍，你出來。」

馬獅龍低聲對劉警司道：「這兩個傢伙，都是人面獸心的人，你小心掩護我，我要好好教訓他們。」

劉警司道：「何必作意氣之爭？」

馬獅龍道：「並不是意氣之爭，而是我如今有這麼一種想法，這些殘害人間的人，一槍結束了他們的生命，那才是便宜了他們。」

馬獅龍已一躍而出。

勞根第一時間撲了過來。

馬獅龍閃開，但勞根來勢快而猛，馬獅龍無法完全避開，左手給他碰着。

勞根一沾上馬獅龍的身體，便死命的扭着。

馬獅龍立時甩開他，可是他實在是不顧一切的扭着他，馬獅龍一連發出幾拳。

勞根發出豬哮一般的聲音，證明他吃了這幾拳，身體受創，不過，他並沒有放開馬獅龍。

他仍然拚着被馬獅龍再打的危險，仍然死命的扭着馬獅龍，並且趁勢以身體的重量，壓向馬獅龍。

馬獅龍無法把他擺脫。

一時之間，馬獅龍因爲既要甩開他，也要發勁來打他，身體頓時失了平衡，被他壓在地上。

勞根一壓着馬獅龍，伸長脖子，一口便咬下馬獅龍的耳朵處。

馬獅龍也覺恍然，爲甚麼勞根會做出如此孩童般打架的手法。

可是，當勞根的嘴唇碰着馬獅龍的耳朵，馬獅龍立時聽到勞根的說話，「小心，他身上……有腐蝕液體……」

馬獅龍並不明白他的意思。

不過，勞根似乎是用力咬下他的耳朵，外面看來，動作極爲迫眞。

羅賓看了，也高興狂叫：「好，好極，讓他先嘗嘗獨耳馬獅龍滋味。」

馬獅龍只覺耳朵癢癢的。

他雙手一推，勞根已放了扭着他的手，整個人像斷線的風箏一般，被馬獅龍推了開去。

馬獅龍立時掩着耳朵，作痛苦的情狀。

這時，勞根倒在那牆下，那一推實在不輕。

羅賓却趁此機會一躍而出，看他的騰躍姿勢，他仍是有不弱的身手。

他一腳飛起，踢向馬獅龍的小腹。

馬獅龍向後一縮，一手抓着他踢來的左腿，然後再用力把他左腿向後一推。

羅賓整個人翻騰過去。

馬獅龍退後站穩，而羅賓又再度攻來，他這種報仇的打法，實在是叫人震驚。

羅賓又再出拳。

那一拳並不是十分有力，而是空門大開。

一個慣於搏鬥的人，一見到這種空門大開的情形，總是不由自主的攻上。

拚力的攻上。

不過，馬獅龍並不是盡了全力，因爲當他一發招之際，他忽然看

到羅賓似乎從懷中取開一些東西。

他還以爲他是拔槍。

不過，並不是槍，而是一小瓶東西。

在這電光火石之一刻，馬獅龍才明白勞根死命的吃了自己幾拳，而在他耳邊說的話。

腐蝕性液體。

馬獅龍連忙收住了去勢，他轉身。

一陣雨點般洒了過來。

馬獅龍連忙用雙手護着頭部，他雙手雖然有衣物護着，但當他退離了，那液體便入衣物之內，他感到雙臂異常的刺痛。

「你好機警。」他又再噴。

馬獅龍已迅速退後，忽然，他轉身衝前，這出其不意的一着，雙脚踢出。

羅賓千萬也料不到馬獅龍這釜底抽薪的攻法，無法化解他的雙腿。

他吃了個正着，被馬獅龍踢了個人仰馬翻。

而他手持那瓶腐蝕性液體，已上了半空，跌下之時，剛好在他身旁，玻璃碎裂，那些腐蝕性液體，濺滿了他的衣衫，手脚沒有衣物覆蓋的，液體碰到，便立時產生腐蝕作用，腐蝕得令他哇哇大叫。

馬獅龍實在想再撲上去，把他痛毆一頓，這人心腸毒辣，實在並不是一個大丈夫。

不過，那邊人影一閃。

馬獅龍止住了去勢，但見羅婷已一躍而出。

羅婷再竄上前，護住了躺在地上的羅賓，叫道：「馬獅龍，請原諒我，各爲其主。」

馬獅龍道：「這人根本不是個好人。」

「不過，直到目前爲止，他不只是我的老闆，而且還是我的恩人。」

馬獅龍一時無言以對，恩義兩難全，自古以來，多少可歌可泣之事，想不到馬獅龍也要面對如此婆婆媽媽之事，他並沒有再攻上。

忽然，勞根叫道：「羅小姐，他不是你的恩人。」

羅婷愕然。

勞根道：「羅賓不單不是你的恩人，而是你的仇人。」

「甚麼？」羅婷問。

羅賓叫道：「勞根，我這麼好待你……」

勞根道：「我一直以爲是，不過，我看你殘酷對待你的手下，今日沒有輪到我，因爲我還有利用價值，明天，或者下一個計劃，我沒有用的時候，我也會被你推了出去。」

「我沒有對你……」

「但我看得太多了。」勞根嘆了口氣。

羅婷追問道：「勞根，你剛才說的是甚麼話，挑撥我與契爺之間的感情。」

「信不信由你，我與你父親是同時爲羅賓工作，他那時還沒有獨眼。」

羅賓非常惱怒，因爲他最不喜歡別人提他的獨眼。

「他爲了躲避敵人的子彈，把你父親推了出去！」勞根道。

羅賓道：「他用生命來保護我……」

「本來也是說得通的，不過，他並不是在自願的情況下護你，而是你推他出去，這樣，他的身體作了你的擋箭牌，你逃過了這一難。」

羅婷回望羅賓。

羅賓叫道：「不要聽他亂說。」

勞根續道：「你父親中了幾槍，其實還有機會生存下去的。」

羅賓道：「你再說下去，我也不放過你。」

「其實我眞的不想說，不過，羅小姐，我實在不忍心，讓你認賊作父下去。」

羅賓突然一揚手，另一瓶腐蝕性液體向着勞根的臉部飛過來。

勞根閃避不及。

那葯水瓶的玻璃十分薄，一接觸到任何物件，便立時爆裂，那些腐蝕性液體濺起，勞根狂叫。

他按着臉部。

勞根仍然叫道：「你的父親當時受傷非常嚴重，我想他的身體忍受不住痛楚，呻吟起來……」

勞根停了下來。

羅婷緊張地說道：「怎麼了？」

「因爲他們正在躲避敵人的追殺，羅賓爲了害怕因爲你父親的呻吟聲而驚動了敵人，他突然……」

羅賓猝然道：「你你還說……」

他走近，一脚踢起。

勞根本來是撲轉面向地的，被他一踢，他整個人翻了過來。

在場的人忍不住的驚叫。

因爲勞根的臉孔實在可怕，血肉模糊，而且焦黑，難以想像的難看。

勞根仍然忍着痛苦道：「他一刀直插你父親的心口……」他頓了一頓道：「他不再叫了，永遠不再出聲了……」

羅婷道：「你……你說的是眞話？」

「這個時候，我還會說些甚麼。」

「我不明白，爲甚麼他會養大我，供我讀書，到外國去，而且一直對我好極。」

「因爲他是在贖罪！」勞根道。

羅賓道：「羅婷，你相信他嗎？」

羅婷沒有立即回答，她慢慢的轉過身來，臉孔是出奇的平靜，道：「我想不到一個理由，他會在這個時候欺騙我的。」

忽然，一聲槍响。

羅婷非常敏捷地避開了。

馬獅龍也趁這混亂的一刻，撲了出去，一手拉了勞根過來，他的臉孔被腐蝕性液體侵蝕得非常厲害，不過，那並非一定會死的。

馬獅龍非常感激他貼耳的一句話，否則，自己的臉孔可能與他一樣！

勞根在痛苦中仍然認得馬獅龍。

馬獅龍道：「爲甚麼要助我？」

「因爲你曾經在羅賓之前，放過了我一馬。」

馬獅龍想起與他交手的情形。

「那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不，你手下留情，不是讓我身體不受痛苦，而是給我尊嚴……」

他沒有再說下去。

馬獅龍想不到，小小的寬恕竟然是自己又一次逃過災難的原因。

他輕輕把勞根的眼睛撥下。

羅婷忽然一聲怪叫，羅賓發出了一槍，他暴露他隱身的地方。

羅婷閃身過去，她的動作實在快捷，眨眼之間，她已來到羅賓身旁。

她一手便抽起了羅賓。

羅賓雖然身體龐大，但仍然被她抽了起來。

羅婷的槍指着羅賓的右眼，道：「你說，你是殺死我父親的人！」

羅賓沒有作聲。

「你再不說，我向你右眼射去。」

羅賓仍然沒有出聲，其實他早已默認了，不過，羅婷實在難以相信，一個對自己這麼好的人，竟然便是自己日夕想找尋的仇人。

仇人，她把槍一推，推向羅賓的右眼。

「說！」

羅賓突然反抗，羅婷便要立即開槍。

馬獅龍喝道：「不要殺死他。」

話未說完，一聲槍响，可是那並不是羅婷所開的槍，而是一直躲在旁邊的羅更，羅賓的二兒子。

羅婷一手拉了羅賓作擋箭牌。

那顆子彈入了他的腹部，羅賓狂叫。

羅更把槍直指羅婷，道：「你放開我父親。」

羅婷道：「不放又怎樣。」

羅更不言。

馬獅龍在一旁，他當然不想羅更與羅賓就此死去，因爲他們所犯罪孽，一定要使他們面對，接受法律制裁。

他看見羅更有些蠢蠢欲動的姿勢。

當馬獅龍想制止的時候，羅更已放槍。

羅婷反應也快，她把羅賓一推。

子彈飛射往羅賓的頭部。

羅賓狂叫了一聲。

只見他右邊那隻眼睛，已被子彈射了進去，子彈從前面入，腦後出。

在羅賓身後的羅婷，被濺得一身是血。

羅更也狂叫，他不顧一切危險，撲了出去。

「爸！爸！」他抱起他的父親。

羅賓早已瞎了一隻眼睛，而今另一隻眼睛也被射穿了，而且是由他兒子所射。

有道是，自作孽，不可活。

果然是應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

劉警司持着槍出去，指着羅更，道：「羅更，你被拘捕了。」

羅更並沒有理會。

他突然放下了父親的屍體，撲向劉警司。

他突如其來的動作，使劉警司措手不及，被推倒在地，劉警司在地上一滾，擺脫了他的糾纏。

兩人便在當中打起來。

不過，他並沒有劉警司那麼敏捷，不及三兩個回合，已把羅更制服。

羅更有點瘋狂似的。

馬獅龍往看羅婷，問道：「你怎麼了？」

羅婷道：「沒有甚麼。」

勞根也上前道：「馬獅龍，我沒有欠你了。」

馬獅龍起初有點愕然，但隨即明白。

馬獅龍道：「其實是我欠了你！」

「沒有！」他呆呆的站着，不一會，他對羅婷道：「羅小姐，我一見你的時候，並不知道你便是我以前的拍檔羅老八的女兒，後來，我知道了，我不忍心掃你的興！因此，我沒有告訴你。」

「勞根叔，你在最適當的時候告訴了我，並且讓我把握了這一個機會報仇……其實，現在世紀已不適宜用報仇這些字眼的了。」

馬獅龍道：「對，我們都是文明人，不應再用報仇這些不合時宜的字句，上天早已給他報應。」

這時劉警司已把羅賓手邊的打手拘捕了。

劉警司道：「我們還有一個對手。」

馬獅龍道：「是的，卡普魯奴還在外面。」他看看手錶，從卡普魯奴開始放入毒氣，轉眼已有三個

鐘頭，他續道：「看來他們會攻上來。」

劉警司道：「是的，他們慣用的手法，是斬草除根，不過，不知道毒氣是否完全散去。」

馬獅龍道：「讓我去看一看。」

勞根道：「讓我與你一起去。」

他們走近門邊，開了少許門隙。

外面再沒有煙霧，也沒有氣味。

馬獅龍吸了一口氣，看來並沒有甚麼異樣。

他們把門關上。

馬獅龍道：「外面毒氣已散，不過，我相信卡普魯奴仍在，而且會設一些陷阱來殺害我們，其實他的目標是在羅賓父子，而今他們已死，羅更就捕，陷阱便會對付我們。」

羅婷道：「卡普魯奴這人也是放不得的。」

馬獅龍道：「這個當然。」

劉警司道：「我們只有三個人。」

勞根道：「如果你相信我，我也要去。」

馬獅龍道：「你只是替羅賓作保鏢工作，其餘一切毒品的事，你也沒有份兒，我們當然相信你。」

羅婷道：「我也想……」

劉警司道：「羅小姐，我明白你剛才的一切，都是自衛，我們在場的人都可以證明你，而且這次，你間接協助我們，破獲一個如此龐大集團，你應該獲獎才對。」

馬獅龍道：「好了，我們準備一下。」

他們各自拿了可用的槍。

然後，他們由馬獅龍領着，出了那個密室，當他們一轉出通道，槍聲便响。

四人伏在一角。

勞根爬近馬獅龍處，輕聲道：「我們只要過了這一個通道口，便可安全反攻。」

「怎樣？」

「先想辦法過了這個通道口。」

馬獅龍道：「他們用機關槍橫在這裏，有甚麼辦法可想？」

「我們詐作投降。」

「這倒是一個辦法。」

馬獅龍爬近劉警司，問道：「你身上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暫時曚蔽附近的人？」

劉警司道：「怎麼曚蔽……對，我身上有幾顆小型的煙霧彈，我把煙霧彈拋出，你們由這裏衝出去，我作掩護，好嗎？」

馬獅龍同意。

羅婷道：「馬先生，我與你一起衝出去。」

「這個也好。」

勞根道：「好極，羅小姐的身手比我快。」

於是，一切準備就緒。

劉警司把煙霧彈擲了出去，爲了安全，他一連擲了三個，馬獅龍與羅婷才出動。

他們忍住呼吸，出了那通道，在轉角處一連擊退了幾個人，然後打開機關槍，把本來埋伏在附近的人，都趕了出去。

「快來！」馬獅龍叫道。

勞根與劉警司過了那邊通道。

勞根道：「跟我來！」

他們跟着勞根，從一個巨大的氣道，滑了進去，他們一一的滑下。

當他們從氣道出去，竟已是下面一層另一個房間。

勞根道：「好了，我們可以從另一層兜上去，捉拿那個卡普魯奴。」

馬獅龍道：「你怎知道這些地道？」

勞根道：「其實，羅賓這次來這地方，並不是旅遊或者視察他兒子的業務，獨眼羅賓這個人，一直有巨大的野心，他在獄中，遙遙地指揮這個王國的建成，他要回來做這王國的皇帝。」

馬獅龍問：「他年紀已大。」

勞根道：「他年紀越大，野心也越大，而且，事實上他兩個兒子，總沒有他那麼老奸巨滑的經驗，你這次對付最大勁敵，他們沒有法子。」

羅婷道：「怪不得我一直在他身旁，聽到他在揚威立萬，自言自語，原來他眞想在意大利揚威立萬，大殺黑手黨。」

馬獅龍道：「假若他這次一舉成功，他果眞是揚威立萬。」

劉警司道：「這個當然，下一步……如果這一次成功，不知他會怎樣。」

勞根道：「我聽過他說會去美國。」

馬獅龍道：「這個人果眞野心極大，不過，我們不要再說下去。」

勞根道：「這幾天，羅氏兄弟一直帶着羅賓視察四週，我也在旁，因此我知道這氣道是一處逃生方法，從這裏我們可以出去，通到另外一層！」

羅賓道：「你以爲卡普魯奴會在何處？」

勞根道：「以我的估計，他應該在羅賓的私人書房之內，因爲那個書房內，是羅氏兄弟專爲迎接羅賓來的地方，那裏一切東西，應有盡有，而且名酒羅列，卡普魯奴是個喜歡喝酒的人。」

「怎樣去？」

勞根領着衆人，下了一層，這地方似乎是十分隱蔽，並沒有卡普

魯奴的人。

勞根道：「那邊是了。」

馬獅龍一馬當先，却又縮了回來，道：「我相信你沒有猜錯——這大門處，有很多守衛。」

「我們攻進去。」劉警司道。

「不，那會打草驚蛇，你們兩個，繼續用煙霧彈擾亂外面的人，我與羅婷入內。」

「好極。」

劉警司佔了一個有利的位置。煙霧彈一爆發，馬獅龍便直竄那大門去。

門並沒有鎖上，他們在迷霧中，一竄而入。

這地方與外面只是一門之隔，但整個情形完全不同，不單是佈置不同，而且隔音設備非常好。

非常安靜，靜得使人有點害怕。

「誰？」是卡普魯奴的聲音。

四人竄至聲音來處。

他們見不到卡普魯奴，却見一張大椅子，背向他們，突然，椅子一轉，只見卡普魯奴已把椅子轉了過來，他雙腳放在大桌子之上，手上持有一杯酒。

而這張金碧輝煌的大桌子上，還有一柄大「麥林」。

四人並沒有露臉。

卡普魯奴把麥林拿起，叫道：「誰？」

他似半醉，不過，他仍有警覺。

勞根似乎欺他有醉意，挺身而出，而卡普魯奴反應也快，一槍射出。

勞根應聲倒地，看來他是傷了右手。

卡普魯奴喝道：「你們出來！」

他已撲了出來，把那支麥林指向前面。

他們三人無處可避，只好出來。

「放下槍！」卡普魯奴似乎並不認識他們，但是他們能攻入來，知是不凡之輩。

他們放下了手槍。

卡普魯奴看見了羅婷，叫道：「你來！」

羅婷走上前。

卡普魯奴問道：「你是羅賓的女兒？」

羅婷沒有回答，但見卡普魯奴上前，一手搶了羅婷過去，馬獅龍實在看不過眼，一矮身想把槍掠回。

但卡普魯奴更快，回首一槍。

槍並沒有射中馬獅龍，不過，那陣迴响實在怕人。

馬獅龍放下槍，人再一竄，已竄過書櫃那一邊，那邊一個裝飾架上有一柄日本式大刀。

他伸手一拿，回身便劈。

這一連串的動作，電光火石的一刹，卡普魯奴根本無法看到他在做甚麼。

當他知道之時，已是太遲，因爲他拿着槍的那隻手已被馬獅龍劈下。

他過了一下，才狂叫起來。

劉警司已撲出，一槍指着他大眼睛。

卡普魯奴大叫：「不要，不要，我不想獨眼！」

這時，外面人聲沸騰，因爲書房門已開了。

波爾探長在外面，原來他趁着他們不覺之際，早已離開，並且與他部下會合。

波爾探長道：「你們怎麼了？」

馬獅龍道：「這是黑手黨頭子卡普魯奴！快派人送他去醫院，讓他好好接受審判。」

波爾道：「多謝你們，協助我破了這件差不多有十個探長因之而失職的案。」他頓了一頓，道：「有沒有火機？」

劉警司遞了火機給他，他點燃了那支一直沒有點燃的香煙，拚命地吸了一口。

波爾探長把戒煙的誡破了，但也破了整個歐洲最大的製毒機關。

當馬獅龍與劉警司、羅婷、勞根乘飛機回本市的時候，羅婷忍不住的問：「馬獅龍，你怎會這麼肯定，那柄武士刀如果是假的，你會怎樣？」

「我不知道，我也只是搏一搏。」

羅婷抹了一抹額上，表示那實在危險。

馬獅龍道：「人生本是一場賭搏。」

羅婷道：「是的，羅賓、卡普魯奴，他們也是在賭搏，不過他們的方式與我們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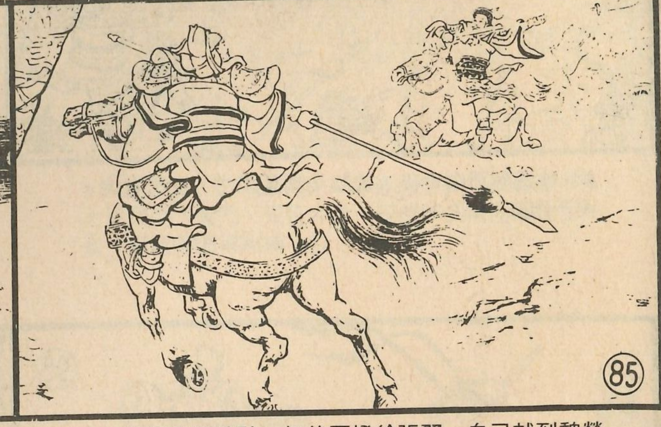
劉警司道：「這次，是我們勝了，也是數千數萬人的勝利，沒有那些毒品，很多人才有眞正的生活。」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六

姜維避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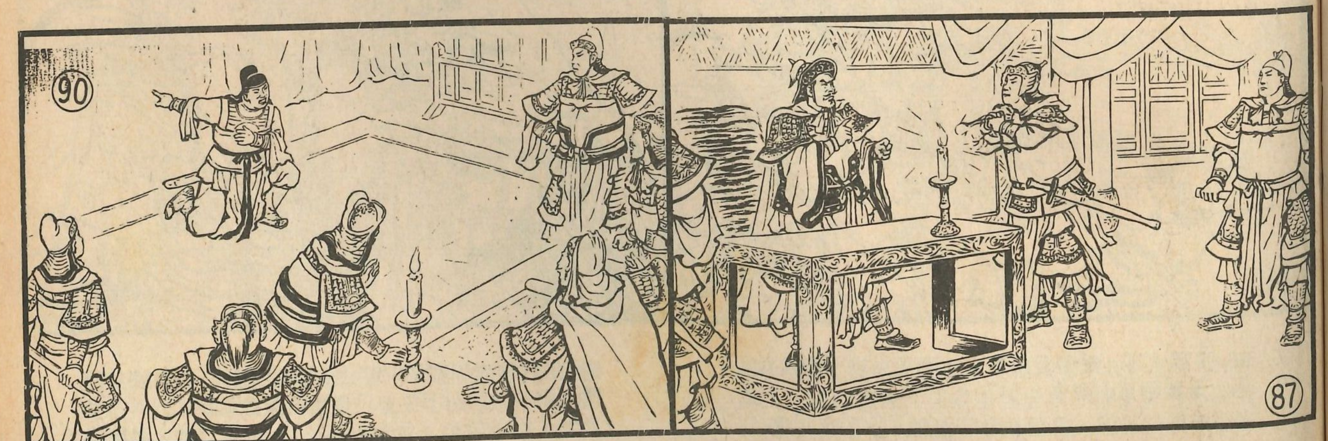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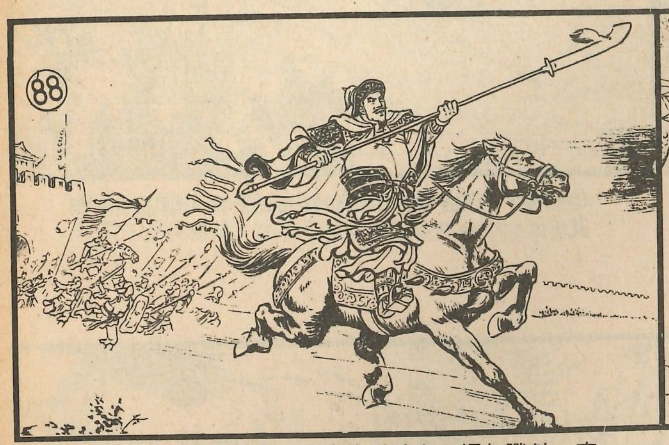
85 姜維連稱妙計，把後軍撥給張翼，自己就到魏營來挑戰。鄧艾出馬，鬥了一天，不分勝敗，便各自收兵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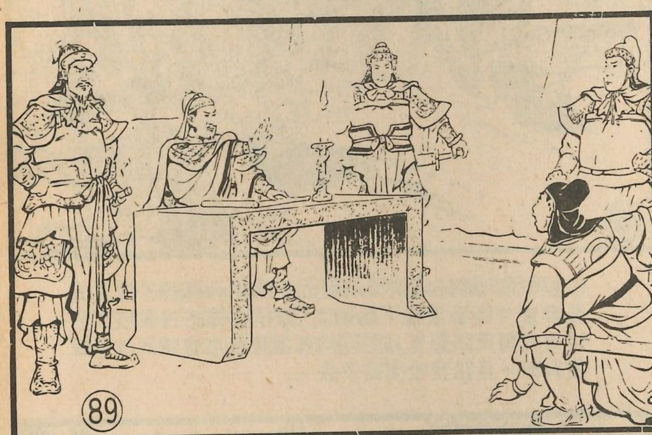
86 一連戰了兩天，鄧艾心裡懷疑：「蜀兵敗了兩陣，全然不退，反來挑戰，是甚麼意思。」想了一會，猛然省悟。



87 他慌忙對司馬望道：「姜維一定分兵取祁山去了。師纂兵少，守不住寨子，我只有親自去救他。你在這裡堅守勿戰，等姜維兵動，再隨後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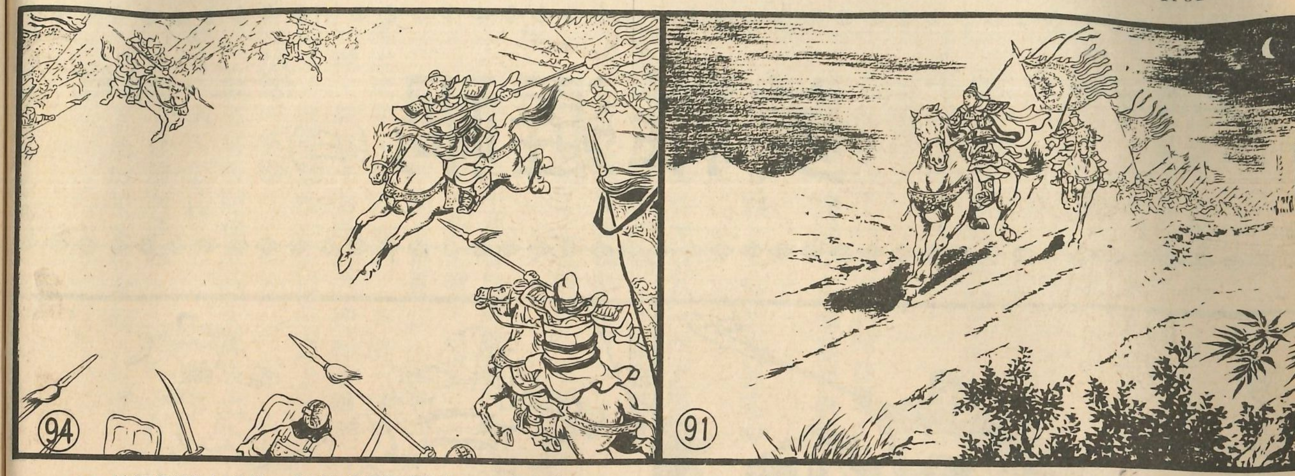


88 他挑了三千精兵，乘夜吹動號角，擂起戰鼓，直奔蜀營，裝出了攻擊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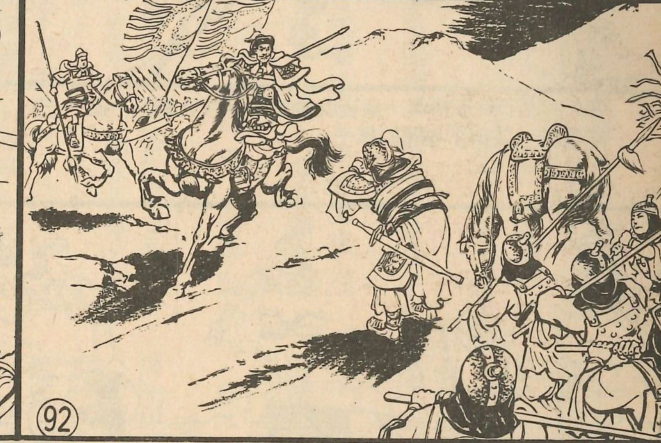
89 小軍慌忙來報姜維。姜維下令道：「緊閉寨門。魏兵衝突，只准放箭射擊，不准出寨迎敵。」

90 姜維剛在佈置，魏兵已經衝過蜀寨，往東去了。姜維對衆將道：「鄧艾已經識破我的計策，現在虛張聲勢，却是奪路救祁山去了。」



91 他留下傅僉守寨，親自點起三千兵，隨後來追鄧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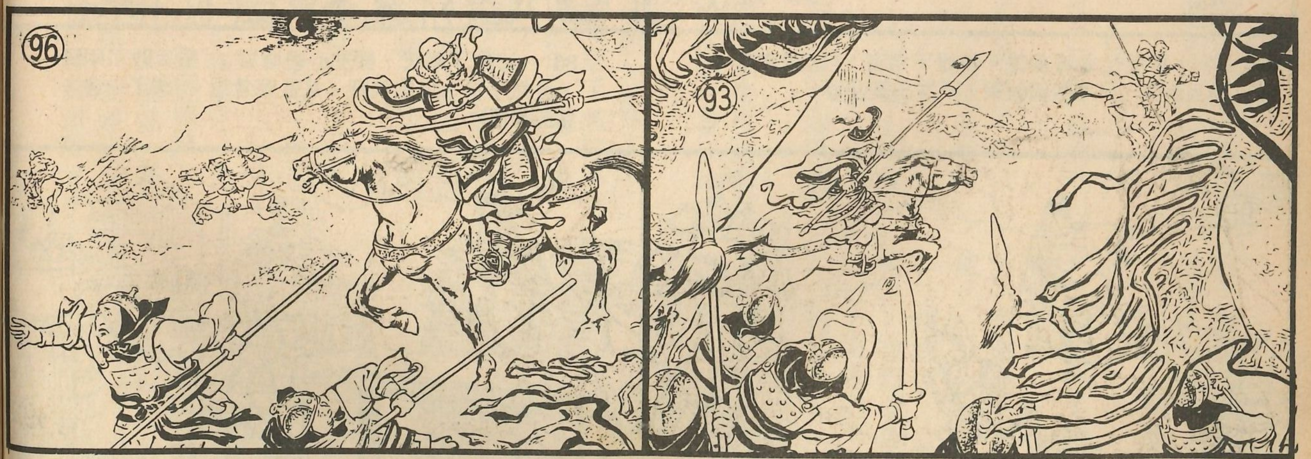
94 他退到祁山背後，被魏兵團團圍住，左衝右突，衝不出去。



92 再說，鄧艾兵到祁山附近，遇見師纂領了敗殘人馬奔來。師纂滾鞍下馬道：「寨子被蜀將張翼破了，特來向將軍請罪。」鄧艾道：「這是我沒有想到，將軍沒有罪，且跟我收復寨子去。」



95 忽聽得西北角上，喊聲大震，魏兵像退潮一般向後倒退。小軍趕來報告：「大將軍的援軍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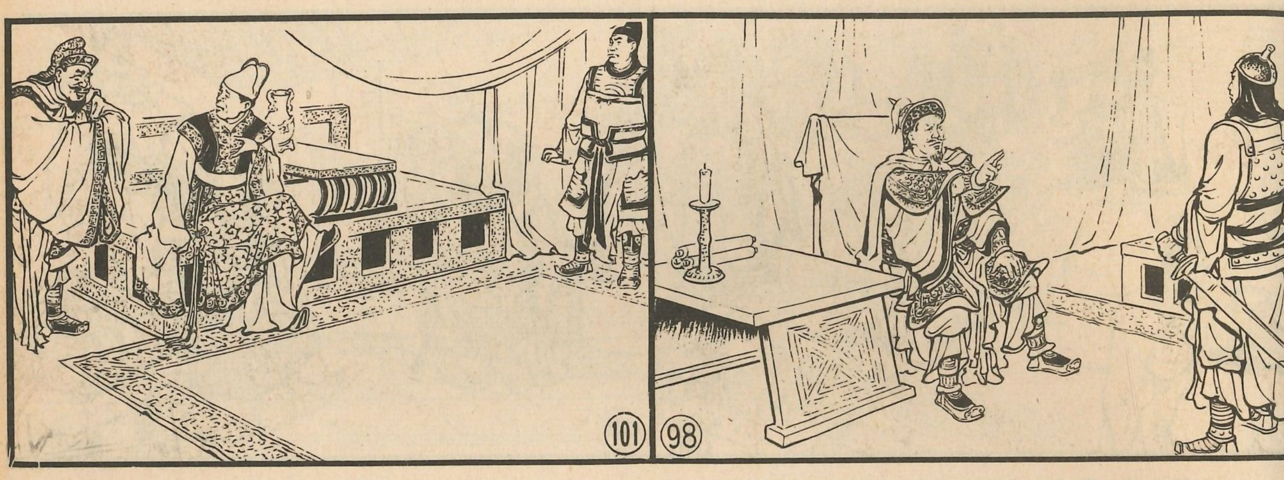
93 張翼剛攻下寨子，還沒有整頓軍馬，不防鄧艾已經趕到。他抵敵不住，只得重新退出寨來。

96 張翼大喜，乘勢殺出圍來，兩下夾攻，把魏兵殺退，又趕到祁山寨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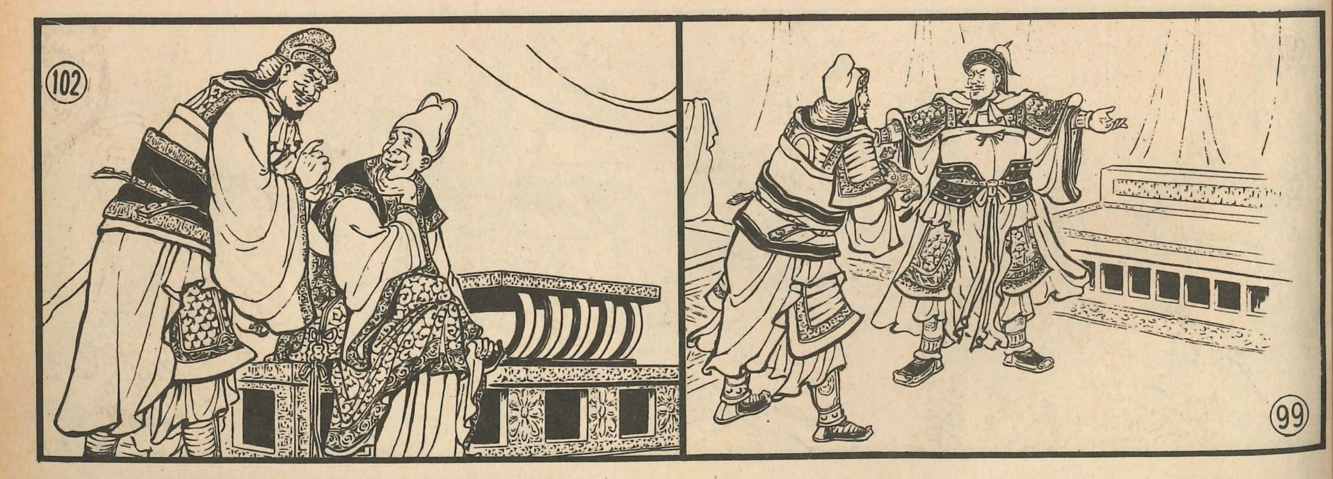
97 鄧艾手下只有三千兵，師纂的守寨兵也剩得不多，只得閉了寨門，死死守住。姜維和張翼兩軍會在一處，把魏寨圍得鐵桶一般。

100 党均扮了一個商人，爬越山嶺，繞出了蜀軍的包圍。日夜趕路，來到成都，便到黃皓府中來求見。



98 鄧艾守了半個月，被蜀兵奪了幾個寨子，步步進逼。司馬望的人馬，又被蜀將傅僉圍在洮陽城裡，動彈不得。鄧艾好幾天焦思苦慮，猛想起上回往成都活動的党均來。

101 黃皓聽報，微微皺上眉頭，對右將軍閻宇道：「那姓党的，去年要我召回姜維，只送了少許財物，却敎姜維與我結了仇。這回又來，見還是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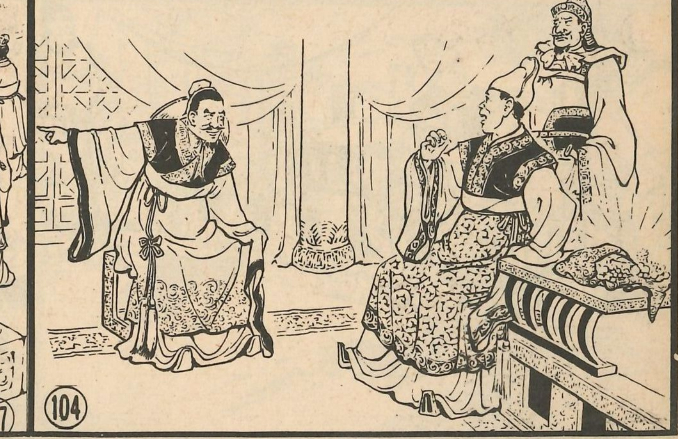


99 他把党均喚來商量。党均滿有把握地道：「黃皓爲人，愛財如命，只要多備金銀，他甚麼事都能做。」鄧艾寬了心，搜集了金珠財物，敎党均連夜往成都去。

102 閻宇是個文不能拿筆、武不能提槍的傢伙，靠黃皓弄到了個右將軍的頭銜，成天在他身邊伺候。聽到問話，慌忙答道：「且着他進來，說得有理，大家商量，說得沒理，趕他出去。」



103 黃皓令党均進來。党均獻上了金珠寶物，拜道：「鄧艾將軍問候公公。」黃皓眼看寶物，早有五分心喜，帶笑道：「你家鄧將軍又被姜維圍住了吧？」



104 党均不慌不忙道：「被圍了，鄧將軍準備退守渭水。聽說姜維揚言：公公在朝內專權。他取了祁山，立了大功，便要回來整肅朝廷。鄧將軍恐怕與公公有礙，所以差我前來報信。」



105 黃皓聽了，想起姜維上回出兵時的兩道目光，急得心頭亂跳，慌慌張張地說：「鄧將軍退不得，我想法召姜維退兵便了。」党均道：「如能這樣，公公不但沒有意外，鄧將軍還要重重酬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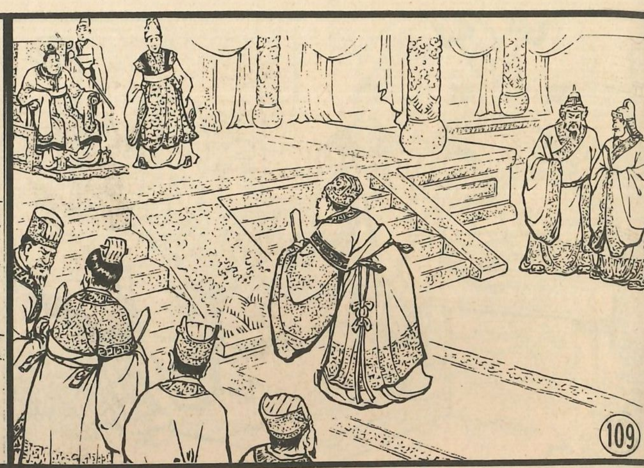
106 黃皓送走了党均，與閻宇商量道：「我與姜維不能兩立，要設法除了他才安心。」閻宇道：「他兵權在手，奈何他不得。先想法奪了他兵權，再等機會。」兩人商量到半夜才散。



107 第二天，閻宇到處散布流言，說姜維不滿意後主，要帶兵投降魏國去。不到三天，這謠言到處傳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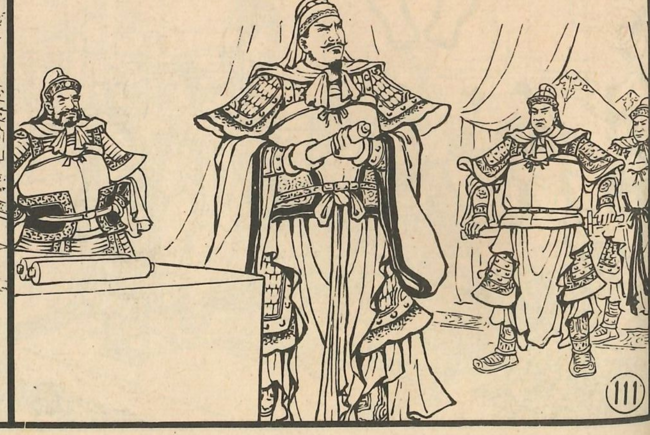
108 黃皓便來奏知後主。後主大驚，連叫：「這怎麼是好！這怎麼是好？」黃皓道：「要趕緊拿下他的兵權。右將軍閻宇智勇俱全，叫他去代替姜維，令姜維馬上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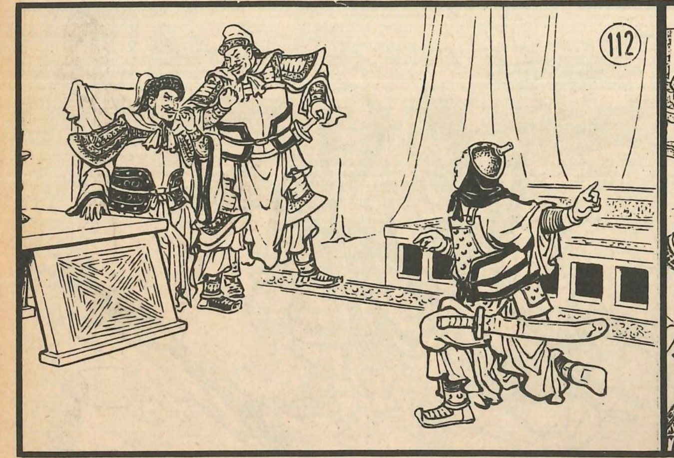
109 後主打不定主意，召集了羣臣計議。許多文武知道是黃皓造謠，却不敢明說。秘書郎郤正奏道：「陛下既然心中疑惑，可以把大將軍宣召回來，再作道理。」



110 後主聽了，便連下三道詔旨，差人星夜趕往祁山，要姜維火速班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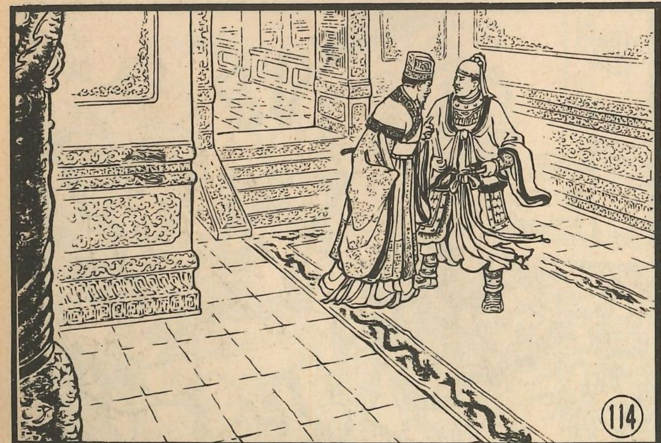
111 姜維正在圍攻祁山，接到詔旨，心中驚疑不定。直到第三個使者到來，才嘆了口氣，決定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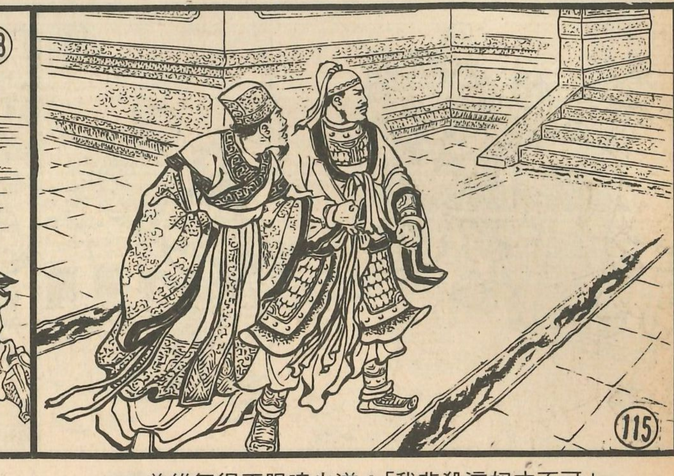
112 他一面差人往洮陽去通知傅僉，一面與張翼約束部隊，乘夜退兵。鄧艾明知反間計見了效，可是被圍了這多天，兵力十分疲乏，不敢出寨追擊。



113 姜維在漢中歇住人馬，就跟了使者，到成都來朝見後主。哪知後主聽說姜維已經全軍回來，一來放了心，二來也不好意思見姜維，一連十日，不曾上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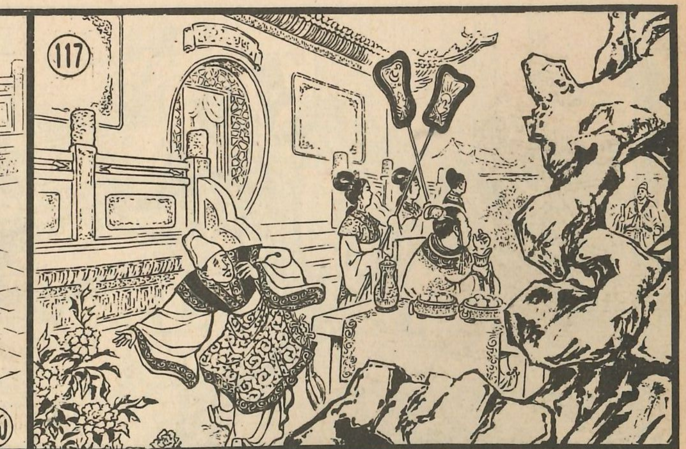
114 姜維更懷疑，天天到朝裡來求見。這一天遇到郤正，便問道：「主公召我回來，究竟爲了甚麼事？」郤正嘆了一口氣，把黃皓造謠的事全說了。



115 姜維氣得兩眼噴火道：「我非殺這奴才不可！」郤正忙道：「主公寵信黃皓，要防他從中生事，大將軍繼承丞相遺志，責任重大，不要與小人一般見識，誤了大事。」



116 姜維壓不下心頭的火，見後主仍不出朝，便帶了幾人，闖進宮裡。直到後園，望見後主正在開懷暢飲。



117 黃皓在旁邊斟酒，看見姜維大踏步進來，慌得叫一聲：「姜維來了」，放下酒壺，往假山洞裡跑去。



118 後主放下酒杯，姜維已到了跟前，哭拜道：「我把鄧艾困在祁山，陛下連下三詔，要我退兵，究竟是爲了何事？」後主望望他，急切間找不出話來，只是低頭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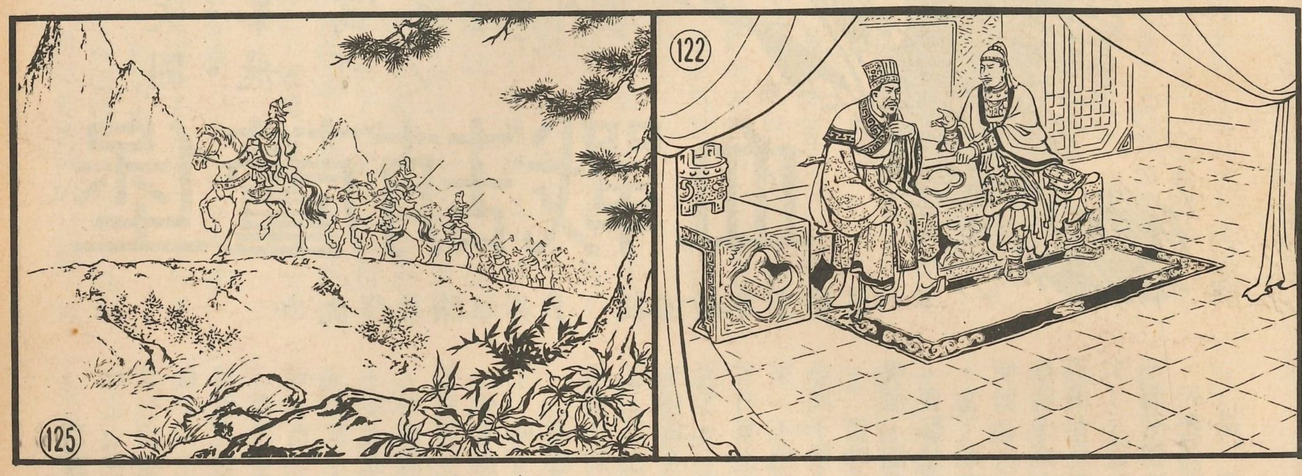
119 姜維連連叩頭道：「黃皓玩弄權柄，造作謠言，不殺了他，國事要壞了！」後主勉强笑道：「他是個奴才，不敢做甚麼大壞事，你何必擔心？」便令小宦官把黃皓叫來向姜維陪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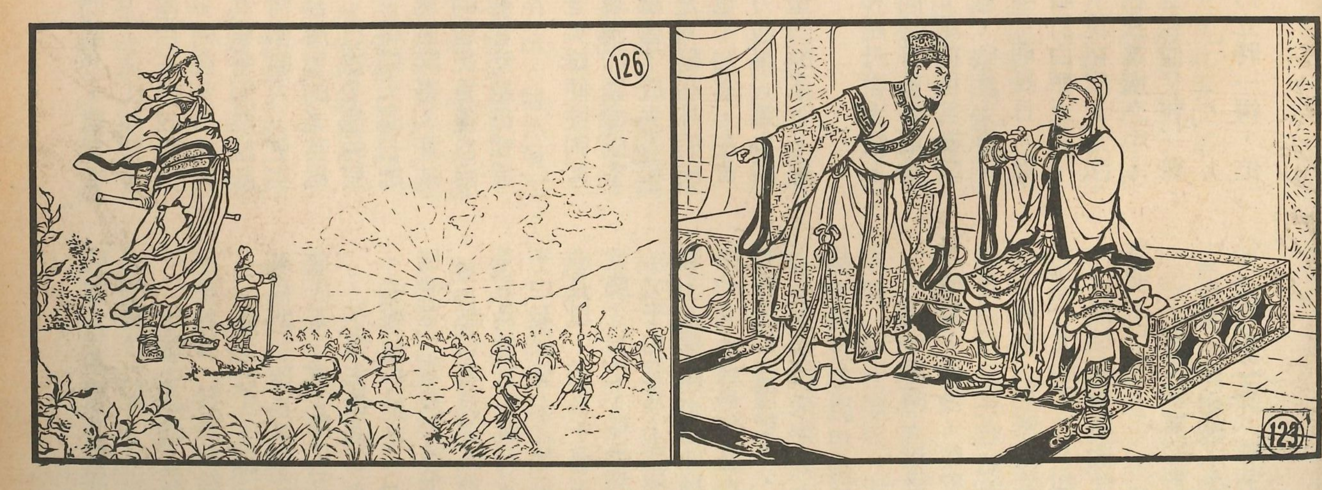
120 黃皓抖索索走出假山洞，在姜維面前噗的跪倒，哭道：「奴才只是早晚侍奉聖上，哪裡敢管國事。大將軍不要輕信傳說，請饒了我吧！」



121 姜維怒氣勃勃，對後主道：「陛下不殺黃皓，禍事要來的。」後主笑道：「諒一太監，有何作爲？大將軍看在我面，饒了他吧！」



122 姜維無奈，只得退出宮門，去尋郤正商量。郤正驚道：「將軍鬧了這事，禍在眼前。倘有差失，國家也完了！」姜維嘆道：「請先生教我一個保國安身的辦法。」



123 郤正想了一會，輕輕道：「將軍奏明主上，往沓中屯田去。一者可以積儲軍糧，二者可以掌握兵權，不怕暗算，這是一個保國安身的辦法。」姜維聽了，連忙拜謝。

124 姜維寫了表章，奏明後主，便回到漢中，召集衆將，安排防務。令胡濟守漢壽，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傅僉同守陽平關，準備魏兵侵犯。

125 安排完畢，他帶了八萬精兵，往沓中出發。

126 姜維在沓中紮下四十多個營寨，親自督率將士，開墾荒地，種植谷麥。進取中原的雄心，也暫時收拾起來了。

（全段完）

塞外風雲錄

高峯・文
可飛・圖

血戰葫蘆堡

小英雄除暴復仇　惡堡主專橫嗜殺

葫蘆堡位於雁門關外，孤零零的迄立在大草原之上，依山而建，其形如葫蘆，是一座白石建成的堡城，人在堡上俯瞰，兩百多里的大草原，盡在眼前，其氣勢固然雄壯，而堡主于白發，恃勢驕人，更不可一世，但生長在葫蘆堡的老英雄成長風，不畏強暴，已密令他的兒子成大元悄悄離家，聯絡大漠七雄，準備裡應外合，爲民除害，誅滅于白發，使葫蘆堡的居民重獲自由，但事機不密，却被管家趙丹知道了，向于堡主告密。

這麼一來，成老英雄便被刺客用長矛刺死，往日婢僕如雲的成家莊，現在孤零零的祇留下成夫人和老僕婦金姥姥，可是奔馳在外的成大元，一點兒消息也不知道，在黃昏日暮之際，却單刀匹馬，獨自回來，不用說，把守堡門的堡丁，急急向于堡主報告。

這時于白發正和趙丹在大廳上喝酒，因爲于堡主向趙丹舊事重提，要娶趙丹女兒——趙紅桃爲繼室，當下聽聞這個消息，欣然大喜，便對趙丹說：「老趙，前幾日，你推說令嫒和成大元暗訂白頭之約，恐怕女兒不肯嫁我，現在成大元回來了，他的性命已在我掌握之中，不消兩個時辰，他也和他父親一樣，死在我的長矛之下。」

這一句話，趙丹立時一愕，忙問道：「甚麼？是你用長矛射死成老的嗎？」

于堡主哈哈大笑道：「難道你不相信麼，我表演給你看。」

說至此，大叫一聲：「人來，拿我的三稜長矛！」左右答應了一聲，不一會，捧了五桿長矛前來。

于堡主接過了，走到石台階下，遙對趙丹說道：「老趙，你站在墻壁下，看我表演飛矛絕技。」

趙丹看見這五桿長矛，矛尖全是三角稜芒尖銳的，但他仍不相信于白發以堡主之尊，而作刺客行刺成長風，因爲于堡主有幾個出色的武師，於是，移步到墻下。

于白發爲了炫耀武功，刷刷連聲，五桿長矛連珠拋出，一陣咯喇喇的响，趙丹兩邊衣袖和袍角，全被長矛釘在墻壁上，動彈不得。

于白發桀桀的大笑，道：「老趙，現在你該相信我的飛矛厲害了。」

這一表演，趙丹靈機一動，詭計橫生，但是，他狡獪的面孔，仍然是滿堆着笑容的說道：「堡主的飛矛絕技，果然是武林中絕技，不過成大元的武功，却比他老子厲害，你能結果他的性命，這得待事實証明。」

一向驕橫慣的于白發，勃然道：「我才不屑和這小子動手啦。」說完之後，順手將懸掛在階前

的金鑼，連敲三下，左邊複壁門外，竄出三個彪形大漢，躬身施禮道：「堡主有何吩咐？」

于白發冷冷的道：「徐盛、王猛、方德華，我派你們三人前往成家莊，將成大元這小子人頭取來，重重有賞。」

三人答應一聲，疾奔而出，轉眼便失其踪跡。

趙丹看在眼裡，逃走之心更急，因爲此次告密，出賣成長風，獲得明珠一斗，貂皮十件，黃金一千兩，如果攜帶這些寶物，逃入關中，一輩子享受不盡，勝過在這裡寒天大漠的葫蘆堡躭驚受怕。他雖然作此打算，但仍然敷衍于白發，等候徐盛、王猛、方德華三人回來。

殊不知徐盛等三人到了成家莊，便看見成夫人在催促成大元逃走，金姥姥亦連聲說道：「成公子，你快點走吧，時候不早，堡門快要關閉了。」

成大元却不依，絮絮的問道：「究竟誰是我的殺父仇人？妳們不說個明白，我逃也是沒用，人海茫茫，教我找誰報仇？」

這幾句話也說得有理，成夫人便告訴他道：「姥姥的兒子，金天成已四下調查，待他查明之後，我命他去告訴你的，走吧，不要逗留在這危機四伏的葫蘆堡了。」

金天成是成大元的青梅竹馬的朋友，情同手足，成大元不視他爲僕，而且知道他是一個能幹的小伙子，當下便道：「既然如此，我們母子二人，就此分袂，金天成查出仇人後，叫他立即來大漠七雄那裡告訴我。」

成夫人唯唯的答應。但成大元才離開了幾步，又折回來問道：「娘，趙丹往那裡去了，爲甚麼家裡的用人都跑光了，難道有人陷害？」

成夫人還想瞞着兒子，但金姥姥忍不住道：「老爺是給堡主害死的，趙丹這無恥老匹夫，已當了堡主的總管，狼狽爲奸，早就遷往西大街的巨宅去了。」

成大元不聽猶可，一聽之下，他那裡肯離開葫蘆堡，飛身上馬，便去找于白發，却不料大榆樹上突然跳下一人，大喝道：「往那裡走。」聲到人到，一下子便將成大元撲倒，墮下地來。此時雖然是暮色昏暗，成大元認得來者不是別人，正是于堡主手下的武師中徐盛，不禁勃然大怒道：「哼！你這爲虎作倀的傢伙，敢情就是行刺我父親的兇手。」

徐盛答道：「明人不做暗事，我要的是你這小子人頭，不是你老爹的性命。」說着舉刀便刺。

成大元躲側逃避，咆哮大叫如雷，道：「是誰殺害我的父親？快說！」

徐盛道：「我不管此等閒事，祇要你的人頭。」揮刀攔腰砍到。

成大元爲了要知道父親是死在誰人手上，也就亮刀出鞘。二人在成家莊前展開血戰。

成大元展開家傳絕學——八方刀法，一口單刀掄起，舞得像個巨大的車輪。刀光劃出圓弧，一圈一圈的籠罩着徐盛，口中不斷的呼叫道：「說出行兇之人，就饒你狗命。」

可是話剛說完，王猛、方德華二人，已兩邊掩至，前者用一對銅槌，後者使一對雙鐧，左右夾攻，不但解了徐盛之危，反而形成包圍狀態，把成大元困在核心，槌擊鐧捌刀砍，一時鏗鏘連聲，金鐵交鳴，震天價响。

成大元的八方刀法，雖然青出於藍，比他去世的父親使得更兇，但是，眼前這三個武師，全是中原出色的武林中高手，成大元鬥一個是穩操勝劵，鬥兩個就難以取勝，何況如今一敵三，那能抵敵得住，想跳上馬背逃走也來不及了。

正在危急之際，眼前人影一閃，金天成從橫巷中趕到，大叫一聲：「成公子，不要怕，我來助你。」一口刀直闖方德華。

多了金天成拔刀相助，纏住方德華斷殺，形勢就突變，成大元由劣勢變爲平勢，可以用花招誘敵。當下賣一個破綻，徐盛不知是計，以爲他受了傷，提刀搶進，迎頭便砍，殊不知這一砍，刀還未砍下，成大元已貼地衝進，巧妙地使出一招「犀牛望月」，刀尖往上一挑，恰好挑中了徐盛胯下，血雖然流出不多，但徐盛已經變了太監了，喲的一聲倒下地來。

同伴見他褲襠出血，知道傷勢不輕，便欲搶救，方德華、王猛雙雙奔到，可是，金天成那肯讓方德華有拯救同伴的機會的，緊躡其後，大叫一聲：「看刀！」

方德華返身招架，成大元的單刀却出乎意外的，不招呼王猛而招呼他，趁他下盤空虛，一刀扎去，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登時戳進他的腹部。

搏鬥至此，王猛眼見兩個同伴俱中刀倒下，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撒腿便跑。金天成叫嚷道：「不好，這傢伙脫逃了，勢必帶領大隊堡丁前來。」

成大元心中一急，便將手中的單刀使勁擲去，刀快如電，儘管王猛走出三十步之後，仍然難逃一死，背脊中刀，猛地慘叫，倒斃在地上。

金天成這一喜如獲至寶，欣然說道：「公子，你要了他的命，我們等如得到救命靈符。」

成大元愕然問道：「這話怎講？」

金天成道：「他死了，沒有人知道我們，那不是等如獲得救命靈符，走吧！此時堡門未閉，還趕得及逃出去。」

成大元說：「不！我不打算立刻離開，我還要到西大街去跟趙紅桃會面。」

金天成憤然說：「你還好去找她，你知道老爺是怎麼給人害死的嗎？是趙丹和于白發勾結之後，被人刺殺，背中長矛而死的，你去找她，這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成大元愕然道：「怪不得他當上了于白發的總管啦，原來如此。」

成大元是個恩怨分明的少年武士，他雖然知道趙丹勾結于白發害死自己父親的，但他想到和趙紅桃有暗訂白頭之約，茲事體大，不能和仇人之女相戀下去，必須跟她說明原因，揮慧劍斬情絲，於是，對金天成道：「老弟，你先將牲口帶往堡門去，設法穩住把守堡門的堡丁，我馬上就來。」說完之後，不管金天成答應與否，他已飛步而去。

他一口氣跑到西大街盡頭之處，那是一座巨大的華麗邸宅，但此時室中燈火光亮，明如白晝，人影幢幢，不用猜，趙丹已發跡了，婢僕不少。

成大元一望地勢，立即施展壁虎游墻輕功，沿牆而上，到了瓦面，放輕脚步，從琉璃瓦上，俯瞰下去，找到了後院的上房，那時趙紅桃正在對鏡梳粧，四個婢女為她塗脂抹粉，更換羅裙。

成大元從牆壁上爬到窗戶，輕輕的吹了一下口哨。那是他和她平日習慣了的招呼，所以口哨吹出，趙紅桃立刻不待脂粉塗好，便遣走婢女，三步兩脚的走到窗戶來，成大元也就一躍而進，竄入上房。

他二人隔別了二個多月了，此次重聚在一起，尤其是趙紅桃，環境轉變了，更渴欲對情人傾訴了，所以一下子投到成大元懷裡去，鶯聲嚦嚦的道：「成哥哥，我爹發跡啦，當了堡主的總管，你看，我們住在這華麗的大宅中。」

成大元冷笑一聲道：「妳知道妳父親為甚麼發跡？他是勾結于白發，害死我父親而發跡的，他這個總管，是賣友求榮得來。」

趙紅桃實在不知道這一回事，他一連串的憤怒咆哮，使她錯愕，趕忙替趙丹反辯道：「成哥哥，你不要聽別人胡說，你父親被人行刺之前，我爹已當上了堡主的總管，正因為他是總管，甚麼也得他代堡主視察，所以他視察結果，認為你父親是給仇家暗算，背後被人用矛刺殺的。這事情全堡的人都知道的，你不要冤枉我爹才好。」

成大元哼了一聲道：「這是你爹和于白發串演的把戲，一個主使兇徒行兇，一個却胡說八道，揑造胡言掩飾，怎能瞞得過金天成的耳目，紅桃，如今我得跟妳說個明白，我不能和仇人之女兒相戀，以前共偕白頭之約，如今一筆勾銷了，妳做妳的總管小姐，我報我的殺父之仇。」

說罷，霍地一推，將趙紅桃推開，竄出窗戶，便欲離去，可是趙紅桃那肯放過他，立刻扯着他的腿道：「哥哥，不要冤枉我爹，如果我爹有這麼不義的行為，不但你恨他，我也恨他，却不能因他而影响我們的愛情。」

成大元那裡肯依，掙脫了她，決絕而去。

儘管他和趙紅桃祇談了幾句話，但是，往返需時，而于白發何等機警，等候了半頓飯之久，仍然不見徐盛等三人回來，已發覺情形不對了，立刻再派雷慶春，哈生發二人，率領堡丁去成家莊。

雷、哈二人看見了徐盛等三人屍體，橫七豎八的倒在地上，發現王猛背插着一把單刀，刀柄上都刻着有「成大元」三個字樣，立刻將刀拔出，下令堡丁，四下裡搜索成大元的踪跡。

因此，成大元從趙家奔往堡門時，途中便為哈生發截擊，長戟一擋，攔住去路，桀桀的大笑道：「姓成的，你好大的膽子，竟敢殺死堡主的武師，快隨我去受刑服罪。」

成大元那裡肯跟他去見于白發認罪，伸手拔刀，這才發覺自己這口單刀不在鞘內，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施展「燕青十八跌」，連滾帶竄，從哈生發的長戟之下脫出，向堡門那邊狂奔而去。

但是，雷慶春已率領大隊堡丁趕到，大叫：「捉住他，他就是殺死徐盛、王猛、方德華的兇手。」

他們人多勢衆，而且雷慶春是于白發手下的五虎將之首，武功之高，亦為五人之最，成大元赤手空拳，那能抵抗，祇好急急逃走。

這麼一來，跑斷了腿也逃不過雷慶春、哈生發等的追逐，正在急危之際，忽然間一匹空鞍的白馬，豁喇喇的迎面跑來，屁股上鮮血直流，顯然是負痛而走。

成大元認得是自己的坐騎，也意識到金天成的巧計，於是騰身一躍，凌空飛起，他的騎術委實要得，在白馬長嘶狂奔中，他已落在馬鞍上，收韁一勒，撥轉馬頭，向堡門奔去。

要知道一匹白馬，給金天成在屁股上刺了一刀，痛極狂奔，衝力

甚大，把守堡門的堡丁那能攔得住，再加上金天成這一口單刀殺出，壯如斬瓜切菜，將堡丁殺個措手不及，想關閉堡門也來不及，成大元就在他掩護之下，兩匹馬直衝出堡門絕塵而去。

雷慶春，哈生發吃虧在沒有坐騎，徒步追趕不上，祇好沒精打采的回去，向堡主于白發報告。

于白發聽此說，拍案大罵，怒道：「你們全是飯桶，膿包，區區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也逮不住他，五虎將折了三個。」

說罷，接過成大元這口單刀，氣得面青，但站在旁邊的趙丹面色更青。

于白發是氣惱而面青，他却心慌而面青，因為他從雷慶春之報告，知自己賣友求榮之事，不全部洩漏，也洩漏了一半，所以躭心成大元會報復，逃回關中之意更決，於是，趁雷慶春還在縷述追捕之經過，他洒開大步，便想走出大廳，可是于白發叫住他道：「趙總管，你往那兒去，我還得要與你商量呢？」說完之後一擺手，叫雷慶春出去，却走過來對趙丹說：「你在成家當了十幾年管家，成大元比他老子的武功如何？一下子殺死我三個武師？」

趙丹答道：「成大元比他父親厲害得多了，此次被他逃脫，如果聯合大漠七雄，可就不得了。」

于白發就是躭心這個問題，立刻問道：「然則用甚麼辦法對付他們，用迅雷不及掩耳之計，派堡丁去把大漠七雄困住如何？」

趙丹搖搖頭道：「這辦法行不通，大漠七雄散居在游牧民族中，隨着牛羊，逐水草而居，怎能一下子圍得七人，而且遊牧民族都當他們是俠士，決不會將他七人之行踪告訴堡丁的。」

于白發一想也是，便道：「依你主意怎麼辦？」

趙丹搖了搖頭道：「在此倉猝之間，是想不出怎麼樣好辦法來，依我主意，最乾脆的，是離開葫蘆堡，遷入關中居住，因為葫蘆堡雖然建設堅固，畢竟孤立在大草原之上，關中可不同，地方熱鬧，人口衆多，官兵林立，有王法保護，休說七雄，就是八雄九雄，也不敢在王法管治之下來撒野的。」

他這一頓話，是內心已怯，想說服于白發遷入關中，以遂他離開葫蘆堡的心計，但是，于白發和他處境不同，于白發在葫蘆堡是堡主，徐盛、王猛、方德華死了，雖然五虎將已折其三，手下仍擁有數百堡丁，全是他的精銳驍騎，勢力龐大，掌握生殺大權，儼如獨霸一方，那肯丟棄葫蘆堡而去，當下勃然怒道：「趙丹，你這狡猾的老狐狸，你以為我是成長風這樣容易受你的擺佈麼，我早就知道你收拾細軟，準備逃入關中作富翁了，所以不肯將女兒嫁給我作繼室，但是，你不要以為我真的愛上你的女兒，我要娶她為妻，是不想你將我賞賜的一斗明珠，十件貂皮，千両黃金帶走吧了，既然大禍臨頭，你還打算逃往關中，證明你始終對我有異心，不適抬舉，留下你的狗命勢必成為後患，待我送你的靈魂往關中去吧。」說着，就將成大元這一口單刀，扎入他胸前，趙丹委實狡獪，他中刀受傷，仍然高聲大叫：「于白發，你殺我也掩不住我的咀巴，成長風是你用三稜長矛刺死的。」

他迸了最後一口氣，高聲呼叫，是讓在外面守衛的人知道，成長風是死於于白發之手上，以便將來成大元糾集大漠七雄報仇時，知道兇手是誰，使于白發不能抵賴。

于白發恨他洩漏自己的秘密，一頓亂刀亂斬，將他胸前扎了十幾個透明孔洞，血肉模糊，才將這口單刀擺在他面前，冷笑一聲道：「你這狡獪的傢伙，我也不老實啦。」說完之後，用手一扯鈴帶，從複壁中召來雷慶春出來，指住趙丹的屍體道：「你將他用馬車載往成家莊前，讓他的屍體放在王猛的身旁邊。」

初時雷慶春也不知道于白發這種措施是甚麼用意，後來看見他與趙紅桃一齊騎馬而來，指着成大元的單刀告訴趙紅桃，說趙丹是成大元殺死的，這一口單刀就是兇器，證據確實。

雷慶春這才恍然而悟，知道他這作為，是嫁禍成大元，使趙紅桃錯認成大元是她殺父仇人。

接着又從守衛口中，打聽到趙丹臨死之前，曾說成長風是于白發用三稜長矛刺殺的。

雷慶春也不是好人，他打聽得這麼詳細，並不是仗義為趙丹鳴不平，是想掌握這個秘密，作為要脅。

原來他也暗中愛上了趙紅桃，而且也垂涎這個總管之職位，所以他一聲不响，在等候機會。

趙紅桃是大漠美人，她眉目如畫，身材窈窕，高胸脯，窄腰肢，眞的是曲線玲瓏，艷名四播，于白發乘她痛哭之際，軟語溫馨的說道：「紅桃，兇手成大元逃了，他會飛簷走壁，重來堡中，人不知鬼不覺，妳住在這裡，是很不安全的，反正妳父親生前，已想將妳嫁我為繼室，如今，他老人家雖然不幸慘死，而我却耿耿不忘他許婚之好意，我們夫妻是做定了，妳的殺父之仇，我一定替妳報復的，搬到我這裡來吧！我會保護妳的安全。」

說完之後，不待趙紅桃回答，

卻對雷慶春說：「雷武師，你留在這兒料理趙總管的後事吧！用上好的棺盛殮他，載來我這裡，喪事也就在我這裡擧行，傳令全堡上下等人掛白誌哀，以總管之禮安葬他。」說完之後，半拉半扯將趙紅桃扯進車廂之中，令駕車者驅車直馳。

雷慶春本來暗戀趙紅桃的，如今，眼見于白發將她帶走，而且還說趙丹生前許下婚姻，他沒精打采，估料這一個美人兒，定然落在于白發手中了，自己祇好認命，於是懶洋洋的打點趙丹的喪事。

于白發果然是個有本領的大魔頭，他一方面在深閨之中，談情說愛，討趙紅桃的歡心，另一方面却以重金犒賞，派人深入大漠，打聽成大元的行踪下落。

不到一個月之久，他已探得大漠七雄，成大元已糾合了五個，祇是神偸蔣二，神箭張橫二人，前者以盜竊官家財物爲生，行踪無定，後者却帶了女兒玉姑去了大戈壁去射獵雪熊。

他掌握了消息，就在那晚夜深時候，逕至東廂閨房而來，但長廊壁柜的火燄，倒映着一個長大的黑影，一瞥而逝，于白發心中一凜，因爲內宅地方，守衛之人非奉召喚，是不得進來的，而這條黑影竟在長廊中出現，而且捷若驚鴻，身手不凡，他一時猜不出是誰人？因爲具此身手的，在葫蘆堡中祇有三個人，那就是自己和雷慶春及成大元，連大漠七雄在內，那祇有神偸蔣二，雷慶春是自己手下武師五虎將之首，相從已久，決不會不知規矩，擅入內宅的，成大元還在白羊屯和大漠七雄的酒仙董信，大斧盧新，鐵手孔亮，黑面焦贊，長鞭李景等相見。他計算至此，眼前一亮，認定這人準是神偸蔣二，但他不形於聲色，繼續走到東廂閨房叩門。

不一會，趙紅桃渾身素服，全身白色衣服，開門問道：「堡主，有甚麼要緊的事情，深夜叩門？」

于白發點頭道：「正因爲有要緊事才急不及待，要和妳商量。」說着跨進房中去，就在床沿坐下，一手掀去錦帳。

他這種擧動，趙紅桃最看不順眼的，因爲他老是來談情說愛，並未說動趙紅桃之芳心，祇因爲他是堡主，趙紅桃不敢過份的斥責他而已，於是再問道：「堡主，是甚麼要緊事，請你快快說出，夜深更闌，我得要睡覺休息了。」

于白發一雙色迷迷的眼睛，兩道充滿慾火的眼神，上下打量了她一下，特別是她的胸脯，更是目不轉睛，半晌才緩緩的說道：「紅桃，妳要睡覺，咱們就睡一起商量吧，反正我們夫婦是做定了。」

趙紅桃說：「不，我爹是否答應你的婚事，我不知道，他死了，婚姻大事，得由我自主，此時此際，我還沒有想到婚姻問題，如果你沒有其他要緊的事情，請不要逗留在此。」

于白發笑道：「譬如爲妳父親報仇，可算作緊要事麼？」

趙紅桃道：「當然是要緊事啦，但成大元在那裡？」

于白發道：「他和酒仙董信，大斧盧新等人在白羊屯一家酒舖中，我花了二千兩銀子，這才買得這個消息，所以特地前來跟妳商量，如果妳願意作我妻子，明天我便和妳帶領人馬去白羊屯，將他逮捕，替妳父親報仇，否則，算了吧，我懶得老遠跋涉長途了。」說着，一伸手便抱着趙紅桃的纖腰，將她扯了過來。

趙紅桃已然看出他雙眼充滿了慾火，他第二個動作可不是這麼簡單，連忙答道：「如果你替我報了殺父之仇，我當然願意作你的妻子，可是你不要胡來，要是你再毛手毛脚，看，這就是我自刎的利器。」

說罷，刷一聲，從衣袖管拔出一柄鋒利的匕首來，燈光之下，晶瑩奪目。

她以死明志，于白發倒不敢不釋放她，因爲她已答應了用報仇換取愛情，迫得太急，她會自刎，那時候美人變了血淋淋的屍體，因此，于白發便哈哈一笑道：「妳不答應作我妻子也不行啦，機會稍縱即逝，若不急急追捕，成大元便逃往大戈壁去，因爲他還得去糾合神箭張橫。大戈壁是浩浩無邊的沙漠，他去了，縱然有千軍萬馬，也難得拘捕他的。」

這一晚，趙紅桃爲了報仇，同時也想起以前和成大元之嚙臂爲盟之深情，她輾轉反側，不能入睡，這是一個重大的矛盾，她實在深深的熱戀着成大元的，但父母不共戴天之仇，又不能不報，何況成大元曾對她決絕的說明，不能娶仇人之女爲妻，那末，成大元殺死趙丹是可信的，何況有一口兇刀、証據確實。

那一邊西廂的于白發同樣也是輾轉反側不能成眠，他在盤算該直接到白羊屯去襲擊成大元？抑或利用蔣二，間接的引誘成大元前來自投羅網？他想了大半夜，終於決定了主意，伸手扯動鈴帶，把雷慶春召到西廂來，沉重地道：「雷武師，我已知道了成大元的下落，明天早上，你給我帶領二百堡丁往白羊屯去，把他逮捕，我賞你一件貂皮。」

他滿以爲這樣雷慶春一定會答應，却不料雷慶春冷冷的回答道：

「我不能因爲你的貂皮賞賜而替你賣命，你知道成大元在白羊屯，我更清楚除了他之外，還有酒仙董信，火斧盧新，鐵手孔亮等人都在那裡。」

于白發愕然道：「是呀！你怎麼會這麼清楚，和我一樣瞭如指掌呢？」

雷慶春淡然道：「我還知道趙紅桃要嫁能替她報殺父之仇的人。」

于白發勃然變色道：「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話亦說得太多了，我祇問你一句，你準備抗命還是服從？」

無可否認，于白發儀容威猛，而他之勢力亦巨大，缺乏意志之人，的確自然而然的懾於他的威勢，現在雷慶春就有此情形，囁嚅道：「我不是抗命，祇想和你講代價而已，成大元的刀法厲害，徐盛、王猛、方德華都死在他刀下，如今，他在白羊屯，又有酒仙董信等五人聯手，我帶隊去追捕他，等如送羊入虎口，可能會像徐盛、王猛、方德華一樣的死在他的刀下的，如此危險，我該需要好的報酬。」

于白發點點頭道：「那末，你需要的是甚麼報酬？說！」

雷慶春那曉得他已伏殺機，當下已鼓起勇氣的說道：「我需要的是名利與美人，咱們葫蘆堡裡，最美麗的女子是趙紅桃，這個你已準備納她爲繼室，不要說了，我是不能與堡主爭奪的，但是，總管這個職位，趙丹死後，至今仍空着，沒有人承其位，我想你給我這個職位，作爲交換條件而已，要是你答應給我，明天我便爲你賣命，擄下成大元回來交你。」

好好狡的于白發，他毫不猶豫，慨然答道：「好，我答應你就是！」

雷慶春滿以爲自己可得總管之職位，欣然而去，誰知就在他步出大廳之際，于白發抽出一桿長矛，猛地勁射而出，雷慶春不虞有此，一時躲避不及，背上給三稜長矛插進透背而出，哎唷一聲，血流如注。饒是如此，他仍負傷而疾逃而去，拐一個彎，向長廊奔去。

于白發這一手勁矛絕技，手勁奇大，給他擲中之人，是沒有一人逃出生天的，所以，他有此信心，並不追趕，祇是嘿嘿的冷笑道：「你這傢伙，果然膽敢在我跟前討價還價，還想和我爭奪美人，活該丢命。」但話剛說完，他看見雷慶春不但奔向長廊，而且走進東廂，這時他才心中一凜，隨後追去。

原來雷慶春也狡獪，他自知傷重難治，却拚最後的一口氣力，走到東廂閨房，伸手打門，趙紅桃祇道是于白發重來，開門問訊，却不料雙扉一開，跌進血淋淋的一個大漢，嚇得她花容失色，忙問道：「你是何人？爲甚麼給人下毒手？」

雷慶春斷斷續續的說：「我是于白發的手下武師，五虎將班頭，是他下毒手的，因爲我知殺死妳父親的兇手是他，殺死成長風的也是他，就像殺我一樣，背後擲矛……」他說至此，聲音喘促，說不下去，喉頭咯的一聲，氣絕而死。

趙紅桃詢問他也來不及，但是于白發却持長矛趕到，厲聲問道：「紅桃，這傢伙跟妳說些甚麼話？」

趙紅桃也機靈，立刻答道：「他來求我救命，可是他已傷重而亡，堡主，他爲何被人殺害的？」

于白發以爲趙紅桃眞的不知道這事，於是順口答道：「這傢伙忘恩負義，我花了許多銀子，請他來當護院武師，却不聽命令，我叫他明天帶隊和我一起去白羊屯，爲妳父親報仇，他都諸多需索，怎能不殺他以儆效尤呢？」說罷，從雷慶春背上拔回長矛。燈光之下，趙紅桃看得分明，是一桿三稜長矛，貫透前胸。

于白發這樣行兇殺人，猙獰面目，暴露無遺，但是更暴露的，他收了長矛之後，扯動鈴帶，召喚哈生發進來，指着雷慶春的屍體道：「剛才成大元潛入進來，企圖行刺我，幸虧雷武師趕來相救，可是終於給他一矛刺死。你們五虎將，四個死在他手上，哈生發，你該爲同伴報仇，快傳我命令，召集堡丁，明天早晨和我一起往白羊屯，把成大元逮捕，碎屍萬段，凱旋之日，升你爲總管。」

哈生發是個笨夫，那知是計，感激的道：「堡主這般抬擧，我拚了性命也要爲你效力。」說完之後，便去吹號集合堡丁，準備出發。

此時已是四更後，于白發軟語溫馨的對趙紅桃說：「時候不早了，就快天亮，妳得好好的睡一覺，明天咱們一起帶隊伍往白羊屯去捉拿兇手，讓妳稱心快意的目覩殺父仇人就捕。」

好機靈的趙紅桃，事情演變至此，她雖然知道這殺父仇人是于白發，也知道他是利用哈生發，但她却裝蒜，詐作不知，因爲她自知手無縛鷄之力，無力親手報仇，所以將計就計，次日，隨同于白發率領堡丁二百，浩浩蕩蕩的離葫蘆堡，橫跨大漠草原，向白羊屯進發。

其實于白發心中有數，他帶同趙紅桃出發是提防神偸蔣二，因爲他一直懷疑昨晚長廊上這條黑影，是神偸蔣二。

由於這一隊人馬，日夜奔馳之故，三天兩夜，便已到達白羊屯外圍的楊柳坪，于白發便下令隊伍全

隱匿在楊柳坪樹林中休息，直至夜後，這才迅雷不及掩耳的闖進白羊屯，一下子將酒舖包圍，這麼一來，成大元想逃也逃不了，祇好倉皇應戰，自然是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哈生發爲了總管職位，異常賣力，長戟揮舞，直搗成大元，大叫道：「小子休走，今天是你罪惡貫盈之日，快快棄刀受擒。」

要知哈生發爲五虎將第二把交椅人物，武功不弱，現在爲了總管之職位，鬥得更兇，成大元看見堡丁人頭湧湧，如潮水般衝殺過來，酒舖中的酒保，給堡丁像斬瓜切菜般的屠殺，老掌櫃躲在酒缸裡也給搜了出來，一刀砍爲兩段，知道力敵下去，勢必力盡被擒，非殺出重圍逃去不可，於是虛斬一刀，往後便走，口中却大聲叫道：「弟兄們都往釀酒場去。」

金天成緊隨在他的身後，酒仙董信，大斧盧新等丢下了對手的堡丁，紛紛後退。

這一個釀酒房大得很，兩邊堆滿了酒缸，將進口處堆得祇剩下一條五尺見寬的狹窄甬道，成大元將刀入鞘，雙手抓住酒缸，逕向追來的哈生發扔去，接二連三，好似打暗器般，哈生發雖然勇猛，舞戟招架，但是酒缸被長戟擊破了，缸中的陳酒傾瀉，把他淋得像落湯鷄似的。

二百堡丁也給金天成，盧新等丢擲酒缸擋住，一時衝不出這條甬道來，穩住了形勢。成大元就在此時，對大斧盧新、鐵手孔亮、長鞭李景三人說道：「我們如果殺不出重圍，大夥兒死在這裡，如今請你三位先行，從後門衝出去，我和金天成、董信、焦贊，留在這裡，苦撑一刻，待你們衝出重圍後，我才撤退，始終爲你們斷後，抵敵追兵。」

這一個決定，第一個反對的金天成，他揮臂一嚷道：「應該由我們斷後，公子先殺出重圍才是，你身負血海大仇，不要顧我們死活，到大戈壁去請神箭張横，協助你報大仇要緊。」

成大元說：「不，你這個主意錯了，正因爲于白發目的在我，我應斷後，因爲我身負血海大仇，才留在這裡，吸引住他們之大隊人馬，盧新等才容易突圍而出，祇要逃到天柱峯下，咱們就不怕敵人勢大了。」說到這裡，大喝一聲，揮刀殺出甬道。

由於他執行這個以攻爲守的計劃，奮勇殺出，堡丁紛紛後退，當者披靡，金天成盧新焦贊三人，也就隨後殺出，從甬道再衝出店堂，再由店堂殺出店外，就在草地上，四個人背靠背，成了一個四方陣，堡丁雖衆，因爲他們四人背靠背，前後左右，無懈可擊，好像一個人球似的，在草地上，滾來滾去，滾到這邊，殺到這邊，四口單刀，構成一團光影，哈生發好幾次橫攻直擊，拆不開他們的陣勢，祇好下令堡丁把四人重重圍住，然後高聲大叫道：「把兵刃都扔到他們身上去。」

哈生發這個莽夫，粗中有細，他想出這個主意來，果然要得，百數十口長矛大刀，勢如驟雨般擲過來，黑面焦贊却變了紅面，原來他面門被好幾口大刀擲中，血流披面，酒仙董信也登時被亂矛擊斃，成大元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舞刀護住金天成，向人叢中闖去，饒是如此，董信焦贊二人已死在刀矛之下。

幸虧此時大斧盧新、鐵手孔亮、長鞭李景等已從後門衝出，縱馬奔馳，向天柱峯那邊逃去。

哈生發是個莽夫，聽聞有人逃出，立即分派一部份堡丁馳馬追逐，成大元才能乘此機會，奪得一馬，金天成却沒有此本領，二人祇好同乘一騎逃走。

和趙紅桃坐在金車中的于白發，那肯放過，立刻喝令御者驅車直追。

要知道他這輛金車，是堡主的坐駕車，四匹駿馬牽拽，兩個御者駕車，脚力快甚。成大元和金天成同乘一騎，速度緩慢，金車在四匹馬牽拽奔馳之中，漸漸的趕上了成大元了，坐在車廂裡的趙紅桃，心急得很。

因爲于白發已一手將車篷上的紅羅華蓋撤去，這是準備擲矛的前奏。她知道于白發這一手擲矛絕技曾先後擲射成長風、雷慶春了，此時漸漸趕上，如果再施毒手，成大元的性命堪虞了，因此，她便在極度的不安之中，用手一扯于白發道：「堡主，有這麼多人馬在追擊之中，而前面又快轉入山徑，不宜行事，何不將金車歇在這裡，命令哈生發等人，擒捉成大元回來，你這樣擲矛，會將他擲死的，報仇要活的才好。」

因爲金車四匹駿馬牽拽之故，比哈生發等驍騎跑得快，遙遙領先，故能趕上，現在趙紅桃忽地撒嬌，要活捉成大元，不要死的，這等於制止于白發扔擲三稜長矛。

自古道：美人說話是綸音。

于白發雖然兇悍，却不想逆她之意，事實上他的長矛擲出，百發百中，勢必將成大元射殺，不能活捉對方，於是將長矛放下，回顧哈生發說：「你這一夥膿包，怎的這般慢吞吞，快給我上前去，不管姓成的小子跑到那裡去，也得活捉他回來。」

哈生發本來就策馬飛馳，遙聞

呼喝，更加趕馬加鞭，用戟尾將坐騎敲打，使牠負疼疾走。可是，他的牲口脚程是跑得快了，但是成大元這一匹馬却已拐一個彎，折入山徑，那是天柱峯的山脚下。

天柱峯是白羊屯外最高的山峯，崇山峻嶺，小路羊腸，成大元走了進去，哈生發不敢單騎追趕，因爲剛才的大斧盧新等三人已逃入山中，恐怕對方有埋伏，故勒馬不前，坐在金車中的于白發咆哮如雷，吩咐御者驅車直進，金車就在哈生發身傍掠過，勃然喝道：「你爲甚麼不追進去？我不是說過姓成的小子跑往那裡也得追麼？」

哈生發答道：「不是已趕到這裡來麼？可是他同夥三人已先逃進去了，我要將他們一網打盡，不光是捉了成大元，還要將大漠七雄也一併拿下。」

這些話顯然是狡辯，于白發被氣得發了抖，但趙紅桃却極贊同他的主意，而且還欣然的對于白發說：「堡主，今天我看得分明，這幾個所謂大漠七雄的傢伙，全不安好心，都跟你作對，不趁這機會一網打盡，縱然捉住了成大元，也難免他們不興波作浪。」

她說得這麼關心，是她從來沒有過的，于白發一腔怒氣也就全消了，因爲他自我陶醉，以爲趙紅桃轉了念頭，對他效忠，於是不再斥責哈生發了，祇令他督率堡丁擒拿成大元。

殊不知道趙紅桃贊同哈生發主意，是假公濟私，好讓成大元有機會逃上山。

此時之趙紅桃，已經是非恩怨心中了然，她不但對成大元舊情復熾，而且想要藉成大元爲她父親趙丹報仇。

因此，她婉轉地說：「堡主，敵人已再被包圍，這一回是逃不掉的了，但崇山峻嶺，搜索需時，我看今天晚上，必然要歇在白羊屯了，最快也得明天班師，我們就在這裡喝酒，等候捷報佳音便是。」

她用的是軟賺之計，把個混世魔王似的于白發說得千依百順，二人便下車，叫從人買酒，就在柳樹下把盞交杯。

自古有道，上不緊下便寬，作爲堡主的于白發和美人飲酒言歡，部下的堡丁不免怠忽，儘管哈生發往來指揮，勒令堡丁冒險搜索，但成大元已爲盧新等三人接應上了天柱峯了。

居高臨下，據險扼守，尤其是鐵手孔亮，力大無窮，推倒山峯上的大石，隆隆聲滾下峯腰來，堡丁被大石壓死的不少。

等到于白發知道時，成大元等已據了有利形勢，他自已督隊攻打，也抵擋不住大石從峯頂滾下的威力。祇好下令放火燒山，打算活活的燒死成大元等人。

這個主意，趙紅桃極力反對，認爲這樣不能捕獲活的仇人，難消她的心頭大恨。

于白發此時實在着了她的迷，祇好下令圍困天柱峯，逐漸緊縮包圍網，使成大元等捱餓，人疲馬倦之時，才攻上峯去。

這是不得已之下策，唯有這樣才能活捉成大元，却不料成大元等却乘着黑夜，棄馬而逃，拴結了五個人的腰帶，在懸崖之上，一個一個的攀下深谷去。

直至天亮，哈生發聽峯頂上祇有馬嘶之聲，沒有人的動作，攀登上去，這才知道敵人已逃去多時，深悔疏於防範，致爲敵人逃去。

于白發聽聞這個報告，連連跺脚大罵：「飯桶，膿包！」

把個哈生發罵得狗血淋頭，連答應過升他爲總管之諾言，也不履行，恨不得收兵回葫蘆堡，自然趙紅桃也藉口說父仇未報，不肯成婚。

但于白發詭計多端，他悶悶不樂了旬日，心生一計，盡將庫中所藏的珍珠取出，叫人挑選三千粒最大的。僱用巧手裁縫匠，將這三千顆大珍珠，編織成一條裙子，名爲「珍珠裙」，給趙紅桃穿上，叫御者駕金車，載趙紅桃在堡內堡外巡行，炫耀這一條寶貝珍珠裙子。

趙紅姚一縷情絲繫在成大元身上，休說三千顆珍珠編織而成的珍珠裙，即使價值連城的寶物，在她也不會一顧，但是，于白發爲甚麼製造這一條寶貝的裙子給她，叫她招搖過市，炫耀於人前，這是一個謎，她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就在她穿着珍珠裙遊街的第三天晚上，葫蘆堡中突然號角長鳴，百數十騎人馬，縛住一個高長大漢，趙紅桃這才知道于白發利用這寶貝珍珠裙爲餌，誘神偸蔣二前來偸竊，却埋伏人馬將他捉住，然後遍貼告示於堡門之外，揚言在下月朔日，將大漠著名竊賊神偸蔣二餵食猛虎。

蔣二是大漠七雄之一，這一個消息，不數日，便傳遍大漠，在大戈壁中的成大元也知道了，大漠七雄，在白羊屯之役，黑面焦贊、酒仙董信已被擊斃，剩下來的祇有神箭張横、大斧盧新、鐵手孔亮、長鞭李景四人，不用說，他四人俱要潛入葫蘆堡，拯救神偸蔣二之性命，金天成却說道：「使不得，這是于白發的詭計，進入容易，逃出葫蘆堡却難比登天。」

這一條誘敵之計，不但金天成看得出，大漠七雄之四亦知道這是安排香餌釣金鰲的計策，但成大元沉思了一會之後，却毅然道：「不管于白發詭計如何，咱們還是要冒

險潛入葫蘆堡去，好歹也跟仇人決一死戰。」

於是，衆人喬裝打扮，先派神箭張橫的女兒玉姑，混入堡打聽。

玉姑回來說道：「東南西北四面堡門，祇有四個老弱的堡丁把守，壓根兒沒有盤查進出之人，而且亦無法盤查，因爲大漠各處村莊及各族的牧人，紛至沓來，都進葫蘆堡去看熱鬧，而猛虎柵欄，就設在堡中西大街，看台那一邊，靠近前總管趙丹的巨宅圍牆，遍佈牛皮帳，守衛森嚴，柵欄之四週，都用巨大的擂木，豎樁爲柵，柵之內是木欄，密排鐵蒺藜。」

成大元根據這個消息，作出判斷，認定堡門虛設守衛，那是誘敵的主要部份，好讓大漠七雄闖進去，但猛虎的柵欄設在趙丹的故宅，就難推測是何原因。

玉姑插口道：「聽說趙紅桃回到故宅去，也許因爲她之原故，亦未可料。」饒是如此，還是難以推測，但大斧盧新、鐵手孔亮却齊聲說道：「管他娘的，縱然有甚麼詭計，憑我們一柄板斧，一雙鐵手，也能將柵欄打開，拯救蔣二！」

成大元說：「既然如此，你們二人就負責斬開柵欄，神箭張橫却準備射殺猛虎，以救蔣二，玉姑女流之輩，留守在堡外看管馬匹，金天成隨我在一起，直撲看台，與于白發拚命！」衆人俱依他調動，各自部署去了。

其實猛虎柵欄設在西大街趙丹故宅，這是趙紅桃的要求，因爲她知道于白發心狠手辣，已埋伏了人馬，爲了她躭心成大元會前來中計，所以要求在故宅設猛虎柵欄，打算危急之時，拚却一命以救成大元。

因此，她以重金叫心腹婢僕數人，分別在東南西北四面堡門守候，如果看見成大元進來，便通知他急速回去，不可中計。

誰知她這一個好意，直至午時三刻，婢僕回來報告，全說沒有看見成大元，也不見金天成，她委實是焦急得很，那一邊廂，于白發已身披重甲，手持五枝三稜長矛而來，要她一起登上看台，觀看處置神偸蔣二，眼見活捉成大元。她在無計可施中，祇好和他一起登台。

由於看台設在趙丹故宅，毫不費事便上到台上，但是，哈生發已提刀站到台上，手執令旗，而木柵之內，密層層全披甲的堡丁，長矛如林，刀光如雪。

趙紅桃看在眼裡，觸目驚心，但是，更使她驚悸的，却是一輛篷車，車篷上站着一個頭戴毡笠，喬裝車夫的成大元，左邊站着一個公子打扮的是金天成，右邊站着一個僕人打扮的大漢是長鞭李景，因爲他手執長鞭。

趙紅桃看到此，這才知道原來成大元等喬裝混了進來，怪不得婢僕們不認得了。

她越看越心急，但是于白發越看越高興，因爲這一次，他認定成大元等人，當眞是一網打盡。一揚手，喝令把神偸蔣二放進欄內。

哈生發立即舉起手中令旗，看台之下，左邊小門開孔，兩個披甲的堡丁，把神偸蔣二推出，蔣二才站定身形，右邊小門已咆哮一聲，撲出一頭猛虎，張牙舞爪。

好心狠手辣的于白發，就在猛虎撲擊蔣二之際，持矛站起，逕對成大元擲去，趙紅桃這一驚非同小可，雙手抓着他的右臂。

這一抓，儘管三稜長矛已擲出，却已歪了方向，喀一聲插在篷車的車篷上蓋。

成大元揑了一把汗，長鞭李景手快，一揚手，長鞭打在馬背上驅車直向看台奔去。

由於車行甚速，于白發的第二支長矛失了目標，不好擲出，一腔怒火，發洩在趙紅桃身上，將她扔入欄去，幸虧此時神箭張橫，連射三箭，將猛虎射殺，大斧盧新、鐵手孔亮，也打開柵欄，斬開木欄，一個救了蔣二，一個抱起趙紅桃。

饒是如此，堡丁一湧而來，盧新、孔亮都抵抗不住，因爲他們都是救護着蔣二及趙紅桃，此時靠張橫一把弓，箭無虛發，射住追兵，趙紅桃也呼叫衆人從看台下小門逃走。

不用說秩序大亂，但不一刻，成大元已高舉着于白發人頭，向堡丁招降，因爲篷車馳至看台時，他和金天成竄上看台，砍破牛皮帳，將于白發斬倒，哈生發也被李景長鞭打死，蛇無頭而不行，堡主于白發已死，堡丁也不敢不降。

秩序恢復了，趙紅桃便重登看台上，將于白發罪狀宣佈，同時也承認自己亡父趙丹不義，賣友求榮。饒是如此，成大元感激她救命之恩，把她抱在懷中。

于白發死後，堡中居民，以及各處的牧人，俱推舉成大元爲堡主，以完成老英雄成長風爲民除害之志。從此以後葫蘆堡中作風一改以往陋習，堡中居民自從成大元爲堡主之後，多安居守業坐享太平了。

（全文完）



恩仇何時了

湖海恩仇錄／麥浪·文　可飛·圖

撇開私仇傳武藝　劇除惡人開殺戒

天空一片漆黑，大雨傾盆，家家戶戶都關上了門，連平時不肯呆在家裡的黃狗，也都躲在主人脚邊不肯出門去。

這場雨下得眞大，由午間天色驟變，由薄而積厚的黑雲，把陽光完全遮蔽了，午間變了黃昏，白天變成黑夜了！

有錢人家躲在家中，管他大雨小雨，可是窮人就慘了，沒有收入却要支出，平日本無積存，此刻下起傾盆大雨，更苦了。

就是農人，也一樣苦在心頭，田裡的農作物，在此大雨冲擊下，縱然不受水浸，也會被水冲壞，這個損失，眞是不堪設想了。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負傷的女子，走幾步跌一跤的拚命跑，鞋也掉了，由頭到脚全部濕透，而且還沾了泥汚，那份狼狽，叫人看了就可憐！但她自己似乎瘋了，忘了痛苦，忘了一切，只有一個願望支持着她，就是向前跑，找到一條投生的道路，她總算命不該絕，撞到了一間尼庵。

本來，在這個時候，有人在風雨中奔跑逃命已經少有，偏生這一晚，在少女向尼庵走去的時候，另一個方向却有一個女子受了家姑的氣，忍熬不下，便擬尋短見，她向林外跑，引起一羣犬吠，後來，那個女人失踪了，不見了。有人說她回家了，有人說跳河死了，實際上是跟一個男子躲了起來過日子，傳說多多。

那個跑進尼庵去的少女很年輕，祇有十四五歲，長得倒算標緻，特別一雙似乎會說話的眼睛，叫人看了就捨不得將目光移開。

「小姑娘，妳貴姓？叫甚麼名字？風大雨大，又雷又電，妳不怕遇着鬼嗎？妳看，妳受了傷啦，讓我看看，傷得怎樣？」一個老尼姑把乾衣服拿給少女，一個年輕的女尼在燒薑湯，準備給那少女驅寒取暖的。

「多謝老師太救命大恩，我姓郭，名念慈！嗯，老師太，妳通知那一位師傅，不必張羅了，我還是快點離開的好，我是被人家追殺的，若果不走，是會連累妳們的！」

「郭姑娘，妳安心在這裡調養好了，這是佛門靜地，我佛慈悲，普渡世人，我一個出家人，那有見死不救之理？妙蓮，妳帶這位郭姑娘到密室去。她那些濕衣衫也要藏好，別給人看見，知道嗎？」

「是，師傅，我知道了。」妙蓮應着話，便向郭念慈招招手，帶她到地下室去。

郭念慈聽得女尼叫妙蓮帶她到地下密室去，她知道這尼庵雖小，却極不平凡，有此一想，也不急急要走，安下心在這尼庵調養了。

當夜雨一直在下，整整下了一整夜，時大時小，下得叫人發悶的，恐怕是郭念慈一個吧？她被人帶入一間密室之內，給安置在一張很舒服的床上，然而她喝過了一碗苦辣辣的湯，她分不出是甚麼東西，只知道其中有薑，又吃了幾塊芝麻餅，餅做得很精巧，又薄又圓，又香又鬆脆，她覺得這是有生以來最好吃的一種餅，她希望能多吃一點，可惜沒有了，妙蓮祇給了她三塊，事實上妙蓮祇有三塊全給了她了。

郭念慈吃喝過之後，本想向妙蓮發問一些問題，也回答一些問題的，不料吃喝過之後，她竟漸漸神智模糊，昏睡着了。

這一睡，她做了許許多多的夢，也是奇奇怪怪的夢，醒來之後，仍然依稀記得，當她想到其中一個故事時，心頭突然大震，本能地檢查一下自已的衣衫，發覺穿得整整齊齊，這才放了心，相信那祇是一個夢境，並非事實，如此一想，她身心鬆弛了，便想活動一下，不料才坐起來，便覺得頭暈眼花，耳鳴脚軟，腹中又餓得咕咕叫，這一來可叫她急了起來了。

郭念慈意會到是甚麼回事了，又氣又恨，心頭煩躁，馬上就氣往上湧，暈了過去，在矇矓中看到人影，發覺有人餵她喝湯，依稀記得這是薑湯，和初到達時喝的一樣，她突然清醒過來，看到妙蓮立在床前，手中仍然持捧一隻碗，臉上十分和善，有笑意，還有得色。她更恨了，想吐，却吐不出來，急出了一身汗，還覺得腹部隱隱作痛，腸子蠕動，內急起來。

她想起身，但雙腿無力，幾乎站立不穩，下了床，仍然是站在床邊。

「郭姑娘，這兒有三塊薄餅，是最後三塊了，你先吃了吧，毛坑在後面，我扶妳過去吧！」

妙蓮對她的惡意，視作無覩，全無反感，仍是那麼柔順和靄，使郭念慈倒不好意思發作，不自覺的接過薄餅，故作大方的吃了下去。

毛坑確是在不遠，但是，郭念慈却兩腿無力，走起來抖戰不定，似乎隨時隨地有跌倒的可能，如非有妙蓮攙扶，祇怕走出門口也難，更不用走到毛坑了。

毛坑終於走到了，郭念慈却擔心無法蹲下去，反而遲疑了起來，但妙蓮却十分好人，找個木架給她扶住，吩咐她如有甚麼事就呼叫她，然後才走到十多丈開外背着郭念慈，靜靜的等待她！

郭念慈是練過武功的，而且根基打得甚好，平日總是像隻小老虎似的，全不知疲倦是甚麼，更少生病，想不到這次忽然着了人家的道兒，弄得手軟脚軟，連上毛坑也要別人相助，實在是氣憤不過，因此一心想着報復，可是她一瀉之後，臭氣熏天，幾乎作嘔，她狂瀉之後，頓感覺渾身舒服，氣力也漸漸恢復了，於是，心中便有所懷疑。

這一天，她先後瀉了三次，精神氣力不但完全恢復，更覺遠勝從前，她在奇怪中，一掌拍出，竟把一株恍如斗粗的苦參樹打得上下搖動起來，幾乎被她一掌打折，這一驚使她呆了許久，再以石塊相試，一蹴之下，一塊重逾千斤大石，裂了一角，僅是她隨意一踢而已，若是蓄意發勁，當不止此，這個發現使她歡喜若狂，知是吃了薄餅與飲了薑湯所致，對老尼與妙蓮不但不再仇視，反而感恩圖報，急於要向她們致謝！

「郭姑娘，妳怎麼不多歇一下？有甚麼事嗎？」妙蓮看到郭念慈的時候，輕聲地問。

郭念慈向她坦白相告，說她的功力大進，也說出自已曾懷疑受害的心情。

妙蓮笑說：「靜茹師傅早料到妳有這種想法，却想不到妳根基這麼好，居然飲了三次薑湯才有反應，照妳的年紀，我預計妳飲一次就可以了，靜茹師父說妳要飲二次，我還不肯相信，沒想到我錯得太遠了，靜茹師父一樣估計錯誤，郭姑娘，靜茹師父出門去做法事了，大約三天後才回來，她臨走之時曾留下話，說妳復原之後，還得好好歇息補養，功力是會在調養中自動增進的，但若急於要離去，就請自便，否則，就請留多幾天，等她回來，郭姑娘，妳不必現在決定，妳切切考慮清楚，然後再通知我好了，我得到妳通知之後，再替妳安排一切好了！」

郭念慈想了一想，問道：「妙蓮師傅，我記得是在大風雨中來到這裡的，我到底來了多久啦？」

妙蓮想了想，反問：「妳以為有多久呢？」

郭念慈沉思想了一會，也是反問地說：「我看，有三天吧？」

「妳想不到了，妳是初三晚來的，今天已經是十八，妳來了整整半個月，十五天啦。」妙蓮緩緩的說。

郭念慈不相信的說：「半個月？十五天？有這麼久？不會的。」

妙蓮取來一個記事本子，是記着庵中每日發生的事情，郭念慈逐日逐日的看，這不能不相信。但她怎麼也想不到自已已經在庵中過了半個月的時光。

她默默的回憶，並且要決定多留幾天等老師太回來，見見面再走。她想，老師太可能會對她有甚

麼指示！

光陰本來過得很快，因此才有「白駒過隙」，「光陰如箭」這樣的形容詞，但是在郭念慈來說，這說法却不對了，她雖然沒有「一日如三秋」但却有「渡日如年」的感覺，她覺得日子過得很緩慢，比平日緩慢得很多，她這時才眞正了解，所謂時間過得快，過得慢，是不在時間本身，時間是永遠一樣的過去，在乎人們的心情和需要，心情好，希望時間滯留的，便覺時間過得快，反之，希望時光過得快些，却又感到時光過得緩慢了。

郭念慈這時要等靜茹師太回來，一連等了三天仍未見她回來，自然是等到不耐煩，覺得日子過得太慢了。

「妙蓮師傅，老師太怎麼還未回來，不會有甚麼事吧？」郭念慈實在覺得悶時，就這樣向妙蓮師傅詢問。

「郭姑娘，我也和妳一樣，這幾天都沒有出過庵門，怎麼知道，妳等着吧！靜茹師父就很少不守諾言的，她出門的時候說過兩天回來，就不會假的，妳再耐心的等了吧！」

「我是在等呀！」郭念慈在說，妙蓮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道：「妳呀，比我還性急，我看，今晚明早，靜茹師傅也應該回來了！」

「我再等她老人家三天，三天之後，我就走了。」

「妳有甚麼事情嗎？如果有急事，就不要等她了。」

「那倒不是，我祇覺得日子難過，悶得發慌吧了。」

「妳可以利用這些空閒的時間練功呀，佛門有覺，風動非風動，幡動非幡動，乃心動，妳祇要靜得下心頭，就萬惡俱靜，百悶全消了，悶由心生，應有心滅，郭姑娘，人為萬物之靈，妳要自我控制啊！」妙蓮說來頭頭是道，郭念慈聽來雖未全懂，但已叫她心頭明朗了，就在妙蓮勸解之下，日子又過了十天，郭念慈在尼庵已經住了只欠兩天就足足滿一個月了。

在這一個月當中，前半個月在迷迷糊糊中渡過，後半個月在苦心鑽研中渡過，她和妙蓮日夕相對，感情大進，稱呼也好了，由「妙蓮師傅」改稱為阿蓮姐，「蓮姐」和「姐姐」了。

妙蓮口中安慰念慈，其實她自己也很急，她和靜茹師太相處了八年時間，對靜茹師太的性格是十分了解。

她知道靜茹師太為人雖然慈祥，却也很剛直，對於好壞十分認眞，對於守時信諾也十分認眞，她每次外出，都依期歸來，風雨不改，這一次已經逾期十天了，怎麼還未見返來？其中一定有重大原因。因此，妙蓮十分躭心，不知靜茹師太出了甚麼事情，妙蓮時刻躭心，不幸消息竟突然傳來。

妙蓮所躭心的事，終於在靜茹師太離開之後正月那一天發生了，事情發生在午夜天色陰沉的時刻。

當時，郭念慈已做完功課，覺得恍如脫胎換骨，換上另一個人，感覺自已身子輕飄的似無重量，走起路來，一跨步可以走出比平時寬了一倍以上的步子，她正感到奇怪，便要找妙蓮訴說，突然聽得妙蓮在和甚麼人說話。這是少有的事。

她來了一個月，這是第一次聽到有外人到訪，第一次聽妙蓮和外人說話，心中感到奇怪，她本能走出去看個究竟，還沒有看到，先聽到妙蓮冷冷的說道：「這是佛門地方，你們說話要小心。」

「我管妳佛門不佛門，妳快叫老禿奴出來見我，要是她再不出來，我要放火燒啦！」一個中年漢子粗魯而無禮的呼喝，一下子就引起了郭念慈的反感，不自禁的走了出來，剛走出佛堂，便聽得妙蓮道：

「我已經說得十分清楚了，這裡的老師太外出未歸，庵裡祇有我和郭姑娘兩個人，你們再大聲叫嚷也沒用，這是佛門，不容你們撒野，你們快走吧，你們說一句也有罪過，何況縱火焚燒，快走罷！」

那個中年大漢似乎大為震怒，厲聲說道：「好呀，我偏要看看妳這佛門地方有甚麼了不起，我要入去撒一泡尿看看有甚麼反應……」

他話未斷，另外兩個人哈哈大笑，一個更說：「麥老四，你去撒尿罷，這個小尼姑長得不錯，留給我，任旺，她不是說有一個郭姑娘在裡面，你去享受吧，是美是醜，要看你的運氣了。」

「住口，誰敢再狂言亂語半句，我就扭歪他的脖子，我倒要看看你是甚麼人，敢到這裡來撒野！」郭念慈突然出現在妙蓮身邊，大言炎炎地指責對方。

郭念慈的話甚有力，但她年紀太輕，長得個子太小了，一張充滿稚氣的臉，完全沒有威嚴可言，所以對方聽了，不但不怕，反而哈哈大笑起來。

任旺大叫道：「陳杰，你把這個小丫頭派給我，有甚麼用，未熟的瓜不甜。這麼一個小丫頭，有甚麼趣味，我才不要，你要她，我要那個小尼姑，我不要……哎唷……」

任旺一聲哎呀……之後，說不下去了，他的面給扭向左邊，再也掉不回頭，無法回復正常。陳杰吃了一驚，他怎也料不到郭念慈來得這麼快，一閃眼已來到任旺身邊，任旺連迴避的機會也沒有，就給扭

歪了脖子了。

陳杰自知武功不比任旺高明多少，若果他向自己進襲，他也是無法迴避的，他如何不懼？

麥老四呢？他也給這個突然其來的事故嚇得整個人呆住，一時噤若寒蟬，不能出聲，寂靜中祇聽得任旺「啊！啊！」的哀叫。

郭念慈並無憐惜陳杰與麥老四，她向陳杰走過去，陳杰被嚇得連連後退，郭念慈作勢欲撲，却猝然返身抓向麥老四，一抓將他抓住，趁勢一拋，把他拋出二丈多遠，跌了個狗吃屎，痛得在地上「哇哇」大叫，爬不起來。

三個倒了兩個，只留下陳杰一個，他雙腿一軟，竟朝向郭念慈跪了下去，叩頭求饒。郭念慈還是個大孩子，怎會欣賞他這一套，反而覺得他可恥可鄙，一腿却把他踢了個向後倒，然後喝令他們滾蛋！

這三個人都捱了揍，受了傷，但最慘的是任旺，因爲他口舌招尤，激怒了郭念慈，把他的頭扭歪了，逃去的時候也是歪着頭走的，又可笑，又猥瑣。

郭念慈哈哈的大笑，妙蓮却皺着眉頭不讚一句，郭念慈雖然感到奇怪，也沒有出聲，目送任旺等人逃去，哈哈笑了一回，也就作罷了。一場看來十分兇險的劫難，算得暫時過去了。

妙蓮喟然說道：「郭姑娘，妳殺退了這三個壞蛋，當然叫人值得高興，不過，妳也闖了禍，妳與他們結了怨，他們是不會甘心的，快則今晚，遲則明後天，他們必然再來找妳報仇，郭姑娘，趁他們還沒來到，妳快走吧，現在不走，待他們來了之後，妳想走就不容易了！」

「姐姐，我走是容易，說走就走，甚麼時候都可以走，只是我走了之後，他們再來，妳怎麼辦？他們是不會放過妳的！」郭念慈很懂事的說。使妙蓮極受感動。不過她另有想法，勸郭念慈不要理她，任旺等人來的時候，她自有辦法應付。

打傷任旺的是郭念慈，不是她，任旺他們來了，不見郭念慈也就會去找，是不會傷害她的。

郭念慈聽了，搖搖頭道：「不，妳這樣想就錯了，妳想想，他們早先不是來找妳的，却要害妳也要害我，他們都是畜牲，不是人，他們是不會理會妳是甚麼人，是不會跟妳講道理的，姐姐！妳叫我走，我是無論如何不放心走！妳年紀雖比我大，但對於江湖人物的恩怨，我知道的不會比妳少，我必須留下來，直至老師太回來爲止，我橫豎都已經躭了一個月，也不在乎待多十天半月，我受了傷，有危險的時候，妳和老師太不怕危險，救活了我，現在，妳有危險，我若逃命，這還能算是個人嗎？別的道理我不懂，這個道理我是懂得的。」

妙蓮見她堅持不肯走避，也不勉強她，只得由她留了下來，等老師太回來後再說，想不到老師太當晚就回來了。

靜茹師太是在黃昏時候回來的，她受了傷，傷得很重，內外傷都有，她是怎麼回來的，由甚麼地方回來都不知道，她回到庵門，似乎目的已達，臉上現出一絲笑意，就倒了下去，昏迷了。

這時候，妙蓮仍在房中，是郭念慈先發現老師太的，正迎上前，叫了一聲「老師太」，看到她目光一閃，嘴角掀起微笑，隨即倒地，便不自禁的尖叫一聲：「姐姐，老師太跌倒啦，昏過去了。」

妙蓮聞聲急急的走了出來，先關上庵門，然後與郭念慈一起抬老師太入庵房裡面，安置在郭念慈養傷的床上，予以施救。

妙蓮看到老師太靜茹的傷，激動得難以自已，憤然說：「好呀，我越是退讓你就越加猖狂，看來我是再不能退了，不能讓了，郭姑娘妳看護着老師太，我給她老人家燒碗薑湯來，妳要好好的保護老師太，不管外邊發生甚麼事情都不可離開老師太她老人家！」

「姐姐，妳放心！我會的，就是老虎撲進來，天塌下來，我也不離開她老人家的！」郭念慈說得十分認眞，妙蓮讚許地看她一眼，轉身出了外邊。

天色已經黑了，庵外只傳風聲，沒有人聲，妙蓮到禪房取出一柄佛塵，然後才把煎好的葯拿去靜茹老師太喝，並替她敷上了藥。

當靜茹老師太醒來的時候，看到妙蓮和郭念慈兩人都守在床前，不禁失驚的一震，就要起身，妙蓮連忙將她扶住說道：「老師傅，妳傷得不輕，千萬不可起來，要甚麼，開聲好了，妳先養養神，待精神好了，再把經過告訴我，這班混蛋實在也太猖狂了，我已避了他們，還要苦苦糾纏，我本來是不準備殺生的，看來是辦不到了，到今天我才算眞正了解到『樹欲靜而風不息』這句話的眞正意義了！」

「師傅，妳折殺我了，我給妳惹來麻煩，害得妳不能清修，又要妳大開殺戒，……」靜茹師太激動得向妙蓮說道。

靜茹師太這番話，聽到郭念慈耳中，以爲是聽錯了，竟不敢相信，但妙蓮已經截斷了靜茹師太的話頭，接下去道：「老師太，妳千萬別說這種話，叫我心中難安，本來，我一直想着這個問題，不知用甚麼方法對付這些壞人最好，現在，

我凜然大悟了，我佛說，誅惡即爲行善，誅一惡人，救千萬善人，縱容一惡人，害千萬善人，過去我總難明澈，現在總算是明澈了，殺戒其實不妨開，只要開得其所，同樣也是行善積德，我已忍耐了幾乎十年了，今天不再忍了，他們不來，我還可以容他們活下去，他們若找上門來，我就不會和他們客氣了。」

妙蓮的話郭念慈也聽得明白，可是妙蓮與靜茹的關係，她却聽得糊塗了，妙蓮叫靜茹做老師太，老師太靜茹也叫妙蓮爲師傅，說她帶給妙蓮的麻煩，妨礙妙蓮清修，到底她們當中，誰是師傅？據郭念慈所知，武林人物對於師徒名份十分重視，尊卑輩份，十分嚴格，怎會如此糊塗，大家都稱對方爲師傅，自己甘認弟子的？這是非常罕見的怪事，所以她十分注意，却是弄不明白。

靜茹師太說：「師傅，妳決定了，眞要跟他們一拚？」

妙蓮平淡地道：「不錯，我決定了，也明白了，過去，我是避開他們，希望息事寧人，可是他們不肯放過妳，連一個祇有十四歲的小姑娘也不肯放過，他們實在太過份了，太過猖狂了！我若再不出面，祇怕將來受害的人更多了，我實在不應獨善其身，只顧自己。師傅，我家的事，別人或者不明白，妳老人家是完全明白清楚的，他們殺了我爹爹，擄了我的房子，劫去我所有的一切，還不放過我，偵騎四出，千里追踪，終於追到這裡，妳說吧，我還能再躭得下去嗎？父仇我可以不報，但他們胡亂殺人，姦污婦女，我怎也不能饒恕他們的，我要把他們都殺了，才能消我這一口氣。」

妙蓮說得十分堅決，似出自眞心，她平時是個笑不離臉的人，這時換了怒氣，如抹上一層薄薄的寒霜，看在郭念慈眼中，覺得她像變了另外一個人。

以前是一個弱不禁風軟弱女子，此刻却是英風颯颯的女英雄。

妙蓮叫靜茹老師太好好的調養休息，不必理會外間事，也叫郭念慈好好照顧靜茹老師太，不可隨便離開，看她的指揮若定，似是個指揮官，聽她口氣，如似馬上就會有事發生。她這表現，和她過去溫柔細緻的做法，又迥然不同。

在一刹那之間，郭念慈似乎看到了許多，懂得了許多，可是細心默想，却又找不到痕跡。

終於她靜下心來侍候靜茹師太。靜茹師太告訴郭念慈，妙蓮的爹爹，是名震江湖、黑白兩道都聞名心戰的人物，綽號叫黑煞星，他武功之高，人言人殊，絕不一致。他爲人耿直不阿，性情衝動較爲暴躁，易爲別人所算，因此，有人利用他的武功去殺人，等到知道上當，已經犯下了錯誤，無法補了，他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殺了不少該殺的壞人，也傷了不少無辜的好人，不管是好人壞人，只要受過他傷害，都找他報仇，但他武功太高，所以許多人都報不了仇，反添了新仇！」

郭念慈聽來替黑煞星可惜，也同情妙蓮的身世，心情很是沉重，便問：「後來呢？後來又是怎麼樣？妙蓮姐姐怎麼樣又出了家？」

靜茹師太聽了長長的嘆息，道：「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黑煞星雖然武功高强，到底也是個人，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不錯是十分健碩的人，但是，壯强的人也一樣會生病的，因爲壯健的人抵抗力强，普通小病都熬過去了，不覺得是病，等到熬不過去的時候，那便是重病了。

「那一年，整整十年多了，小姐不在家，老爺生了病，發高熱，病勢來得太急，大夫也感到棘手，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幾個大漢闖了進來，要找老爺報仇，我說老爺病了，請他們改日再來，他們聽後哈哈狂笑，十分無禮，我禁止他們，却給他們摔倒了，跌閃了腿，也傷了腰，傷勢是不輕，他們倒不怎麼難爲我，但我見他們那樣子折辱老爺，實在看不過眼，因爲，如果在平時，大家敵對，强存弱亡，我不會覺得不對，但老爺有重病，是一個病人，連大小方便也要找人協助，他們却是四個大漢，我怎能袖手不理？於是，我不聲不響，取過老爺的暗器，也是他們太大意，忘了我，不曾防備，有兩個給我打中了，另外那兩個就向我撲了過來，我再發暗器，他們有了防備，已經打不到他們了。

「我當時根本忘了生死，不顧危險，所以也不怎麼樣害怕，只等他們接近，我就把暗器打出，他們似乎知道我的打算，所以很是小心，可是他們小心也是沒有用，他們來遲了，屋外邊傳來了小姐的話音，還有甚麼人慘叫的聲音，我便高叫小姐，請她快來，其實，就是我不叫，她看到外邊情形，也會來得很快的。

「小姐來了，她看到兩個大漢要加害我，便冷笑一聲，銀鞭一閃，一個大漢已經倒地，另一個顧不得傷我，急忙逃走，只中我一枚暗器，可給小姐中了一鞭，自然是活不成了。大漢死了，小姐也發現老爺已死，她自然是哭了一場，但也能自制，她其實早就料到她爹爹不會有好收場，因爲結怨太多，如何能逃得過這許多仇家的追殺？遲早

都是逃不過的，小姐因爲早已明白這一點，心理上早有準備，所以不如毫無預見突然發生的那麼傷心！

「我所說的小姐，就是妙蓮了，我所說的老爺，便是妙蓮的爹爹，妙蓮很小時候就和母親分開了，我是她的奶娘，郭姑娘，妳現在明白我與妙蓮的關係啦！」

郭念慈道：「現在我明白了，我眞佩服妙蓮姐姐這樣看得開，換了是我一定辦不到，我早就去追查兇手報仇了。」

靜茹老師太道：「郭姑娘，兇手就是這四個大漢，早給我們殺了。」

郭念慈道：「不，他們背後必然還有主使的人，我雖然沒有看到那四大漢的人，但他們粗野是有的，却未必陰毒，這種人是吃軟不吃硬的，他們決不會聯手對付一個重病的人，只有那些躲在背後不敢露臉的人，才會有如此狠毒，連重病的人也不肯放過。」

「郭姑娘，妳說得對，我也是這麼想，可是小姐不放在心上，她根本沒有打算替爹爹報仇，她說爹爹生平不知枉殺多少人，撇開父女關係不談，她也認爲她爹爹是一種報應，他殺了那麼多人，人家也殺了他，這是報應，她若再去報仇，人家難道就不該報嗎？這種循環不息的仇殺下去，怎麼得了，她決定不替爹爹報仇。

「小姐的娘也因爲規勸丈夫無效，憤然離去的，她離去的時候，小姐才祇有三歲呢，現在生死未卜，唉，說起來，小姐也眞正命苦！她這一出去，不知如何了，以她的武功修爲，我們是不必替她擔心的，就怕她武功雖高，經驗却少，會上了人家的當也不自知。要是她有個三長兩短，教我如何有面目見她地下爹爹呢？」說完，不勝嘆息，並頻頻的叫郭念慈出去看看，不必理會她，郭念慈因受妙蓮之託，如何肯走！

郭念慈不肯出去，人家却找上門來了，首先是一個蒼老的口音在外邊叫道：「庵裡的人聽着，我限你們我數十聲時間，快把那個小賤婢交出來，我也不難爲你們，要是你們膽敢違抗，休怪我無情，一把火將你們姑子庵燒成空地，我話已說完，現在就開始，妳們聽清楚了，我由一數到十，一到十字就取火，一——二——三——」

「郝老賊，你不用數了，別白費氣力啦，有甚麼本事拿出來吧，我倒要看看你這老賊怎麼死法。」郭念慈的語音突然傳出。

蒼勁的語音曳然而止，稍靜片刻，又傳出道：「說話的是那一位朋友，何不請出來見見面。」

郭念慈仍是冷冰冰地道：「你眞是老糊塗啦，你不是專誠的找我來嗎？怎麼，還不知道我是誰，不太笑話嗎？」

姓郝的道：「妳既然知道我找妳，還不出來等甚麼？眞要我用火才肯露面不成？」

郭念慈忿然道：「老賊，虧你還自詡爲高明，原來又聾又瞎，追了姑娘這許久，還不知道我是甚麼人，眞是笨蛋一名，不要逞能了，看招吧！」

一個俏小的身形已經出現在庵前，一臉稚氣，却目光炯炯，很不相襯，姓郝的一見是她，突然喝道：「好呀，原來是妳這臭丫頭在作怪！」一擺手，身邊幾人立時散開了。

姓郝的五個人作扇形的面對着郭念慈，一步一步的逼過去，似乎有一股無窮的壓力湧向郭念慈。

但郭念慈已將生死置諸度外，根本不把目前情形放在心上。因爲，這一種無形壓力在她身上起不了甚麼作用，反給她仇恨的目光所懾！五個人都有點心悸，各自起了私心，想到若有危險，便該如何撤逃，這種無形的氣勢，彼長此消，對比越來越厲害，使得姓郝的五個人都放緩了脚步，頗有趦趄不前的情形。

突然一聲長嘯响自遠方，姓郝的他們色然而喜，精神大振，勇氣也突增，不約而同的再向前逼去。

郭念慈橫劍在手，夷然不動，既不前，也不退，儼如一尊石像，這份鎭定，這股氣勢，仍然在對方心目中起着相當作用，雙方相距二丈左右，又對峙着。

遠處又响起了嘯聲，而且不止一次，聽得出也不是出自一人之口，有長有短，有强有弱，大有分別，是些甚麼人，發生了甚麼事，站在尼庵前的人很難了解眞相，因此，姓郝的幾個人久久不見有人來援，勇氣又退了下來，不敢再向前了，這時候，庵內傳出靜茹聲音，「郭姑娘，他們怎麼了？怎不把他們全殺了，難道還要等我動手麼？」

郭念慈急急道：「我正考慮該不該把他們全殺了，妳老人家既然這麼說，我有主意啦，妳放心，我馬上拿他們的腦袋來見妳。」

靜茹師太道：「這才是呀，再不動手，敵人來援，就不易得手了，我已十多年不開殺戒了，妳最好別要我出手，免得我破戒。」

郭念慈答道：「好，我立刻動手，省得姐姐回來又說我沒用。」

她與靜茹師太的對話，他們都聽到了，所以都暗作戒備，以防郭念慈突然來襲，不料她突然的進入庵內，把門關上了。

姓郝的大叫上當：「這丫頭要

逃啦，我們快追，別給她逃了。」

自己搶先撲到門口，就在門口祇有三步左右，庵門突然開了，一道人影隨着一道寒光之後，搶撲而出，把姓郝的大漢一劍洞胸而過，再一繞便到另一個大漢身邊，同樣利劍貫胸，並把奪得的扑刀擲向另一個大漢，砍斷了一條左臂，劇痛倒地。

五個大漢一下子倒了三個，活着的兩個大漢，急向外逃，結果一個是給郭念慈追上殺了，另個則逃去無踪，郭念慈本來還要去追殺的，因爲惦念着庵內的靜茹師太，怕有敵人侵入庵內傷害老師太，那時自己就無法向妙蓮交代了，有此原因，郭念慈祇好放過那個逃去的大漢得以免於一死。

郭念慈回到庵內，對靜茹師太講述剛才殺敵情景，靜茹師太讚她聰明，懂得運用計謀取勝，不以力敵。

靜茹師太對郭念慈的看法改變了，她一直都躭心她年輕，缺乏經驗，遇事不夠鎭定，常常會爲敵人所算，這樣就會失之急躁，沒想到她却如此老練，居然能以計賺敵，以少勝多，靜茹在她表現上大爲讚賞。

但對郭念慈來說，她那是慣技了，別看她祇有十四歲，但她的江湖經驗却是不少。她在八歲那一年開始，就跟娘親第一次與敵人作戰，因爲她年紀太小了，敵人根本不把她放在眼內，對她不加防範，結果却死在她匕首之下。那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殺人，殺了一個之後，她沒有驚叫，仍然與死者靠在一起，別人是不容易看到他們的眞相的，後來，她的娘親氣息不繼，節節後退，形勢十分危險，當退至郭念慈身邊時，她突然把死者一推，一躍而起，飛撲出去，人未到，匕首先擲射而出，她娘親覩狀大驚，但阻止已來不及了，只好配合反擊，免致對方全力反擊女兒。

但饒是這樣，他反手一格，掌風勁銳，掌力雄渾，仍然把郭念慈震退了近丈，跌得「哎呀」尖叫連聲，可能跌得很疼，同時敵人也發一聲慘叫，身形不穩，蹌跟跌出兩步，郭念慈見娘親還遲疑，急急叫道：「娘，這斯受傷啦，他中了我一刀，受傷啦，不要給他逃掉啊！」

她娘聽得心頭一動，果然全力追擊，終於把敵人擊斃了！

郭念慈由這一次開始就正式踏入江湖路。後來，她就一直跟着娘親在江湖走動，到了十二歲，她已經單獨一個人出外活動了。

經過了兩年的鍛練，到了此時，她已經是十四歲了，年紀雖然還小，但她却已有六年多的江湖經驗，不算太少了，靜茹師太祇看她的年紀，却未知她的底細，致有如此躭心，若果知道她的底細，便早早已經放心了。

不過小心駛得萬年船，小心一點總是好的，靜茹師太聽了她的話後，道：「他們是些甚麼人，你都認識嗎？」

郭念慈搖搖頭便道，她只認識一個姓郝的，就是半個月前截劫她的人，其他幾個是甚麼人，她一點也不知道。

靜茹師太道：「妳扶着我出去看看！」

郭念慈嚇了一驚道：「師太，妳出去看，不如我把他們弄進來……」

「這不好，佛門淨地，他們在門口死了，已經是沾上了血光污穢了，怎能再搬進來，我不要緊的，快快扶我出去！」靜茹師太堅持着，郭念慈沒法，祇好答應了。

靜茹師太走到庵門口，向外一望，不覺呆住了。郭念慈也怔住了，因爲外邊根本沒有屍體，也沒有血跡，乾淨得使人難以相信。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靜茹師太與郭念慈兩個人面面相覷，滿面懷疑之色，久久也沒有出聲。

郭念慈與靜茹師太兩人驚異是一點也不出奇的，因此，一老一少兩個人站在門口出神。

「念慈，妳過來！」一個婦人的聲音，由庵內傳了出來。

這聲音郭念慈似乎很熟，但又似很陌生，一時想不起來，便試探問道：「姐姐，妳回來了嗎？」

靜茹師太提醒她！「郭姑娘，妳小心一點，她不是姐姐。」

庵內那人也說：「我不是姐姐，妳過來，我有話問妳！」

郭念慈答道：「好，我就來！」她關上庵門，扶了靜茹師太進去。

「念慈，妳爲甚麼扶她？妳知道她是甚麼人嗎？」庵內的人發問，口氣殊爲不友善。

郭念慈道：「我知道，她是靜茹師太，妙蓮姐姐的奶娘，也是我的……」

靜茹插口道：「郭姑娘妳說得太多了，對一個陌生人，妳怎可以……」

庵內的人冷冷道：「不要理她，說下去，她是妳的甚麼人？師傅嗎？妳怎可以拜這種人爲師傅？」

靜茹師太忿怒道：「妳是誰？怎可以對郭姑娘說這種話？」

那人還是冰冷冷的道：「住嘴，我不是問妳，妳最好少出聲。念慈，妳說，她是妳的甚麼人？」

郭念慈心頭一顫，似乎想到對方是甚麼人了，但又不能肯定，不敢相信，只得說道：「她與妙蓮姐姐都是我的救命恩人，沒有她們相

救，我已活不到現在了！」

那個人「啊」的驚叫了一聲，自言自語道：「眞有這種事？想不到，眞想不到。」靜了片刻，又道：「妳說的妙蓮呢？她去了那裡，怎麼不見了？」

郭念慈道：「姐姐出去了，她去那裡我也不知道。」

那人突然又問：「妳知道妙蓮姐姐的身世嗎？知道她爹爹是甚麼人嗎？」

「知道，她是黑煞星的女兒，她是在爹爹被殺之後才出家的，最近，仇家找上門來，打傷了靜茹師太，妙蓮姐姐忍不住了，才出去找他們算賬！」

那人又道：「她爹爹被殺，却不替爹爹報仇，奶娘被打傷了，却要去報仇，爲甚麼？難道奶娘比爹爹還親？」

郭念慈道：「不！妳弄錯了，姐姐因爲她爹生前性情暴躁，不知誤殺了多少人，他被仇家所殺，姐姐認爲是天道循環的因果報應，但她與奶娘遁跡空門，不理世事，仇家們找上門來，就是仇家不對了，且查出仇家多是惡人，爲害善良，所以不放過他們！」

「妳相信她們的話？」那人說。

郭念慈道：「我相信。」

那人道：「妳憑甚麼相信？」

郭念慈道：「那一夜風雨交加，我身受重傷，敵人仍然窮追不捨，我逃到這裡，她與我非親非故，原可以不理，免得招惹禍害，但她們救了我，還助我增强內力，這兩天將有敵人大擧來犯，只催我離開，處處爲我着想，所以我相信她們的話。」

那人道：「原來有這許多原因，好吧，我且試試妳的功力怎麼樣？妳看得見我嗎？妳在我背上打上一拳，妳不要留力，要出盡全身力氣，我才知道妳是不是眞正得到她們的幫助！」

「我不願意傷妳，不知怎的，我覺得妳是我一個很熟悉的人，我不能傷妳！」郭念慈不肯出手。

那人道：「妳怎麼啦？妳以爲我嫌命長，想自殺？我叫妳打，自然就不會有事的，妳發掌吧，別惹我生氣！」

郭念慈推辭不掉，也被激怒了，就奮力發掌，靜茹師太雖曾勸阻，也勸阻不來。她一掌重擊，却如打在一團棉花上，力道打不進去，反給彈了回頭，手腕也被震疼了。

那人緩緩的站起身來，道：「不錯，她們幫助了妳三年功力，唉，我今日本來是要找她們報仇的，現在祇好罷手了，念慈，妳好好地跟她們一起吧，我老了！」

「妳，妳是……娘！眞是妳！」

郭念慈瘋狂的撲了過去，那人張開雙手，把她摟在懷中，對她道：「妳爹本給黑煞星殺死的，這個仇我積壓了許久了，但是，妳姐姐說得對，我不該找她報仇，現在，她是殺壞人，保護好人的人了，我若傷害了她，等於幫助壞人去殘害善良！我不該那麼作！」

「娘，妳不可以留下來嗎？我們可以一起對付壞人！」郭念慈望着她的娘親。

她娘親道：「妳要求得太多了，娘能放棄報仇，已經是不容易，娘要走了，妳留下來吧，妳別送我，我在外邊會暗中幫妳的，要見妳，我自會來，妳別亂跑，妳是找不到我的。」她雙手抓着女兒的手掌，把內力輸到郭念慈身上，然後點了郭念慈穴道，使她無法追趕。

三日後，妙蓮回來了，受了點傷，她說她給兩個大魔頭纏上了，甚爲危險，後來幸得一個女人來助，才制服了兩個魔頭，問那個女人姓名，她却不肯說。

「她是郭姑娘的母親！」靜茹師太把早兩日經過說給妙蓮聽，聽得她連連嘆息，對郭大娘能放棄報仇，還助她一臂之力，衷心感佩，後來，把一身功夫全傳了給郭念慈，藝成別師到江湖上又闖出另一番新氣象來了。

（全文完）

九龍珮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卧龍生・文
可飛・圖

功成各自還自我　衝出深閨播正義

上文提要：吳一諤率領數人衝進地洞，不竟驚嘆不已，原來這裡已被常奇建成一座頗具規模設有機關的洞廳，法壇旁有六個白衣，三個紅衣像僵屍般的刀槍不能傷、不怕死的機械人，吳一諤、田長青一見立即加强戒備，看情勢常奇練法功成在即，而吳一諤先生亦須等待軍兵到來的配合，雙方均在等待時機，因此陷入僵持與舌戰中，機械人勇猛無比，危急中以黑狗血噴之……

常奇歎了一口氣，道：「吳兄，兄弟有了你這麼一個敵人，可眞是寢食難安啊！何不化敵爲友，共圖大業。」

吳一諤心頭跳動了一下，忖道：「看樣子，眞是不能再拖延了，他的練法很可能就在一兩個時辰內功德圓滿。」

但也不能太急，一急就露出破綻，如再被常奇瞧出了甚麼改變方法，拖延時間，就更爲麻煩了。

按下心頭焦慮，吳一諤笑道：「紅衣人的秘密已經揭穿，至於這六位白袍人，兄弟就有些想不通了，他們骨瘦如柴，却又力大無窮，手中的哭喪杖十分沉重，常兄用甚麼把他們炮製成這樣非人非鬼的高手？」

「這個呀，簡單得很！」常奇笑道：「半年時間，就可培養成功。」

「這麼說來，」吳一諤道：「他們還是人了？」

「役鬼亦非難事，百寶符錄中記載甚明，」常奇道：「吳兄願否見識一下，兄弟立刻可以施展。」

鬼話連篇吶！吳先生心中已確定了六個白袍人也是常奇以葯物控制製造成的死士，只是和紅衣人方法不同。時間已不宜再拖延了，一面暗中運氣，準備先除去幾個白袍人，破了他們合擊之陣。

心中主意暗定，口中却笑道：「吳某薄功名富貴，追求的是仙道大業！只可惜，機緣不巧，無法遇得名師，常兄能招役鬼魂現身，足見高明，那就施展一下，讓兄弟開開眼界，也許會使吳某改變心意，爲學術法，投入麾下。」

常奇笑道：「說話算數麼？」

「那要看常兄的術法，是否能使吳某佩服了。」吳一諤道：「常兄請一展奇學吧！」

「所謂的役鬼術，先要製造出鬼來，」常奇道：「眞的鬼，就算可以用咒術拘來，可也無法和人動手，只能嚇唬人，不能殺人，像吳兄這樣的高手，只怕連嚇也……」

吳一諤一抱拳，接道：「總要見到，才能相信。」

「好吧！」常奇突然由身上取出一個全身貼滿符咒的木偶，道：「白蓮教……」

吳一諤突然動了，借抱拳之勢，已悄然抽出寶刀。

只見一道青光閃動，電光也似捲了過去。

就借常奇把左手法鈴暫交右手的一刹之間，刀光已劃過了兩個白衣人的頸項。

兩顆人頭已飛了出去。

如是平常刀劍，也許還無法一擧殺死兩個人。

但這是一把寶刀啊！光如閃電過長空，刃斷金玉，無堅不摧。

常奇怒道：「吳一諤，你陰險得很啊！」左手中執的木偶，急急投向吳一

諤，空出左手去抓法鈴。

原來，這些白袍人，都是在法鈴控制之下。

太晚了，吳一諤刀如神龍掉尾，迴旋掃出，又有兩個白袍人掉了腦袋。

他不敢手軟，生恐斬中他處，未必能使白袍人戰力消失，出手就是切腦袋。

但仍然看得人心驚膽顫，四個白袍人腦袋被寶刀切下，但屍體未倒，仍然站着，而且也無大量的鮮血噴出。

田長青三稜劍快速刺出，一劍穿透了木偶。

聽到了一聲輕響，似鐵劍洞穿枯木的聲音，也似是隱隱呼疼之聲。

但讓田長青驚異的是，那具木偶在極短的時間內，似乎是長大了不少。

絕不是眼睛看錯，因爲距離太近了，田長青肯定，常奇一抛之間，這具小木偶大了三倍以上。

田長青心中忖道：「如果不是這一劍洞穿木偶，這具小木偶擊中吳一諤時，會發生甚麼事情？」

法鈴聲響，兩個白衣人急揮手中哭喪杖，擊向了吳一諤。

但他們六人合擊之陣已破，威力大減，已不足威脅到吳一諤這樣的武林高手。

何况，吳先生手中的寶刀鋒利，又早已觀察到他們出手的方式。

不到十個照面，吳一諤又切下兩個白袍人的腦袋。

吳一諤收住刀勢，喘口氣，道：「常奇，再殺了兩個紅衣人，你就只好自己玩命了！」

他連切了六個白袍人的腦袋，一氣而成，只怕鬆了一口氣，就無法再凝聚全身功力。

這是全力的一擊啊！

現在，他最需要的是喘息一下，調勻呼吸。

程小蝶、苗蘭、郭寶元，連小方在內，全都看得呆住了。

他們想不到世上會有此凌厲的刀法，就是那一口氣呀！連殺了六個高手。

田長青也很佩服，他和白衣人動過手，知道他們的武功，自知絕沒有這份功力，就算手握寶刀也不行。

「阿保！這才是天下無敵的刀法！」阿横道：「我們這點微末之技，算得甚麼刀法？」

兩個拚命三郎的刀客，也看得佩服極了。

大法師常奇也看得目瞪口呆，望着吳一諤手中寒光閃閃的寶刀出神。

神劍三太保嚇得腿都發抖了，心中忖道：「這人出一刀，大概可以取走我們三條命。」

聽堂中突然寂靜下來，靜得落針可聞。

但聞一連蓬蓬蓬三聲，打破了沉寂。

原來，是被切去腦袋的四具屍體倒了下去。

後面被殺的兩具屍體，也倒了下去。

大約是他們動手搏鬥，傷了元氣，倒得快了一些。

兩個捕快楞楞的站着，他們只看到人頭飛了，屍體倒了，怎麼被殺的，兩個人根本就未看清楚。

整個聽堂中，保持着神情不變的，只有那兩個紅衣人。

他們只露出兩隻眼睛，也無法讓人看得清楚。

掙扎而起的那個紅衣人倒了下去，是仰臉倒了下去，兩個眼睛也不轉動了，看樣子，不死也只餘下一口氣了。

「你手中的刀！」常奇說出話了，道：「是一把寶刀？削鐵如泥是不是？」

經過這一陣調息，吳一諤已大部恢復，笑一笑，道：「不錯，是一把寶刀，雖然短小了一些，但却如你所說，削鐵如泥。」

「你那來的這把寶刀？」常奇道：「一年前，我抓住你時，仔細的搜查過你，絕沒有這把刀的。」

原來，剛才他只顧作勢行法，竟未見到苗蘭亮出寶刀的事。

「別人的刀，我只是借來用一下……」

「誰肯把這樣一把刀借給人呢？」常奇接道：「但絕不會是你的，你如早有這把刀，天蠶絲索也困不住你，你就早已斬斷絲索而去。」

「常奇，這就是我們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了。」吳一諤道：「我的朋友，都是道義相交，他們肯把寶刀借給我，因爲他們相信我會還給他。你呢？不相信任何人，也沒有一個朋友，你周圍的人，不是被你用藥物、邪術控制住，聽你擺佈，就是屈服在你的兇威之下，唯命是從，敢怒而不敢言。」

「我不懂啊，吳兄，」常奇道：「朝廷對你有甚麼好？你一不吃糧，二不當差，爲甚麼你要出死力維護他們？爲甚麼不自己弄個王侯大官來幹呢？」

「問得好！」吳一諤笑道：「我不是爲朝廷出力，我不肯入仕，就是不願爲朝廷所用，我遨遊天下，日看白雲變幻，夜聽松濤呼嘯，生活得逍遙自在，但我不忍看生靈塗炭，萬民遭殃。以你的爲人，那有一國之君的氣度，當了皇帝，也不會是好皇帝，更不會比現在的皇帝强，我對付你，就算是積修善功吧。這是爲公……」

「我們還有私人怨恨了，不錯，我把你抓起來囚禁一年。」常奇接道：「可是，我沒有虧待過你呀，日日酒食，美女陪伴，你過得可是很舒適的日子。」

「常奇，不談你穿過我琵琶骨，拴我以天蠶索的舊恨，」吳一諤道：「我未得脫身之前，你隨時都有殺我之心，留着我一條命，只是要我幫你解開一些你自己無法解開的秘密，千句滙一句，你這個人集陰險、惡毒於一身，練法成兵，邪術作亂，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罪該萬死呢？」

「聽口氣，吳兄，我們是談不下去了？」常奇道，目光一掠田長青，道：「你也殺害了一條人命。」

「我只是用劍刺穿了一截枯木！」田長青右腕一振，木偶裂成兩半，散落地上。

「他們是活的。」常奇一搖頭，長髮散披，形象頓呈詭異，冷冷接道：「你們不是希望見識一下邪法嗎？現在，你們可以如願以償了。」

說話之間，左手又從身上取出兩隻木偶。

全身畫滿符咒，和第一隻大同小異。

「常奇，」吳一諤一揚手中寶刀，道：「你心中明白，任何邪術，都無法對抗這種神兵利器。」

「吳兄的意思？」常奇似是還不想眞打。

吳一諤道：「大開法壇，消除練法……」

常奇突然咬破舌尖，一口血噴在兩隻木偶上。

吳一諤疾如流矢，攻向木偶。

田長青也動了，身體向前滑動，三稜劍刺向常奇。

小方和阿横、阿保，一面側轉，目光轉動，既可看戰況進展，又可預防兩個紅衣人和神劍三太保突然攻襲。

一口血噴在了兩個木偶身上，說也奇怪，木偶突然暴張數尺，像眞人一樣高大。

只是還未來得及有所動作，吳一諤的寶刀已捲襲而至。

金鐵之精，果然厲害，寶刀過處，兩個木偶立被腰斬兩截。

常奇似是早已計算好吳一諤的攻勢，長劍斜刺，斬攻向吳一諤的咽喉。

如若吳一諤回刀封架，就會錯過腰斬兩個木偶的機會。

所以，吳一諤沒有置理。

但田長青的三稜劍，却早那麼一點點逼上了常奇的前胸。

常奇也許能一劍斬斷了吳一諤的咽喉。

但肯定會被田長青一劍穿心。

常奇少了那一份視死如歸的豪氣，所以，他不肯同歸於盡，只好回劍封擋。

吳一諤斬了木偶，常奇也擋開田長青的三稜劍。

「常奇，今日咱們要決一死戰！」田長青暴喝聲中，快速的攻出三劍。

常奇也不慢，劍如輪轉，硬把三恰劍封開。

兩個人火辣辣的拚上了。

田長青怕他施展邪術，攻勢暴烈，劍招綿連不絕，一劍快過一劍，逼得常奇不但無法抽出手來施展邪法，連揮手指揮兩個紅衣人的機會也沒有。

但常奇口還能叫，大聲喝道：「楊俊，還不過來……」叫了一半，突然停口。

楊俊是神劍三太保中的老大。

常奇叫了一半住口，是他想到了對方還有人在一側監視，神劍三太保拚上了命也幫不了忙。

現在最重要的是指揮兩個紅衣人出手，但兩個人的耳朵被他整聾了，只能用手勢指揮，但常奇却騰不出手。

吳一諤緩步行了過來，面對着兩個紅衣人和神劍三太保，口中說道：「阿横、阿保，兩位去幫田少兄掠陣，小方帶着其他人，去打開後壁複室，尋找法壇，小心暗算，這裏交給我了。」

阿横、阿保關心主人，逼近田長青和常奇動手之處，横刀戒備，準備見機會，就攻出一刀。

小方帶着程小蝶、苗蘭、郭寶元，和兩個捕快，繞過幾人動手之處，行向後壁複室。

吳一諤心中盤算過，先解決兩個紅衣人，仗着手中寶刀之利，此事不會太難，這些紅衣人熊爪鐵甲，非寶刀還眞難克制。

目光却看向神劍三太保，道：「三位，是戰是逃？」

七星劍楊俊道：「逃？怎麼逃？」

「打開門戶走路啊！」吳一諤道：「我不想多殺人。」

「我們明知不是敵手，吳先生想殺我們，盡管出刀，我們不反抗。」楊俊道：「只求一刀過喉，給我們一個痛快。但我們不能逃走，因爲，我們無法打開門戶，何况，外面軍卒逾千，我們逃出去，也走不了！」

「好！識時務者爲俊傑，我好人作到底。」吳一諤道：「點了你們的穴道，以後的事，就看你們的造化。」

楊俊道：「感激不盡，先生出手吧！」

吳一諤點了三人穴道，目光才轉注到兩個紅衣人身上，歎息一聲，道：「殺了你們，你們死得很寃，但又不能留下你們，其實，你們活得也很痛苦，我會給你們一個痛快。」

寶刀疾出，兩個紅衣人首級飛落。

他不能留下後患，要殺就斬下腦袋，不管是毒人還是殭屍，斬下腦袋，就絕無再戰之能。

殺得如此順利，吳一諤也有點大感意外。

最妙的是兩個紅衣人根本沒有想到反抗，也不預作戒備。

顯然，他們神智傷得十分慘重。

吳一諤暗暗歎息一聲，轉身疾步向小方等行去。

聽堂後壁上，有兩個門戶，一眼可見，但兩個門戶關閉甚緊，小方用力推了兩下，竟是分毫未動，是十分堅厚的青石作成。

小方自知絕難用掌力震開，但室中又無可以借力之物，正自發愁，吳一諤已到身側。

「老前輩，石門堅實，撼它不動，我小方束手無策了。」

吳一諤微微一笑，道：「苗姑娘，有何高見？」

「沒有高見！」苗蘭道：「小方都沒有辦法，我會有甚麼法子？」

吳一諤一揚手中寶刀，道：「姑娘意下如何？」

「用刀削呀？」苗蘭道：「我沒意見，不過問問田長青吧，我把刀送給他了。」

「苗姑娘如沒意見，田大哥那裏有我擔待！」小方道：「時機迫促，用不着問他了。」

吳一諤暗用內力，寶刀轉動，在石壁上削出一個圓洞，足足有一尺深淺，還未洞穿。

這座石門果然厚得驚人。

常奇發覺了，但他沒有辦法阻止，田長青正施展生平所學猛攻，劍勢變化多端，忽剛忽柔，忽而急如流瀑，忽而如雲舒展，常奇被這種怪異的劍法，鬧得全神貫注以對，不敢稍有疏失，連邪法也無法施展，也無法招呼兩個紅衣人出手助戰。

他精神集中，竟不知兩個紅衣死士，已被寶刀切下了腦袋。

「吳一諤，不要破壞練法，那是老夫數十年心血所聚啊！」常奇的聲音，有點近似哀嚎了，道：「毀了它，你會抱恨終身，那是武林中從未有過的成就。」

吳一諤寶刀護頂穿洞而入。

程小蝶、苗蘭、小方，都是一竄而過。

但郭寶元就過得很辛苦了，他身體粗壯一些，縮骨神功也不很精，前面拉，後面推的，才把他送入複室。

兩個捕快，根本未打算進去了，但却把手中兩個儲血的竹筒交給了郭寶元。

這裏，果然是練法的地方。

只見一座舖着黃色錦緞的法壇上，點着七支長明燈，一個穿着道袍，面如滿月，留着三綹長髯的道長，跪在法壇前不停的叩拜。

法壇上沒有神像，只有兩隻白木箱子，壇前也沒有供品，只有一個白玉盤，盤中留着血跡。

「你就是二法師清風道人了？」吳一諤道：「常奇的六鬼護法陣已經破了，三個紅衣妖人也被切去腦袋，至於常奇，很快也就要被生擒活捉了。」

清風道人明知有人進入了法壇，但他竟目不他顧，也不理會自己的安危，仍然不停的對着木箱叩拜。

程小蝶、小方、都看得十分好奇，忖道：兩個大木箱子中，究竟藏些甚麼呢？」眞能有千軍萬馬不成？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雖然看到了，但心中都是有些不信。

所以，他們沒有干擾清風道人，只是冷眼旁觀。

法壇中只有清風道人一個，任何變化，他們都自信有着控制大局的能力。

但見清風道人緩緩站起身子，拿起身側的木劍，在法台前面走動起來，前三後四，左五右七，好像舞蹈一樣，轉來轉去。

吳一諤心中明白，這就是道家中踏斗佈罡。

置生死於度外，顯是行法正在緊要關頭。

吳一諤低聲道：「郭總捕頭，把竹筒準備好。」

郭寶元正看得入神，他雖是見聞廣博的人，可也沒見過這等道家的詭異之學，聞言立刻醒悟，把手中竹筒，分一個給小方、苗蘭。

程小蝶手中早就握有一支。

清風道人突然停下了脚步，大聲喝道：「起！」手中木劍分向兩個大木箱上各自拍了一下。

然後，雙掌合什，閉目垂首，對着木箱唸唸有詞。

沒有人聽出他唸的甚麼。

但奇事發生了。

兩個木箱中，分別向外冒出白氣，似是燒滾的開水，一股蒸騰的熱烟冒出一般。

兩隻木箱的蓋子緩緩起動，落下，箱中似有物要掙扎而出。

「快！」吳一諤大聲喝道：「把血汚噴入箱中！」

郭寶元、苗蘭、小方、程小蝶手執竹筒的血汚，立刻向箱中倒去。

冒起的白烟突然消止，一切恢復了正常之態。

清風道人臉色一變，道：「你們噴的甚麼？」

「黑狗血！」吳一諤，道：「是專尅邪術的血汚。」

清風道人突然流下淚來，道：「功敗垂成了，你們怎麼知道用黑狗血，這是玄天正法，除了眞正的黑狗血，任何血汚，都毀不了他們。」

「勿怪，你看上去像是有恃無恐！」小方道：「你不知道我們拿的是純正黑狗血呀？」

「一般的人收集狗血會這麼認眞的，天意如此，夫復何言，貧道認命了！」

突然反手一掌，拍向天靈要穴。

吳一諤一伸手，扣住了清風道人的右腕，道：「道長，爲何求死？」

「我練法失敗，有何顏偸生人世，

你爲甚麼要救我？」清風道人目中奇光閃動，望着吳一諤。

「吳某有種很奇怪的感覺。」

清風道人道：「甚麼感覺？」

「你和常奇不同，常奇邪惡，你却有些仙風道骨，」吳一諤道：「練法必爲常奇所迫，功敗垂成，大錯未鑄，何苦一味尋死呢？」

「唉！如是眞正的有道之士，怎會行法練兵，」清風道人說：「雖是大法師逼我如此，但我如道心堅定，自會嚴詞拒絕。你就是吳一諤吳先生了？」

吳一諤道：「正是區區在下，道長也聽常奇提過麼？」

「先生之名，久傳江湖，就算常奇不提，我也早聞大名，你救我一命，也等於救了你們自己。」清風道人說：

「可是練法是眞的完了！」

吳一諤微微一怔，道：「怎麼說呢？」

「先生是光明磊落的人，不知妖術之邪，一般的邪法，確怕狗血沾汚，但這玄天正法，練成邪術，只有眞正的黑狗血，才能破它。」清風道人搖搖頭，苦笑道：「而且，還有一個解破之法。」

吳一諤道：「怎麼解破？」

「以練法人的鮮血，可以解破，如若貧道以本身之血，噴在紙人上，牠們雖受黑狗血的汚染，但在貧道鮮血相助之下，仍可成形，而且，牠們和了練法人的元氣精血，更爲兇悍。」

「有這等事？」吳一諤吃驚了，小方、程小蝶都聽得面色如土。

清風道人接道：「吳先生請放心，此刻一切都成過去，貧道之血，必須在牠們初受沾汚時，予以中和才有作用，現在，貧道之血，也沒有辦法挽救牠們十餘萬生靈了！」

「生靈？」程小蝶道：「你是說，牠們都已經活了？」

「是的！如非諸位那幾竹筒黑狗血，你們現在已看到妖法創造的生命，在活蹦亂跳了。」

「玄得很啊！」小方道：「剪紙成馬，撒豆成兵，只是一種神話，想不到眞有此事？」

吳一諤道：「道長，我們可不可以瞧瞧？」

「可以，現在他們已成一箱廢紙，但你看得仔細些，仍會有所發現。」

吳一諤向前行去，打開紙箱，選出血汚較少的一個紙人，迎着燈光看去。

紙人剪得很好，鬚眉宛然，燈光下，果見紙人生出了紅色的經絡血管，只是顏色極淡，不用心很難看得出來。

小方、程小蝶、苗蘭、郭寶元，全都走了過去，也都從木箱中撿起一個紙人瞧看，也發覺了那些異徵，個個心頭震動，驚駭不已！

「這些紙人重經練法，」吳一諤問道：「可能再生麼？」

「不能！」清風回答道：「一個時辰之後，他們身上的異徵就會消失，成了眞正的紙人。」

「再行一次練法，需要多久時間？」吳一諤心中驚駭之下，作了最壞的打算，準備殺了清風道人，不讓劫難再生，邪法流傳。

「常奇能用符咒把木偶練成人形。」清風道：「那只是邪法中的小技，要像貧道一樣，把紙人練成十萬大軍，他作不到。貧道未習武功，却把畢生的精力，都投在研練邪法之上。」

小方雙目中神光閃動，盯注清風道長道：「這麼說來，道長的邪法還高過常奇了？」

「是的！單以邪法而言，貧道超過常奇太多了。」清風道人道：「諸位也許不信，但貧道可以表演一次小小術法，以博諸位一笑。」

說表演，立刻表演，伸手從道袍中取出的一張黃紙，和一把小剪刀，剪成了一個鷂鷹。

所有的人都看得十分入神。

因爲清風道人的剪紙技巧太好了，只不過片刻工夫，鷂鷹已成，而且十分形似。

「諸位，這只是一張隨手剪成的紙鷹，但却能夠飛，栩栩如生。」

清風道人咬破了舌尖，噴出一口血在紙鷹上，隨手一投。

立刻聽到羽翼拍動的聲音，在室中響起。

一隻黃色的鷂鷹振翅飛翔，在室中轉來飛去。

「神乎奇技呀！」程小蝶道：「片刻間，能讓紙鷹飛翔，費時數年行法步罡，拜出來的紙人，當是很勇武的戰士了？」

「是的！他們是天下無敵的戰士，因爲他們不怕死。但邪法不能練，它會遭天遣，無論如何高明的妖術、邪法，都無法獲得成功。」

清風道人語聲一落，突然寒光一閃，那把剪鷂鷹的小剪刀，刺入了心臟之中，自殺了。

這把小剪刀非常鋒利，刺的又是心臟要害，清風道人立刻倒地而逝。

「道長！爲甚麼要死啊？」程小蝶道：「我們不會傷害你的，罪魁禍首是常奇！」

「程姑娘，讓他安靜的去吧！」吳一諤道：「他在邪術、妖法上的成就，不但超越了常奇，也逾越了天道。顯然，常奇敢於重振白蓮教，準備再度興兵作亂，全仗憑在邪法上的成就。想一想，我們如晚到一個時辰，一場殺劫，就已在廬州展開了！」

但聞一聲輕響，那飛轉的紙鷹，突然跌落地上，身上的血跡已乾，仍化作一張紙剪的鷂鷹。

小方撿起黃紙鷂鷹，看了一陣，歎道：「幻也，眞也，無法分辨了！」

吳一諤回顧了郭寶元一眼，道：「總捕頭，功德無量。」

郭寶元微微一怔，道：「吳先生，郭某坐享其成，那來的功德可言？」

「唉！郭兄，論今日之功，郭兄最大，清風道長邪法之精，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練法之術，也是邪法最高深的玄天正法。」吳一諤道：「郭兄取來之血，如若稍有不純，今日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郭寶元呆了一呆，暗道：狗血是不錯，可是不全是黑狗，殺了二十條狗，只有三條純黑狗，瞎貓碰上死老鼠，全被我帶進來了……

心中忐忑不安，口中却說道：「郭某奉命取黑狗之血，只有全力以赴。」

「你要作了假，取了花狗，黃狗之血，」程小蝶道：「今天可要把我們全害死了。」

郭寶元道：「郭某怎敢陽奉陰違。」

心念却直唸神佛保佑。

「燒了那些紙人。」吳一諤道：「留下來，總是禍害。」

郭寶元搶先出手，常奇和清風道人的數年心血，盡付於火灰之中。

「出去看看田大哥。」苗蘭早已忍耐不住，但她明白，要吳先生也出去，才是對付常奇的主力。

「田少兄武功高深，定可手操勝券。」吳一諤說得雖然輕鬆，但人却穿洞而出。

大家行入廳堂，搏鬥早已結束。常奇被田長青鐵劍穿心而死。

但田長青也受了一點傷，正盤坐調息。

苗蘭、程小蝶雙雙奔向田長青。

但程小蝶行近田長青時，立刻向後退了一步，心念不能和苗蘭搶啊！

苗蘭目光上下轉動，把田長青全身看個清楚，不見血跡、傷痕，才輕輕吁一口氣，放下憂慮。

她不敢打擾田長青坐息療傷，低聲問護守身側的阿橫，道：「他傷在那裏？」

「中了常奇一掌。」阿橫道：「主人吐了兩口血，就盤坐自行調息。」

苗蘭無限焦慮的看向吳先生。

她對吳一諤瞭解並不太深，但可也知道向吳先生求援，是最有用了。

吳一諤微微一笑，行近田長青，緩緩伸出右手三指，搭在田長青的左腕脈搏上，切了一會兒，突然轉向田長青身後，右掌按在背心上。

片刻之後，田長青一張口，又吐出大口瘀血，霍然站起，笑道：「常奇武功不弱，落掌之重，幾乎要了田某之命，老前輩這份救命之情，田某記下了！」

吳一諤寶刀早已入鞘，雙手奉向田長青道：「如非寶刀之力，今日一戰，鹿死誰手還難預料！」

田長青接過寶刀，立刻轉給苗蘭，道：「收起來，這是世上的寶刃利器，用處很大。」

「寶劍贈君子，寶刀就送情郎了，田大哥，你收下吧！」

田長青微微一笑，道：「苗蘭，這不是妳的，是你們門戶傳下的鎮山之寶，我不能收，妳也沒有權利送人。」

苗蘭點點頭，收下寶刀。

如此一把寶刀，田長青兩度經手，竟未多瞧一眼。

「田大哥，我送你一樣東西。」程小蝶取出碎了的九龍玉珮，分一半送給了田長青。

「是碎了的玉珮！」田長青伸手去接，手指竟然有些發抖。

「田大哥好聰明。」程小蝶道：「吳先生送給我的，分一半給你，我不知道能不能還你自由。」

「十之七八了。」田長青道：「好珍貴的一份禮物。」

小方大聲叫道：「好極了，田大哥，我可以到北京城去逛逛了。」

田長青笑道：「還要看另一半的用途了。程姑娘如何運用它，才能確定你是否可以到北城京去逛逛。」

「田大哥，小方哥，小妹會全力以赴，我爹不幫忙，我就離家出走！跟你闖蕩江湖去！」程小蝶道。

「程姑娘，一句玩笑話，別放心上。」田長青道：「不過，確有一件事，要請姑娘幫忙。」

「說吧！我一定會幫你辦到。」程小蝶也不問甚麼事，就一口答應下來。

「辭謝了妳爹的邀宴吧！」田長青道：「我受了傷，還得養息幾日！」

「對！程姑娘，我也心領了，妳如過意不過，溜出來請我喝酒，我小方一定奉陪。」

程小蝶突然體會到了他們的心情，心目中一直壓着一個叛逆的沉重擔子，要他和作大官的人同桌飲國宴，確實有些不對勁。

想通了，程小蝶就點着頭，答應下來，道：「小妹擔起來了。」

* * *

吳先生突然走向那些紅衣人屍體，撕開了他們身上紅衣，果然他們形體十分乾枯，身上有鐵甲護體。也順手解了神劍三太保的穴道，但也廢了他們武功。

小方道：「奇怪呀，他們十分瘦弱，力氣却是很大。」

「藥物，和特別配製的食物，使他們逐漸地失去人的靈性。」吳一諤道：「成了一種練武機械和殺人利器，這樣事並不太難。」

言下之意，似是他也有這種本領。

小方好奇心不輸吳一諤，自行脫下了白衣人的衣服查看，只見他們枯瘦如柴，和紅衣人形體大同小異。

「原來是同一種方法，訓練出兩種殺手。」小方道：「只是太殘酷了一些，一個好生生的人，折騰成這個樣子！爲甚麼不要好好的把他們訓練成武功高手呢？」

「怕他們不聽話呀！」程小蝶搶先回答了小方的問題，道：「有血有肉的人，就會有思想，辨是非，常奇不敢重用明辨是非的人！」

「他們是不一樣的，」吳一諤道：「這些白衣人練的是一種枯古神功，練到一定境界，人會形同枯木，就像現在的白衣人一樣，但突過了這一種境界之後，就會有所改變，是一種高明的神功，但常奇却似不想他們突出這種境界，永遠只留在此境界中，也用藥物燬了他們的神智。」

「唉！常奇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呢？」

「非常愛才，但又絕不希望你能强過他的人。他能與清風道人合作，是因爲清風道人能幫助他完成練法，本人又不會武功，不過，我相信練法完成之後，常奇學會馭控之術，還是不會留下清風道人的。」

「程姑娘！我想先去看兩位朋友！」吳一諤目光一掠程小蝶。

「吳先生，你可不能不去啊，何況，小文，小雅都還在我家裏等你，先生給了她們承諾，不能言而無信。」

「這就是我先要去看兩個朋友的重要原因了。」吳一諤道：「一年不見我面，他們可以忍受，如若兩年不見，他們會開始找我，超過三年沒有訊息，就會大力搜查，他們都是創立了門戶的人，弟子衆多，一旦行動，那就天下大亂了。所以，我一定要先見他們，要阻止他們大舉尋人的行動。」

程小蝶道：「那要多少時間？」

「二個月吧！二個月後，我一定登門拜訪；事實上，你爹立此大功，至少也要化一個月的時間，才能把事情處理清楚，請郭總捕頭把常奇、清風道人和這紅袍人、白衣人腦袋帶回去，盛入木匣，押赴京師面聖，提作證據。所以，我預定在二個月後去看你，當然，一定要給小文、小雅一個交代。」

「也要成全晚輩。」程小蝶突然盈盈跪下。

「起來，起來，小蝶，我答應你的事，一定作到，如果環境允許，我會在貴府中，有一段相當時日的停留。一年來，常奇供應我美酒佳餚，吃的已經習慣了，一時再改爲渴飲山泉，飢餐松子的生活，好像已經有點不習慣了，住在官衙中，再好好吃它個一年半載。」

程小蝶站起身子，道：「我會盡力爲前輩安排個適合的環境，希望你能多留下一些時日。」

「好！就這麼一言爲定，我先走一步了。」

舉步行去，一眨眼，人就消失不見。

他走在田長青和小方之前，倒是大出了郭寶元的意料之外。

郭寶元心中有個打算，吳先生留下一段時間，他要盡力招待一番，希望也能討教一些武功，他這個廬州總捕頭，也要在武功上，痛下一番工夫了。

程小蝶行近田長青，恭恭敬敬行了一禮，道：「我會記住我說的話！」

「唉！」田長青搖搖頭接道：「不嫌棄，你就永遠是我的小妹了。」

程小蝶道：「謝謝大哥，我會很想念你的！」

「兄妹之情，如同骨肉，作大哥的也會想念妳這個聰明可人的小妹子。」

「那是說，日後，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了？」

「一定有，我們借重之處正多，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却水如江河永不絕。小蝶，我們很希望妳能用智慧消弭去那些潛伏的危機。」

「小妹會盡全力，但我不敢保証要多少時間？」程小蝶道：「也許要一年，兩年……」

「我們能等。」田長青道：「不用太急，水到渠易成。」

程小蝶轉向小方，道：「小方，你……」

「我要聽田大哥的，何況，我還要擔負保護小唐，所以是眞正的很忙。妳是令人懷念的朋友，小蝶，我會去找妳的，但要等還我自由之後。」

田長青揮揮手，牽着苗蘭走了。

小方緊隨在兩人身後。

郭寶元道：「沙府外，重重軍士圍困，希望不要鬧出誤會才好。」

程小蝶道：「放心了，那些軍士，也許根本就不能發現他們行踪。」

「姑娘，這裏的事……」

「你帶幾個捕頭進來處理吧。妳是老公事，自然懂得如何處理，然後，再跟我爹和劉師爺研究一下！你和劉文長，是我爹的兩條臂膀啊！」

程小蝶也緩步行出地下密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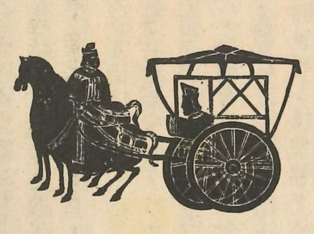
善後的事，會有一番公事上的機巧安排和說詞，程小蝶不想管了。

她最希望的是吳先生言而有信，能早些來看她們。

這數日經歷之多，有如一場絢麗的夢境，激烈的搏殺，也幾乎和人上了床……。

想起來有點羞喜，也有着重重兇險，一旦一切恢復正常了，程姑娘竟有着一種失落感，她已不安於生活在深閨之中了，她要掙脫，要破繭而出，成爲一隻眞正、美麗的小蝴蝶，翱翔在花花世界中，傳播快樂，傳播正義……

（全文完）



鐵扇書生

武林掌篇／麥上花‧文
可飛‧圖

瘋僧肆虐江湖　書生鐵扇逞威

丁天龍正在書房中和老朋友下棋，突然聽得一聲馬嘶，緊隨着一聲慘叫。

這兩下聲响都來得突然，而且凄厲刺耳，撼人心魄，丁天龍反應甚速，聽到第一聲馬嘶聲就已經站了起來，再聽到慘叫聲，人已到了大門口，看得見外門一片草坪了。

丁天龍一點足，披衣出了門外，張目四望，並未發現甚麼，心中大爲奇怪。

「甚麼事？丁兄。」一個中年文士也到了門外，問丁天龍發生了甚麼事。

「我也不知道，剛才馬狂嘶，人慘叫，你也聽到了，應該是離此不遠了，但却全無痕跡，你說是甚麼原因？」

「爺爺！爺爺！」一個小孩子倉皇失措的大叫，連跑帶跌的十分狼狽，衣服裂破了，四肢也損了。

「小明，不要怕，爺爺來啦，爺爺在這裡！」丁天龍飛步撲前抱住小明。

丁小明驚得面青唇白，說話也不成句，說了好一會，丁天龍把孫兒抱在懷中，撫慰着他的頭髮，拍着他的背部，安慰他，叫他不要怕，並問他發生甚麼事，講給爺爺聽，小明果然鎮定了許多。

小明說他跟大叔捉迷藏，正玩得高興，突然有一個紅頭髮的醜漢走來，要騎走黃驃馬，大叔去制止，那大漢怒起來便一掌把馬打死了，再把大叔打倒。因爲我躲了起來，紅頭髮的醜漢子沒有發現，所以沒有找到他。

「那個紅頭髮醜漢子走了那裡去，你看見嗎？」丁天龍問。

「他是從這裡走去的，不知走到那裡。」丁小明向前對爺爺一指道。

「丁兄，你留下來照顧大家，待我去看看，或者可以找到一點綫索，你陪小明先回去吧！我走啦。」那中年文士說完，也不等丁天龍表示意見，展開身形便向前跑去。

那中年文士姓文雙名素臣，年約三十二歲，丁天龍本來想勸文素臣不要去冒險，但是他話未出口，文素臣已經跑出了十多丈遠去，他祇好忍住不出聲。

「爺爺，文伯伯去找那紅頭髮醜漢子嗎？那個醜漢子很兇，兇得很呢。」丁小明說時仍有餘悸，聲音也有點變了。

丁天龍把小明抱回家去，並吩咐家人去埋葬大叔，一位新來不久的西席，朗聲說道：「東翁，這千萬不可，第一，大叔如何致死未悉詳情，身上有沒有傷痕亦未查悉，兇手是甚麼人？以後如何去追查行兇之人，我以爲東翁應該詳細查明，而按圖索驥，替大叔報仇，未知東翁以爲如何？至於小明，東翁交給我照料好了。」

丁天龍聽來大有道理，便依他所說，把小明交給他，自已去詳細查看大叔致死原因，以便日後追查兇手，

替死者報仇雪恨。

丁天龍是一個老江湖，他的經驗極多，很容易就看出大叔死在人家的鐵沙掌下，由對方的掌印，已經看出兇手是個功力極高的人物，他憑自己的記憶猜想兇手是甚麼人。

但他所知江湖上練鐵沙掌的人本來就不多，有成就的傳名江湖的，更沒有多少個，由此去追查，應該很容易找到行兇之人，但他想來想去，想到好些人了，都沒有想出兇手是那一個，他爲此大感煩惱，不知怎麼樣處理才好。

小明是丁天龍的孫子，他離爺爺跟了老師，靜靜告訴老師道：「老師，你見過紅頭髮的人嗎？他很兇，一掌就把黃驃馬及大叔打死了。」

「小明，你再想想那個打死大叔的人，眞是紅頭髮的嗎？不是黃頭髮，或者是用紅布包着頭的？你是否看得很清楚？」

小明溜動着眼珠，笑笑道：「是紅頭髮的，我還看到，他的脚有點跛，走路一拐一拐的呢！」

「你剛才怎麼不對爺爺說？你應該說給爺爺知道的。」

「老師，我現在就去告訴給爺爺知道。」小明說着便走向大門口，老師立即把小明攔住，不讓他離開。而在此際，丁天龍又在大叔身上找到兩處傷痕，都是傷在穴道上，看情形即使當時頭部不破裂，大叔也一樣非喪命不可了。

丁天龍檢查大叔屍體之後，知道紅髮大漢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現在倒是擔心文素臣追上了要吃虧呢。因此，他丟開了一切，放下小明不顧，急急去追趕文素臣，希望找到他，助他一臂之力。

但文素臣並沒有找到那紅髮大漢，所以並無危險，他回頭走的時候見到了丁天龍，互視一眼，雖然有點失望，也有點高興，兩人細聲講大聲笑，很快就回到了丁家。

「東翁可有甚麼現？這紅頭髮醜漢子找到了沒有？他是甚麼人？」老師一連的問了下去。

「郭老師，我有幾句話，眞不知怎麼說才好。」

「東翁不必客氣，有話請說好了。」郭老師答道。

丁天龍道：「郭老師，從剛才發生的事來看，敵人已經找上門來，我不但年紀大，而且是丁家的人，他們是衝着我而來的，我是迴避不了，郭老師你不是丁家的成員，你是外人，實在不必要犯這風險，所以，我勸你還是離開這裡罷。」

「東翁不要爲我擔心，如果東翁認爲我教得不好，工作不盡責，我馬上就走，若說怕連累我，那倒不必再提，人之生死，早由天定，我與他們無仇無怨，諒他們也不會加害於我。」

「郭老師，我也不是盡是爲你的，我希望你帶同小明一起離開，即使我丁家眞有不幸，也好留下一條根苗。」

郭老師道：「既然東翁如此錯愛，我祇有遵命了，不知東翁心目中可有去處？如果有，我倒願意去躲幾天，避避鋒頭，不知東翁以爲我甚麼時候開始離開？」

「當然是越快越好，郭老師，你現在就上路如何？」

「好呀，我馬上就走，請東翁打點一下小明，我也收拾幾件衣服，免得到時周章。」

過了一會兒，丁天龍帶着小明出來，當着老師面前叮囑小明，要他聽郭老師的話，然後送他們出門。

「東翁請止步，我當盡力照顧小明，我先到五里外陳家暫住，過一二天，看看情況如何再定行程吧！」

陳家與丁家是表親，常有來往，郭老師認得路，一手提了個小包袱，一手携着小明的手，直向陳家而去，走出未到半里，文素臣匆匆走來，對郭老師說：「讓我送郭老師一程，路上可能遇到意外，多一個人總會好一點，郭老師不會反對我送一程吧！」

「當然不會，難得文先生熱心的關懷，我感激還來不及呢，怎會反對！有文先生相送，我放心了！」

「郭老師，你覺得丁翁爲人怎麼樣？」

「東翁爲人厚道，關心別人，我雖然來了不過半年，很受厚待，我覺得這是我的幸運！」

「一點不錯，丁翁眞是這樣的人，我和他相識十多年了，他一直把我當作親子弟，照顧得十分週到，若果不是我生性好動，終年飄蕩無定，我已經搬到丁翁這裡居住了，丁翁已叫過我好幾次，希望我來給他作個棋伴，可以常常下棋，消遣時光。」

郭老師說：「文先生，你可曾到過陳家？認得路嗎？」

「陳家我未到過，我聽丁翁說過，陳家十分易找，在靠東面村頭，門口對正兩棵龍眼樹，就如兩把傘一樣，所以很容易找到。」

走了一會兒，郭老師已把小明抱了起來，別看他是個文弱書生，氣力却是不少，抱起了小明走，一點也不氣喘，從容得很，文素臣看在眼裡，也是暗暗稱奇，猜測不透。

「前面就是陳家了，郭老師，你和小明走吧，我不到陳家走了。」文素臣來到了一個土墩，隔了一道小圳，向前一指，讓郭老師和小明兩個人自己去。

郭老師連聲多謝，小明却在他懷中睡着了，睡得很甜。

文素臣目送郭老師過了一道木橋之後，他轉身向後走了。

他深深感到奇怪，一個文弱書生何以有這麼大的氣力，用一隻手把孩子抱了這麼遠？文素臣覺得郭老師是一個相當神秘的人物，回途上仍是沉

沉的想，回到了丁家，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丁天龍。

丁天龍聽得哈哈大笑，道：「你太敏感了，我覺得他沒有甚麼，不過，有一點奇怪的地方是，三個月前，也就是郭老來了兩個多月之後，這裡發生了瘟病，死了不少人，病倒的更多，我也病了數天，小明似也要病倒，後來，郭老師把他搬到一起睡覺，結果小明的病沒有生成，郭老師也沒有受到感染，我曾問過他，他說服過一種葯，所以不致病倒，但他沒有說出是甚麼葯，他不說，我也沒有再問他。」

「這就是一個疑點，我今晚去看看他，或者會看到一些甚麼也未定。」文素臣興緻勃勃地說。

「你要去看他，我不反對，但我要提醒你，郭老師這個人外圓內方，生性非常耿直，你千萬別得罪他，也不可以引起他誤會，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丁天龍小心的囑咐他。

「我理會得，我會小心的，你放心好了！」文素臣又說：「不過，紅髮醜漢子甚麼時候來，倒是不可不防！丁兄，你如果有甚麼發現，請放紅色响箭，我看到之後，馬上立刻趕回來。」

「好的，你去吧，快去快回，不要躭擱！」

「我不是現在去，且等待天黑之後去也不遲。」

「那也好，我們先歇一會，養養神，免得夜裡打瞌睡，白天諒他不會這樣明目張膽，敢在光天白日之下來襲。」

「這個當然，那有人尋仇偷襲會選在白天行事的？那紅髮醜漢子即使再蠢，也不會白天到來生事，這一點……」

文素臣這一句話還未說完，出乎他意外的事發生了，那是紅髮醜漢子居然是白天來了。

他在外邊殺死了丁家的老僕，一聲慘叫，把文素臣的話聲打斷了。

他與丁天龍震驚的由座位上站了起來，人還未走出大廳，已聽得一個粗野的聲音傳了入來。

文素臣勃然大怒，喝道：「那裡來的野小子，敢口出狂言，對我們無禮，快報上名來！」

「你是不是丁天龍，是就快快自行了斷，免得老子動手，不是就給老子滾蛋，別惹老子生氣，你是不是？」紅髮醜漢子大聲說。

文素臣看清楚了，這個人確實如小明所說一樣，是個醜漢子，一雙粗眉，眼睛却小，似是一叢亂草蓋着兩點寒光，大鼻子生得又紅又扁又短，藏在高高的顴骨中間，長相十分怪異，口唇上掀，一撮紅鬚，口很小，幾乎給紅鬍子掩蔽了。

他人長得很高大，四肢粗壯，胸與背都很寬，比較之下，頭部却顯得小了，很不相稱。

文素臣看看他，突然想起了一個人，不禁全身一震，脫口便問：「你是河間五醜？」

紅髮醜漢子被文素臣這樣一問，也爲之一怔，但他沒有畏懼，只是凝視着文素臣，毫不掩飾的說道：「不錯，你是誰？」

「我姓文名素臣，你是老大？還是老二？我見過你們老三，他比你年輕，你該是他的兄長！」

「你說得對，我是老大，你既然與我們老三相識，我不難爲你，你快走吧！我只找姓丁的算賬。」

「我希望你說說原因，你和姓丁的有甚麼深仇大恨？能不能和解？我願做個魯仲連。」

「這是生死大仇，你最好別管，你還是快走吧！」

「我要是不走呢？難道你連我也看作仇人不成。」

「誰幫了丁天龍說好話的，就是我的仇人，誰阻止我找丁天龍報仇的，我決不放過他！」

「請你等一等，讓我跟丁天龍說幾句話，我與他是朋友，總不能說走就走呀！」

「你說吧！但你要注意，我不耐久候，你要是想弄甚麼花樣，就別怪我無情！」

「是！我知道，我很快就說完了！」

「孟大爺，你別上他們的當，他們是不會老實的對你的，丁天龍早把孫兒交給姓郭的老師，帶到陳村去藏了起來了，你若斬草不除根，將來一定後悔，你還是快快動手，然後再到陳村去找姓郭的和他的孫子吧！」

丁天龍聽得勃然大怒，厲聲喝道：「阿旺，你瘋了啦，敢出賣我，我自問對你不薄，你竟忘恩負義！」

「姓丁的，你瞎了眼啦，誰是你的阿旺？你的阿旺早在一年前就死了，早已投胎去了，你看清楚，我可是你家的阿旺麼？」他說着話，把鬍子一抹，再揭去一層人皮面具，立即變成了另一個人。

丁天龍驚駭地喝叫：「你是誰？爲甚麼要到我家來？阿旺可是你殺的？」

「丁大爺，你這一趟學聰明了，不錯，阿旺是我殺的，我這一張人皮面具就是在阿旺臉上剝下來的，至於我爲甚麼到你丁家來的，我既然是孟大爺的人，你還要我再說甚麼話呢？你自己早就應該明白啦！」

「我當然明白，但也有不明白的，你既然來了一年多，爲甚麼不早些動手，要等到今天？爲甚麼？」

「爲的是幾日前我才查到你收藏珍寶的地方，在此之前，我是不願打草驚蛇，你還有甚麼要問沒有？請儘快問吧！免得做個糊塗鬼。」

丁天龍沒話問了，他把收藏已久的金刀取了出來，準備與對方決一死戰！

紅髮醜漢等了一會兒，見丁天龍不再出聲，便一抖手中鞭，喝道：「話說完了沒有，完了，就快來納命吧！」

「醜八戒，休得猖狂，有膽就跟我拚個三局四合！」丁天龍轉身斜竄，穿過側門，直出屋外空地，他當中一站，雙手抱刀，緊守門戶。

紅髮醜漢跟踪而上，站在他對面三丈以外，雙方對峙着。

文素臣和假阿旺也跟着出了屋外，各自爲自己人掠陣，氣氛甚爲緊張，看得出各人都甚爲焦急。

丁、孟二人還沒有動手，姓孟的又來了三個幫手，一起站到假阿旺身邊來，形勢上佔了便宜。

文素臣四望丁家的人，都遠遠地站着，似乎不敢上前，文素臣見到這情形，感到不安，但他仍作最後努力，向他們說：「你們怎麼啦，還不抄傢伙來殺這些賊寇。」

假阿旺冷笑道：「你別白費心機氣力，還是打算自己吧！我們二爺、三爺、四爺、五爺快來了，若果五爺一到，你們一個也休想活得了。」

「姓丁的，你怎麼啦，害怕了吧。」紅髮醜漢挑釁地道，迫使丁天龍出手。

丁天龍一揚手中金刀，道：「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你接着吧！」言出招隨，竟是一記虛招。

紅髮醜漢冷冷一笑，說道：「死到臨頭，還來這一套，眞是死愛面子，看招！」抖出長鞭直射丁天龍下陰，狠毒而下流，但功力却十足，丁天龍也給他嚇了一跳，本能的退了一退，又羞又恨，不禁脫口罵道：「不要臉的傢伙！」

紅髮醜漢也忿然道：「你娘才不要臉！」雖說着話，長鞭却一點也不閑着，一抖一翻，長鞭又揮了出去，活似靈蛇，快如閃電，他把一根長有七八尺的鞭子使得得心應手，圈、刺、纏、掃全都用上了。

丁天龍一口金龍刀，本來有數十年功力，已十分厲害，但碰上了對方這軟兵器，却是縛手縛脚，避不易，砍不斷，節節敗退，十分狼狽。

文素臣看在眼中，覺得再打下去，必有危險，便不禁有點焦急，於是情不自禁的揚劍而出，要爲老朋友解圍。

假阿旺搶前喝道：「你怎麼啦，想以多欺少嗎？這就是你們所謂正派人物的打鬥方式，是不是？」

文素臣一怔，但是形勢已迫，便顧不得這許多了，「哼！」了一聲，挺劍疾刺，假阿旺同時聽得丁天龍「哎呀」一聲驚叫。

文素臣本能側望，看到了丁天龍血由左脅流出，紅了一大片，另外有個人自遠處飛快的撲了進來，刹那間已到了面前。

來人來得飛快，文素臣又要應付假阿旺，不能全神注視，看不清來人面貌，心中暗叫糟了，這一趟他與丁天龍都活不成了，因爲就目前的幾個敵人來說，他們已應付不了，如何再應付新來的敵人？心頭一寒，精神分散，幾乎中了假阿旺一刀。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却聽得來人喝道：「你是姓孟的是不是？這可是你的人，他們全給我宰了，你也不是我的對手，快去請你那個寶貝的瘋僧來見我吧！」

文素臣這時可放心了，因爲來人不是外人，正是曾經引起他懷疑的郭老師，他左手挾着一個人，已經擲在地下，那個人灰臉不動的，大概是已經死了。

紅髮醜漢子給這意外嚇了一跳，呆了刹那，旋即大怒，厲聲呼喝：「你敢殺死我的弟弟，我跟你拚了。」言出招發，長鞭不再攻擊丁天龍，而改疾刺郭老師的胸膛，郭老師鎮定的有如一尊石像，全無閃避的意思，冷冷地說：「你跟我拚，你還配，要不是留下你來報訊，你也活不了！」

「郭老師，小心那斷的鞭子……」丁天龍吃過虧，怕郭老師不知情，急忙提醒，他的話衹說了半句，郭老師左手一抬，伸出中、食兩指把來鞭夾住，一使勁，已剪斷近尺的鞭梢，這一來，不但丁天龍心中駭然，就是紅髮醜漢子也膽寒了，他問：「你是甚麼人？敢干涉老子的閒事，有種的報上名來！」

郭老師冷笑道：「姓名你不配問，我說了，你那個瘋僧就不敢來了，你看清楚點，就把我的樣子告訴他好了，你走吧！可是，你這幾個嘍囉就不能走。」

假阿旺心頭一動，不等紅髮醜漢子回答，一點足，便向外急奔，郭老師用足尖踢起一塊石子，接在手中，隨便向外擲出去，包括假阿旺在內，遠近四個人都同時倒地，一個也逃不了，他露了這一手，紅髮醜漢子也不敢粗言取辱了，他「哼」了一聲，向外便走。

「站着！」郭老師把他叫住，向地上一具屍體一指道：「別的人你可以不要，難道連兄弟也不要了？你帶着你的幾個兄弟一起把他們葬了吧！手足情深，你不會沒有吧！」

紅髮醜漢子又羞又恨的情形下抱起弟弟的屍體，按郭老師的指示，在半里以外找到另外兩個兄弟的屍體，只有老四的屍體不見了，可能他沒有受害，也可能給丟到別的地方，不過，不管怎麼樣，紅髮醜漢子是憤痛萬分了。

紅髮醜漢子抱着三個弟弟的屍體離開了，假阿旺他們全倒在地上不動了。

丁天龍的傷已有文素臣替他敷葯止血，算是沒有事了，他便向郭老師深揖致謝，並問他怎知道紅髮醜漢子今日來。

郭老師說他並不知道，只是不放心，所以來看看，不料半途上碰到孟家兄弟，聽他們談話，知是前來偷襲，所以打倒他們之後，便來收拾這個紅髮醜鬼，可惜還是來遲一步，累了丁天龍受傷，若果他快到一刻，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丁天龍自然不願使他難過，說他來得正好，救了他一命，若果不是郭老師及時來援，後果不堪設想了。

文素臣也力贊郭老師，並問那瘋僧到底是甚麼人，和孟氏兄弟有甚麼關係？

郭老師想了一想，說：「十年前江湖有一個慣用鏈子鎚的獨行大盜，殺人無數，後來激起公憤，被俠義道圍攻，突然失去踪跡，你們還記得嗎？這個獨行大盜在走投無路之際，入了空門，剃度爲僧，就是這個瘋僧，他經過十年時光，練成了新招，便再出道，收服了孟氏兄弟爲己所用，我叫孟老大去叫他來，就是這個意思，我知道，孟老大要替弟弟報仇，一定設法把他找來，我以逸待勞，不怕他不來受死，東翁，你叫人去把這幾個死者埋了，免得礙事。」

郭老師似胸有成竹，非常鎮定的說出瘋僧的來歷，文素臣是聽說過這個人，但對他却所知不多，甚至連他的姓名也忘了，但是，他是一個成名人物，若然詢問瘋僧當年姓名，未免顯出自己孤陋寡聞，有失顏面，但如不問實在不知道，所以頗爲矛盾，這時丁天龍幫他一個忙，解決了他這一個問題，他聽得丁天龍問道：「郭老師，你說的那個瘋僧以前是個獨行大盜，可是章飛虎？」

「不錯，正是章飛虎，你當年不是與西川大俠碰上過他？他今天就是爲的報當年一刀之仇，我是無意中得到消息，所以先在這裡等他的，我以爲他很快就來了，想不到他却拖到今天，躭誤了我不少時光，他再不來，我可要去找他了。」

丁天龍恍然大悟，道：「郭老師，這麼說，你是誠心來救我丁家一門的了，我却一點也不知道，眞是有眼無珠，多多得罪了。」

「東翁言重了，我來這裡等他，一方面固然是不忍目覩武林名宿慘遭奸人所害，另方面，我也是受了先師遺命，要爲天下剷除這個奸人，因此我四出明查暗訪，既然得知他要到這裡荼毒生靈，當然就不會輕易放過這個機會了！尚請東翁莫怪我事前隱藏身份之罪。」說完，向丁天龍深深一揖。

郭老師這深深一揖，急得丁天龍慌忙還禮，文素臣從旁問道：「郭老師，請問令先師是那一位？」

「先師少到江湖走動，江湖朋友知者甚少，不必說吧，我師兄倒是較多些人認識，他就是我剛才所說，曾與東翁碰上章飛虎的西川大俠甘霖，文前輩諒必聽說過。」

「啊！令師兄原來是西川大俠甘霖大俠，這就怪不得你有這一份功力了，失敬！失敬！」文素臣肅然起敬。

「據我所知，甘大俠有兩位師弟，一位是千里追風唐中棠，一位是鐵扇書生石中玉，郭老師是那一位？」

丁天龍直視郭老師，郭老師又向他一揖，道：「千里追風唐中棠是我的二師兄，他在三年前去波斯，至今未有消息，稍後我會到那邊去看看，探個實訊，我姓石名中玉，我改了姓氏爲的是怕消息外傳，嚇走了章飛虎，所以不得不如此，尚請兩位包涵原諒。」

「石大俠不要客氣，你不說我一直當你是個文弱書生，原來却是鐵扇書生，眞是失敬，石大俠，你猜瘋僧是甚麼時候可以到達，我們要不要準備一下。」

「不必了，他已經來了，你兩位提防着孟老大，只要好好聯手，小心應付，不可與他硬碰，他一急，自會觸發內傷，吐血身亡，若果和他硬碰硬撞，縱然能夠加速他死亡，自己亦有受傷危險，實在不值，他們已經來了，我且出去會會他，等一會，兩位不管看到我與他打得如何，千萬不可插手，請兩位千萬要聽我勸告！」他說完之後，便走去睡房取出一把扇子，然後直朝大門外走出來。

丁、文兩位目送他出去，心中却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不知是慚愧還是難過。

鐵扇書生石中玉輕搖鐵扇出了大門，緩步而行，來到空地當中一站，「拆」的一聲，把扇子朝左掌打了一下，摺起了扇，然後斜斜向外一指，道：「章飛虎，不要裝神弄鬼了，下來吧！」

他摺扇所指，是一株枝葉茂盛的龍眼樹，他這時距離那龍眼樹最少也在十丈過外，鐵扇所指，竟然枝斷葉落，威力實在驚人，使尾隨他的文、丁二人看得駭然失色，止步門前。

龍眼樹上突然墮下一個身披大紅袈裟的和尚，手持戒刀，神態高傲地目注鐵扇書生石中玉，冷然道：「不錯呀，這份功力確是不錯！不過，要想憑這點功夫嚇退貧僧，還辦不到！有甚麼更高明的，拿出來吧！」邊說邊走向鐵扇書生，目注他的鐵扇，突然色變，渾身一戰，但很快就鎮定了下來，冷笑道：「你就是曾經到過清泉寺搗蛋的鐵扇書生了。」

鐵扇書生石中玉突然把扇「拆」的一聲打開來，輕敲一下，再「拆」一聲合了起來，向章飛虎一指，道：「怎麼，你肩頭傷好了，不礙事啦？」

勁風如電疾射，大出章飛虎意外，他知道厲害，急忙橫刀一封，果然封住了，可惜仍然估計不足，握刀不穩，刀鋒一斜，沒有把勁風擋出門外，却斜斜射到左腿上，勁風如刀，直射到腿中，痛得他失聲「哎唷」大呀，

疾退幾步，他一退，鐵扇書生即進，冷聲喝道：「再接我一招！」

鐵扇張開，向對方一連兩扇，打得他僧衣碎落，作片片蝴蝶飛，已經露出胸膛，胸口一撮黑毛也飛動起來了。

但是，瘋僧這十多年來，實在練了不少功夫，內力深厚，出乎鐵扇書生石中玉的意外，他在後退中，突然身向後抑，足向後沉，坐穩身形，再點足奮力向前猛撲，戒刀狂斬，威猛無比，鐵扇書生以鐵扇接下，刀扇相交，「噹」然聲響，雙方都手腕一震，虎口發麻。

鐵扇書生石中玉的鐵扇竟被削斷了一截，瘋僧章飛虎的戒刀也缺了一個缺口，比較之下，鐵扇書生石中玉似乎吃虧較大。

雙方都退了兩步，相隔得遠了一些，但身形一穩，又雙雙撲出，刀扇再交，刀鋒多了一個缺口，鐵扇也短了一截。

刀雖出現缺口，仍然是刀，鐵扇已短到只留下扇骨，不成爲扇了，站在門口遠遠觀鬥的文素臣及丁天龍，都看得甚爲吃驚，冷汗暗流，正不知如何是好。

孟老大已經向他們二人走了過來，丁、文二人心頭一凜，便雙雙上前迎戰，實行以二對一，一齊聯手合鬥紅髮醜漢子孟老大了。

丁、文兩人因爲事先得到石中玉的指點，打起來十分鎮定，避多接少，還故意激怒紅髮醜漢孟老大，結果，打到七十多招，孟老大瘋狂大發，形若瘋子，猛撲猛砍了十多二十招，終於觸動傷處，吐血倒地身亡。

丁、文兩人反觀鐵扇書生石中玉，他却屈處下風，處境不妙，丁、文兩人不聽勸告，出面相助，還未接近，給瘋僧章飛虎一刀砍去，兩人都被震得刀劍橫飛，人也倒跌在地上，感到六腑五臟似要倒轉起來一樣，十分難受。

瘋僧章飛虎「嘿嘿」冷笑，道：「你們都活不了！」

但是他迎步上前，却爲石中玉斜撲所阻，他順手一刀砍出，鐵扇書生石中玉倒轉扇柄抵擋，又給削斷了，手中祇抓住了一把鐵骨，人却倒向後跌了。

「鐵扇書生，你還有甚麼本領，拿出來吧！」刀掌並發，俯身撲進。

石中玉一滾，大喝一聲，「着！」手中扇骨一齊擲出，瘋僧章飛虎急揮刀抵擋，終因相隔太近，擋攔不住石中玉發出的鐵骨，中了三枝，狂呼倒退。

丁、文二人看到他眼中流血，雙手亂抓亂斬，知他已經失明，心念未了，鐵扇書生石中玉已把他們拖離數丈，噤聲不動，瘋僧章飛虎一輪瘋狂之後跌倒池塘去，淹死水中了。

——完——

上文提要： 賓客湘江蕭女俠在金府失踪，金老爺怕傳言出去有失顏面，立將家丁與兒媳分成兩組分頭去尋找。長子金尚孔與長媳何小鳳一組。何小鳳自嫁入金家十年來未踏足門外，此次偕夫出門雖有任務亦感愜意。兩人選擇上龍門石窟看看，希望能找到蕭女俠。不料石窟中，遇到「飲血三刃」三兄弟橫行，雙方打鬥中，何小鳳被夫推跌下山澗去……

鳳棲梧桐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萍水相逢情義重　大難不死遇救星

裡面傳來一個怒吼，「小鬼頭，你們再來吵，老夫便揍你們！」

村童忙道：「白大夫，是我替你引病人上門，你還不快開門！」木門「呀」地一聲打開，自內走出一個年逾六旬，一件藏青色的長袍已洗得發白的枯瘦老人來，看樣子頗為潦倒。

何小鳳一見已對他沒信心，但葉桐却和顏悅色地道：「大夫，你會治內傷麼？」

那大夫雙眼一翻，不悅地道：「你說得出來的傷病，老夫沒有不會治的，你若對我沒信心，便到別處去吧！」那村童猛向葉桐打眼色。

葉桐忙道：「久仰大名，是以專誠來請教，望大夫高抬貴手！」

白大夫目光落在葉桐腰間之刀上，道：「先付三十兩訂金，診斷之後再議價！」

何小鳳急問：「若你治不好又該如何？」

「雙倍奉還，老夫若還不出，你一劍殺了我吧！」

葉桐忙道：「咱們相信大夫。」

白大夫瞪了他一眼，道：「那你還站着作甚麼？還不背她進來！」他邊說邊讓開，入門是座小廳，廳上放着一張胡床，「將她放在上面，你是病人的甚麼人？」

葉桐略一猶疑，答道：「朋友。」走前幾步，輕輕將何小鳳放在胡床上，白大夫一言不發伸手搭脈，葉桐問道：「大夫，傷勢嚴重麼？」

「你在考老夫麼？」白大夫放下手道：「小意思而已，半個月後便能騎馬奔馳！內腑受震過甚，幸好沒有碎裂，死不了！」說着把手伸到葉桐面前，葉桐拿了幾錠銀子給他，白大夫掂一掂，又道：「還不夠！」

何小鳳叫了起來：「這已有五十兩重……」

她話還未說畢，白大夫已冷冷地道：「你若只愛惜銀子，不愛惜身子的，如今便可以出去，老夫分文不收！你一條命只值五十兩麼？」

「你不是說死不了麼？為何又說得這麼認眞？」

白大夫冷笑一聲：「那是指在老夫這裡，若不嚴重你還會被人背進門麼？哼，若要找死也容易得很，只要再稍為震盪一下，立即可到閻王爺那裡報到！」

葉桐自懷內掏出三錠銀子，道：「這兩錠再給你，這錠在下只能留下來作盤川。」白大夫目光在他身上上下瞄了一番才倖倖然地收下，喃喃地道：「倒霉，找到個窮鬼！」

何小鳳不悅地道：「見錢眼開，醫者父母心何在？」

白大夫冷笑道：「說得倒好聽，沒錢能買到好藥？沒錢能開飯？要大夫自己下田耕種，自食其力？看你的樣子，只是命好，也不是自食其力之輩！」何小鳳雖怒，却又反駁不得。

白大夫說畢便走進灶房，忽回頭問道：「你倆吃過午飯否？老夫可得先說清楚，以後三頓須由你們負責炊食！」

葉桐道：「午飯咱們已吃過，只要有東西，還難不倒我！」他邊說邊走進灶房，却又讓白大夫趕出來，葉桐眼尖，見他正在吃烤白薯。他退出灶房，低聲問道：「大夫，咱們最快要多久才能離開？」

「你如何稱呼？哼，當然得待醫好才離開，弄了一半就離開，日後有甚麼變化死了，人家還以為老夫是庸醫！」

葉桐道：「晚輩葉桐，咱亦知道醫一半離開不好，只是還有他事得辦，可否在七天內起程？嗯，請大夫多弄幾帖藥，路上可服，只要穩住病情就行！」

「哼，這還不容易？在此住五天吧！先說清楚，日後有後患，一切與老夫無關！」

「當然當然！」葉桐退回廳內，低聲道：「大夫說最快要在此住五天才能走。」

何小鳳問道：「你有事麼？此處安全得很，你就先走吧！」

葉桐抓抓頭皮：「這不大好，若你自己上路，非得在此住半個月不可！我就陪你五天吧，趁這時候去找一輛馬車載你！」

何小鳳脫口道：「謝謝葉大哥！」這話說出之後，她雙頰倏地升起兩團紅暈，葉桐這才知道她其實很希望自己留下來。何小鳳輕閉着眼道：「這次我眞的很感激你，沒有你我日子將更加難過！」

葉桐微微一笑：「小事一樁，不必放在心上！」

何小鳳對他的事突然很感興趣。「你到南陽有甚麼急事？」

「我本來約了一位朋友在洛陽見面，後來他失約，我打聽到他在南陽，是以去看看他……只擔心他不知是否在有難中，因為他極少失約！」

「他也是你結義哥哥？」

葉桐搖搖頭：「但比結義兄弟還好！他外號『不拘束』，姓畢名駒，聽過沒有？」何小鳳也輕輕搖頭。

白大夫已吃飽飯走了過來，道：「老夫去買些藥和食物，很快便回來！」葉桐走到另一房去，閉目養神，何小鳳傷勢不輕，說了那許多話，不久便昏昏沉沉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才醒來，眼前只見白大夫在桌前攪動藥膏，却不見葉桐，忍不住問道：「大夫，葉桐去了何處？」

「老夫着你情郎去買一隻老鷄來！」

何小鳳雙頰又紅了，結結巴巴地道：「你胡說甚麼，咱們只是萍水相逢之朋友！」

白大夫淡淡地道：「萍水相逢能這般投機？」

「確是如此，外子是洛陽城的金尚孔……」

白大夫冷冷地道：「甚麼金呀銀呀的，全不認識！老夫不知你丈夫長得如何，只覺得你跟他很相襯！」何小鳳覺得他說話瘋瘋癲癲，不想再解釋，白大夫放下手，道：「老夫扶你進房，你要讓我敷藥，還是讓你情郎代勞？」

何小鳳急道：「當然是由大夫代勞……他又不是大夫！」白大夫哈哈大笑，將她抱起，用脚把門踢開，走進臥室。別瞧他枯瘦，抱一個人在手還十分輕鬆，房內窗子全閉起，黑乎乎的，白大夫着她寬衣，何小鳳不禁猶疑起來。

白大夫道：「老夫是大夫，年紀足可當你父親有餘，你若不願意的，便請那姓葉的小子代勞！」何小鳳一急，只好解下上衣，臉向裡面，以背向着白大夫。

白大夫開始敷藥，邊嘮嘮叨叨地道：「那姓葉的小子人不錯，你認識他是你的福氣！」

何小鳳訝然問道：「大夫，你認識他？」

白大夫道：「老夫閱人無數，自信這對眼睛未昏花，絕不會看錯！別以為老夫隱居鄉間，未見過世面……哼，年輕時，老夫也風光過！那姓葉的小子，人聰明但老實，這很難得，愚蠢的人老實，乃受資質所限，聰明的人而老實，做起來便很困難了！他是不是喜歡你？」

何小鳳輕啐一聲：「你又說到那裡去了？晚輩早已說過，咱們只是萍水相逢！」奇怪她腦海內立即泛上葉桐之影子。

「老夫看他是有點喜歡你，不信你自己暗中留意一下，日後你自然知道！」白大夫說畢又大笑起來，何小鳳粉臉發熱，幸虧在黑暗中不虞被人發現。白大夫敷了藥，開始用紗布包紮，他手法熟練，布紮得既緊，雙手又不會觸及其肌膚。

半晌，何小鳳方怯生生地道：「大夫，在他面前請你不要亂說，晚輩已有丈夫兒子，而他也有妻子！」

白大夫說得很乾脆。「老夫只說他喜歡你，而你很可能也會喜歡他，並沒有說你們會結合！何況你倆的事，與老夫亦無關，誰會管閒

事？只是覺得你們很相配，是以才忍不住說兩句！」

「我與他很相配？」何小鳳暗自尋思，腦海中又浮上葉桐的影子來：「眞是胡說八道，他大我好些歲數，怎會相配！他是江湖浪子，我是豪門媳婦，怎會扯在一起……」

就在此刻，外面已傳來响聲及叫喚聲：「大夫，大夫……」

白大夫道：「老夫在房內！」他開門走出去：「你那位好朋友在休息，老夫去煉藥去！今晚瞧你手藝兒，弄得好，老夫重重有賞！」

葉桐手上提着許多食物，笑道：「晚輩不敢求賞，但求能入口！」他跑到灶房去，熟練地往爐灶裡塞了幾塊乾柴，再引火點燃，放了一鍋水：「晚輩先炖鷄！」

「炖鷄的藥材老夫已備好，放在桌子上！」白大夫把他的爐子拿到廳內，生了火，塞了好些藥到罐子裡，放在火上煉。「喂，小伙子，你買了米沒有？老夫早已斷炊！」

葉桐道：「買了一小袋，足夠吃十天八天。」

兩人對着窗口說話，白大夫又問：「小伙子，你那好朋友叫甚麼名字？」

「她姓何，叫小鳳，夫家姓金，尚未請教大夫的大名，實在冒昧。」

白大夫冷哼一聲：「以後絕對不能再問這個問題，而且不許你對人提及老夫！」

「大夫醫術高明，爲何要如此委曲自己，弄至無米可炊之境地？」

白大夫再哼一聲：「老夫住在這裡便是委曲自己？眞是放屁！我是樂得清靜，老夫也曾風光過，不稀罕！」

「假如晚輩朋友有傷病，帶他來求你診治，你老人家肯高抬貴手麼？」葉桐言畢連忙再加上一句：「當然，晚輩會告誡他們，不許對外宣揚！」

白大夫沉吟了一下道：「別人不行，但老夫相信你，破例准你帶三個病人來。小伙子，你可不能食言！」

「不會！」葉桐笑道：「大夫，在下已三十老幾了，還叫我小伙子？」

白大夫哼了一聲：「在老夫眼中，你不是小伙子，難道是老人家？」

「雖不是老人家，也不是小伙子！」葉桐笑道：「晚輩聽了心中怪怪的！」

「眞是傻子，那個姑娘不喜歡小伙子！」

「晚輩早已成家立室，還管人家姑娘的事作甚？」

「眞是傻子說傻話！嘿嘿，你年紀還輕，日後可能就會體會老夫今日所說之言！」

何小鳳在房內暗中偷聽他們說話，聽至此一顆心又怦怦亂跳起來，生恐白大夫胡說八道，日後難以跟葉桐相處。幸好，那兩人說至此，便不再交談，她這才噓了一口氣，慢慢躺在床上，一閉上眼，龍門山那一幕便湧上心頭。不由忖道：「不知尚孔，是否能夠脫離魔掌？」想至此，恨不得插翅飛回洛陽城。

一忽又聞葉桐的聲音：「大夫，聽你口音，似乎是江北人，怎會到河南來？」

白大夫聲音十分嚴肅：「老夫早已說過，不許你再探！即使無意中知道，也不能宣揚！」

何小鳳暗道：「白大夫以前極可能是個叱咤風雲的人物，只不知爲了何事會退出江湖！」白大夫也不問葉桐的事，泥屋內一片沉寂。

房內窗子密封，不知時光，何小鳳躺在床上胡思亂想，有時腦海裡又一片空白。直至房門被敲响才瞿然一醒。「何姑娘，老夫的藥已煉好，須空腹服食！」白大夫說着便推門走進來。

何小鳳連忙掙扎着坐了起來，白大夫把藥放在几上，再點了油燈，道：「這藥主要是治內傷的，還有安神作用，喝後會想睡覺，你便隨其自然吧！」他將藥端至何小鳳面前，餵她喝下：「今晚半夜須再喝一次。」

何小鳳喝了藥，眉頭幾乎擰成一條線，白大夫笑罵道：「連這一點苦也吃不了？嘿嘿，日後的苦日子，你怎麼熬？」何小鳳覺得他話中有話，却又怕他胡言亂語，未敢動問。

出乎意外，晚飯菜餚十分豐富，何小鳳四肢仍然十分疼痛，因此還得勞葉桐餵她吃，她吃了兩口，有點難以置信地問：「這菜會是你燒的？」

「燒得不好，請將就將就，以後再嘗嘗你燒的！」

何小鳳道：「想不到你居然燒得有板有眼！」

白大夫自嘴裡吐出一塊鷄骨來，道：「不錯，這種男人很少見到！不錯不錯，喂，小伙子，你最好長期留下來，只要你肯替我燒菜，老夫甚麼也願意幹！」他未待把話說畢，又丟了幾塊食物到嘴巴裡。

何小鳳「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大夫，你說過葉桐若燒得好吃，你便重重有賞，你要賞甚麼給他？」

白大夫聲音模糊地道：「老夫更加盡心替你治傷！」

何小鳳道：「這與他何關！」話

說出口，心中又擔心他胡言亂語。

不料白大夫向她扮了個鬼臉，道：「他不是有事待辦麼？老夫悉心醫你，他不是可以早點離開此處麼？這還不夠好？啊，不好！如此一來，老夫便沒有美味可嘗了。」一頓又自言自語地道：「老夫賞他甚麼呢？」

葉桐道：「前輩不必客氣，只要你悉心治好何姑娘的傷就行了，日後有機會，晚輩再來替你燒菜！」何小鳳聽後，心頭莫名其妙地泛上一陣甜蜜。

葉桐見她雙眼含水，雙頰泛紅，心頭亦「卜通」一跳，不敢再看她，忙將目光落在飯上，白大夫大叫一聲：「有啦，老夫贈你一打我自製的『還魂丹』，那是專治內傷的，別以爲老夫自讚自誇，老夫的『還魂丹』，實不輸於少林之『小還丹』！」葉桐連聲多謝。

白大夫道：「你明天再燒幾味新鮮的，後天老夫便替你煉製！」葉桐滿口應允。

葉桐和何小鳳一連五天住在白大夫家，葉桐每日都跟何小鳳研究菜譜，挖空心思，爲白大夫炮製新菜餚，把白大夫服侍得服服貼貼，而白大夫亦守諾，送了葉桐十二顆「還魂丹」，還送了五顆給何小鳳。

何小鳳與葉桐五天相處下來，彼此已十分熟絡，就像是多年老友般，無話不談，奇怪的是彼此都很能了解對方，相處極是愉快。

第六天，何小鳳要走，白大夫急道：「不行不行，吃過午飯再走！老夫已在替你燒最後一次藥！小葉，中午飯麻煩你再動動腦筋！」

白大夫的醫術果然出神入化，五天下來，何小鳳已能走動，皮外傷痊癒，只是還不能妄動眞力，她正坐在廳裡，聞言笑道：「大夫，午飯不如由晚輩來獻醜吧！」

白大夫心中大喜，却冷冷地問道：「你手藝兒能及得上小葉麼？」

「這個晚輩妄論，晚輩盡力而爲就是，換換口味也不錯嘛！」

白大夫道：「若水準不如小葉者，你明天才能走，今晚罰你再燒一頓！」他忽然涎着臉道：「當然老夫也不會讓你們白幹活！」

何小鳳笑道：「晚輩自信還能令你滿意。」當下跟葉桐商量好，着他進鎮買菜。那附近便有一座小鎮，來回不用一個時辰，但葉桐却去了許久才回來。何小鳳問道：「葉大哥，今日鎮上沒東西賣麼？」

「不是，我去鎮上遇到郝力源他們，因怕被他們跟梢，因此繞了半圈路回來。」

何小鳳吃了一驚，問道：「郝力源怎會來到此處？他沒發現你吧？飲血三刃及粉羅刹是否也在？」

「不見那四人，不過郝力源沒有發現我！」

白大夫在房內弄藥，聞言走出來問道：「你們在說甚麼？這般緊張的！」

何小鳳道：「葉大哥說，他到小鎮買菜，見到郝力源……」哎，說了也是白說，你與世無爭，又怎會認識他！」

白大夫却一把抓住葉桐的衣襟，問道：「小伙子，你說的那個郝力源，可是外號『放眼武林』？」

葉桐訝然道：「正是他，前輩認識他？」

白大夫忙道：「老夫隱居鄉中，不問世事，怎會認識他？」他雖然否認，但任誰都聽得出來，他言不由衷。白大夫也知瞞不了他倆，又道：「快燒飯，你們走後，老夫也要上山採藥了！」言畢又回房去了。

葉桐和何小鳳雙雙進灶房，何小鳳低聲音：「大夫的話不可信。」

「他跟郝力源有淵源，說不定郝力源是來找他的，是以他準備進山避開他！」

何小鳳擔憂地道：「郝力源那魔頭十分厲害，又有猪朋狗友爲助，白大夫必非其敵，咱們要否留下來助他？」

葉桐微微一笑道：「你自身難保，還能助人？」

何小鳳瞪了他一眼：「你覺得我不自量力？」

「不，姑娘心地很好，在下自嘆不如，稍後待在下問問他！」葉桐邊說邊洗菜，手上絲毫不停。

何小鳳喟然道：「看你之樣子，必然經常燒飯；你到處浪蕩，甚麼時候可以下厨？」

「我在家裡大多是由我下厨，犬子喜歡吃我燒的菜，到朋友家，朋友們也常請我下厨！男人做這種事，是否很好笑？」何小鳳微笑搖頭。

何小鳳炒菜時，葉桐便幫她生火，兩人配合得很好，這刹那，何小鳳竟然想起丈夫來，暗道：「他從不到灶房幫忙！」忽爾問道：「葉大哥，大嫂不燒菜麼？」

「她燒得沒我的好！」葉桐道：「她剛嫁到我家時，甚麼都不懂，全是我教的！我自幼父母雙亡，因此若不懂燒飯，只有餓死的份兒！」何小鳳對他多了一份了解。

一頓飯燒好，日已近午，葉桐便請白大夫出來吃飯，奇怪白大夫只默默地吃飯，似有許多心事。何小鳳道：「大夫，晚輩的菜燒得不如小葉，也該能入口吧？」

白大夫吸了一口氣道：「不錯，你倆各有千秋！」

「如此大夫爲何吃不下飯？」

「胡說！老夫不是吃了很多麼？」白大夫忽然長長一嘆，道：「五天下來，想不到咱們還做成了朋友，一旦要分別，還眞有點捨不得！」

葉桐乘機道：「大夫若有甚麼需要咱們協助的，但請開口！」

白大夫雙眼一翻，道：「老夫何需人幫忙？你們吃飽飯後，速速洗好碗，便上路去吧！馬車備好了沒有？」

「還放在曹老頭家，待會兒便去取！」葉桐替他佈菜。「多謝你這幾天的辛勞，日後有機會晚輩一定來看望你！」

白大夫哈哈笑道：「我說這不是麼，老夫替何姑娘治病，却要你來謝，她與你是何關係？嚴格說起來，該道謝的是老夫！若非你來，老夫豈有好飯吃？小伙子，你那些診金，老夫是生受了。」

「此乃大夫應得之報酧，至於燒飯，更是一樁小事，你不吃我也得燒，否則我吃甚麼？」

白大夫笑道：「誰也不用說謝，反正老夫這處，歡迎你倆隨時光臨，但仍須記着一件事……」

何小鳳快口道：「必須嚴守秘密，不許洩漏大夫的事，是不是？您放心，咱們隻字不提！」

白大夫看看已吃得差不多，便斟了一杯酒，道：「老夫敬你們一杯，喝了這杯酒，便暫時分別吧！」當下三人乾了一杯，便把殘羹剩飯收拾起來，葉桐洗了碗，到鄰家取了馬車，扶何小鳳上車。白大夫在門外揮手：「走走，別婆婆媽媽！」

葉桐馬鞭一落，那馬便開步向南跑去，何小鳳則不斷回頭望白大夫那處泥屋。這五天之經歷，以前從未試過，一旦離開，分不出是甚麼滋味來！

馬兒出了村莊，越跑越快，何小鳳見他駕車駕得十分穩當，不由問道：「葉大哥，你車駕得眞好！」

「自小便在江湖上打滚，甚麼也會一點！你娘家在何處？我先送你回家。」

何小鳳道：「就在南陽城北七里附近。」馬車沒有篷，葉桐在木板上面鋪了一層毡子，何小鳳無聊，便躺了下去，望着天上悠悠的白雲。奇怪，她居然希望馬車走得慢一點，好跟葉桐多相處一兩天！

傍晚，至一小集，葉桐道：「何小鳳，咱們進集先歇一晚吧，我怕你累了！」

何小鳳心中暗暗高興，嘴上却問道：「你不是急於去南陽城找你的朋友？」

「錯過這個宿頭，便沒有落脚點了，畢駒的事不管了！」葉桐一揮鞭，催馬走進小集。那集子只有一爿小客棧，兩人賃了兩間毗連的房子，葉桐又問：「何姑娘，咱們出去吃飯，還是在房內吃？」

「在房內吃，你點菜吧，今天我請客！還有，白大夫的診金，我忘記帶錢，以後再還你。」

「那是小意思，別放在心上！我叫小二把飯菜送到你房間吧。」

「不！」何小鳳有點忸怩地道：「葉大哥，請你着小二送一盆水到小妹房內，我已五天沒有洗澡啦！飯開在你房內，小妹洗了澡再到你房裡去！」

葉桐應了一聲，便到大堂去找店小二，交代了飯，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跑到集上，替何小鳳買了一套內衣一套外衣。

何小鳳躺在澡盆裡，愜意極了，前幾天背上敷藥，不能洗澡，今日方可洗個痛快，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糟！我沒買衣服，洗了澡再穿這套髒的，不難過死？」

心念未了，房門忽被人敲响：「何小鳳，我替你買了衣服，怎樣給你？」

何小鳳自澡盆裡跳了起來，心中大喜：「還是葉大哥細心！」當下人躲在門後，開了一隙，道：「請大哥把衣服塞進來！」

葉桐將衣服自門縫中塞進去：「只怕未必合身，也未必合你之心意！反正在路上將就將就吧！」

何小鳳洗了澡，穿上葉桐買的衣服，大小寬窄恰好，那衣服之顏色花紋亦極合心意，她仔細梳粧，只可惜沒有胭脂水粉。她弄好了，才開門着小二把水拿出去，然後走到鄰房。

葉桐的房門開着，桌上已擺了三個小菜一碗湯，還有一碟餃子。

「何小鳳快進來！」何小鳳一進去，葉桐目光一及，眼前登時一亮，何小鳳落水之後，頭髮蓬鬆，精神不振，衣衫不整，顯得甚爲平凡，如今却有炫目之光采。

何小鳳見他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雙頰發熱，嗔道：「看甚麼，不認識啦？」

葉桐不好意思地道：「我看你衣服是否合身！」

何小鳳高興地道：「葉大哥，這套衣服好極了，你一定常替女人買衣服！」

「那有此事，我極少買女人的東西！」

「那你怎知道女人之心意？」

「那只是碰巧，在下不敢掠美。」葉桐道：「菜快涼啦，還不快坐下來？」

「謝謝你葉大哥！你以後乾脆喚我名字吧，連名帶姓一齊呼，顯得很生份！我在娘家還一個名字：原名瑞，夫家嫌不好，是以均叫小鳳！」

葉桐道：「這有何不好？」

「夫家的人說這名分不出男女！」何小鳳道：「家母生我時，正好下着瑞雪，我孿生妹妹便叫雪，其實，我却認爲何瑞這個名比較脫俗！」

葉桐道：「那以後我就叫你何瑞，可以麼？」

何小鳳笑道：「別人不行，你當然可以！」

「謝謝，在下受寵若驚，自己乾一杯！」

何小鳳雙頰微紅，陪他喝了一杯，兩人酒量都不好，一杯下肚，臉已泛紅。接着兩人天南地北地扯了一番，竟有相見恨晚之感。直至二更何小鳳才回房歇息。

次日吃過早餐，葉桐又買了些乾糧食水，然後上路。沿途因談得投機，頗不寂寞，曉行夜宿，至第四天傍晚，方至何小鳳娘家。

一進小集，炊烟四起，宿鳥歸飛，一派恬靜之景象。馬車停在一棟磚房前，便聽何小鳳叫了起來：「宏弟！」一位青年正在門口逗着小狗玩，抬頭見到何小鳳歡聲叫道：「大姐！你怎麼突然回來啦？」

何小鳳輕哼一聲：「大姐要回娘家，難道還得事先向你申請不成！快叫葉大哥！」

何宏望一望葉桐，乾澀地喚了一聲葉大哥，葉桐道：「不必客氣！」

何小鳳下了馬車，道：「葉大哥，請到寒舍坐一坐，你這時候趕路，到南陽城門也關了！」葉桐還在猶疑，裡面走出一個五十出頭的漢子來，何小鳳親切地叫了一聲爹。

那漢子身材不高，但看來頗爲健碩，見到何小鳳一張嘴笑得合不攏來，何小鳳忙替他們介紹，原來那是何小鳳之父親何鐵堅，葉桐道：「晚輩來得冒昧，未備禮物，實在不好意思！」

何小鳳還像未出嫁的姑娘般，賴在父親身旁，道：「爹，女兒這次遇險，多虧葉大哥相救，否則女兒已不能回來看你了！」

何鐵堅邊向葉桐點頭示意，邊問女兒：「你如何遇險，快告訴爹！」

何小鳳撒嬌地扯着父親的手臂：「爹，還不請人進去坐！」何鐵堅尷尬地一笑，這才請葉桐進廳，何小鳳又對乃弟何宏道：「宏弟，還不快進內通知娘，說姐回來了？」

何鐵堅重新跟葉桐見禮，道：「多謝葉壯士救了小女，老朽感激不盡，無論如何，請你在寒舍盤桓幾天，好讓老朽盡點心意！」

「其實在下只是無意中救了何姑娘，而且此乃應爲之事，實不足掛齒！」

當下何小鳳方將經過說了一下，說至當中何母亦出來了，聽後亦向葉桐致謝，又吩咐兒子：「快叫何福宰一頭雞，好好加幾個好菜款待葉壯士！」何母抬頭問道：「葉壯士，你喜歡甚麼菜，喝甚麼酒？」

葉桐尚未回答，何小鳳已搶着道：「娘不必太張羅，葉大哥很隨便，也不大喝酒！」

何母瞪了女兒一眼：「做人娘了，說話還像小姑娘一樣，別教葉壯士笑話！」

何小鳳道：「葉大哥才不敢笑我！」這下連何鐵堅也忍不住瞪了女兒一眼。

葉桐道：「何姑娘所說全是實話，晚輩自小父母雙亡，對飲食實在很隨便，也沒海量！」當下閒聊起來，何小鳳父母對葉桐的印象都很好。

晚飯開得遲，但甚爲豐富，葉桐見他們一家十分親切，亦無甚拘束，態度更爲蕭洒。他自小在江湖上浪蕩，見識甚廣，何宏更是羡慕，恨不得隨他出去闖蕩一番。何鐵堅見他喝了一小杯酒臉便紅了，覺得奇怪：「葉壯士，像你這種自小在江湖上跑動的人來說，不會喝酒，實在奇怪，難道你的朋友都不喝酒？」

「不，有許多朋友都是海量，只是我學不會，學來學去只學會了喝茶！」

晚飯後，何鐵堅又着下人泡了一壺茶，問道：「這茶你喝了如何？」葉桐指出烹茶不得其法，並仔細教他該如何處理，泡甚麼茶用甚麼茶具，何鐵堅嘆息道：「眞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至深夜，何鐵堅方送葉桐到客房睡。

何小鳳剛關上卧室房門，房門忽被人敲响，原來是何鐵堅：「爹，還不睡？女兒已喝了藥啦，大夫說喝了藥最好上床睡一覺。」

「不會躭誤你很多時間！瑞兒，你跟葉桐到底是甚麼關係？」

何小鳳紅着臉嗔道：「爹，你說到那裡去了！你女兒難道會做出傷風敗俗的事來不成！」

「爲父當然相信你不會胡來，但也看得出你與他關係不比尋常！以前不認識麼？」

「不認識！」何小鳳道：「爹，說實話，女兒跟葉大哥一見如故，有如多年知已般，幾乎到了無話不談之境界，且有相見恨晚之感！」

何鐵堅暗吃一驚，警告女兒。「你認識葉桐的事，不可告訴金尚孔！那小子疑心大又小氣！」他叮囑了女兒一番，然後才回房去。

次日葉桐吃過早飯便決意告辭，何父還待挽留，何小鳳却道：「爹，葉大哥已因女兒而失約了，他朋友在南陽可能有難，等他去排

解！」

葉桐道：「眞的，希望前輩體諒，日後有機會再來拜訪你老人家！」何小鳳親自送他出小集：「何瑞你回去吧，日後有機會再見！」

何小鳳道：「葉大哥，小妹在洛陽等你！你去洛陽若不去找我，以後小妹便不理你！」葉桐應了一聲，揮鞭向南陽城馳去，何小鳳直至看不到葉桐之背影才回家。

不料剛回家不久，便見何宏匆匆跑回來，道：「姐，姐夫來了！我在街頭上看見，先跑回來告訴你。」

何鐵堅連忙叮囑兒子：「見到你姐夫，不許提昨晚的事！」俄頃，即見金尚孔騎着馬來至何家，人未至已高聲問道：「岳父，小鳳是否有回娘家？」

何鐵堅出門道：「賢婿來了，瑞兒昨天剛到！」

金尚孔氣沖沖地往內跑去：「她爲何不回家，害我到處找她，還道她死了！」

何鐵堅喝道：「你胡說甚麼？我女兒命長得很，怎會死！」他在後面追上去，見金尚孔直趨內堂，忙道：「瑞兒在你岳母房內，你且在廳內等等！」

何小鳳聽見丈夫的聲音，忙跑出房來，關懷地問道：「尚孔，你沒事？我還擔心你逃不出『飲血三刃』之魔掌呢！」

金尚孔道：「你若擔心我的，爲何不先回家？難道只有你才擔心，別人不會擔心的！」

何小鳳委屈地道：「我受了內傷，昨夜才回娘家……」

「既然受內傷，爲何不回洛陽？那邊比這裡近多了！」

何鐵堅怒道：「賢婿，我女兒內傷尚未痊癒，有話慢慢說，坐下吧！」

金尚孔一屁股坐下，悻悻然地道：「我家派人到處找小鳳，幸好我跑來找一找，否則還不知要乾着急多少天！」

「老夫已準備派宏兒去洛陽通知了！」

何小鳳也道：「我跌落伊河中，順水而流，後來才被舟子救上船，昏迷了好幾天，船到岸後，幸虧遇到一個奇人，贈妾良藥，方能走路，該處離娘家較近，是以回來養傷！」

金尚孔沒好氣地道：「以前的事不說啦，你如今便隨我回去吧！」

何母湯柔娘自房內走出來，道：「賢婿既然來了，便在此多住兩天吧，待鳳兒身子養好了再回去！」

金尚孔抬頭道：「岳母大人，你別煽風點火。」

何鐵堅怒道：「眞是越來越不像話！你岳母好意挽留你，怎可說她煽風點火？你不願意留下來便走吧，我女兒可得養好了傷才上路！」

「你這不是破壞我夫婦感情麼？」

何鐵堅一張老臉漲得通紅，湯柔娘也忍不住道：「賢婿，快向你岳父道歉。」

「我又沒錯，要道甚麼歉！此事與你無關，你少插嘴！小鳳，咱們走！」金尚孔邊說邊伸手去抓何小鳳。

何小鳳閃開：「你今日不向我父母道歉，便休想我跟你回去！」

金尚孔沉聲問道：「你眞的不回去？你道我不敢打你！」

「不是不回去，而是要你先道歉！」

何鐵堅道：「老夫不稀罕，教他先回去吧！」金尚孔趁妻子不覺，一把抓住她的手，用力扯着她往門口走去。

湯柔娘守住門口，道：「要走你自己走，我女兒你不能帶走！」

「不讓她回去？你們準備讓她改嫁？」

何鐵堅怒道：「放屁，你給老夫滾吧！」他氣得不斷喘氣，湯柔娘連忙跑過去替他搥背，嘴裏嘮叨不已。

何小鳳低聲道：「尚孔，你發甚麼瘋？還不快向爹道歉！」不料金尚孔只一味問她回不回去。何小鳳回頭看看爹娘，又低聲道：「尚孔，你先回家，我過兩天便回去！」金尚孔只好悻悻然離開。

何鐵堅氣猶未消指着大門道：「瑞兒，你不要回去，他金家雖然有財有勢，老夫偏要看他們有多厲害！」

何小鳳雙眉緊鎖，喃喃地道：「尚孔也不知道爲何會這般，他以前可不是這樣的！」

湯柔娘道：「他今日簡直是發瘋了！不可理喻！」

何鐵堅道：「老夫早看出他不是好東西，這種大少爺能將咱們放在眼內？當年也不知你吃了甚麼迷藥，媒人上門，椅子未曾坐暖，便一口應允這頭親事！你聽見沒有？他竟然威脅瑞兒，要揍她哩！他若敢動我女兒一根頭髮，老夫便跟他金家撕破臉皮！」

不知爲何，何小鳳竟然悠悠地道：「他早打過了……」

話音未落，何鐵堅已霍地站起來，顫聲問道：「瑞兒，你快告訴爹，他何事打你？」

何小鳳見父親如此激動，心中頗爲後悔，低聲道：「也不是甚麼大事，他只摑過女兒兩次嘴巴，嫌女兒頂撞他！」

何鐵堅氣得發抖：「頂撞他兩句他便摑你嘴巴，若不聽他老子的話，不是要給他活活打死！眞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湯柔娘連忙在旁安慰。何鐵堅喘了兩口氣，又問道：「你爲何不早告訴爹？」

「女兒怕爹生氣、娘擔心。」

湯柔娘不由落淚：「以前娘還以爲他是個好女婿，如今……唉，是娘害苦了你！」

何小鳳喟然道：「娘也是爲了女兒好，女兒又怎會怪娘？」心中却想道：「不知葉大哥會否打老婆？哎，我在此時怎會想起他，他打老婆關我何事？」

何鐵堅見女兒呆若木雞站在那裡，心疼地道：「瑞兒，你不必害怕，回他金家，若有甚麼事，大不了爹一力承擔，誰也傷不了你一根毫毛！」

何小鳳却有點擔心，低聲道：「尚孔爲何會似變了個人……莫非他知道這幾天女兒跟葉大哥在一起？」

「跟葉桐在一起，有何了不起？武林中像他這等好人去那裡找？他是正人君子，這一點，老夫自信不會看錯！」

「是的，葉大哥的確是正人君子！」

湯柔娘道：「他怎會知道你跟葉壯士在一起，眞像一頭瘋狗，娘對他也灰心了，回不回金家，就隨你主意！」

何小鳳吸一口氣，道：「爹，不必爲他氣壞身子，女兒自有分寸！」

＊　＊　＊

何小鳳在家內無聊，胡思亂想，一會兒想丈夫，一會兒想葉桐，只覺日子十分難過，心情越難過，越想葉桐，暗問：「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到葉桐？不知他是否也會想我？」想到此，一張粉臉登時漲紅。

她每日照常服藥，却覺身子沒多大起色，第三天見父親出去串門子，又見母親臉色稍好，便央她。「娘，女兒想回去了，你看……」

湯柔娘將女兒摟在懷內。「瑞兒，當年娘一力促成你的婚事，如今你會怪我麼？」何小鳳見母親流淚，直忙搖頭，心頭一酸，亦湧出兩串珠淚。「我兒，你回去他會揍你麼？他若敢動粗，你便找他爹，要不便回娘家，誰說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你也知道你是你爹的心肝寶貝，可不能有甚麼閃失！」

「娘請放心，女兒自有分寸……事實上若非惦着華兒，女兒也不會這麼早離開！」

湯柔娘展容地道：「下次回來，記着把外孫帶來給娘看看，趁你爹還未回來，快快上路吧！把你弟弟的馬兒牽走。」湯柔娘拉開抽屜，塞了一包銀子給女兒。「路上小心！」何小鳳收了銀子，又把葉桐買給她的衣服包上，然後才拉馬出門。

何小鳳出了家鄉，望北而行，上次來時，有葉桐爲伴，這次却孤身上路，心中頗有落寞之感，不由左顧右盼，希望能見到葉桐，可是那有葉桐之影子？想至心切處，幾乎要撥轉馬首，馳向南陽城，事實上，葉桐已不在南陽城。

＊　＊　＊

葉桐離開何家，便將馬車放棄，只騎馬趕路。午前時分已進了南陽城。他雖不知畢駒在何處，却知道如何找他，遂下馬問路人，方往最著名酒家馳去。

那南陽酒家果然名不虛傳，高朋滿座，食客均是衣着光鮮之輩，却沒有畢駒之踪迹，失望之餘，扯住一位小二問道：「小二哥，借問一下，貴城除了貴店之外，尚有那家的酒最出名？」

小二道：「南陽城除了小號之外，無人可相提並論！」

旁邊一個食客道：「那倒未必，東巷小飲的酒便比你們好，只是地方不成樣子！」

葉桐大喜，拱手問道：「在下因爲要找位嗜酒之好友，請問東巷小飲在何處？承蒙指點，感激不盡。」

那食客道：「就在東三巷裡面，由此拐右走，沿途再問問人便知道！」葉桐又謝了一聲方拉馬沿途找尋，走了好一陣才至東三巷，一至巷口已聞到酒香，巷內斜插着一枝酒招，暗暗黃黃的，上面的字跡已看不清楚，葉桐拉馬走進去，一問果然是東巷小飲。

葉桐進內一問小二，小二道：「早兩天是有個這樣的人來敝店……嗯，一共來過三次，但這兩天便不見了。」

葉桐急再問：「他是否有留下字條給我？」

「甚麼都沒有留下來！」店小二答得十分乾脆。

葉桐甚是失望，但當他再度走出東巷小飲，却在對面墻角發現一個暗記，連忙上前細看，那果是畢駒留下來的，標明他去信陽！

葉桐拉馬出巷，在大街上草草吃了點東西，又買了些乾糧，再跨馬東行。由南陽至信陽四百里路，路途絕不短，但葉桐曉行夜宿，第三天晚上已到信陽，一入城但覺一陣入骨之疲勞泛上心間，饒得他功力過人，仍忍不住找了家客棧，倒頭便睡。

這一睡直到日上三竿才醒來，他路上風塵僕僕，無暇打理，此刻才着小二打水洗澡洗臉。(未完・三)

上文提要：為探川西武林名人失踪事，丁天仁只好仍然假冒武林聯盟三弟子王紹三，在執行聯盟任務中暗暗探查踪跡，並得到石破衣高人在暗中及時援助與指點，來了一位自稱是王紹三的宓無忌要和丁天仁同往西莊執行任務，由於丁天仁是西貝貨，要面對聯盟許多生人，苦於自己未能知彼，因此事事唯有謹慎機智處理之。西莊乃劫人幕後者之巢穴……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辟邪

西莊易容充總管　借名巡邏探秘情

丁天仁並不理會，徐徐說道：「姑娘一身武功相當高明，我不相信你只是一個下人身份，你們任大總管都已說出來了，現在該由你說了。」

就在此時，宓無忌耳邊響起任貴的聲音，說道：「我沒有說甚麼，你別上他的當。」

任貴可不知道眼前的綠衣女子是宓無忌喬裝的，他正好趁丁天仁轉身朝她問話之際，嘴皮微動，以「傳音入密」說話。

綠衣女子只是不理不睬，沒有作聲，但却以「傳音入密」把任貴說的話，告訴了丁天仁。

丁天仁又道：「我說的話，姑娘一定聽到了，我要問的話，從來沒有一個人敢不說的，我只是因你是個女子，不想出手無情而已，姑娘還是說出來的好。」

綠衣女子依然閉着眼睛沒有開口。任貴又把剛才丁天仁逼問的話，以「傳音入密」一一告訴了她。宓無忌也把任貴說的話，再以「傳音入密」告訴了丁天仁。

丁天仁望着她等了一會，微微攢了下眉，道：「在下好言相勸，姑娘何苦如此倔強？」

綠衣女子還是沒有作聲。

丁天仁右手摺扇輕輕在左手掌敲了一下，說道：「我耐心有限，姑娘到最後還是要說的，何苦一定要逼我出手呢？好，我從一數到十，你如果再不答話，說不得只好得罪了。」

宓無忌和丁天仁說好了的，她自然不會開口的了，這樣丁天仁才可以向綠衣女子下手。

丁天仁從一數到十，又等了一會，眼看綠衣女子還是一言不發，不覺冷笑一聲道：「我倒要看你能倔強到甚麼時候？」

口中說着，右手摺扇在綠衣女子身前虛點了幾下，他摺扇還未收回，綠衣女子口中已經發出一聲悶哼，一個嬌軀也隨着機伶伶的一顫，但她還是沒有說話。

這回丁天仁點的可是「五陰絕脈」，不過眨眼工夫，綠衣女子身軀由顫抖而痙攣，不僅花容失色，臉上黃豆大的汗水滾滾而下，一口銀牙也咬得格格作響。

任貴看得心驚肉跳，臉色大變，忍不住央求道：「朋友，她已經支持不住了！」

丁天仁冷笑道：「只要她答應從實招供，我立時可以解開她的穴道。」

話聲甫落，綠衣女子突然大叫一聲，往地上倒去。

任貴急叫道：「朋友快解開她的穴道，這樣會要了她的命！」

丁天仁道：「你急甚麼，她死不了的，我已經問了她多次，她不肯吐露隻字，就讓她受些活罪，落個終生殘廢，也是罪有應得的。」

這句「落個終生殘廢」，聽得任貴

心頭更是震驚，忙道：「朋友快解開她的穴道，你問在下也是一樣。」

丁天仁橫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任大總管眞是憐香惜玉，她是你甚麼人？」

任貴俯首道：「不瞞朋友說，她叫青雯，是莊主賜給我的丫環，她若有不測，我就無法向莊主交代了。」

丁天仁微哂道：「她原來還是你情婦。」

「不，不！」任貴道：「她只是在生活上伺候我，我……我那敢有非份之想？」

宓無忌以「傳音入密」說道：「三弟夠了。」

丁天仁道：「好，我解開她穴道。」

摺扇倏舉，一下點了任貴三處穴道。

宓無忌從地上一躍而起，丁天仁道：「二哥，怎麼不問下去呢？」

宓無忌道：「此人老奸巨猾，再問也問不出甚麼來的，我們已從他口中，知道這個叫青雯的丫頭，既是莊主派來的，知道的自然比他多了，所以還是問她的好。」

丁天仁道：「你要怎麼問法？」

宓無忌朝他嫣然一笑，附着他耳朵低聲說了幾句，就轉身往裡首一間走去。

丁天仁在她進去之後，迅速和任貴對換了衣衫，又從臉上揭下面具。

宓無忌也在裡首一間，換回了自己的衣衫，一手提着青雯(綠衣女子)走出，丁天仁立即提起任貴送到裡間，回身走出，把面具和摺扇交給宓無忌，然後在太師椅上坐下。

宓無忌覆上面具，右手連拍帶揉，解開青雯身上三處穴道，又以摺扇點了她四肢穴道。

青雯昏穴乍解，就緩緩睜開眼來。

宓無忌沉聲道：「青雯，西莊所作所爲，任貴都已招了，現在就等你對質，咱們都是江湖中人，你好好合作，我保證不動你一根毫髮，但如果有半句虛言，那就休怪我出手無情。」

說到這裡，回手一掌朝任貴拍去，喝道：「任貴，你告訴她。」

任貴身子一陣抖索，尖聲道：「我說，我說。」

他裝出方才受過重刑，不但神情委頓，也已嚇得心膽俱碎，忙道：「青雯姑娘，對……對不起，我都說了，我……我實在受不住點了五陰絕脈的痛苦，我……我勸你……他要問甚麼，就……就說甚麼……」

宓無忌摺扇及時敲落，又點了他的穴道，喝道：「你都聽到了？」

「聽到了。」青雯冷冷的道：「你們是甚麼人？」

宓無忌道：「你不用問我們是誰，你只要答我所問就行了。」

青雯倔强的道：「我不回答呢？」

宓無忌淡淡一笑，道：「你一定會說的。」

青雯看了任貴一眼，說道：「你要用刑？」

宓無忌看着她笑道：「方法多得很，你是姑娘家對不？人也長得很美，你不好好回答，我會……」

我會甚麼？她沒有說出來，差幸戴了面具，不然一張臉先脹紅了。

青雯目中流露出驚懼神色，正因她手足都動彈不得，心頭更怕，急道：「你……不能亂來……」

宓無忌道：「那要看你是否合作了？」

青雯心不甘、情不願的問道：「你要問甚麼嘛？」

宓無忌問道：「你們莊主叫甚麼名字？」

青雯道：「莊主就是莊主，誰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宓無忌道：「你沒聽說過？也沒問過嗎？」

青雯道：「沒有，這話有誰敢問？再說，你去問誰？」

宓無忌又道：「你總見過他吧？」

青雯道：「沒有，莊主並沒住在莊上，也從沒到莊上來過，見過他的人很少，只怕總管都沒見過，我怎麼會見過他？」

宓無忌又道：「你一身武功很是不錯，是跟甚麼人學的？」

青雯道：「我從小跟一個叫酆婆婆學的。」

宓無忌道：「你是莊主賜給任貴的，名義上是丫環，其實却是他老婆，也負有監視他的任務，對不？」

青雯聽得氣黃了臉，憤憤的道：「這是任貴亂嚼舌根，不錯，我是酆婆婆交代奉莊主之命伺候任貴生活來的，誰是他的老婆了？不錯，任貴色迷心竅，確有此心，只是因爲我是莊主派來的，他不敢胡來，才保住我清白，我也並沒有監視他的任務，這是他的胡亂推測。」

宓無忌心想：「聽她口氣，好像和任貴相處得並不融洽，只是任貴的一頭熱而已。」一面問道：「他說你們莊主有甚麼指示，都是你轉給他的，可有此事？」

青雯道：「莊主有甚麼指示，都放在左首一間的桌上，沒有人知道是甚麼人送來的，這兩間房都是我收拾的，每次也都是我先發現，拿去給任貴的，所以他懷疑是由我轉交的了。」

宓無忌道：「那麼川西失踪的武林同道呢？囚禁在那裡？」

青雯詫異的道：「這裡並沒囚禁甚麼人呀？我來了三個月，從沒聽人說起過。」

宓無忌聽得疑信參半，任貴說的和青雯說的差不多，「難道失踪的人眞的不在這裡？」接着問道：「你們莊主不住在這裡，你知道他住在那裡嗎？」

青雯道：「不知道。」

宓無忌怒聲道：「你好像甚麼都不知道，那麼三個月前，你是從那裡來的？」

青雯道：「我本來甚麼都不知道，我只是派來伺候任貴生活的，三個月前，我一直住在一所大宅莊裡，誰都不准走出我們住的那一進一步，三個月前是一輛篷車送我到這裡來的，你說我會知道些甚麼？」

宓無忌道：「你說的都是實話？」

青雯冷冷的道：「信不信由你。」

宓無忌揮手點了她兩處穴道。

丁天仁站起身，雙手一攤，說道：「忙了半天，一點也沒問出來。」

宓無忌朝他笑了笑，才道：「誰說沒收穫，至少我們知道這位莊主是住在另外一座莊院裡，有一個叫酆婆婆的人替他訓練了一批女子，這座西莊只是替他出面做生意的地方，也是他們的經濟命脈，至於川西失踪的那些人，可能被囚禁在另一座大莊院裡了。」

丁天仁道：「你相信他們兩人說的是眞話嗎？」

宓無忌笑道：「雖然不完全眞，但也差不多了，其餘的事，就要我們逐步去查了。」

說完，一手提起青雯，又朝裡間走去，換過衣服，俏生生的走出，從食盒中取出一碗雞肉麵，放到桌上，笑道：「麵還有點溫，忙了大半夜，大總管將就着用吧！」

轉身往外走去。

丁天仁叫道：「二哥……」

宓無忌低聲道：「我要去了解一下環境，對了，方才被你制住穴道的人，你該去解開他們穴道才是。」

丁天仁笑道：「你不用擔心，那些人這時候早就沒事了。」

宓無忌驚奇的道：「你這是甚麼手法？」

丁天仁突然警覺自己一時說漏了嘴(他點穴手法，是師叔無能送給他的那本五行門「截經手法」，其中有一種是按十二時辰定時解穴，過了這個時辰，穴道自解)，忙道：「小弟這定時解穴手法，是一位前輩教我的，過了這個時辰，穴道自解。」

他這話宓無忌有些相信，前些日子，他和好幾位超級高手的護法在一起，自然會得到些好處，這就點頭道：「你眞好運，出來沒有多久，就得到這樣的好處，好啦，我要出去了。」正待轉身。

丁天仁又叫道：「二哥……」

宓無忌被他叫得粉臉驀地一熱，星眸斜睨，嗔道：「你怎麼了？」

丁天仁道：「這兩個人……」

宓無忌道：「暫時不用管他們，等我們稍稍瞭解莊中情形，再作打算。」

說完，開啓房門，翩然離去。

丁天仁看到桌上的一碗麵，覺得實在有些飢餓，何況任貴每晚都要消夜，今晚怎會一點也不吃，退回廚房去？這就端起麵碗，吃了起來，這碗雞肉麵，雖然有些涼了，但却甚是鮮美，吃完之後，把碗筷放回食盒之中。

一面想着，自己如今有着三重身份(本來改扮的是王紹三，如今又轉扮任貴)，今後的工作，可說複雜無比，稍有疏忽，就會暴露身份。

繼而又想到，自己如何把金少泉、王小七，以及紅兒、紀效祖等人都換進來，才有幫手。還有，宓無忌好像對自己起了懷疑，此女心思縝密，自己要好好加以防範才是。想到明天還有許多事要辦，也就解衣上床，渾然入睡。

這一覺也不知睡了多少時間，被兩聲叩門之聲驚醒，一下翻身坐起，問道：「是甚麼人？」

只聽門外響起青雯的聲音(是宓無忌學着青雯的聲音說話)，說道：「總管起來了嗎？」

丁天仁跨下床來，應道：「你進來好了。」

房門啓處，青雯一脚跨入，含笑道：「總管早。」

她身後跟着一名十七八歲的小丫鬟，一手捧着一個銅面盆，跟着走入，把面盆放到架上，欠身道：「總管可以洗臉了。」

宓無忌道：「小香，你把臉水放着就好，可以送早餐來了。」

小香答應一聲，躬身退出。

丁天仁匆匆盥洗完畢。

宓無忌輕聲道：「今天早晨，我到後進和廚房去看了，確實看不出有甚麼可疑之處，由此看來，這座莊院眞的沒有甚麼秘密了，你會不會弄錯？」

丁天仁道：「小弟决不會弄錯，也許是他們掩飾得太好了，我想我們兩人如今是這裡的頭兒，只要稍加時日，還會查不出來？」

宓無忌道：「這兩天，你要把方虹和紀效祖換進來了？」

丁天仁道：「那要把這裡的人事都弄清楚了才是。」

正說話間，小香已經提着食盒走入，在小圓桌上放好兩副碗筷，然後從食盒中取出一鍋稀飯、四碟小菜和一籠蒸餃，接着裝好兩碗稀飯，欠身道：「總管、宋姑娘請用早餐了。」

青雯原來姓宋。

看情形她確是任貴的副手無疑，連一日三餐都和任貴一起吃的，也由此可見任貴和她的供詞，都在避重就輕，不肯說出實話來了。

本來丁天仁身上就有「迷信丹」，只要餵他們每人一顆，就會說出眞話來，但難在自己現在是王紹三，溫九姑决不會把「迷信丹」輕易與人，何况宓無忌一直在自己身邊，稍微不慎，就會露出形迹來了。

宓無忌已經在橫頭坐下，說道：「大總管，你在想甚麼心事呀，快坐下來吃早餐了。」

丁天仁輕哦道：「沒有甚麼。」

說着，就在椅上坐下，吃着早點。

小香不待吩咐，識趣的退了出去。

宓無忌邊吃邊道：「我看這姓宋的丫頭隱瞞了不少事情，我想還是把她換回來，才能從她身上着手。」

丁天仁道：「把她換回來？那麼你呢？」

宓無忌笑道：「你忘了還有一個小香？」她放下筷子，朝門口叫道：「小香。」

小香立即應了聲「唷」，急步趕入。

宓無忌抬手一指點了她穴道，抱起她迅速往後間走去。

丁天仁道：「你吃了早點也不遲呀！」

「不行！」宓無忌回頭道：「再遲就來不及了。」

不多一會，後間房門啓處，小香抱着青雯走出，把她放到昨晚站立之處。

丁天仁道：「二哥，你到底要做甚麼，一回扮青雯，一回又扮小香，現在我該怎麼做了？」

宓無忌(改扮小香)笑了笑道：「現在我先把早餐收了，你先醒來，裝作解不開她受制穴道，多找幾處才拍開的，那時我就送早餐進來，就是這樣了。」

丁天仁道：「我問她甚麼呢？」

宓無忌道：「不用問，如果她是上面派來的，昨晚發生的事，她一定會報上去，我會暗中注意她行動的。」

說完，匆匆收拾過早餐，放回食盒，提着往外走去。

丁天仁不敢怠慢，走到青雯面前，舉手在她肩上拍了兩下，因她是個女子，不好在她前胸又拍又拏，只好轉到她身後，連拍了幾處穴道，依然無法解開，然後又在她腰間拍了幾下。

這回總算拍對了，青雯眨動眼睛，叫道：「總管。」

丁天仁學着任貴口氣說道：「眞抱歉，我解了半天，才算解開，你快運氣試試，是不是好了，再坐下來休息。」

青雯道：「我沒事了，總管甚麼時候醒的？那兩個人呢？」

丁天仁道：「我也是剛醒過來，那兩人早已走了。」

這時小香才提着食盒走入，躬身道：「總管、宋姑娘早。」

一面在小圓桌上擺好碗筷，從食盒中取出四碟小菜、一鍋稀飯、一籠蒸餃，再給兩人裝好稀飯，欠身道：「總管、宋姑娘請用早餐了。」

丁天仁揮了下手，小香就悄悄退下。

丁天仁在圓桌上首坐下，宋青雯跟着在橫頭落座，雙眉微攏，說道：「昨晚那兩個人，武功極高，聽他們口氣，好像是追查川西失踪的人而來，不知是何來歷？」

丁天仁恨恨的道：「這兩個小子出手毒辣，差幸咱們沒有吐露半點口風，他們眼看問不出甚麼來，才離去的，咱們目前雖然不知他們來歷，但總會查得出來的。」

宋青雯道：「這件事關係重大，用過早餐，我們就得分頭進行，總管負責追查他們行踪，務必逮住他們，我得立刻去稟報院主。」

丁天仁心中暗道：「宓無忌這一着棋下對了，這丫頭果然是重要人物，不知她口中的院主是甚麼人，住在那裡？」一面點頭道：「你說得極是，咱們就這麼辦。」

兩人匆匆用過早點，宋青雯站起身道：「我走了。」

匆匆跨出房門(門外是一間寬敞的堂屋，佈置成客廳)，一脚朝對面(左首)房間走去，啓門而入，又很快的掩上房門。

站在階下的小香(宓無忌)迅快走入，呶呶嘴，悄聲道：「她進去了。」

丁天仁道：「她說稟報院主去的，由此看來，他們院主就住在左首房中了。」

宓無忌道：「我早晨進去看過，左首房中，只是一間空屋，並沒人住。」

丁天仁道：「這就奇了。」

宓無忌道：「說不定另有通道，待會我再進去瞧瞧。」

丁天仁道：「你務必小心。」

宓無忌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才點着頭道：「我會小心的。」接着嫣然笑道：「就算被她瞧到，我會說是總管吩咐我進去瞧瞧，有沒有莊主的指示，也可掩飾得過去。」

她一面說話，一面收拾早餐碗筷，提起食盒，正待往外走去。

丁天仁道：「小香，你要外面當值的去叫田進財進來。」

宓無忌嬌聲答應了一聲，往外走去。

不多一會，門口響起一個中年人的聲音說道：「屬下田進財來了。」

丁天仁道：「進來。」

「是。」走進來的是一個身穿藍布長袍、四十出頭的中年人，身形羸瘦，但丁天仁却發現他雙目神光充足，分明還有一身武功，這時已走近丁天仁面前，躬着身道：「屬下田進財見過總管，不知總管傳喚，有何指示？」

丁天仁抬了下手，說道：「坐。」

「是。」田進財恭敬的應着是，在邊上一把椅子落座。

丁天仁一手托着下巴，徐徐說道：「昨晚有兩名身手極高的人摸了進來，企圖不明，帳房裡沒有甚麼損失吧？」

田進財忙道：「沒有，總座……」

他望着丁天仁，沒有說下去。

丁天仁道：「本座沒有看到，是小

香被人制住了，還是青雯姑娘給她解的穴道，聽她描述，來人大概三十來歲，旁的她也說不上來，我叫你來，就是要你小心些，但不必聲張出去。」

田進財道：「總座放心，屬下院子裡，有八名護院，身手不弱，決無問題。」

丁天仁輕哼一聲道：「本座不是要你說決無問題，凡是闖進你那院子裡去的人，必須把他拏下，你現在聽懂我的意思了吧？」

田進財連聲道：「屬下懂，屬下懂。」

丁天仁又道：「從現在起，咱們莊上全面戒備，任何一處發現敵踪，都會傳出哨子，絕不容任何人走脫，好了，你出去吧！」

田進財站起身，躬身一禮，退了出去。

小香及時走入。丁天仁道：「你要他們叫何祥生、李長發前來。」

小香傳出話去。過了一會，只聽小香在階前叫道：「回總管，何管事、李管事來了。」

丁天仁道：「進來。」

只見從門外走進兩人，前面一個中等身材的壯漢，敢情是何祥生，後面一個身軀微胖的是李長發了。兩人急步趨入，躬身道：「屬下見過總管。」

丁天仁左手一抬道：「坐。」

何祥生就在方才田進財坐過的那把椅子上落座。李長發跟着坐到他下首。

丁天仁也把昨晚有兩名夜行人闖入，制住小香，但意圖不明的話，說了一遍。

何祥生悚然道：「總座沒看到這兩人嗎？」

「沒有。」丁天仁道：「本座還是今天早晨聽青雯姑娘說的，所以把你們叫來，要聽聽你們的意見。」

「要聽聽你們意見」，本來是含有詢問之意，但這話聽到何祥生的耳裡，就變成總管對他有責難之意了。

因爲他管轄的是全莊莊丁，所有莊中一切巡邏、崗哨，都由他調度，昨晚有兩名夜行人入侵，又神不知鬼不覺的離去，在他來說，豈非有虧職守？聞言不覺臉上一紅，惶恐的道：「屬下該死，竟然讓人家摸進莊來，却一無所覺，實在太疏忽了。」

丁天仁淡淡一笑道：「這兩人潛入這裡，連小香在門口被制，本座就在房中，都一無所覺，可見來人身手極高，本莊區區幾個値崗莊丁，又如何能怪他們，我要你們兩人來，並無責怪之意，而是要商討今後莊上如何加强戒備，絕不容許再有昨晚這樣的事發生。」

何祥生欠身道：「總座說得是，加强戒備，但請總座指示。」

丁天仁微哂道：「本座就是要聽聽你的意見，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本座指示，你這管事豈不是也要我來當嗎？」

「是，是。」何祥生連應了兩聲是，接着道：「屬下手下只是本莊四十八名莊丁，雖然都會一點拳脚功夫，但遇上眞正高手，就會一無所覺，任人來去自如了。」

丁天仁道：「這是說你一點辦法都沒有了？」

「不，不，屬下不是這個意思。」

何祥生額頭已經急出汗來，拏眼望望李長發，才道：「屬下斗膽，本莊要加强戒備，最好就是加强莊丁崗哨之外，夜晚巡邏，要李管事支援才行。」

丁天仁心中不禁一動，李長發的職司是接待賓客，但聽何祥生的口氣，好像李長發手下有不少高手。心念轉動，緩緩朝李長發看去，說道：「你的意見呢？」

李長發欠身道：「屬下負責夜晚巡邏，是沒有問題，只是夜晚如果有人出入，就必須先向屬下領取出入標誌，才能出入無礙，這樣的手續會不會太麻煩了？」

「加强防衛，手續麻煩些又有何妨？」

丁天仁一手托着下巴，口中「唔」了一聲，才道：「你回去把夜晚分作幾組巡邏，每組多少人，以及巡邏的地區如何分配，和你說的出入標誌，詳細開列名單，務必在午前送來給我。」

李長發趕緊應了聲：「是。」

丁天仁抬了下手道：「好了，你們先回去吧！」

何祥生、李長發一起站起，躬身退出。

丁天仁現在心中對西莊人事，已經有了初步概念，三個管事中田進財手中有八名護院，身手一定不錯，何祥生手下只有四十八名莊丁，李長發是接待賓客的管事，但他手下似乎武功極高。

如果把這三個人全換過來，就沒有人熟悉西莊的事了，如果不換人，那麼唯一的辦法只有讓他們服下「迷信丹」了。

還有，西莊佔地極廣，自己正好以昨晚有人潛入作藉口，到處去巡視一遍，有了統盤瞭解，再考慮如何換人。

正在思忖之際，小香捧着一盞茶，翩然而走入，把茶盞放到桌上，悄聲道：「對面房中果然有着秘道，我剛才偷偷進去，沒見到青雯，甚至連一點跡象都找不到，我不敢久留，退了出來，只有等到夜晚再進去搜索了。」

丁天仁點點頭道：「我等李長發來了，就要他陪同前去全莊巡視，在莊中情形還沒摸熟之前，暫時不可再到對面去了。」

小香一雙明亮的眼睛盯着他，輕笑道：「三弟這趟出來，不但增長了不少閱歷，也變得謹愼多了。」

丁天仁聽得暗暗一驚，笑道：「這

叫做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在這種環境裡，能不謹愼嗎？」

小香朝他甜甜一笑，道：「你也會說話多了。」扭身就走。

丁天仁叫道：「二哥。」

「噓！」小香輕噓了聲，低低的道：「你該叫我小香才對，莫要叫溜了嘴。」接着嗔道：「你又有甚麼事？」

丁天仁問道：「你去那裡？」

小香道：「我的職務，就是聽你和青雯的使喚，就在堂屋後面，你只要叫一聲，我就會過來。」

說到這裡，忽然看着他神秘一笑，悄聲道：「我聽厨房裡說，任貴對青雯十分傾心，時常會獻些小殷勤，討她歡心，你要學一學，不可對她太冷淡，反而會引起她的疑心。」

說完，一溜煙跑了出去。

過沒多久，只聽小香的聲音傳了進來：「啓稟總管，李管事來了。」

丁天仁道：「進來。」

李長發趨步走入，躬身道：「屬下見過總管。」

丁天仁問道：「你已經辦妥了嗎？」

李長發道：「屬下手下，共有十六名接待人員，夜晚可分作四組，每組四人，兩組巡邏上半夜，一組由東向北，由西而南，一組由西向北，由東而南，兩組人均在南北兩處交會。」

丁天仁道：「名單呢？」

李長發把一張寫好的名單，雙手遞上。

丁天仁只看了一眼，問道：「四人一組，可以應付得了突發事件嗎？」

李長發略現遲疑，抬頭望了丁天仁，才道：「一組四人，只要不遇上超級高手，應該可以應付了，何況一遇情況，另一組立可趕去支援，屬下和待命的八人，也可立即聞訊趕到，如果仍不是來人對手，那時總管也可以到場了，還怕不把人留下嗎？」

丁天仁聽他口氣，「總管也可以到場」說到最後，好像總管一到，凡事都可以解決了，心中暗暗覺得奇怪，任貴武功並不很高，何以他會對任貴有如此信心呢？口中「唔」了一聲，頷首道：「這安排還算不錯，好，你隨我去四處看看。」一面問道：「何祥生呢？他怎麼不來？」

李長發道：「何管事手下人數較多，日夜兩班都需重新調整，屬下來時，他還在調配崗位，大概要午刻方可完畢。」

丁天仁道：「好，咱們走。」

李長發躬身道：「總管請。」

丁天仁一抬手道：「你走在前面領路。」

他是總管，自然要有領路的人，才能表示他的身份。

李長發應了聲「是」，果然走在前面領路。

跨出起居室，小香就站在階上。

丁天仁以「傳音入密」說道：「二哥，我去巡視全莊，後面房中有人(制住穴道的任貴)，你可得小心。」

小香朝他點點頭，示意知道。

由左首長廊一直至第一進前面，這門樓左側的一排三間房舍，是西院的賬房重地，管事田進財慌忙率同八名護院在門口迎接。

丁天仁只朝他們看了一眼，這八名護院果然個個身材結實，太陽穴賁起，顯然都練有一身外門功夫。

丁天仁只是含笑點頭，並未進入賬房，就朝西行去。

門樓右首的一排三間乃是班房，值班人員的休息室，也是管事何祥生的治事之所，何祥生立即迎了出來，躬身道：「屬下不知總管來了……」

丁天仁一抬手道：「祥生，不用多禮，本座只是想看看莊中崗哨，何處需要加强，你就隨我一起去看看。」

何祥生應了聲「是」，就隨着丁天仁同行。

第一進，一排七間，中間是大廳，左右各有六間正屋，都沒有人住。

丁天仁此行，明的是到處看看，實則含有搜索莊中有無敵人潛入，藏匿其中，這話雖然沒說出來，隨行的兩位管事都可以意會得到的。

但丁天仁却以此爲藉口，眞正目的，是在瞭解整個西莊的情形，所以即使是空虛，也要逐一開門進去，看個清楚。

除了七間正屋之外，牆外左右兩旁，各有五間側屋，則是莊丁們住宿之處。

第二進一排七間，同樣闃無人住。左首五間側屋，是總管的住處，右首五間，是李長發和十六名接待賓客人員的住所。

三人剛到，十六名接待早已列隊站在小天井中，一齊躬身爲禮。

這十六人和八名護院差不多，個個體格强壯，太陽穴高高賁起。這一情形極爲明顯，他們和八名護院，是同一個地方訓練出來的了。

丁天仁取出名單，一面點名，一面和他們一一握手，然後離去。

現在行到第三進了。

何祥生在側門前垂手道：「總管，這是『禁地』，總管只能一個人進去，屬下二人就在門口等候好了。」

丁天仁沒防到第三進會是「禁地」，只有自己可以進去，一時不由得微微一怔，立即含笑道：「本座知道，但今天情形特殊，你們兩個是隨同本座巡視全莊來的，就是禁地，也不例外，你們只管隨本座進去。」

何祥生、李長發只得同聲應「是」，當下就由何祥生走上前去，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

側門開啓，走出一名勁裝漢子，見到丁天仁，立即躬下身去，說道：「屬下見過總管。」

丁天仁沒去理他，大步跨了進去，何祥生、李長發二人正待跟着走

入。

那勁裝漢子伸手一攔，說道：「你們兩個站住，難道不知道這是禁地嗎？」

丁天仁聽到何祥生、李長發被攔住門口，回身道：「何管事、李管事是隨同本座來的，你讓他們進來。」

勁裝漢子連忙躬身道：「回總管，這裡乃是禁地，只有總管能夠進去，他們縱然是本座二位管事，也不能進去。」

丁天仁臉露不懌的道：「本座說過，他們是隨本座來的，今天情形特殊，你只管讓他們進來好了。」

話聲甫落，只聽一個嬌脆聲音在身後道：「金十一，總管說讓他們進來，就讓他們進來，你敢違抗總管的命令？」

丁天仁只覺這聲音極熟，回身看去，原來這說話的竟然是宋青雯，心想：她在半個多時辰之前，進入任貴對面房中，一直沒有出來，原來是在這裡，那就是說任貴對面那間房，一定有地道和這裡相通了。

那勁裝漢子聽了宋青雯的話，口中應着「是」，讓何祥生、李長發兩人走入，就掩上了門。

宋青雯眨動一雙大眼睛，望着丁天仁笑吟吟的道：「總管怎麼這時候會到這裡來的？七位老護法練的是子午功，這時候剛入定呢！」

丁天仁因不知「禁地」的情形，故而力持鎮定，靜靜的聽着她說話，心中却在迅速盤算自己如何應付。等她話聲一落，就微微一笑道：「我因昨晚有人潛入本莊，本莊又有不少房屋空着，可作為匿身之處，所以要他們隨同本座逐進巡視，這裡雖是禁地，自然也要進來查看了。」

他認為這番話應該沒有破綻了。

宋青雯朝他嫣然一笑，低頭道：「這裡怎麼會有人進來藏匿呢？」

丁天仁聽得暗暗一驚，心想：「她這句話是說這裡不可能有人進來了，這裡到底有甚麼特殊呢？」

宋青雯沒待他開口，接着又道：「不過總管說得也有道理，這裡也有幾間空屋，一直沒有人住，也可能被人潛入，因為這是禁地，沒人敢來，躲在這裡，豈不是最好匿身之處了？」

她這話明着是給總管幫腔了。

宋青雯扭動腰肢陪同丁天仁走在前面，邊走邊道：「這東邊三間，是七位老護法的卧室，如今他們都在練功房，卧室自然不會有人了。」

但丁天仁是來查看的，縱然卧房中沒有人，自然也要看過才會放心，這一點她懂，因此不待丁天仁開口，她就沿着走廊，逐間推開房門，讓丁天仁查看。

正中間是一間大廳改裝的練功房，緊閉着六扇雕花長門。

宋青雯悄聲道：「七位老護法剛剛入定，不可驚動他們，總管不放心的話，在門外瞧瞧是不礙事的。」

她果然領着丁天仁走近雕花長門，丁天仁往裡看去，果見敞廳上放着七個蒲團，趺坐着七個老人。

這七人中有三個老道人，四個俗家裝束，有的已經鬚眉俱白。丁天仁目光迅速一瞥，認出其中一個赫然就是樂山莊莊主擎天手金贊臣，金蘭的父親，任貴的老主人。

心頭不禁暗暗疑惑，金蘭說她父親失踪，他竟然會在這裡當上了「老護法」。不知他是自願的？還是被迷失神志？

還有，不知這其餘六個又是甚麼人？

他當然不好細看，但以他目前的眼力，僅此一瞥，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何祥生、李長發只是管事身份，丁天仁上去觀看，沒叫他們，自然不敢跟着上前。

經過練功房，西首三間，第一間依然是卧室（老護法有七位，兩人一間，只有這一間是一個人住的），其餘兩間是空屋，雖然沒有人住，還是卧室的佈置。

所謂「禁地」，其實只是七位老護法的住處而已。

退出第三進，宋青雯就一直陪着丁天仁巡視了第四進，沒人住的空屋，第五進是厨房、柴房、穀倉等。

這時正當午時，厨房裡的人正在忙着。聽說總管來巡視了，就由一名五十來歲的王嬤顛着一雙大脚出來迎接，連連躬着身子，十幾名男女僕傭，也跟着躬身行禮。

丁天仁朝宋青雯道：「青雯姑娘，你要他們不用多禮，本座只是來隨便看看的，大家都辛苦了。」

宋青雯嫣然一笑，說道：「王嬤嬤，總管說大家都辛苦了，不用多禮，總管只是隨便來看看的，你們各自回去工作好了。」

看完五進院子，除了第三進「禁地」，住了七位「老護法」，幾乎全是空屋，偌大的一座莊院，竟然全是下人，沒有正主。

何祥生、李長發陪同總管巡視全莊的任務已了，就退了出去。

丁天仁仍由宋青雯作陪，回到住處，宋青雯沒有進屋，便行退出。

丁天仁道：「青雯姑娘，你去那裡？」

宋青雯回身道：「我去看看午餐好了沒有？」

丁天仁道：「這些事情叫小香去好了。」

宋青雯眼波斜横，嫣然笑道：「院主就是叫我照顧你飲食的。」

丁天仁看着她扭動腰肢，不禁微微出神。

只聽有人嗤的一聲輕笑道：「看來總管也着了迷呢！」

小香悄然閃入房來。

丁天仁不由臉上一熱，忙道：「二哥來得正好。」

小香低聲問道：「你去巡視可有甚麼發現？」

丁天仁道：「五進房屋中，只有第三進劃為禁地，住了七位老護法，其餘都是空屋。」

小香問道：「七位老護法是甚麼人呢？你有沒有看到？」

丁天仁點點頭道：「看到了，有三個是老道士，四個俗家打扮，年紀都在六七十以上了。」接着低哦一聲道：「我進去的時候，青雯已在裡面，我懷疑對面房中一定有地道通向第三進了。」

小香道：「是啊，你走後，我一直站在階前沒看到她出來，自然是從地道裡去的了，哦，她去第三進做甚麼呢？」

丁天仁道：「不知道，那時七個老護法已經入定了，我又不好問她。」

小香道：「這一點好像很重要，一定要查出她去做甚麼才好。」接着道：「她快回來了，我該出去了。」

說完，悄然閃了出去。

過沒多久，宋青雯提着食盒走入，嬌聲道：「可以用餐了。」

她從食盒中取出五盤菜餚、一鍋湯，然後又裝好兩碗飯，自己也在橫頭坐下。

丁天仁看着她溫柔的道：「多謝姑娘。」

宋青雯被他看得粉臉飛紅，靦然道：「快吃飯了。」

給總管做的菜餚，自然十分精緻，丁天仁很快吃好一碗，宋青雯接過飯碗，給他添了飯。

丁天仁看她低着頭，還沒吃到一半，連菜餚也吃得很少，這就含笑道：「青雯姑娘，你怎麼不吃菜呢？」

宋青雯道：「我一向吃得很少。」

丁天仁想起二哥說過，任貴一直垂涎着宋青雯，要隨時向她獻些小殷勤，才不會讓她起疑，這就低笑道：「姑娘吃得少，是不是想苗條些，其實姑娘身材已經夠美了。」

他從沒和姑娘家說過玩笑，這幾句話就說得十分吃力。

宋青雯抬起頭，眼中流露出脈脈情意，望着他問道：「總管說我很美嗎？」

丁天仁心頭暗暗一凜，但也只好裝下去，同樣兩眼一霎不霎的望着她，柔聲道：「我已經對你說過幾千遍了，在我心中姑娘就是天仙。」

宋青雯道：「你說的是眞心話？」

丁天仁道：「自然是眞心話了。」

宋青雯粉臉漸脹紅，問道：「你會娶我？」

丁天仁硬着頭皮道：「我自然會娶你了。」

「嗯！」宋青雯又看了他一眼，才點着頭道：「快吃飯吧！」

丁天仁吃了兩碗飯，宋青雯給他裝了一碗湯。

飯後，宋青雯站起身，收過盤碗，送上面巾，說道：「總管該休息了。」

丁天仁道：「姑娘不去休息嗎？」

宋青雯撇撇櫻唇道：「我去休息了，這裡有誰來值班？反正我也習慣了，你快睡吧！」

丁天仁聽出任貴有午睡習慣，只好點着頭，打了個呵欠道：「我是有點睏了。」

說完，走到床前和身睡下。

宋青雯過去門上了房門，放輕脚步朝床前走來。

丁天仁其實只是裝出來的，她躡手躡脚的走來，他自可聽得清楚，但却故作不知，看她有何舉動？

宋青雯走近床前便自站停，口中低聲的叫道：「總管，你連長袍也不脫，就睡着了？」

丁天仁還是沒有作聲。

宋青雯忽然輕笑一聲，自言自語的道：「我還以為『黑甜散』失效了呢，看來你內功眞還不錯，人家只要喝上一口，就會沉沉睡去，你却喝完一碗，還能支撑了盞茶工夫，眞了不起！」

丁天仁現在聽明白了，大概她在湯裡做了手脚，下了甚麼「黑甜散」只須喝上一口，就會沉睡不醒。

她為甚麼會向自己下「黑甜散」呢？那一定是自己不知甚麼地方露出破綻被她發現了，好在自己服過「溫氏清靈丹」，不懼迷毒，才沒被她迷翻過去。

心中想着，突然宋青雯出手如風，一連點了自己身上三處穴道，他練成「先天眞功」，當然不在乎她點三處穴道了。

宋青雯轉身取過面盆，放到床沿上，然後側身坐下，雙手扶起丁天仁上身，一手浸着面巾，給他洗起臉來。

丁天仁心中暗暗哦道：「是了，她既然已對自己起了懷疑，自然要洗去自己臉上的易容藥物了。石老哥給自己易的容，是洗不去的，但宓無忌給自己易的容，這下可報銷了。」

宋青雯一連給他用水洗了幾次，才擰乾面巾，揩拭乾淨，這回眞相大白，由任大總管那副不討人喜歡的尊容，現在已變成了一個眉清目秀、帶着幾分傲氣的青少年——昨晚她見過兩個年輕人之一——王紹三。

她緩緩把丁天仁放下，口中輕嗯一聲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接着又輕「唉」了聲道：「但願你剛才說的不是違心之論。」

丁天仁心中暗想：「自己剛才說了甚麼？」突覺從宋青雯纖纖掌心把一顆藥丸塞入自己口中，這顆藥丸居然入口即化，隨着津液嚥了下去。

宋青雯依然側身坐在床沿上，一雙眼睛看着丁天仁，過了一會，才纖掌一揮，推開一處穴道。（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病丐痲六也收到白骨爪令，鑑於赫九、無廟和尚應驗在前，嚇得他到處求人護衛，均不得要領，丁小狗鬼主意偏多，口若懸河教痲六去搶，去鬧事犯法，痲六在無計可施之下，如法照做，痲六闖進「紅梅閣」酒家，大吃霸王餐揚言不付款，又借酒裝瘋大鬧大罵，摔爛許多椅桌與碗盤，終於被捕入牢獄，獄是坐定了，未知是否可逃過白骨爪的鬼門關……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大仇未報莫成親　神州一聖顯神靈

「跟誰借的？」

「這裡的主人鳳仙花。」

鳳仙花是鳳凰亡母的別名，聞言臉色大變，道：「夫人能與先母的靈魂溝通？」

斷腸夫人沉吟一下，緩緩的說道：「本夫人的意思是，來此之後曾上香祭拜，向令堂大人稟報過。」

阿翔回想一下進入地道之後的情形，道：「毫無疑問，這一條地道是夫人開鑿的？」

斷腸夫人否認道：「本夫人來此之前，地道便已存在，不然怎會找來此地。」

「那地道究係何人所開？」

「這個本夫人就不得而知了。」

「難不成鬼魂也會大興土木？」

「也可能是鳳女俠死而復生。」

鳳凰驚叫道：「妳看見我娘了？」

斷腸夫人搖頭道：「只是判斷、臆測。」

「有何徵兆或根據？」

「一無屍臭，二無屍水。」

「還有嗎？」

「三有厨具，四有糧食。」

「可曾開棺看過？」

「老身不敢冒犯，不過……」

「不過怎樣？」

「鳳姑娘是她親生的女兒，不妨開棺一看。」

茲事體大，鳳凰可不敢輕率行事，經與龍翔磋商再三後，為了揭開母親的生死之謎，才決定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開棺一看究竟。

開棺的工作由阿翔、鳳凰共同來做，二人的心情極為緊張，進行的速度也十分緩慢，先磕頭膜拜，再拂去積塵，然後再啓動棺蓋。

怪事，棺蓋居然未封，輕而易舉的便移開了。

探頭向內一看，兩個人全部呆住了。

沒見死屍，沒見腐肉，沒見壽衣，沒見骸骨。

棺內空空如也，一無所有。

四處纖塵不染，潔淨如新。

鳳凰睹此情狀，一霎時花容數變，呆若木鷄，夢囈般地聲音道：「這是怎麼回事？難道……」

斷腸夫人也登上木架，朝空棺內望了一眼，道：「事實已經很明白，鳳女俠還魂復活，早已離開此棺，不然棺木之中一定會有遺骸。」

鳳凰既激動，又興奮，更懷疑的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娘明明死掉了，怎麼可能還魂復活。」

斷腸夫人邀二人進入卧室，揖客入座，還倒了兩杯水，她自己則坐在床上，很親切的說：「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死而復生的事屢見不鮮，此事斷無疑義，鳳姑娘不必再疑神疑鬼。」

龍傳人想了想，道：「鳳妹，回想一下過去，或許會揭開這個謎底，老夫人去世多久了？」

鳳凰道：「快三年了。」

「死亡的原因是……」

「因病。」

「得的是甚麼病？」

「急病。」

「能否說得更清楚一點？」

往事重溫，的確是一件痛苦的事，鳳凰的眸中已出現淚珠，憂憂戚戚的道：「娘的身體一向很好，根本沒有病，那天晚上我們一家人還有說有笑的共進晚餐，誰料到第二天一早便因急病身亡。」

阿翔道：「病是那時候發作的？」

「我爹說是半夜。」

「可曾延醫急救？」

「有，先後一共請了七八個郎中。」

「查出病因來沒有？」

「郎中個個搖頭，不知病因何在，最後還是藥石罔效而亡。」

斷腸夫人插言道：「當天便置棺入殮？」

鳳凰頷首未語。

「鳳姑娘是否在場？」

「是我親視收殮。」

「可有異狀？」

「並無異狀。」

「棺蓋有無封閉？」

「釘了七隻卯釘。」

「幾天後出引安葬？」

「時值盛夏，家父怕娘的遺體腐壞，三天後便入土安葬。」

「這墓穴工程浩大，來得及？」

「墓地早已營造，隨時可用。」

龍傳人道：「妳爹與妳娘的感情如何？」

「很好啊，江湖上的朋友都說兩位老人家是恩愛夫妻。」

「沒有爭執、衝突？」

「夫妻相處，爭執在所難免，但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很快便煙消雲散，兩位老人家相敬如賓，從無任何重大的衝突發生。」

「鳳妹，有一句話我憋在心裡已經很久，不知道該不該說。」

「說吧，沒有關係。」

「妳娘姓鳳，妳爹也姓鳳，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我們鳳城的一個秘密。」

「既然是秘密，鳳妹就不必說了。」

鳳大小姐猶豫了一下，道：「不，我們馬上就要結婚了，小妹應該告訴龍哥，龍哥哥也有知道的權利。」

微頓又道：「我曉得，江湖上有很多傳言，有的說我娘並非鳳家的骨肉，也有的說我爹是我爺爺在外面跟別的女人所生的私生子，其實都不正確，事實是我爹本來是我爺爺的一名門徒，後來收為義子，最後才跟我娘結婚成親。」

龍傳人恍然道：「原來是入贅？」

鳳凰正色道：「不錯，是入贅，所以兩位老人家都姓鳳，我娘是我爺爺嫡嫡親親的親生女兒。」

斷腸夫人道：「會不會因為這一層緣故，鳳城主心理不平衡，而對令堂有所不滿？」

鳳凰以極其堅定的語氣道：「兩位老人家相愛至深，先母去世後，我爹足足哭了七天七夜，哭腫了眼睛不算，還嘔出了血。近年來有不少人勸我爹續弦，都被他老人家拒絕了，曾再三公開表示，他這一生只愛一個女人，那就是我娘！」

龍傳人道：「這我同意，鳳城主的確是一位正人君子，在武林中風評極佳，有口皆碑。」

沉默少頃，鳳凰轉對斷腸夫人道：「夫人來此借住之前，這一條墓道便已築好？」

斷腸夫人道：「沒有錯。」

「妳認為是我娘開鑿的？」

「除鳳女俠之外應無他人。」

「前輩可與家母碰過面？」

「從未。」

「也就是說，家母離去之後未再回來？」

「這也不見得。」

「此話怎講？」

「本夫人並非長住在此，有時會離此他去，誰也不敢說鳳女俠不會恰巧在此時回來。」

啜了一口清茶，鳳大小姐黛眉深鎖的道：「鳳凰想求夫人一件事，望乞成全。」

「鳳姑娘別客氣，請明言。」

「假定我娘當眞死而復生，而又與前輩碰面，盼能代鳳凰傳一句話。」

「那一句話？」

「告訴她老人家，女兒已經嫁給龍城龍家的二少爺。」

「沒有別的了？」

「有，不論如何，希望我們母女能見一面。」

「好，只要得遇鳳女俠，一定把話傳到。」

「那就先謝謝夫人。」

「不謝，但請代老身守秘。」

「守甚麼秘？」

「本夫人在此之事幸勿對第三人言。」

「好吧，鳳凰答應。」

「令堂生死之謎未揭曉前，亦切勿對外聲張，免生事端，就當不會來過墓穴好了。」

「晚輩也是這樣想，此事疑雲重重，說出來一定會驚世駭俗，掀起軒然大波，待我娘的生死確定後再作計較。」

不錯，此事的確撲朔迷離，疑雲重重。

武林一枝花鳳仙究竟是生？是死？

生在何處？

死在何方？

若說是死，為何棺中空無一物？

若說是生，為何未與女兒見面？

一個羣醫束手的人可能還魂復活嗎？

一個埋在土裡的人可能死而復生嗎？

斷腸夫人是誰？

有何傷心往事？

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殘老人是個謎樣的人物，白骨令主是個謎樣的人物，現在又冒出一個斷腸夫人來，使阿翔、鳳凰頭大如斗，邊走邊想，想來想去始終想不出一個所以然。

＊　＊　＊

回到鳳城，時已近午，小丁的眼睛最尖，第一個迎上來，劈面就說：「我的天哪，後天就要結婚啦，新郎新娘却失踪了，鳳城上下急得要死，你們到底跑到那兒去了？」

鳳凰望了隨後趕至的老父一眼，道：「我們那裡也沒去，只是隨便走走。」

龍傳人見莫愁、趙二叔等人也圍攏過來，淡淡一笑，道：「鳳城附近的環境很好，是一個散步的好地方。」

鳳嘯天輕拍着愛女與龍翔的肩胛，哈哈一笑，道：「馬上就要成親了，心裡難免會緊張，出去散散心也好，先去歇歇脚，等一下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新房的佈置需要你們親自去指導。」

結婚是件大事，尤其是龍、鳳二家身份不同，事情多如牛毛，鳳城所有的人都在動，都在忙，一直忙到晚上，忙到第二天的傍晚，眼看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這才萬事齊備，一切就緒。

却不料，就在這個時候，有一頂神秘的轎子抬進了鳳城，在門房的引領下直接來到龍傳人的居處。

早有人通報進去，鳳嘯天、趙二虎、鳳凰、莫愁、小丁等人先後聞風而至。門房目注鳳城主，畢恭畢敬的道：「稟城主，轎子裡的人欲見龍城的二少爺。」

龍翔愕然一楞，望着緊閉的轎帘道：「是那位？」

轎內有一個蒼老而又熟悉的聲音道：「天殘老人。」

「啊，是天殘前輩，快請下轎。」

「不了，我老人家停停就走。」

鳳嘯天上前一步，以主人的身份招呼道：「難得尊駕光臨鳳城，爲龍、鳳二家道賀，本城主榮幸之至，快請入內奉茶。」

孰料，古怪的天殘老人却不承情，給鳳嘯天澆冷水：「鳳城主弄錯了，我老人家並非來道喜的。」

鳳飛聽得刺耳，語冷如冰的道：「那是甚麼風把你吹來鳳城？」

天殘老人答得妙：「陰風、鬼風、幽冥風。」

龍傳人聽得懂，道：「可是先父有話傳來？」

天殘老人道：「就是這個意思。」

鳳嘯天喜道：「那就更應該入內上坐，龍城主的英靈駕到，豈可偈處轎中。」

天殘老人發出一聲怪笑道：「不是我這個老怪物不識抬舉，而是天生的特級醜八怪，怕嚇死人！」

狀元莊主趙虎道：「尊駕過慮了，在場之人久經大風大浪，閣下的尊容阿翔亦曾略提一二，嚇不倒大家的。」

「趙莊主，這可是你說的，嚇死人不償命？」

「嚇死人不償命！」

「好，各位注意了，老夫來也！」

也字出口，轎已移開，天殘老人露了一手絕妙的迷踪身法，未見轎帘開合，他老兄已傲然卓立在羣豪的面前。

「我的媽呀，怎麼這麼醜？」

「嚇死人啦，怎麼這樣難看？」

「簡直不像人。」

「像妖怪！」

「像野獸！」

「像外星人！」

一時驚叫之聲四起，雖然心理上有準備，還是嚇出一身冷汗來，尤其是鳳凰、莫愁、小丁，蒙着臉，別轉頭，不敢正視。

鳳嘯天畢竟與衆不同，怔愕一下便恢復正常，打量一下天殘老人，抱拳道：「別站着說話，請到花廳去坐，好歹也得給本城主一個機會略盡地主之誼。」

天殘老人眞絕，不給人面子，冷聲道：「沒有這個必要，龍城主的事一完就走！」

將軍莊主吳獅道：「快說我大哥的靈魂現在何處？」

「仍在黃泉路上。」

「甚麼時候可到？」

「大概快啦。」

說快眞快，天殘老人閉上獨眼，打了三個呵欠，當獨眼再睜時，眼神、臉色、神態，聲音全都變了樣子，彷彿換了一個人似的。

接聽神州一聖龍雲緩慢而又略帶激動的聲音道：「翔兒在嗎？」

阿翔上前兩步，往天殘老人的面前一站，躬身道：「兒在，就在你老人家的面前。」

龍城主視而不見，睜着一隻獨眼，茫然的朝龍翔望一望，道：「在就好，爲父的料定我兒此刻會在鳳城，總算不虛此行。」

神州一君鳳嘯天哈哈一笑，道：「當然，明天就是龍翔與凰兒大喜的日子，阿翔日前便已到達，龍城主來得正是時候，正可爲他們小倆口主持大禮。」

龍雲僅從嘴角擠出一絲微笑，未置可否。

狀元莊主趙虎一怔神，急聲道：「大哥，我是趙二虎，你看得見嗎？」

龍城主搖頭道：「愚兄看不見，但聽得出是二弟的聲音，其餘六位弟兄

不知現在何處？」

將軍莊主吳獅搶答道：「回大哥的話，二虎、三獅、四豹、五彪、六猥、七猴、八燕眼前都在鳳城。」

神州一聖龍雲追問道：「你們齊集鳳城作甚麼？」

老爺莊主李豹道：「來參加少城主的婚禮呀。」

葫蘆莊主張彪亦道：「大哥不也是爲主持婚禮而來嗎？」

龍城主的答覆大出衆人意料之外：「本城主並非爲此而來。」

野狼郎人傑聽得一呆，道：「大哥的意思是不贊成龍鳳二家的這一樁喜事？」

龍雲不疾不徐的道：「龍城、鳳城聯婚之事，早在老夫生前便已訂立，豈有反悔之理，本城主的意思是不希望在此時成親。」

七猴猴王侯上樹愕然道：「這是爲何？」

神州一聖簡短有力的道：「父母家人，屍骨未寒，何以家爲。」

鳳嘯天不以爲然，朗聲道：「龍兄此言差矣，龍鳳二家一旦永結秦晉之好，本城主便可名正言順的出面爲龍城報仇雪恨……」

龍雲不待鳳嘯天說完便截口道：「鳳兄若念舊情，結婚與否實無關緊要，俠義人行俠義事，即便是與龍城毫不相干，面對此一滅絕人性的惡行亦當挺身而出。」

鳳嘯天據理力爭道：「話是不錯，但龍城已毀，阿翔無家可歸，總不能叫他流落街頭吧？」

八燕金燕子燕青插言道：「這倒不是問題，龍虎兄弟如手如足，阿翔的去處多得是。」

鳳城主淡淡一笑，道：「可是，本城主早已說過，叔父再近總不如岳父近，師妹再親總不如妻子親。」

這話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龍虎七兄弟登時語爲之塞。

龍雲的靈魂藉天殘老人之口出聲打圓場道：「鳳兄別誤會，龍某並未反對翔兒暫住鳳城。」

鳳嘯天微慍道：「那是反對締結鴛盟？」

「本城主亦無此意。」

「既然如此，爲何不答應即時完婚？」

「血仇未報，不希望翔兒被喜事冲昏了頭。」

「幾時方可了此心願？」

「大仇雪報，龍城重建之日自當踐此婚約。」

鳳飛對龍家的人頗不友善，聞言立即沉下臉來，冷言冷語的道：「喜帖業已發出，喜事勢在必行，就算龍城可以不顧顏面，鳳城却丟不起這個臉。」

這倒是事實，龍城主一時無詞以對。

龍虎七兄弟一向以龍雲馬首是瞻，唯他的命令是從，見龍城主不肯允婚，自亦同聲反對，郎人傑粗聲大氣的道：「只是婚期延後，又不是毀約退婚，沒有甚麼大不了的。」

鳳飛聞言更加惱怒，氣虎虎的道：「郎六俠倒說得輕鬆，別的不談，單是上百桌的酒席就叫人發愁。」

小丁急中生智，嘻皮笑臉的道：「不愁，不愁，明日賀客臨門，照樣大擺筵席，吃掉就可以了，有甚麼愁好發。」

鳳飛嗤之以鼻：「亂來，大宴賓客，總得要有一個適當的理由，鳳城不做不明不白的事。」

阿丁的點子最多，這可難不倒他，立道：「理由多得很。」

「且先說出來聽聽。」

「可以爲鳳城主做壽。」

「家父的壽誕之期已過。」

「可以爲鳳夫人做三週年。」

「先母仙逝尚不足三年。」

「就算是爲少城主擇偶相親也可以。」

「相親？跟誰？」

「明日賀客之中一定不乏貌美如花的女嬌娘、少城主愛選那個就那個。」

語音一頓，繼又說道：「龍城的胡小蘭就蠻不錯的，門當戶對，郎才女貌，又可爲鳳姑娘去掉一個情敵，可謂一舉兩得……」

龍雲聽他越說越不像話，忙出言制止道：「二狗子休得胡言亂語，一切還是實話實說爲宜。」

鳳嘯天緊鎖着眉頭沉聲道：「龍城主有何高見？」

神州一聖胸有成竹的道：「就照着老夫的話，親仇未報，何以家爲，請鳳城主代龍某向天下英雄說清楚就可以了，至於金錢上的損失龍城願負全責。」

鳳嘯天沉吟一下，道：「龍兄說那裡話來，財物的損失微不足道，只是……」

「只是怎樣？」

「由龍城主親自出面說明豈不更好？」

「龍某魂在幽冥，身不由己，馬上就得走。」

趙二虎一聽龍雲的鬼魂要走，忙轉換一個話題道：「大哥別忙走，快說毀滅龍城的元兇主犯是誰？」

吳三獅接口道：「是啊，只要查明兇手的身份，咱們七兄弟即使拚掉這條老命也一定要爲大哥報仇雪恨。」

孰料，龍城主的話却令七人大失所望：「可惜到現在爲止本城主仍滿頭霧水。」

李四豹愕然一楞，道：「甚麼？連大哥自己也不知道兇手是那一個？」

「事實確是如此。」

「是否中毒而亡？」

「這倒不假。」

「是誰下的毒？」

「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張五彪聲急語快的道：「據無廟和尚說，肆虐龍城的是一羣來無影去無踪的骷髏人？」

神州一聖龍雲頷首道：「不錯，愚兄在臨斷氣之前亦曾親眼目睹。」

六狠郎人傑精神一振，道：「可知他們的來龍去脈？」

龍雲大搖其頭道：「一無所知。」

七猴侯上樹大聲道：「種種跡象顯示，爲首之人八成是殺害老酒鬼與野和尚的白骨令主，大哥以爲何如？」

龍雲的聲音道：「本城主亦有此同感，怎奈此獠神秘異常，至今仍不知其爲何許人。」

鳳嘯天久未出言，忽道：「難得龍大俠魂兮歸來，快請上坐，本城主要爲龍兄設宴接風，咱們大夥先痛飲三杯再作計較。」

神州一聖龍雲却不同意：「謝了，鳳城主盛意心領，幽冥地府，戒律森嚴，龍某就此告辭。」

辭字出口，再展絕技，腿未抬，脚未邁，又輕飄飄的回坐到轎中去。

「走！」

「是！」

諾應聲中，兩名轎伕抬起暖轎就走。

二虎、三獅、四豹等七人，一齊跨步上前道：「我們陪大哥走一程。」

龍城主的話淡而無味：「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不必了。」

阿翔見亡父要走，不禁一陣酸楚襲上心頭，含淚趨前道：「孩兒送爹爹。」

這次，龍雲沒拒絕：「好吧，爲父的還有幾句話想和我兒談談。」

龍傳人聞言大喜，當即緊跟在暖轎側後放步行去。

莫愁和小丁，與阿翔一向形影不離，二人互望一眼，有志一同，也一聲不吭的咬着龍翔父子的尾巴離開鳳城。

* * *

邙山，是一座名山，位於洛陽之北，距鳳城甚近。

並非峯巒俊秀，林木蒼翠，以景色取勝，而是由於有許多公侯將相，帝王帝后埋骨在此而名聞天下。

打從步出鳳城，龍雲便未再開言，始終端坐在轎帘低垂的暖轎之中，直至天已大黑，進入邙山，這才飄然而現，領着三小登上一處山崗。

山崗不高也不大，僅畝許方圓，四面却甚是空曠，視線良好，而且建有一座小亭，備有石桌、石凳，想係供遊人憩脚之用。

小丁首先打破沉默，沒話找話說：「嗯，這個地方不賴，清風徐來，空氣新鮮，正是一個談天說地的好所在。」

神州一聖龍雲微微一笑，道：「二狗子所言不差，在此密談，應無被人竊聽窺視之虞。」

莫愁揚眉道：「聽城主的口氣似有機密大事要談。」

龍雲僅點頭道：「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訴你們。」

阿翔迫不及待的道：「請爹爹明示。」

「翔兒，你還記不記得，龍城一共死了多少人？」

「一百零二條命。」

「也就是說，有兩個人未葬身火窟。」

「對。」

「爲父的已經查清楚其中一人。」

「是誰？」

「總管林清風。」

「噢，是他，你老人家能否確定？」

「錯不了，遍查陰曹地府，並無林總管的鬼魂存在。」

「未在陰間做鬼，必在陽世爲人。」

「當然。」

「爹可知林總管爲何能劫後餘生？人在何處？」

「人鬼殊途，這事須由我兒來查。」

「會不會是林清風勾結外人，幹下了這件傷天害理的血案？」

「有可能。」

莫愁神色一緊，道：「這個可能性的確存在，二百萬兩銀子足可使一個聖人泯滅天良。」

阿翔想了想，道：「記得爹爹曾說，籌集巨款的目的是爲了購買老牛皮，但不知此物究竟落在何人之手？」

龍城主仰天長歎一聲，道：「數百年來老牛皮一直下落不明，沒有一絲半點訊息，如今回想起來，這件事可能打從一開始就是林清風設計好的一個騙局。」

小丁惡狠狠的道：「可惡，可惡，姓林的簡直罪該萬死，銀子是他騙的，綠芙蓉是他買的，毫無疑問毒也是他下的，他日若是落在我小丁的手裡，非要剝他的皮，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不可。」

莫愁微笑道：「阿狗先別發狠，此刻林清風行踪如謎，下落不明，當務之急是如何查清楚他的去處。」

小丁大言不慚的道：「我有辦法把他揪出來。」

「你有甚麼辦法？」

「簡單，林清風必與白骨令主相互勾結，只要找到白骨令主，就不難查明他的去向。」

「你曉得白骨令主的身份來歷？」

「不曉得。」

「可知他的行方去處？」

「也不清楚。」

「既然一無所知，如何來捉拿他？」

「這……」

牛皮吹破了，小丁堆下來一張苦瓜臉，啞口無言。

阿翔道：「爹爹還沒有說，另外一位劫後餘生的人是那一位？」

龍雲沉吟少頃，道：「正在查。」

「會不會是林總管的同路人？」

「眞相未明，眼前尚難下定論。」

「那麼，關於金劍——」

「金劍並未落入歹人之手，我兒大可寬心。」

「你老人家是否懷疑，龍城的滅門血案與鳳城有關？」

「爲父的沒有這樣說。」

「那爲何不同意兩家締結鴛盟？」

「爲父的意思是，在血案未水落石出之前，不論何人，最好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小丁心直口快的道：「說來說去，老爺子還是認爲鳳城主有問題。」

神州一聖龍雲道：「如果本城主的判斷沒錯，龍城的滅門之禍可能牽涉甚廣，凡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成名人物皆難脫干係。」

莫愁字斟句酌的道：「嗯，是很複雜，說不定是一場黑幕重重的權力鬥爭。」

龍雲道：「莫姑娘所言甚是，事實清楚的擺在面前，龍城一毁，老夫一亡，必定有不少人會因而得權得利。」

小丁道：「對，龍城一倒，鳳城與霸城的身價便水漲船高，尤其是霸城胡家，嫌疑最大。」

龍城主道：「何以見得？」

小丁振振有詞的道：「鳳城主是咱們少城主的老丈人，又只有鳳凰一個女兒，所謂虎毒不食子，於情於理絕不會做出害自己女兒女婿的事。倒是霸城久居龍城之下，積怨已深，早就存有把龍城扳倒之心，如說龍城血案是胡家的人幹的，相信不會有人反對。」

龍雲笑道：「凡事皆須有憑有據，不可憑空猜測。」

小丁正經八百的道：「我有充足的理由。」

「理由安在？」

「第一：老酒鬼死時胡家兄弟在太白樓。」

「第二呢？」

「野和尚亡命前曾與胡家兄妹狹路相逢。」

「第三？」

「綠芙蓉是霸城胡家供應的。」

「還有嗎？」

「沒有了。」

「這還不夠。」

「那要怎麼樣？」

「捉賊要贓，捉姦要雙。」

「哦！」

小丁傻呼呼的楞住了，再也說不出半句話來。

莫愁姑娘道：「毁滅龍城的元兇是一羣骷髏人，依城主看他們的首領白骨令主是怎樣的一個人？」

龍雲的聲音鄭重其事的道：「陰險、毒辣、神秘、狡猾、詭詐、殘酷、兼而有之。」

「白骨令主會不會與現有的武林人物串連、勾結？」

「說不定白骨令主本身正是別人的化身。」

「顯而易見，林總管必與白骨令主關係密切。」

「這事應可肯定，只要找到林清風，滿天的迷霧便可豁然開朗。」

阿翔道：「還有一件事也至關緊要，請爹爹明示，金劍現在何處？孩兒好及時取回，萬一落入賊手事情就麻煩了。」

此事非同小可，三小皆全神貫注，靜待下文。

詎料，神州一聖龍雲却沒再開言。

過了一會兒，打了一個呵欠，忽聞天殘老人的聲音道：「龍城主已經走了。」

龍傳人錯愕一下，道：「我爹幾時走的？」

「剛走。」

「怎未將事情交代清楚？」

「可能有急事非走不可。」

「有何急事？」

「人鬼殊途，我老殘廢也不甚了了。」

「先父的靈魂幾時再來？」

「誰知道，龍城主來無影，去無踪，老殘廢無從捉摸。」

就這一陣工夫，天更黑，夜更深。

突然發現，在不遠處有火光出現。

還不止一處，一左一右共有兩處火光。

飄忽、閃爍、游移不定，好似鬼火一般。

但有一點則是一致的，都衝着四人所在的小亭來。

四人睹狀互望一眼，正欲起身一看究竟，猛聽天殘老人大喝一聲：「甚麼人？」

人也跟着縱身而起，快如電光石火。

雙臂疾展，驚險萬狀的撈住了兩枚暗器。

「白骨令！」

阿翔、莫愁、小丁一齊驚叫出聲。

與此同時，火光已上了山崗，近在眼前。

不是鬼火，是兩隻燈籠。

用竹竿挑着，插在距天殘老人面前丈五之處。

燈籠的中間，一字排開站着一羣骷髏人。

一身黑衣，連頭部也用黑色布袋套住，僅僅露出兩隻賊溜溜的眸子來。

頭部外面畫着一顆骷髏，頸脖部位繪有兩根相交叉的白骨，與無廟和尚口中形容的鬼怪一般無二。

（未完・八）

上文提要：宋心兒騙到石家巨款，便和洪巴、彭朋返回東王廟，八方和尚仍呼呼大睡，蘭兒知道不妙，匿在一邊偷聽他們的話，見他們把騙來的錢都瓜分了，連忙趕回將事情告知石小開父子。石小開父子探知君不畏和洪巴在望月谷中決鬥，待他們鬥至兩敗俱傷時出現，君不畏傷重逸去，由苗剛兄妹接走，石不全父子將洪巴四人送上黃泉路，奪回被騙之款，回來又向君不畏算帳……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探情虛實　出奇制勝

於是，錢大山笑呵呵的走了。

他是去設法子弄死君不畏的。

石小開看着錢大山去遠，他把蘭兒召到身邊，道：「蘭兒，妳暗中跟上去，有機會妳就出手，但必須一擊而中，我可捨不得妳死。」

蘭兒吃吃一笑，道：「少爺，我的手段你知道，這一回我在暗中行事，叫姓君的小子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她說得好像十分有把握，她走得也輕鬆至極，腰肢扭動着宛如風擺柳。

＊　＊　＊

蘭兒也走了，石壯却對石小開，道：「少爺，你看他二人行嗎？」

石小開道：「我以為機會最重要。」

石壯道：「這件事最好我去向老爺子報告一下，也免得萬一……」

石小開搖手，道：「沒有甚麼萬一，等咱們把姓君的幹掉以後再向老爺子報告，也叫老爺子高興。」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爹總以為我不夠氣候，這一回我要爹刮目相看。」

他有些得意的笑了。

＊　＊　＊

「跨海鏢局」的人沒有一個認識這人的。

這個人也不是小風城的人，他是個外鄉人。

這人的長相平庸，平庸得叫人看不出他甚麼地方奇特，甚麼地方惹人多看他一眼，如果眞要挑個地方，那便是這人的一雙手十分靈活，靈活得就好像他的十指像是一條活生生的泥鰍。

這個人的左眼大右眼稍小，但兩眼一瞪眞有神。

他此刻雙目並未瞪，所以沒神。

他依靠在鏢局的大門上，手上拿的是一副牌九。

他把裝天九牌的盒子打開，鏢局的兩個伙計就發覺他盒子裡面裝的是一副牛骨雕刻的天九牌。

「你找誰？」

「君不畏呀！」

「你認識他？」

「老朋友了。」

「你貴姓？」

「別問我貴姓，你們去對他說，就說他的老朋友找來了，唉，找到他還眞不容易，從北方直到海邊來，多麼的遠呀！」

兩個伙計一瞪眼，其中一人驚問：「唉，你是聽誰說君先生住在我們這兒的？」

「又來了不是？你們只對他說，他的玩天九牌對手找來，他便會笑開懷了，去……」

那伙計透着機靈，道：「老先生，你是從北方來？」

「來找我的對手君不畏。」

伙計道：「這麼辦，你在門口等一

等，我這就進去問一問，看君先生現在住那兒，我再回來告訴你。」

老人指指門楣上的黑漆匾，道：「你們這兒不是『跨海鏢局』嗎？」

「是呀！」

「不就對了？君不畏那小子曾告訴我，他住在你們這裡的，你還對我老人家裝迷糊，快去，對他說我來了。」

伙計怔了一下，道：「你還是要等我進去問一問。」

老人手托天九牌，道：「快去，快去……」

兩個伙計走一個，留下一個陪老人。

老人對伙計吃吃笑，道：「喜歡這個嗎？」

伙計一笑，道：「很多人都喜歡，可惜我沒銀子。」

老人道：「我們隨便玩一把，不賭銀子，如果你輸了，你告訴我一件事，如果我輸，吶，這錠銀子你的了。」

噢，白花花的五兩銀子托在老人手掌上，看得伙計也吃吃笑了。

「老人家，你問的一定重要事情了？」

「一點也不重要。」

伙計一想，搓搓手，道：「賭了……」

老人也笑了。

老人把盒子裡面的牌拍幾下，道：「隨便你我各自取兩張比個大小吧！」

那伙計伸手去取牌，暗中還用指來摸摸牌底點數。

老人只裝不知道，他也任意的取了兩張在手上。

伙計把牌攤開來，喲，好大的一個九點。

伙計笑呵呵的搓着手，準備取那五兩銀子了，不料老人也把手上牌攤開來，却是地罡，正吃伙計九點。

伙計立刻不笑了。

老人把牌收起來了。

他收回盒內五張牌，那伙計就是沒發現老人手掌還多了一張牌，他當然要輸。

老人哈哈一笑，道：「伙計，我只問你一件不關重要的事情，君不畏在裡面嗎？」

伙計還眞的一陣遲疑，才在無奈下點點頭。

只點頭便等於承認君不畏在裡面了。

老人立刻哈哈笑了。

老人笑了幾聲，突聽得粗重的聲音傳來，老人舉目看過去，只聽得一人大聲的道：「喂，找君先生幹甚麼？」

老人回以大聲，道：「老夫與小君有約定，我們要在牌上賭高下的。」他舉舉手中的一盒牌九。

那人走過來了，進去的那個伙計就跟在來人身後面。

「總鏢頭，就是他。」

來人正是苗剛，他正與妹子二人坐在君不畏房裡，忽聽是君不畏的老朋友來了，他就要出來見來人，却被君不畏攔住了。

君不畏告訴苗剛，他沒有甚麼朋友，更沒有老朋友，他只是個浪子，一個只求眼前的浪子。

苗剛立刻提高警覺了。

他大步走出來，果然看到一個老人站在大門下等候。

「老人家，你很喜歡賭牌九嘛！」

老人笑笑，道：「我那君老弟與老夫同路人，我們賭三天也不累。」

苗剛冷然道：「他走了。」

老人道：「他在裡面。」

苗剛道：「老人家，別强人所難。」

「怎麼叫强人所難，老朋友來了不能相見嗎？」

苗剛道：「對不起，君先生此刻不方便。」

老人道：「你不是說他走了嗎？」

苗剛道：「你老又强人所難了，君先生不見客。」

老人抖着一盒牌九，道：「我千里迢迢的趕來，見一面也不可以，太過份了吧！」

苗剛道：「如果你再等上十天八天來，我答應帶你去見君先生。」

老人冷然一哂，道：「甚麼東西，還要老夫等那麼久，就不信他今天不見我。」

他把身子一橫，這就要直闖了。

兩個伙計一見一齊出手：「喂，來硬的不是？」

話才說完，老人單臂猛一抖，兩個伙計眞聽話，二人一連退了七八步，最後仍免不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苗剛一看，怎麼，當着他的面弄翻他的人吶。

他錯步又錯掌，這就要撲上去了，斜刺裡跳過兩個人，這二人一出現便大聲吼：「總鏢頭，我們來。」

苗剛一看，來的不是別人，鏢師徐正太與丘勇二人奔過來了。

他二人是聞風來的。

徐正太的上衣還未把扣子扣上，敞着肚子露出肌肉栗子狀。

丘勇橫身攔，叱道：「老頭兒，這可是你玩狠，怨不得我們欺人。」

徐正太道：「撒野不是，看掌！」

好厲害，老頭兒左手托着盒子高舉，右手巴掌一掄翻飛，便聽得兩聲低哼，徐正太與丘勇左右一歪，看上去就好像兩人急忙往兩邊讓似的，讓出一條路來。

「打……」

這是七八個大漢衝過來齊聲吼叫。

他們來得眞巧，是由海邊船上來的人，見有人在他們鏢局裡動粗，呼叫着便追上來了。

七八個大漢就快追上老人了，猛古丁老人半轉身，便聞得「颼」聲不

斷。

「哎唷！」

八個大漢紛紛往地上倒，每個人都一樣，以手按在脚背上，看一看會氣死人，每人挨了一記牛骨牌九，雖然牌九未入肉，却也青腫一個包。

這七八個漢子光脚丫沒穿鞋，因爲他們剛剛由海邊的船上回來。

老者一聲冷笑，因爲苗剛攔住他了。

苗剛冷然叱道：「你不是來會老友的，你是來找事的。」

老者半仰面，道：「就算是吧！」

苗剛道：「你是誰？」

老者道：「老夫錢大山。」

果然「江南賭仙」錢大山來了。

苗剛想了半天，仍想不出錢大山何許人。

這時候羅世人也來了，跟在羅世人身邊的還有十幾個鏢局伙計們。

伙計們都把傢伙抄在手上了，如果苗剛一聲吼，這些人就會對錢大山下手砍。

苗剛見羅世人也來了，便對羅世人，道：「你曾聽過錢大山這名字？」

羅老人直搖頭，道：「從未聽過。」

不料錢大山沉聲道：「你們聽老夫『江南賭仙』也可以。」

他把名號亮出來，苗剛才冷笑，道：「這個玩人的名號聽說過，原來江南賭仙是你呀！」

他對羅世人道：「聽人說，這老人一向活躍在上海，他怎麼來到小風城？」

羅世上道：「也許君先生在上海……」

苗剛點點頭，道：「也許……」

錢大山道：「怎麼樣，你們叫不叫姓君的出來見我？還是要老夫硬闖？」

苗剛道：「果容得你直闖！苗某有何面目再走鏢？」

他把手一伸，道：「叉來……」

只聽得「叮噹」一聲响，苗剛的鋼叉托在雙手，他舞了一個叉花，胸一挺，道：「姓錢的，你出招吧！」

「哈……」

錢大山哈哈一聲笑，他滿面愉快的樣子。

「哈……」

又是一聲笑，笑聲來自正屋的轉角，君不畏走出來了，他，看上去面上血色少，但雙目依然炯炯有神。

錢大仙側目望過去，轉角處來了個年輕人，年輕人的後面兩個姑娘，一個白一個黑，一個苗條一個粗。

錢大山不細看姑娘美不美，他的雙目盯住君不畏。

「你……就是君不畏？」

君不畏只嗯了一聲，他不開口。

錢大山道：「老夫專程來會你的。」

君不畏道：「你必受人之託。」

錢大山道：「何必問那麼多。」

君不畏道：「你總得告訴我，你受何人之託吧？」

錢大山仍然那句話：「何必問那麼多！」

君不畏淡淡一笑，道：「對，我不必問那麼多，因爲江湖上出刀的人往往根本不認識被殺的人，因爲他們只是爲銀子。」

錢大山道：「廢話！」

苗剛道：「兄弟，你出來幹甚麼，這兒由不得他踩在咱們頭上。」

錢大山冷哼道：「老夫已經踩了。」

苗剛揮叉欲上，君不畏已搖搖手，道：「苗兄等等。」

他轉而對錢大山道：「你老找我來決鬥？」

錢大山道：「殺了你。」

君不畏一笑，道：「你當着這麼多的人？而且又是在小風城內！」

錢大山道：「甚麼地方也一樣。」

君不畏道：「官家就會追緝你。」

「老夫殺了你，大搖大擺的走出城。」

君不畏道：「在你向我動手之前，鏢局這麼多好兄弟也會拚上命的對你亂刀砍。」

他此話一落，大伙直叫「對，對！」

小劉與黑胖的聲音最大，那黑胖拍着胸脯，道：「君先生，他想對你動手，先把我黑胖擺平。」

錢大山心中一怔，他想不到姓君的會與鏢局的人如此深厚感情。

君不畏却笑笑，道：「錢老，我有個主意。」

錢大山道：「你說。」

君不畏指向小風城外面，道：「城外幾里處有那麼一座東王廟。」

錢大山當然知道東王廟，那是石小開告訴他的。

他重重的點點頭，道：「老夫知道。」

君不畏又道：「東王廟後面有個小山谷，谷名很好聽，叫望月谷。」

錢大山沉聲道：「知道。」

君不畏仰天大笑了。

他這一笑是有道理的，因爲他已等於明白是何人請這位姓錢的來殺他了。

君不畏冷在心中却笑在臉上，道：「錢老是外來的人？」

「不錯。」

「你怎知有個望月谷？」

錢大山立刻瞪眼，他暗自在咬牙了。

君不畏道：「去吧，今夜二更天，咱們來個君子之鬥，就在望月谷中一決生死，你以爲如何？」

錢大山嘿嘿一笑，道：「你不會溜逃吧？」

君不畏道：「如果我逃，我就不會走出來了。」

錢大山一看現場，四週已圍着許

多大漢，每一個大漢都瞪眼，每一個大漢都想吃他的肉一般。

他吃吃一笑，點頭，道：「好，咱們就這麼決定了，老夫二更天在望月谷中等你的到來。」

他說完便走，走得很威風，幾曾把鏢局的人看在眼裡，可也把苗剛等氣壞了。

錢大山也想過，君不畏的傷很重，一半天他好不了，便神仙也難以忍受的傷痛，君不畏又怎麼忍得了。

他走得便也篤定了。

* * *

苗小玉一直守在君不畏身邊，看上去好像她依靠着君不畏，實際上她的身子就像君不畏受刀傷的那條腿。

君不畏剛敷藥包紮不久，他不能用力站在地上，所以暗中苗小玉幫了他一把。

錢大山走出鏢局子，君不畏仍然站在那裡，他單腿站定，另一腿稍稍碰地。

如今鐵大山走了，他立刻被人架回房間裡。

苗剛坐在床一邊，道：「兄弟，你眞要二更天去決鬥？這姓錢的扎手呀。」

笑笑，君不畏道：「去。」

苗小玉幾乎要落淚，道：「你這傷……」

君不畏道：「我自會小心的，倒是……哈……」

他還能笑。

苗小玉就嬌嗔的道：「人家急死了，你還笑。」

苗小玉以爲君不畏在安慰她，她才嬌嗔的幾乎要落下眼淚來了。

君不畏道：「我不說你們大概不知道。」

苗剛急問：「甚麼事？」

君不畏道：「如果姓錢的是石家父子找來殺我的人，那麼我敢說，石家父子必定去過望月谷。」

苗剛一瞪眼，道：「可能嗎？」

君不畏道：「我斷言可能，因爲姓錢的是由外地來的，他怎麼會知道望月谷？必是石家父子告訴他的。」

苗剛這才點點頭，同意君不畏這一推理。

君不畏又道：「所以我才愉快的笑了。」

苗小玉道：「這有甚麼好笑的？」

君不畏道：「妳想想，如果石家父子去了望月谷，也必然暗中看到一場搏鬥，當我負傷走後，你想想，石家父子二人會怎樣？」

苗剛一拍大腿，笑道：「拾個便宜呀，哈……」

他也大笑了，當然，苗小玉也笑了。

君不畏道：「爲了加以証實石家父子二人殺了宋心兒四個人，我想苗兄可以派個人暗中潛去望月谷中查看，人死總會有屍吧！」

苗剛點頭，道：「對，我這就派個兄弟去瞧瞧。」

苗小玉道：「眞希望石家父子殺了八方和尙四個人，他們太過份了，尤其是那個虛有其名的『刀聖』洪巴。」

苗剛派出去一個人，他把郭長庚派出去了。

鏢師郭長庚過午不久便走出小風城。

郭長庚乃是小風城這地方土生土長的人，小風城方圓幾十里內，他清楚極了，望月谷中有山菓，小時候郭長庚常往那地方去摘山菓吃。

他現在又去望月谷了。

先是，他摸進那片紫竹林繞到東王廟後面，郭長庚小心翼翼的翻過廟院墻，他却發現廟內空無一人。

他看見兩扇廟門關得緊，從裡面上了門。

於是，郭長庚急忙走出廟外，沿着小路往山坡上走，當他走過一棵酸棗樹的時候，還伸手去摘了一個酸棗拋入口中嚼起來。

郭長庚快繞過山坡了，這時候他又緊張了。

他擔心被別人發現他，因爲君不畏曾對他說過，只要看到望月谷中有死人，那也就夠了，千萬別走近，怕的是被人發現安個罪名脫不了身。

郭長庚已經繞過山坡了，矮林中他把頭伸出去，只一看便吃一驚。

郭長庚看得清，七隻大野狼在谷中屍體上啃食，有人說狼不吃死屍，那是胡說八道。

郭長庚很想下去趕走野狼，他已拔出他的一對尖刀在手上，就在這時候，他又大吃一驚。

他發現一條身影自山的另一邊往谷中奔去。

望月谷的谷底有一條小小山溪，溪流只有兩丈寬，沿着對岸山邊流出望月谷。

對面那人尙未出現，影子已自坡上走下來了。

郭長庚仔細看，他發現原來是個女子。

這個女人的身手俐落，頭上包着淺紅色的布，她走到山溪邊，手上的刀已高擧，尖聲大叫：「殺。」

她當然不是殺人，她往七頭野狼奔去。

七頭野狼見人擧刀殺來，紛紛往山坡上逃，只不過逃了一段路便又停下來，七頭狼坐在半山坡上低頭看，沒有一頭敢接近拿刀的人。

郭長庚想笑，因爲他在矮林中看得清，那不是石敢當賭坊的三位姑娘之一的叫蘭兒的嗎？她怎麼來了？

不錯，來的正是蘭兒，這位姑娘也很毒，當他聽說八方和尙也死在望月谷的時候，她還暗自叫可惜。

她這一輩子也忘不了八方和尙在她身上的那股子拚上光頭命的樣子。

如今她站在八方和尙屍體前面，

只見八方和尚的半邊面皮不見了，另一邊也成碎肉貼上去似的，那只一看便知道是狠啃噬的。

八方和尚那高大的身子，褲子已碎，腿肉也爛了，那地方的肉最肥，狠啃得的便也最凶。

八方和尚少了一隻臂，那不是狠啃去的。

君不畏一刀削斷八方和尚一臂，然後八方和尚又上了宋心兒的當，眞是死不瞑目。

* * *

蘭兒絕不是來憑吊八方和尚的。

她是有陰謀才暗中潛來望月谷，只見她左右看一遍，她來到那塊可以站三個大男人的石頭上，然後，她吃吃的笑了。

郭長庚驚訝的兩眼睜得大，因爲他發現蘭兒自懷中摸出一包東西來。

那包東西還眞多，約莫着足有兩斤多。

蘭兒把那些灰濛濛的粉狀物盡往石頭上洒，然後又往附近幾處平坦地方洒了許多，她還往草叢上洒不少，然後再仔細的打量一番，這才滿意的點點頭。

蘭兒走得眞快，她只幾個縱躍，便又越過山溪消失在對面山坡後面了。

蘭兒再也想不到她的一舉一動全落入郭長庚的眼中了。

郭長庚眞替君不畏慶幸，如果今天不是他發現，君不畏就會上大當。

有頭野狼子往山坡下溜去，那野狼走近大石邊，牠不該拚命用牠的鼻子低頭去嗅一陣。

那野狼嗅着嗅着身子晃動起來了。

牠只走了幾步路，嗥叫一聲便倒在地上了。

野狼的一聲嗥叫之後，另外六頭狼不下山坡了，牠們夾起尾巴無精打彩的走了。

這光景看得郭長庚也吃一驚，野狼確實有團隊靈性，如果不是親眼得見，他是不會相信的。

郭長庚抬頭望望四週，確定沒有人，他才匆忙的溜出望月谷。郭長庚回跨海鏢局去了。

* * *

郭長庚走回鏢局的時候已經是夕陽斜照柳梢頭了。

這時候鏢局裡面的人正清理刀械準備晚飯了，大伙見鏢師郭長庚回來，有些人還不知郭鏢師外出幹甚麼，便開口追問郭長庚。

郭長庚那有時間解說，他匆匆忙忙的奔到後院裡去，正遇上黑妞兒端了一盆熱水走過來。

「你回來了，看到甚麼嗎?」

郭長庚道:「總鏢頭呢?」

黑妞兒道:「正在君先生房裡，君先生剛睡醒，我這是爲君先生倒來熱水洗臉的。」

兩個人立刻走進君不畏的房中，苗剛一見郭長庚回來，迫不及待的問道:「看到了嗎?」

郭長庚喘口氣，道:「君先生，總鏢頭，望月谷果然有四具死屍。」

君不畏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石家父子扮演了一次黃雀，哼，他們想連我也吃掉。」

郭長庚道:「他們已經打算吃掉你了，君先生。」

苗小玉緊張的道:「你發現甚麼了?」

郭長庚就把他看到蘭兒之事對大伙仔細的說了一遍。

苗小玉一聽吃一驚，她的面色也變了。

苗剛忿怒的道:「可惡，太陰險毒辣了。」

君不畏却笑笑，道:「那個叫蘭兒的女子，我曾在上海吃過她的虧，差一點栽在她手裡，這女人太毒，她也太忠於石小開了。」

一個人忠於正義之人，這個人就是俠義之士，如果一個人忠於惡毒的奸詐小人，這個人就是可惡。

君不畏已經知道蘭兒不會放過他，那麼，他還仁義甚麼呢?

* * *

苗小玉吃驚的向君不畏，道:「如是這樣，你如何防備?」

君不畏一笑，道:「我對那女人早有戒心，如果她同『毒美人』宋心兒比較，那有雲泥之別不堪一比，妳放心，我自有主張。」

苗剛道:「你這傷……」

君不畏道:「找兩個人用軟兜抬我去。」

苗剛道:「還有坐着轎去比武的，我看着人去通知姓石的，武鬥之事，延後十天再來。」

君不畏道:「別忘了，他們等的就是我受傷，如果我不去，他們馬上殺過來。」

苗剛道:「殺就殺，誰怕誰!」

笑笑，君不畏道:「別衝動，他們佔不到便宜。」

一邊的郭長庚道:「對了，我有個主意。」

苗剛道:「只要不是餿主意，你就說出來大伙一起來琢磨。」

郭長庚道:「咱們找兩個抬轎子的，倒不如我同丘勇二人改扮成抬兜子的人，我二人把君先生抬去望月谷，必要時我二人一樣也可以出刀。」

苗剛點頭，道:「行，這個主意我贊成。」

君不畏道:「倒是有勞你們兩位了。」

苗小玉道:「哥，我擔心，也許石家父子二人又會暗中去到望月谷，那該怎麼辦?」

苗剛道:「對呀，倒是不可不防。」

苗小玉道:「哥，咱們選幾位武功高的人暗中繞道潛去望月谷接應君兄，你看如何?」

苗剛正在思索，君不畏却搖手，道:「不，我相信石家父子也不一定奈何我，暗中去人埋伏反倒落人口實。」

苗剛道:「我倒想出一個好主意來了。」

苗小玉急問:「哥，快說呀!」

苗剛對君不畏笑笑，道:「兄弟，你去望月谷對決，我率人前往東王廟上香，萬一你發現眞的上了石家父子的當，你只需大聲喊叫，我們大伙就衝過去，望月谷就在東王廟後山中，二更天又靜，我們一定能聽到。」

苗小玉拍掌，道:「哥，這是好主意。」

君不畏道:「我以爲不必要，只不過苗兄的一番盛情，我也不反對。」

苗剛道:「好，咱們這就去安排東王廟上香了。」

他起身走出房門，一路便到了前廳上。

羅世人一見總鏢頭的模樣，便知道有事情發生了。

羅世人一大早就同錢大山幹過一次，他這是剛剛走出房間外。

「羅老弟，咱們今夜去上香。」

「上香?」

「去東王廟上香。」

羅世人一聽先還吃驚，怎麼突然去上香，但當他再一想之下便哈哈笑了，因爲他早已知道望月谷決鬥之事，而望月谷又在東王廟的後山中。

「總鏢頭，你派那些人去上香?」

苗剛道:「四位鏢師加上你，另外我的大妹子與黑妞兒也去，黑胖小劉也跟去，我看差不多也夠了。」

羅世人道:「就這麼辦，我找他們去準備。」

「跨海鏢局」立刻上下忙碌起來了。

* * *

火紅的大太陽就像個燒紅了的大面盆擱在山頭上的時候，跨海鏢局的人當先出動了。

只見苗家兄妹二人衣冠整齊，那苗剛還背着一個錦緞包袱，香紙之外，後面還着兩人抬着祭品，只一看便知道是上廟去燒香還願甚麼的。

抬着祭品的不是別人，小劉與胖黑二人是也。

長方形的禮盒共四層，最上層是紅糕刀頭供香，一大串鞭炮在上面，仔細看跟去的人，除了苗剛兄妹二人外，羅世人與徐正太文昌洪兩位鏢師。

這一行人走得匆匆，刹時間出了小風城往東王廟去了，這時候那個大太陽已落到山背後去了。

幾里之路並不遠，天黑的時候已到了那一片紫竹林外邊了。

苗剛看看天，距離二更天還有一段時間，他低聲對身後的人道:「兄弟們，幹甚麼像甚麼，賣甚麼就呼喝甚麼，咱們這是去上香，就得有個上香的模樣，走進廟擺供香，鞭炮掛在廟門上，三尺長的粗香點燃上，香紙先燒個一籮筐，且要低頭閉上眼，可別到處走動去參觀。」

羅世人道:「東王廟已經沒有和尚了，咱們怕甚麼!」

苗剛道:「咱們不怕和尚，咱們怕遇上石家的人!」

一行人邊說邊走，刹時間來到東王廟前面。

苗剛叫人燃上燈籠，準備着去推廟門，却不料廟門是虛掩着。

他們不知道，八方和尚離開的時候，東王廟門是由裡面上了門的，如今怎會虛掩着?

「跨海鏢局」的這一行八人，正準備往東王廟內走，忽然間有個人影一閃便出來了。

苗剛也不管，命人擺上供品便燒起香紙來了。

小劉還把鞭炮掛在廟門外，一串鞭炮放起來。

炮聲一響不得了，從廟後走出一批人來了。

這批人一到廟殿上，燈光之下看得眞，可不是嗎?石小開也帶着一批人來了。

石小開的人先來到，這批人正在廟後院吃東西打商量準備坑人呐!

所謂的坑人，當然是坑君不畏!

如今兩批人碰上面全都瞪了眼。

石小開只一窒，旋即哈哈一笑，道:「上廟燒香看黃曆，今天眞是好日子，哈……」

他一邊笑，一邊走近苗小玉，又道:「苗姑娘，妳也來了，也算緣份，巧嘛!」

苗小玉道:「談不上甚麼緣份，我們是來燒香還願的，石少東，你呢?」

石小開道:「到廟來當然是拜佛來的呀!」

苗小玉道:「並未見你們燒香呀。」

石小開道:「內心至誠就好，形式上的擺設我並不多去設想，就好像我對你的渴慕之心，是火也不能熔化，水不能腐蝕的至誠，妳說對不對?」

苗小玉冷笑道:「石少東，我就和你不一樣了!」

石小開道:「甚麼地方不一樣，且說來聽聽。」

苗小玉道:「我有自知之明，對於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我向不强求，人嘛，面皮太厚就無耻，我這話你以爲我說得對不對?」

石小開一怔，旋即笑道:「妳又在試探我的決心與誠意了，哈，我很堅持，且等回去以後，我相信妳會回心轉意的，是不是?」

苗剛過來了。

「石少東，你一邊涼快，咱們這是來上香，可不是閒扯淡。」

石小開道:「苗兄，我的苗總鏢頭

，上香？上的那門子香，天下還有晚香的。老實一句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眼前的事情明擺着，我以爲咱們的心都在山那邊。」

苗剛當然知道。

苗剛却裝做不知道，他怔怔的道：「山那邊？」

石小開道：「怎麼，還不夠明白呀！」

苗剛道：「明白甚麼？」

石小開冷然的道：「苗剛，你幸運！」

苗剛也不含糊的道：「甚麼幸運？」

石小開帶點咬牙的道：「你幸運有個美貌的大妹子。」

苗剛怒道：「那又怎樣？」

石小開道：「你才能在小風城開鏢局。」

苗剛忿怒至極的道：「兔子不啃窩邊草，苗某不信你父子能把我怎樣！」

這等於雙方鬧僵了。

二更天尚未到，總不能廟這邊先打一架！

苗小玉對苗剛道：「哥，別理他，我們上香吧！」

苗剛重重的哼一聲，轉身便走向神案前。

苗剛是個感情豐富，脾氣直爽的大漢，他本來就是虛假的上香，支援君不畏是眞，但見石家這批人，他的心中再也按捺不住意與爆發，就在他跪地叩首中，仰面對東王神像大叫起來。

「東王爺，你老是神我是人，你應該知道誰是歹人吧，人不能幹你能幹，你顯靈，且把世上的是是非非分個明白吧，要不然，誰還再敬神，都去當歹人好了！」

這是幾句牢騷話，却也至誠的不虛假。

鏢局的八個人都低下了頭，那一邊，石家的人笑哈哈。

石小開身後面幾個人，幾個石家的殺手，仔細看大家都認識，小風城的人當然都認識。

蘭兒嬌嬌的斜睨着對方，臉上還有幾分冷笑。

那個矮胖的莫文中，肩頭上放着一個布包，如果你問那是甚麼，那是一把殺人刀。

獨目的李克發也一樣，他與清瘦的尤不白在一起，兩個幾乎吃吃笑出聲來了。

尹在東沒有笑，雙手十指咯咯崩崩的響不停，就好像他要殺人似的。

他們本來就是殺人來的，那當然只殺君不畏，只不過如今跨海鏢局的人也來湊一腿，這件事就有些不大對勁了。

＊　＊　＊

石小開看看廟外面，他的面上帶笑容。

他見苗家兄妹叩過頭，便又笑着迎上來，道：「苗姑娘，香燒完了怎麼樣？」

苗小玉不理睬，黑妞叱道：「石少爺，甚麼怎麼樣？」

石小開道：「燒完了香馬上回去嗎？」

黑妞道：「你管不着。」

石小開也叱道：「本少爺並未問妳，妳多口！」

黑妞大怒，想開罵了，苗小玉道：「別理他。」

石小開道：「苗姑娘，今夜月色不錯，賞月遊山一番，不知在下有這份榮幸呀？」

苗小玉道：「石少爺，別逗了，你們幹甚麼我清楚，說得明白些，你們是有陰謀的。」

「甚麼陰謀？」

「想除掉君先生。」

「不錯，我就是爲了要除掉姓君的，哼，姓君的甚麼東西，他敢啃吃到我的頭上來了。」

苗小玉道：「就是爲了你輸給他的那些銀子？」

石小開忍不住咆哮了。

他一瞪眼，道：「銀子，哼，那是小事，本少爺有用不完的銀子，我不妨告訴妳，姓君的不應該奪走妳的心，我爲妳下了多少心血苦功，却仍未見妳認眞的看我一眼，姓君的一出現，他就把妳的心奪走，我不甘，我怎麼會輸在一個北地佬手裡？」

苗小玉道：「所以你要殺了君先生？」

石小開毫不隱瞞的道：「必除之而後快。」

苗小玉道：「你太霸道了。」

石小開道：「那是因爲我有霸道的條件。」

苗小玉冷然一哂，道：「自大狂妄。」

石小開道：「看吧，妳馬上就會知道我是不是自大。」

苗剛叱道：「石少東，你去別處自大，咱們不賣你的帳，不錯，我們燒香不會是眞，爲了一個公平決鬥，所以我們暗中跟來了，只要決鬥公平，咱們絕不插手，也希望你們做君子！」

石小開哈哈一笑，道：「好，這話可是你說的，今夜咱們只在這兒等，且看他二人是誰贏了，哈哈！」

石小開一副篤定的大笑了。

他笑，另外的男女幾人自然也笑，笑得好自在。

苗剛幾人未笑，他們一個個面對神位，怔怔然不發一言，但每個人的心中可就不是那麼一回事。

苗剛的心中在想：「如果你這位東王爺不保佑好人，我說不定放火燒了你的東王廟。」

＊　＊　＊

是的，二更天快到了。

怎不知道二更天快到了！那個圓得宛似銀盤的月亮漸漸的滾向天空中

了。

就在這時候，灰色的月色裡，有一頂軟兜子一閃一閃的繞過望月谷的山脚，很快的到了望月谷。

軟兜停下來了，抬兜的人往地上一矮，從兜內走下一個人來，這人一手拄着一根手杖，慢慢的往谷中走着。

不錯，君不畏來了。

君不畏用濕棉把鼻孔堵住，更在走向望月谷的途中，以內功閉住氣海，時而觀察地面，直到他到了谷中。

這時候，君不畏已發現望月谷的中央大石上正端坐着一個人，一個灰髮老人。

現在，他站在大石前面了。

「你來了。」

「來了！」

「老夫等你半個時辰了。」

「我並未來晚，二更天剛到！」

大石上老人哈哈一笑，道：「既來之則安之，上來吧，聽說你是個賭牌九的强者，令老夫心儀不已，怎麼樣，上來賭幾把！」

君不畏道：「能在決鬥之時還有心賭幾把，你老也算是一位賭君子了。」

老人，當然是錢大山，他哈哈一笑，道：「小兄弟，難道你不是？」

君不畏笑了。

只見他以手杖拄地，一蹴便登上大石，他在月光下看大石，一時間看不出甚麼來。

他坐在錢大山對面，手杖放在一邊，道：「你老想賭幾把，在下自然奉陪，你說吧，咱們今天賭甚麼？」

錢大山吃吃一笑，道：「賭銀子那太俗氣，不如這樣吧，咱們賭挨刀！」

「挨刀？」

「不錯，賭挨刀！」

「新鮮！」

「對你老弟新鮮，對我老人家司空見慣了。」

君不畏道：「你先解說，咱們如何賭挨刀？」

錢大山道：「咱們今夜來此何事？」

「決鬥，不是你老約的嗎？」

「不錯，咱們是決鬥，只不過過招動手對殺對刺也太平常，更不文明，咱們文明一些。」

君不畏道：「我在聽你如何文明了！」

錢大山道：「我這裡一副牌九，咱二人賭起來，誰輸了自己動手砍自己！」

君不畏道：「如何下注？」

錢大山道：「一條腿，一條臂，一根指頭一顆頭，隨意的下。」

君不畏吃吃一笑，道：「果然新鮮！」

他一頓，又道：「咱們誰當莊？」

「隨便。」

君不畏伸手道：「你出的主意我當莊。」

錢大山把牌交在君不畏的手上了。

君不畏看看牌，他先翻轉來查看，見果然三十二張對對牌，他笑了。

他一邊笑，一邊洗牌，問道：「下吧，你下甚麼？」

錢大山道：「人頭一顆。」

君不畏一怔，道：「一翻兩瞪眼，一把見輸贏呀！」

錢大山道：「這樣才叫乾脆，老夫不耐久坐。」

君不畏道：「好，我這個人總是很隨和的。」

於是，君不畏的牌推出來了。

於是，骰子也擲出來了，目光之下，君不畏道：「三，你拿牌吧！」

錢大山冷然取過兩張牌，他高舉過頂雙掌握牌仔細的看，一副十分愼重的樣子。

君不畏的兩張牌攤開來了。

他的兩張牌七個點，看得錢大山吃吃笑。

錢大山重重的放下兩張牌，長三配地牌，剛好八個點。

「兄弟，你該出刀了，大概不用老夫動手了！」

君不畏不動，他冷然的看着錢大山，道：「不是我出刀，是你，因爲你輸了。」

錢大山大力的拍着石頭，用力的撥弄，叱道：「老夫的是八點呀！」

君不畏笑了。

他一邊笑，一邊把身前的牌掀翻過來，他指着牌冷然道：「我這裡有兩張地牌，你老如何解釋？」

不錯，三十二張牌，爲甚麼多了一張牌？而且又是多了一張地牌，錢大山吃吃笑了。

君不畏並未發火，他也笑！

笑着，君不畏搖搖頭，立刻退落到地上去。

大石上的錢大山笑得更加聲音大，他還吃吃的道：「眞是牌中高手，竟然把老夫的底牌掀開來了，嘿！」

君不畏已在石下面左右步履不穩的道：「你……你們……你們眞無恥……卑鄙！可惡……」

他就快倒下去了。

大石上的錢大山嘿嘿道：「也省却老夫出刀搏殺，姓君的，你覺得如何？」

君不畏道：「你……使毒？」

錢大山道：「你別追問那麼多，你生受吧！」

君不畏道：「你是一條老狗，你不敢對我決鬥，却用這樣手段，你……太不要老臉了。」

錢大山忿然的道：「你想死得快呀，老夫這就成全你！」

君不畏已往草叢中倒下去了。

這模樣就是一個人中毒倒地之前的樣子，這時候也是錢大山以爲下手最佳時機。

他是不會放過出刀機會的，只見

他彈身而起，平身往君不畏的身上下壓，好一把利刃自他的衣袖中抖露出來而發出窒人的冷焰。

於是……

「叮……」

「噢……啊……」

倒下去了，只一倒下去就再也沒有反應了。

只不過倒下去的不是君不畏，錢大山的脖子快斷了，那是因爲當他的刀抹向君不畏脖子時候，他距離君不畏太近了，他的刀被君不畏的刀撥開，而君不畏口中閃出一道電芒，錢大山死得眞慘！

＊　＊　＊

君不畏未取他的手杖，他舉步到了望月谷上，迎面郭長庚與丘勇二人把軟兜抬過來了。

君不畏一笑，道：「用不着了。」

丘勇道：「不行，你的傷不能再裂開，快快上去，我們立刻進城去。」

君不畏一笑，道：「我潛越，二位辛苦了。」

噢，郭長庚與丘勇二人眞輕鬆，抬着一個君不畏就像是抬了一包棉花般，小跑步的進小風城去了。

這二人路上未哼喝，但精神大極了。

君不畏却在軟兜上睡着了。

＊　＊　＊

東王廟內也有人睡着了，睡着的人是石小開，他心情好，又篤定，所以他閉目養精神，漸漸的便睡着了。

苗剛不時的走到廟院內，他還不時的側耳聆聽，那當然是聽山後傳出來喊叫聲。

如果有喊叫聲，他便率人迎過去，只可惜一點聲音也沒有。

這種等候的光景實在叫人不耐煩，羅世人幾個就直瞪眼，抓耳搔腮直嘟嚷。

苗小玉出去看天色，她對苗剛點點頭，道：「哥，我看已經三更天了。」

苗剛道：「妳以爲山谷裡會出甚麼事？」

苗小玉道：「好就會好得令人高興雀躍，壞就會令人肝腸寸斷了。」

苗剛道：「如果是壞，妹子，鏢局咱們不開了，大哥爲妳出口氣。」

苗小玉道：「哥，別那麼說，我看應該回去了。」

苗剛點點頭，道：「對，咱們回去。」

他對羅世人道：「羅兄弟，咱們回城裡去，這兒的供香刀頭留下來，敬神的東西別拿走。」

於是黑胖與小劉二人抬着木箱禮盒匆匆的往小風城走去，誰都知道，長木盒下面是鋼刀。

「跨海鏢局」的人全走了，那一邊，蘭兒把石小開推醒過來了。

「少爺，快醒醒。」

石小開揉着眼，道：「錢老回來了？」

蘭兒道：「錢老未回來，只不過鏢局的人都走了！」

「走了？」

「是的，他們回城裡去了。」

石小開一挺而起，手一揮，道：「快！咱們到望月谷去瞧瞧！」

他當先大步往外走，蘭兒緊跟在他後面，道：「少爺，我好像覺得有些不大對勁。」

石小開道：「妳不是用了二斤半迷魂散嗎？就算是一頭牛也吃不消的昏死。」

蘭兒道：「我不擔心姓君的。」

石小開道：「妳擔心誰？」

蘭兒道：「我擔心的是錢老！」

石小開道：「你怕錢老也死掉？」

他回頭看看他帶來的人，莫文中幾個沒有一個人吭一聲，手握傢伙低頭走，小碎步走在小道上沙沙响。

石小開這才又對蘭兒道：「別爲錢老擔心事，妳已經告訴過他把鼻孔堵起來了，是不是？」

蘭兒道：「現在已經三更天了，我不信他們二更天幹到三更天，我適才想，會不會錢老也死了。」

石小開道：「會嗎？」

蘭兒道：「姓君的功夫高，又被人稱他是地龍，如果他發覺中了毒，迷香之前下狠招，錢老就不樂觀了。」

石小開道：「既妳這麼推敲，好像錢老死定了。」

他一頓之後微搖頭，又道：「我爹說過，錢大山出刀不比『閃電刀』任一奪慢，自保應無問題。」

蘭兒道：「少爺，老爺花銀子請殺手，我看都不怎麼樣，姓任的被姓君的抹了一刀立刻拔身而逃，眞丟人。」

石小開想着那日門前設擂台之事，他冷哼一聲。

蘭兒又道：「少爺，我以爲姓錢的必也完蛋了，如果他還活着，他應該早到東王廟同咱們會合了。」

石小開道：「如果錢老與姓君的小子一齊死在望月谷中，哈……那就令我快樂無比了，哈……」

蘭兒道：「少爺，你這是甚麼意思？」

石小開道：「我不說妳怎麼會知道，五百兩白銀把他由溫州請了來，專門對付姓君的，如果錢老與姓君的一齊完蛋，五百兩銀子全省下了，本少爺既除掉肉中刺一根，又省却破費，妳說說我是不是應該大笑？」

蘭兒聞言吃吃一笑，道：「少爺你眞是想得周全，婢子十分佩服！」

石小開得意的一笑，道：「能在小風城中領袖風騷而站在人頭上，豈是白癡。」

蘭兒笑着又問：「少爺，我知道老爺的武功高不可測，當年吃遍大半塊天，爲甚麼自己不動手除掉姓君的，偏要一而再的找外邊的殺手來效力，豈不是……」

石小開冷冷道：「這妳又不懂了。」

蘭兒道：「少爺解惑。」

石小開道：「妳想想，姓君的與苗家兄妹搭上綫也拉上關係了，跨海鏢局在小風城是唯一鏢局，小風城的人何人不知誰人不曉，咱們再是勢力大，可也不便在自己的地面上亂殺人吧，那樣，誰還敢同石家打交道？」

蘭兒點點頭，道：「不錯，這叫兔子不吃窩邊草。」

石小開猛回頭，回頭怒視蘭兒。

蘭兒立刻驚覺自己說溜嘴，怎麼如此比喻，豈不把石家公子比成兔子。

把人比做兔子，那是駡人的，東北那地方駡人兔崽子，中原駡人小兔子。

蘭兒伸手打嘴巴，前面已經到了望月谷的斜坡上了。

天空中月西移，月光照在谷中央，就好像霧中看花似的，望月谷很美。

蘭兒仔細看向大石，他驚呼，道：「眞的不見人了。」

她當先往大石奔過去，她後面也跟了一羣人。

一羣人只不過就只有石小開與莫文中幾個。

眞快，這些人奔近大石前，那蘭兒驚呼，道：「少爺呀，你看看，怎麼只有錢大山？」

石小開瞪眼了。

石小開大聲吼，忙在附近仔細找。

於是大伙分散開來了。

尤不白與李克發二人往草叢中挑，却聽得李克發一聲「哎呀！」

緊接着便聽得「忽通」一聲，李克發倒在地上了。

「忽通」之聲又傳來，石小開也倒在錢大山的屍體邊上不顫動。

蘭兒一見大聲喊，道：「快，快把鼻孔堵起來。」

她對身邊的莫文中又道：「忘了告訴大伙地上撒了迷魂散！」

莫文中以手捂鼻，道：「快把他們救過來。」

蘭兒舉首看，她立刻跑到山邊小溪，很快的弄來溪水澆在李克發與石小開的頭上。

石小開悠悠醒過來了。

他戟指蘭兒叱道：「妳怎不提醒大伙呀，妳是個百分之百的糊塗虫。」

蘭兒道：「對不住啦大爺，一時情急我忘了。」

石小開問大伙：「姓君的屍體找到沒有？」

只見大伙都搖頭。

石小開一聲嘆息，道：「娘的，又被姓君的逃過一劫，哼，咱們必需想個妥善良策，取姓君的狗命不可。」

蘭兒道：「少爺，此地不宜久留，還是盡快回去吧。」

石小開一邊掩鼻，一邊往谷外走，他心中那股子恨，眞想生啖君不畏。

＊　＊　＊

軟兜轎子閃呀閃的閃得君不畏睡着了。

郭長庚與丘勇二人精神佳，二人不說話，怕的是吵了睡在兜轎中的君不畏。

二人一路抬着君不畏進了小風城，三更天才剛剛過去不久，小風城的兩扇大門掩起一半來。

郭長庚抬着轎，他與丘勇早就商議好了，要由鏢局的後門進去，這二人軟兜轎剛到後門，便聽得後門一聲「呀」，打開門的是伙計。

那伙計看到軟轎點點頭，見郭長庚與丘勇抬轎進了門，便低聲問：「丘師傅，怎不見總鏢頭他們回來？」

丘勇道：「就快回來了。」

二人把君不畏抬到客房，丘勇這才細聲細氣還帶着那麼一些小心翼翼的拍拍君不畏，道：「君先生，回去房中睡覺去，咱們回來了。」

君不畏睜開眼一看，點頭一笑，道：「二位，君某謝了，咱們明天說話。」

郭長庚忙一笑上前，伸雙臂托起君不畏，道：「看你說的多見外，咱們已是一家人，來吧，我送你上床。」

君不畏還眞覺得大腿痛，他也就不再拒絕郭長庚抱他回客房了。

客房中有人送來點心茶水，但君不畏沒胃口，他用力把鼻子裡塞的濕棉取出來，大大的呼了一口氣，便拉開被子睡着了。

君不畏對於在望月谷中的搏鬥，他一點也不去多想。

他不會興奮，殺人沒甚麼興奮可言。

殺人只有痛苦，既然痛苦就不用多想。

君不畏微微有鼾聲，他眞的需要休息了。

＊　＊　＊

三更天就將盡了，「跨海鏢局」的後門口回來一批人，苗小玉見後門開着，她立刻伸手去抓開門的人。

「君先生回來沒有？」

開門的吃吃笑道：「大小姐，大爺回來快一個時辰了，怎麼你們才回來。」

苗小玉大大的喘了一口氣，她幾乎要虛脫了。

苗剛再向開門的人道：「你看到君先生受傷沒有？」

那人搖頭，道：「君先生好得很，他一些傷也沒有，如今怕是睡着了！」

苗剛吃吃笑了。

大伙都笑了。

與君不畏不同的，便是苗氏兄妹與整個鏢局的人們，他們那股子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姜雪紅在茶樓上遇見司徒聖，對他糾纏不清很討厭，再加上小藍的糾纏，躲到大國手羅雅堂處診病，才知懷了孕，巧遇紅豆，羅雅堂獻計抽籤，看誰是小藍的妻子，羅暗中使姜抽中，紅豆失望而去，遇司徒說穿是假的，還替紅豆小藍撮合，余懷芝和燕翎先遇白雲，雙方激鬥，各負傷離去，後遇蒙面人相鬥，用二師叔教的武功，果然奏效，蒙面人知難而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俠怪命亡

鋒偏走計就計將 用利遭棄自暴自

燕翎從未發現余懷芝的心情如此沉重過，也就不再出聲，向蒙面人等人所走之相反方向奔去。他們知道目前已被「青苗幫」中人監視，要特別的技巧才能擺脫。

他們迂迴、轉折，甚至有時還偶爾回頭走了一小段，然後再回頭走。這樣，他們以爲可以擺脫「青苗幫」的跟蹤。

走出二十七八里，歸鴉陣陣之中，二人遇上了一位不太熟的人，竟是盡力擺脫司徒聖的「冰山聖母」姜雪紅。

「這不是姜女俠嗎？」余懷芝認了出來。

姜雪紅道：「是余大俠，眞是幸會。」

余懷芝道：「姜女俠近況不錯。」

「余大俠何必顧左右而言他？」

「這話怎麼說？」

「近來江湖上的傳聞，大俠不會沒有聽說過吧？」

「這……有是有，但……」

「有些是眞的。」

這當然也瞞不了余、燕二人，那就是關於紅豆和小藍的事，其中還夾上一個三十多歲的「冰山聖母」姜雪紅。

余懷芝道：「小藍呢？」

「一定在司徒聖手中。」

「爲甚麼在他手中？」

「司徒聖喜歡我，但昔年因他的風評不佳，我未履行婚約，近來找到了我，總是不停地跟蹤，他知道我和小藍的事，百般破壞，他希望小藍和紅豆結合。」

「我懂了，八成紅豆也在他手中。」

燕翎道：「表面上他是成人之美，骨子裡是爲了他自己。」

「是的，八成就是這樣。」

「姜女俠似乎對小藍很執着。」

姜雪紅嘆了口氣道：「一言難盡……」但未有下文。

二人也不便多問，這時姜雪紅低聲道：「二位已被『青苗幫』監視，你們的左後方有兩個，右前方有一個。」

二人並未回頭去查看，但他們相信。

姜雪紅道：「兩位就裝着不知有人跟踪的樣子，偏東南而行，那兒有一條河岔，四通八達……」

二人立刻明白她的意思了。

她要他們在那河岔子處潛水溜掉。

既爲河岔子，至少有三五個岔路，對方三個人跟踪，最多分三路去追，況且他們也不敢太分散而各個被吃掉。

余懷芝道：「謝謝姜女俠指點。」

姜雪紅道：「見到大國手羅雅堂，請代問好。」

姜雪紅去後，二人就照他的方向不疾不徐去奔掠。

幸好二人都是水中好手，只是預先把身上怕濕的東西包好，如大量的銀票等，都用油紙包了數層藏好。

他們奔行中技巧地發現，果然有人跟踪。

到了河岔子邊，「嗤嗤」聲中，入河不見。

* * *

魏薇在一家很大的茶樓上飲茶。此刻午飯稍過，茶客不多。

未時頭，樓上來了二人，一個四十五六，一看必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還帶了個長隨，站在中年人座位後側。

中年人叫了茶點，看了魏薇一眼。

魏薇立刻飛過一個鳳眼，也就是媚眼，玩這一套她已有火候。

有人說：男人要闖，女人要浪。浪的另一意義大概就是風騷吧！

中年皺了一下眉頭，故作未見，扭頭向街上望去。

這工夫樓上又來了二三人。

魏薇以一枚瓜子一彈，到了中年人耳後邊，中年人一撥就撥開了，道：「甚麼人作這無聊的舉措，不怕人笑話？」

其實他猜出是魏薇，却不明說。

魏薇笑笑道：「原來是上官實上官大俠。」

此人的確叫上官實，綽號「屠龍手」。

既然對方叫出了他的名字，又稱他爲大俠，又不便計較。

況且魏薇一直是笑靨相向的。

「在下正是上官實，姑娘是……」

「我叫魏薇，怎麼大俠一月不見就不認識哩？」

近日傳言，「笑面羅刹」魏薇胡來，專找武林大人物，把那些人弄得身敗名裂，所以上官實一聽是她，立刻轉過頭去。

「上官大俠過來就近聊聊嘛！」

上官實厭惡至極，道：「初次見面，甚不方便。」

「喲！」魏薇浪聲浪氣地道：「我說上官大俠，怎麼？上次在洛陽東興樓吃酒，我醉了你把我送回客棧……」

「住口！」上官實怒極，因爲這全是信口胡扯。

他過去見過她一次，却未交談過。

應該說上官實是不認識魏薇的。

上官實道：「人應有自尊，也該有人格，在下不認識這位女士，請自重，不要胡言亂語，以正視聽。」

上官實很激動，臉紅了，脖子上的青筋也繃起來了。

這是他一生中遇上最討厭的事。

「噫！我說上官實，你可別撇清，那次你送我回客棧，趁我酒醉，毛手毛脚地摸我的胸部……」

樓上的人一陣暴笑。

樓下的人也聞聲上來看熱鬧了。

上官實氣得發抖，後側的長隨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他立刻站起來，似要離去，但魏薇立刻迎面攔住。

長隨大怒，道：「你眞是一個不要臉的女人！這全是謊言，你爲甚麼要誣攀？我們老爺根本不認識你，爲甚麼要這樣？」

「哈，不認識？他摸我的胸部還不知足，還……」

長隨大喝一聲出了手，自不會再讓她胡說下去。

這長隨是「屠龍手」上官實的心腹，幾乎等如他的門徒。

此人名叫申光宇，身手了得。

魏薇自行爲失檢之後，武功荒廢，很少練功。

練武和作學問一樣，不進則退，那會是申光宇的敵手？

未出十一二招就挨了一掌。

魏薇大聲嚷嚷道：「你們大家評評理，上官實俠名在外，骨子裡却是個風流貨，他那次摸我的胸部，又摸我的……」

申光宇硬是不讓她說出更下流的話來，而且很想一舉擊斃她，大不了賠償她幾十兩銀子，送上一口好棺材。

死了的人就再也不能胡說八道了。

但這時有人出了頭，往中間一站，掄臂一格。申光宇被震退了一大步，發現根本不認識此人，道：「幹甚麼？」

來人三十七八，絡腮鬍子，很威猛，道：「主持正義。」

「主持正義？老兄，你先把事情弄清好不好？」

「事情擺在眼前，你主人作的事要賴帳，你奉命殺人滅口。」

「你放屁！」

這一聲「放屁」，使對方光火，揚手就是一個耳光。

申光宇連閃五六次，還是沒有閃過，「啪」地挨了一記。

「屠龍手」上官實不能不出頭了，道：「這位是……」

這絡腮鬍子漢子道：「在下只是個藉藉無名之輩。」

「兄台太客氣了。」

「怎見得？」

「兩招內摑在下僕人一個耳光，非同小可。」

「過譽，在下實在是不平而不能不出手的。」

上官實道：「兄台有所不知，『笑面羅刹』魏薇近來不知爲何性情大變，一改過去正派作風，處處招蜂引蝶。」

漢子道：「但她爲何不找別人？」

上官實道：「也許是在下流年不利，當然也可能是預先選了目標。」

「爲甚麼要選尊駕？由於尊駕名氣大、家境殷實？」

「我想這可能就是主要原因了。」

漢子道：「這事未必是如此的。」

魏薇大聲道：「他本要脫我的下衣，正好小二來送茶才避過這一劫，他現在死無對證，怎麼會承認？」

申光宇上前就是一掌，把她震退兩大步。

正要再次動手，漢子道：「奴才，你再欺人我就對你不客氣。」

申光宇就算死了也不能讓這女人無中生有侮辱主人。

魏薇不是敵手，連連後退。

申光宇突出狠招，他眞要宰了這女人，大不了打人命官司一肩擔下來。

忠僕或死士，本來就是這樣的。也就是所謂養兵千日，用於一時。

但這漢子一瀉而至，攻出三掌，第一掌就把申光宇逼退。

現在上官實不能坐視了，立刻出了手。

這兩人身手了得，二三十招之後不分勝敗。

上官實號稱「屠龍手」，「屠龍三十六大式」是當今掌法中的佼佼者，而這絡腮鬍子漢子，也是個一流高手。

其實此人乃是「靑苗幫」一個不常出幫的一級一品人物。

此人名叫譚子羽，武功高强。

兩人打了百十招，還是沒有高下，魏薇道：「你們不要打了。」

二人並沒有聽她的話而停手。

魏薇道：「其實只要上官實承認摸過我，承認男女授手不淸，而決定娶我，也就不計較了！」

申光宇冷蔑地道：「就憑你這爛貨，作夢！」

魏薇大聲道：「反正他摸過我，他總要有個交代。」

圍觀的人議論紛紛。

有些人以爲這女人信口胡說，上官大俠不會作那種事。

但也有人說，也不能說上官實就不會作這種事。

世上不欺暗室的君子畢竟是太少了。

申光宇氣炸了肺，只是他知道，主人是寃枉的。

申光宇如果再攻擊魏薇，旁觀者就會以爲他要殺人滅口，對主人更加不利，但不殺此女，她還會到處亂說。

權衡輕重，還是殺了此女比較有利。

申光宇蓄足了內力，以十成力道攻出一招。

他一定要一擊成功，叫她再也不能胡說八道。

但是，絕對未想到，就在魏薇招架無力，行將有殺身之禍時，梯口竄上一人，一伸手就把申光宇震退。

申光宇當然認識來人。

不認識來人的武林人物不會太多。

魏薇當然更認識，可以說她走了偏鋒就是因他而起。

申光宇道：「余大俠，你不知道……」

余懷芝道：「不知爲了何事？」

申光宇立刻說了一切，余懷芝以爲八成是魏薇胡說。

燕翎當然也以爲是如此的，因爲上官實的風評一直很好。

余懷芝道：「魏薇，妳爲甚麼要這樣？」

魏薇恨余懷芝，尤其是他和燕翎在一起，更是妒火中燒，道：「我怎麼哩，別人調戲我，你不幫我反而責備我，你是誰呀！」

余懷芝道：「魏薇，不要再自暴自棄了！」

魏薇大聲道：「各位同道請爲我作個見証，上官實調戲我是鐵的事實，他不娶我，也要有個交代！」

說畢，匆匆下樓而去。

余懷芝和燕翎說了一會，立刻下樓去追魏薇。

他們在郊外追上魏薇，余懷芝道：「魏薇，眞有這回事嗎？」

「當然！」

「我有點不信！」

「你相信不相信有甚麼關係？別人信就成了！」

「我知道上官實的爲人。」

「誰知道你的爲人？」

「魏薇，不要再做這種天人共憤的事了，敗人名節是最狠毒的事，須知要建立好的形象往往要數十年，要毀之只須一旦。」

「也許，男女間的情感，培養起來要五七年，要一脚蹬開也很容易。」

余懷芝知道她是爲了此事，內心也很難過。

燕翎道：「魏女俠，一切要看淡些……」

「妳少說話！風凉話誰也會說！」

余懷芝道：「妳這樣胡來，已爲白道武林造成了傷害。」

「我高興怎麼樣就怎樣！」

「我相信前此的『開碑手』匡家駒……」

「對，也差不多是這麼回事，不過他吃的苦頭大些。」

「是甚麼意思？」

「他們賺了點回扣(即染上了『唐瘡』！)」

余、燕二人大爲驚怒，道：「妳……妳在作甚麼？」

「我，也許在播種。」

「另外還有『刀神』林伯達對不對？」

「一點也不錯，他們都嚐到了甜頭。」

「也染上了『唐瘡』？」

「對，不過他們都有錢，找名醫可以治癒，只是有一樣他們永遠也治不癒，那就是名譽的損失！」

二人互視一眼，眞不敢相信這女人變得如此可怕。

誰沾上她就要倒楣。

余懷芝道：「魏薇，如果妳是爲我而變得如此偏激，那就太不聰明了，我過去和江靜成過親，有過女人，妳要我這種男人，眞是車載斗量，妳又何必？」

「但至少也該先打個招呼再甩對不對？」

余懷芝道：「我們既無婚約，也無口頭上的承諾，打甚麼招呼呢？這是不必要的呀！」

「好，不必要！那麼，我們既然是如此疏遠，一百杆子搭不到的人，你管這些閑事幹甚麼？請便吧！」

余懷芝道：「我是怕妳萬劫不復呀！」

「我就死了，爛了，被狗吃了，與你何干。」

魏薇掉頭而去，走出十餘丈外又道：「我還要順便告訴你一件事，目前，我對於製造這類事很有興趣！」

余、燕二人心頭一震。

魏薇又道：「像這類事件，當然還會連續發生。」

余懷芝厲聲道：「妳不會有好下場的。」

魏薇道：「因爲世上的僞君子太多，越是地位尊貴，高高在上的人，他們的人格就更低微卑賤，至於我的下場如何？那就無所謂了。」

魏薇走了。

燕翎道：「哥，魏姑娘以前不是這樣？」

「當然不是。」

「是不是我的罪過？如我不接近你的話，她是不是……」

「不是，妳不接近我，我也未必會和她白頭偕老。」

「爲甚麼？」

「因爲我對妳說過，她的父親『翻天手』魏光庭是殺我齊師父的仇人之一，爲了避免未來麻煩，我及早迴避有何不可。」

「是不是應該向她解釋。」

「怎麼解釋，說她的父親是我師的仇人之一？」

燕翎道：「她會墮落到甚麼程度？」

「沒有人知道，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 * *

魏薇奔出五十里外，看看無人監視，進入一個小道觀。

這道觀座落深山林中，香火是談不上的。

而且她是越墻而入的。

小道觀，正殿也供有神像，但無香火，側殿是住處。

這兒沒有道士，只有一個蒙面人。

蒙面人坐在雲榻上，一小斷爲魏薇端了座倒茶。

「請坐！」

「謝了！」

「妳作得很好！」

「過獎！」

「第四個目標是……」

魏薇道：「沒有第四個了。」

「妳說甚麼？」

「我是說我不想再玩這一套了！」

「我們不是說得好好的，將來給妳安插個好職位！」

「我已經沒有興趣了！」

「爲甚麼？」

「我的『唐艙』越來越厲害了。」

「這一點妳放心，我負責找人爲妳治！」

「除非是名醫羅雅堂！」

「他的同門師弟，張健如何？」

「好吧！」

「但要在作了下面五個以後再治。」

魏薇面色一變，道：「到那時候也許我已經毒發身死了。」

「不會的，『唐瘡』這毛病沒有那麼難治。」

「還有那幾個人？」

蒙面人說了，當然都是當今武林中的大豪。

只不過白道有，黑道的也有。

白道也好，黑道也好，一旦被魏薇沾上，不死也要蛻層皮。

魏薇有點膩了。

她最初報復男人是出於自願，想不到後來就被人利用了。

她知道，反抗此人會有甚麼結果。

她絕不希望蒙面人所說的職位，也不貪圖他的銀子。

她現在只想擺脫他的控制，但她辦不到。

「喏！這是妳的零用錢……」蒙面人遞過一張銀票。

票面是一萬兩，出手算是很闊綽了。

他要魏薇盡力發揮，花錢無所謂。

他答應魏薇，作了另外五個之後，立刻找名醫張健爲她根治「唐瘡」。

魏薇出了小道觀，內心很不快。

她現在忽然想到余懷芝的一句話——萬劫不復。

這等於作法自斃，她害了人之後，自己今後如何在武林中立足，就算退出武林，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以後又如何？

她現在是不是已經有了悔意？

由于魏薇幾次三番到「開碑手」匡家駒及「刀神」林伯達府上去拜訪，且管家說了他們之間的關係，消息立刻傳遍武林。

但如有人想殺她滅口，却又有人出而援手。

總之，凡是和她有一腿或者根本沒有甚麼而被誣栽的武林大豪，沒有一個不是焦頭爛額，身敗名裂的。

* * *

余懷芝和燕翎很小心，目前他們

很少住客棧。

不是借住民房，就是造訪朋友。

在朋友家也更小心，他怕連累了朋友。

「青苗幫」的形象越來越差。余懷芝已知他們劫掠、包賭、包娼，販賣人口，而且陷害武林名宿。

現在他們在民房的空屋中，準備在此住五天。

當余懷芝上街買了些食物回來，吃過飯時，敵踪又現，但梁七突至，道：「燕翎，余大俠，快走……」

余懷芝道：「他們又來了。」

「是的，越快越好！」

二人匆匆取得兵刃，燕翎道：「是些甚麼人？」

梁七道：「是些暗器名家，還有火葯高手八九人之多，這一次他們絕不動手過招，一到就用暗器和火器。」

說話間敵人已到，只聞有人冷峻地道：「梁七你這個畜牲，居然敢吃裡扒外，出賣本幫。」

幾乎同時「轟轟」兩聲，不知是甚麼火藥，在廂房中炸開。

尚幸他們機靈，聽到外面說話時，已自廂房後窗出來，進入正屋側窗內，因爲他們還不知道對方的人現在何處。

梁七已和他們一起了。

他從此以後已無法再回「青苗幫」。

「青苗幫」中的精英才剛剛出現。

暗器及火藥小組是一張暗牌，不到緊要關頭不用。

另外還有一些擅長特殊異能之人。

接着，又是五六件火器在正屋爆炸。三人都受到波及，在烟硝塵土中難辨方向，這時又有七八件爆開。

對方似乎下了決心，要把他們炸得屍骨不全。

余懷芝爲人冷靜，他一直叫二人伏地不動。

除非火器正好丟在他們身上。

或者除非火器丟在他們身邊的兩三尺以內，不然的話，受傷就不會太嚴重，這想法是對的。

只不過也不全對。

他們一口氣丟出五六十件火器，幾把這民房全部炸塌。

可以說，把他們全埋在瓦礫堆中。

任何人都相信，即使他們有九條命，骨肉也都被炸飛了。

所以當村中百姓聞聲趕來察看時，只見六七間屋子已炸塌，烟塵漫天，却一個人影也不見了。

因爲「青苗幫」的人不願露出行藏，已經走了。

他們自信任務已告完成。

世上再也不會出現余懷芝、燕翎及梁七三個人。

就在百姓們大聲「嚷嚷」着土匪已不見，要翻開土石看看下面有無人時，瓦礫堆中蠕動，鑽出了三個人。

他們三人受傷最重的是余懷芝。

這是由於在連續爆炸時，以身子擋住燕翎的身子。

火器飛來，來不及接住丟回去，唯一的辦法是判定它落下的位置而趨避，就是這樣，他受傷極重。

但他內力深厚，還是給了屋主一張一千兩的銀票，和燕翎及梁七離開了這小村，他們都是一身血漬。

屋主當然萬分感激。

爲了不再使「青苗幫」的人盯上，他們來到余的友人家。

此人住在一個小鎮中的後街上。

此人終年很少在家，只有一位老父在，老人很夠交情。

余懷芝一到友人家不久，就昏了過去。

燕翎也是行家，一看傷勢，外傷不太重，主要是內傷。

救這內傷最有效的辦法是「陰陽接龍」。

這是余懷芝對她說的。

最初她不敢聽，但余懷芝告訴她，世上有些事看來很邪，但却是極有用的學問，學了一種本領或一門學問，也許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不用，可能有一天會用上。

所以閑時余懷芝就教她「陰陽接龍」之術。

這當然也是「房中術」之一種。

「房中術」又名御女或御婦人術，此術在西漢末年就已盛行，漢書藝文誌載有房中八家的書目，共一百十六卷。

藝文誌：房中者，性情之極，要道之際，是以先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可見「房中術」非以淫樂爲目的。

余懷芝之傷如不用「陰陽接龍術」，必然九死一生。

「燕翎，余大俠他很危險？」

「對，要以特殊之法急救。」

「有甚麼特殊之法你快說吧！」

「你去燒幾鍋溫水，倒在池中，要快！」

「就是這樣？」

「你就作這件事就成了。」

梁七絕對信任燕翎，立刻去燒水。

燕翎在床邊握着余懷芝的手，道：「哥，我要用那『陰陽接龍術』救你，你能不能作有效的配合行動？」

余懷芝虛弱地道：「燕翎，我也不知道。」

「哥，你要協助我，因爲我只是聽你說過兩次。」

「燕翎，這太委曲妳了。」

「哥，你把我當外人了。」

「燕翎，如無把握，不可輕試。」

「最危險的是哪一個節環？」

「任何一個節環都危險，比喻說，當一開始我們坐到溫水中，對面互擁，使我們的口鼻氣息相通，肚臍緊貼

，眞元相接，而最重要的是下面……」

「哥，你說吧，反正小妹已是你的人了。」

余懷芝道：「『陰陽接龍』最大關鍵就是下部，所以稱之爲『陰陽接龍』，要作實際之接觸。」

「哥，怎麼接觸？」

「燕翎，我看還是以其他方法療傷吧！」

「不，哥，如果此法有速效，我決定試試看，但怕萬一不愼出了紕漏，小妹死不足惜，只怕連累大哥。」

「燕翎，妳對我這麼好，我自是十分感激，但在我們的下體某部接實的一刹那，萬一走馬，前功盡棄，還有生命之危。」

「哥，如何才能防止？」

「自然是以收心爲上，也就是『時時降意馬，刻刻鎖心猿。』」

「哥，萬一失敗，我倒願意作一個普通人的妻子。」

「燕翎，萬一那樣就苦了。」

「一對對的鄉愚夫婦不也能白頭偕老？」

「話是不錯，那是因爲他們沒有經歷過咱們這種高來高去，多采多姿的生活，如果這生活退回而爲普通人一樣，那心情可以想像。」

「哥，我會全力而爲，步步爲營，請再把每一細節詳說一遍。」

余懷芝不憚其煩地細說一切，這工夫梁七在門外道：「余大俠，燕翎，水已經燒好了半池子，不知够不够？」

余懷芝道：「够了！謝謝梁兄弟。」口鼻中又滲出血來。

梁七道：「余大俠不要客氣，我小八子爲二位作事，甘心情願，媽媽地！早知『青苗幫』不作好事，我早就和二位一起了！」

梁七是蘇北人，乳名叫小八子。

燕翎道：「小八子，由你護法，本來力量不够，可是目前也沒有辦法，反正你格外小心點就是了。」

「是的，二位自管放心！」

燕翎抱余懷芝進入浴室，關好門窗。

他們信任梁七，他不會偸窺。

首先燕翎爲余懷芝脫了衣衫，她自己也脫了。

燕翎很開朗大方，但如此裸裎相對，却還是第一遭。

只不過爲了救人，一切都要馬虎了。

這屋中無燈，如此固然外面的人看不清，主要也是怕屋內的二人看清對方的胴體及臉上表情。

牽動情慾的力量往往不是對方的胴體而是對方的表情。

他們坐入溫水池中。

本來余懷芝重傷，已無法坐直，由燕翎攬住他的背部，勉强坐下，身子還是不太直而且搖晃。

燕翎特別小心。

她告訴自己，這是生死關頭，不能有一點差錯。

燕翎急得滿頭大汗，甚至顫抖。

這當然也包括一個處女第一次和男人如此觸摩的惶恐和羞澀吧。

她的余大哥赤裸面對她，甚至貼緊，肌膚相親，鼻息相聞，甚至下面偶爾蹭碰，爲何沒有動靜？

燕翎心頭都開始涼了。

但爲了救他的大哥，她要盡到最後一分努力。

她繼續努力，使雙方的緊要部位保持接觸，漸漸的，余懷芝有了動靜，似乎有了勃起的趨勢。

燕翎幾乎要流淚，但立刻又收攝心神，全神貫注。

依照余懷芝所說的每一個細節進行。步步爲營。

時間緩緩地溜走，梁七在外已等了三個時辰。

他不知道屋內的情況如何。

只不過他不敢窺伺，因爲他尊敬這兩個人。

又等了一個多時辰，還是沒有動靜，梁七也不由冒汗。

足足六個半時辰，梁七在外腿都走酸了。

這時才隱隱聽到室內有了動靜。

不久，燕翎低頭走了出來，馬步有點飄浮。

「燕翎，怎樣了？」

燕翎道：「總算渡過了難關。」

「啊！余大俠好了，謝天謝地！」

「好了？哪有這麼快，只是穩住了而已。」

「媽媽地！能穩住就好！燕翎，妳的內力耗損太多是否。」

「是的，梁七，還要再偏勞你，爲我照料點，我要調息一個時辰。」

「妳自管調息！我來負責安全。」

燕翎在另一屋內打坐，梁七可忙了，一會在浴室窗外看看，余懷芝仍坐在池中，水到他的胸部以上。

他的氣色好轉，頭上冒着白汽。

梁七心想，不知他們剛才在內是怎麼療傷的？

他相信目前余懷芝仍是赤裸，一絲不掛的。

* * *

暮春，正午的陽光已經有點燠熱了。

「飛刀王」騎馬經過這山谷溪邊，突然被奇景所吸住。

一個曲線姣好，溜光水滑的胴體躺在溪邊沙灘上晒太陽，那仰臥的姿勢十分撩人，也可以說很放肆。

世上能抗拒這陣仗的男人太少了。這女人只有下體穿上的短褲。

也許這位美人晒得暖洋洋地，已經睡著了。

由於不動，也說不定已經死了。

「飛刀王」姓王叫王飛，身上的大小不一飛刀約五百柄之多。

可以說武林中獨此一家，無出其右。

用飛刀的還有人在，但身上有五百柄，而且百發百中的却不多。

因而「飛刀王」三字有王者之意，而他正好也姓王。

妙語雙關，叫起來也很順口。

他下馬走近，道：「姑娘，姑娘，天氣仍寒，小心受了涼……」這工夫女郎有了動靜。

這女郎動人的胴體動了一下，睜眼用手遮住陽光，望着來人。

「你是甚麼人？」

「在下『飛刀王』王飛！」

「原來是位名人，姑娘在此晒太陽，你為何打擾。」

「飛刀王」道：「在下以為，荒山野地，姑娘一人在此極不安全。」

「謝謝王大俠關心……」

「姑娘貴姓？」

「我叫魏薇……」

要是「飛刀王」近半年來在中原走動，一定會立刻走開敬鬼神而遠之，可惜他剛自西南邊陲回來。

他只知道魏薇是「笑面羅刹」，以前的風評頗佳。

王飛道：「姑娘俠名王某心儀已久。」

魏薇已穿上了衣衫，「王大俠要去何處？」

「只是出來散散心。」

「王大俠對小女子的行為會不會……」

「不會，晒太陽對身體有益。」

「王大俠，我要走了，後會有期。」

「魏姑娘，在此邂逅，也算有緣是不是？」

「是呀！」

「在下有個私家山谷，谷中有不少的珍禽異獸，在下常去狩獵，姑娘如不見外，何不在谷中打獵玩上幾天？」

「眞的有珍禽異獸嗎？」

「是啊！有鹿、獐、狐、狼、熊、兎、山羊及野牛等等，至于鳥類，就更是不計其數了。」

魏薇道：「太打擾，不好意思。」

「只要姑娘肯去，在下十分榮寵。」

於是二人同乘一騎，奔馳七八十里進入山谷。

這山谷大極了，入口處有個石碑。

碑文是這樣的：私家山谷，外人莫入。

左下方有「飛刀王」三字。

魏薇道：「王大哥，這山谷有多大？」

「周圍七十餘里，直徑二十五里。」

「當初你怎麼會想到弄個山谷？」

「有一次被三十餘人圍攻受了傷，避入此谷，在谷中躭了七天七夜，才發現此谷太好了，決定經營而據為己有。」

「還有家人在谷中嗎？」

「在下四十未娶，只有五六個心腹部下在此照料。」

「是不是偶爾也有人侵入谷中狩獵？」

「對。」

「谷中的珍禽異獸就不會逃出谷外？」

「最初會，以後我派人把谷外四周數里內的樹木清除，所以珍禽異獸不會往外跑，因為谷內林木茂盛，易于藏身，也易于覓食。」

「對，這果然是個好辦法。而且有人入侵，在谷外就無法遁形了。」

「是的……」

「飛刀王」的住處並不豪華，但很古樸。

建築的方式有原始的味道。

完全用松柏原木及石塊建成，很具有粗獷的美感。

二人先享用了一頓酒飯，然後去狩獵。

狩獵是很有意思的，有時驚險，有時刺激。

尤其是獵狼和熊這類猛獸時，要有膽氣及技巧。

魏薇遇上了一頭巨大的黑熊。

她不甘示弱，竟沒有呼叫「飛刀王」。

她以為一個武林高手，打倒一頭熊是輕而易舉的。

熊的動作頗笨。一般人都有這想法。

也許正因為牠的動作笨，就具備了不易被人類傷害的條件。

一般的巨熊，據說連「火銃」都傷不了牠。

因為熊喜歡在松樹幹上蹭癢，而松幹上有松油，會粘在毛上，蹭過以後，又在地上打滾，也就沾上了泥沙。

於是一層松油，一層泥沙，再一層松油，再一層泥沙。

如此使熊變成堅不可摧的身體。

只有三個地方較脆弱，一是雙目，一是嘴內，另一是肛門，攻擊熊都是攻擊這幾個部位。

攻擊其他部位等於為牠搔癢。

魏薇連攻幾劍，手腕都差點折斷，不由大驚。

只不過她還是不想呼救。

這一劍她攻向熊的腹部，那知腹部也差不多，堅如鐵石，「卡察」一聲，長劍折斷。而巨熊已被惹怒。

由于魏薇的虎口幾乎震裂，右臂已無法抬起。她發出了尖銳的驚呼，而熊也向她撲了過來。

就在那最緊急的關頭，金風呼嘯，寒芒閃爍。

巨熊本已撲到魏薇身前兩步左右，肛門中已中了五飛刀。

其中兩柄已進入腹中。

手勁之足，出手之準就不必提了。

巨熊翻滾狂吼，魏薇往一邊滾動

，堪堪未被巨熊的身子壓倒。

「飛刀王」把她抱了起來，道：「魏薇，我該死！」

「這怎麼能怪你，是我托大未及早呼救。」

「總之，我太粗心。尚幸我們相距並不太遠。」

「王大哥……我的心快跳出來了。」

「我摸摸看。」

他抱她來到另一小屋，這也是王飛狩獵時臨時休息之處，有床有桌，且有極為簡單的炊具等。

他抱她進入小木屋時，立刻就看到了兩張床。

床對男女間的事是能直接產生聯想及誘導作用的。

「王大哥，你要把我放在床上？」

「妹子，我以為我們有緣。」

「是嗎？」

「請信任我，我已四十歲，見過的女人也不少，却從未有第一次看到妳那種驚異和心動，我無法形容。」

「是不是由于我當時是赤裸的？」

「妹子，老實說，我也見過無遮的女人。」

「王大哥，你可知道我為甚麼不要你把我放在床上？」

「妳必是以為初見面不好意思，但我却以為相見恨晚。」

「不是的。」

「不是為了這箇？」

「是的，王大哥，我認識很多男人，獨對你不一樣。」

「為甚麼，我又不比別人英俊？」

「男人不必英俊，性格最重要，有情感更重要。」

「我……我相信我有情感。」

「大哥，我要是告訴你實話，你可能就不會再喜歡我了。」

「不，不管妳過去作過何事。」

「不，你聽了必然倒盡了胃口！」

「妹子！這麼說吧！就算妳過去在勾欄中混過，我也不在乎，我喜歡妳現在的人，不管妳的過去和其他！」

魏薇十分感動。

近幾月來她的耳朵都塞滿了輕蔑的髒話，有人罵她是武林妓女，也有人叫她「江湖婊子」的。

王飛說出這話，是出於至誠的。

她是過來人，可以看出是不是眞心眞意的？

魏薇低聲說了一切。

這包括和「開碑手」匡家駒，「刀神」林伯達。

另外，她還誣栽過「屠龍手」上官實。

最後，她說了蒙面人利用她的大秘密。

「他？」王飛道：「他是誰？」

「我猜想必是『青苗幫』的太上幫主。」

「他為甚麼要如此殘酷？」

「我也不知道，反正必有陰謀。」

「妹子，妳今天躺在沙灘上……」

「我打聽出你經常由那兒經過，而今天就知道你必經過那兒，才預先在那沙灘上等你。」

「要用對匡家駒及林伯達同樣的手法對付我？」

「是的。」

「為甚麼又改變了主意？」

「王大哥，你對我好，使我感動，良心發現。如果你眞的喜歡我，今生我將全心全意地侍奉你。」

「妹子，我要定妳了，而且現在就要。」

「不成，我身上有毛病。」

「甚麼毛病？」

「唐瘡。」

「我不怕！再說我有一友人，最擅長治唐瘡。」

「不，王大哥，我不忍心傳給你。」

「妹子，為了表示我喜歡妳，寧願吃了河豚再治病。」

「王大哥，這怎麼可以？我的身子不潔呀！」

王飛道：「妹子，有句話是『拚死吃河豚』，有胃口就不怕死！」

魏薇自然是很願意的。

所有和她有一腿的人，都沒有這份熱情。

使她所感動的，就是這份不顧一切，吃了再說的傻勁。

她為了報答對方，也儘其所能，表現了男女床上的技巧。

王飛大呼「奇妙」不已。

甚至兩人就此訂下鴛盟：非君不嫁，非卿不娶。

而且兩人還想出了一個不甘被人牽着鼻子走的計謀。

在谷中盤桓了三天，她出了谷外。

她是被追出谷外的。

她在谷外大叫：「王飛，老娘身上有貨，已經轉手給你了，你還是快去找名大夫治病吧。」

王飛厲聲道：「魏薇，妳這個爛女人，妳別被我遇上。」

「不會的，就算被你遇上，也另有孝子孝孫為老娘撐腰。」

「爛女人，咱們走着瞧！」

「我隨時候教，只不過我有言在先，在大庭廣衆之下相見，我要是說出咱們的關係，你可別臉上掛不住。」

「壞女人，妳不得好死！」

「哈……」魏薇狂笑着離去。

「青苗幫」的人仍在暗中監視，他們看到了這一幕。

這使他們對魏薇很放心，逐漸對她放鬆了監視。

* * *

余懷芝已癒。

由於「青苗幫」中人以為他們已經死了，所以三人化裝易容，變成三個鄉下人，燕翎打扮成一個小子。

這是因為她太嫩了，扮成中年以

上的不易討好。

現在，他們在溪邊飲水。

燕翎道：「哥哥，有件事上次你只說了一半。」

余懷芝道：「我知道。」

「就是『青苗幫』太上幫主是你的親人之事。」

「眞的？太上幫主是大俠的親人？」

余懷芝點頭道：「非常可能。」

燕翎道：「到現在還不能確實斷定？」

余懷芝道：「在沒有親手揭下他的面罩之前，不能斬釘截鐵。」

「好吧！就以猜測之詞說說吧！」

余懷芝嘆了口氣，道：「但願不是……」

「快說嘛！哥，梁七都急死了！」

「媽媽地！我是個急性子……」

余懷芝道：「本來我早就有一種預感，直到最後施出二師叔的絕世武功，掃了他一掌時才看出。」

「是誰？」兩人同聲問。

余懷芝似要吊他們的胃口道：「此人的手和平常人無異，但在左手無名指與小指之間有個疤痕。」

「哎呀！到底是誰嘛？」

「那疤痕不大，只有半寸長，而且年代久遠，已和膚色一樣了。」

梁七急得直搔頭皮，但他不敢對余懷芝無禮。

燕翎噘着小嘴，道：「不說算了。吊人家的胃口！」

余懷芝以無比沉痛語音道：「八成是家師遲先生……」

「眞的？媽媽的！太上幫主是你的師父？」

燕翎不出聲。因爲她已信了十之八九。

三個人都沒有出聲，很久燕翎才道：「對，若非遲先生，當今武林中就找不出一個有這等功力之人。」

余懷芝道：「莽莽武林，奇人輩出，也不能說沒有。」

燕翎道：「有些奇人異士却不願涉身江湖。」

余懷芝道：「對！所以我早就想到，但不敢確定。」

梁七道：「大俠，他既是令師，爲甚麼要派人殺你？」

「因爲我擋了他雄霸武林的路，非除去不可。」

燕翎道：「他過去似乎也給你幾次機會未下殺手。」

余懷芝道：「是的，自己教出來的，也等於是自己塑造出來的，自然也不忍心毀掉，可是後來他非毀不可。」

燕翎道：「你不是齊天洪齊大俠教出來的？」

「家師同門三人，齊師父爲大師兄，『九州一劍』名聞遐邇，死時自剁指甲，十分慘烈。二師叔皇甫桐，曾以中指彈劍，把白雲的劍身彈了個缺口。」

「三師叔就是遲先生了？」

「是的，而三位長輩，似以遲先生最出名。」

燕翎道：「武林盛傳遲先生雖然爲武林頂尖高手，却一生未殺過人！這是極爲難得的境界！」

梁七道：「媽媽的，沒殺過人？騙鬼！咱們三人就差點死在他的手中。」

這工夫來了一個女人，余、燕兩人老遠就認出是魏薇。

余懷芝以「蟻語蝶音」對燕翎道：「別讓她看出來。」

梁七和魏薇不熟，自是不怕她認出來。

魏薇也在溪邊掬了些水喝，還洗了個臉，沒有停留。

三人立刻就很技巧地跟上了。

余懷芝說過，要拯救魏薇，燕翎不反對。

在目前，燕翎幾乎以妻子的身份對待小余，她已完全信任。

* * *

白馬山莊中有奸細入侵，警鐘大作。

奸細是個二十多歲，三十不到的俏女人，立被困住。

此事告了莊主「白馬劍客」呂玉山。

呂玉山到達時，入侵者已堪堪不支。

當然，要不是部下留情，怕傷錯了人，只怕這個女人要吃虧的。

「住手！」呂玉山一喊，全部停手退下。

呂玉山打量這年輕女人，腰是腰，臀是臀，渾身的魅力好像都自衣內流了出來。甚至也能嗅到成熟的肉香。

呂玉山道：「姑娘是……」

「我叫朱蝶，來自東海。」

呂玉山未聽說過這名字。只不過東海是個很有實力的幫派，這姑娘也許很少來到中原。

「朱姑娘爲何不打招呼闖入本莊？」

朱蝶道：「本姑娘有一隻小波斯貓跑入貴莊之中，我怕有狗傷了牠，一時情急就進來了，想不到你們倚仗人多，一上就是一二十人之多……」

呂玉山抱拳道：「原來如此，全是誤會。朱姑娘請到客廳一叙。」隨即下令去找一隻波斯貓。

肅客入廳，僕人立刻送上茗茶點心退出。

呂玉山道：「久仰朱幫主之名，惜未一見。」

朱蝶道：「家父少來中原，即使來也不會逗留多久。」

呂玉山道：「姑娘既然來了，就在敝莊住幾天以盡地主之誼，也算是本莊之人對姑娘無禮之補償。」

朱蝶道：「算了，不知有未找到那隻貓？」

（未完・十三）